近代史資料专刊

太平天国资料

TAIPINGTIANGUO ZILIAO

本书收录了太平天国文献如天王诏旨、忠王谆谕等共10件，清朝档案和一般记载19篇。这些资料记事时间自1853年至1866年，地点及于十几个省。其中以记载1853年太平军北伐、1860年至1863年在江苏、浙江及西南各地作战等情况者较多，可作研究太平天国史之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近代史資料

专刊

太平天国资料

TAIPINGTIANGUO ZILIAO

本书收录了太平天国文献如天王诏旨、忠王谆谕等共10件，清朝档案和一般记载19篇。这些资料记事时间自1853年至1866年，地点及于十几个省。其中以记载1853年太平军北伐、1860年至1863年在江苏、浙江及西南各地作战等情况者较多，可作研究太平天国史之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太平天国文献如天王诏旨、忠王谆谕等共10件，清朝档案和一般记载19篇。这些资料记事时间自1853年至1866年，地点及于十几个省。其中以记载1853年太平军北伐，1860年至1863年在江苏、浙江及西南各地作战等情况者较多，可作研究太平天国史之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6-8

Ⅰ.①太… Ⅱ.①中… Ⅲ.①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Ⅳ.①K25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014号

近代史資料专刊

太平天国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传　　真：**010-82000860转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25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25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27千字　　**定　　价：**45.00元

ISBN 978-7-5130-1656-8/K·150(4513)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 1954 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 120 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 1954 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 1840 ~ 1949 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 20 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 1957 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 1984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 50 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太平天国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的领导下，起义的中国农民们抱着建立人间天国的质朴梦想，与清王朝和外国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兵锋所向，宛如摧枯拉朽，声势之威，波澜壮阔，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初页书写的反抗封建压迫、抗击外国殖民侵略的辉煌壮丽的篇章。

《太平天国资料》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搜集编辑成帙，作为“近代史资料增刊”之一种，由科学出版于1959年3月出版。原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太平天国文书文物图片，十四幅；第二部分是太平天国文件，十五通；第三部分为清方档案与时人记载，共十九篇。有关太平天国运运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1949年以后出版的相关资料，亦足汗牛充栋。本辑增刊既非鸿篇巨制，资料记事也多偏于一隅之所发生或一人之所见闻，故略显粗疏与难窥全豹。然一叶可以知秋，一管能测天下。一人之所见闻，一隅之所发生，虽嫌偏囿细微，但恰具体生动，足为历史丰血腴肉。如本辑中所载之刀口余生所著《被掳纪略》中所记其在太平天国后期英王陈玉成牺牲前后的见闻，既难于其他档案资料中见到。著名学者黄彭年之《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等件，则较细致地记载了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兵败被俘遇害的

经过，较四川总督骆秉章有关奏折所载更为详细。华翼纶所著《锡金团练始末记》，则是站在地方封建士绅的角度，记录当太平天国运动鼎盛之际，无锡地方封建势力的惊惶无措与组织团练以图顽抗的情况。而《史致谔档案》与《史致谔与外国侵略者往来信函选录》等件，则清晰地记录了清王朝统治当局雇佣外国殖民主义武装，组织洋枪队、常胜军等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以及太平天国在浙江地区与中外联合武装激战的情形。

此次再版，主要是化繁为简，并订正了初版中的个别字词或标点的舛误，同时因受新版体例限制，删去原《编辑说明》。原书之第一部分太平天国文书文物图片清晰度较差，今亦予删略。

编　者

2013 年 1 月

目　录

太平天国文件

天王诏旨（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3）
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北伐回禀（癸好三年五月十六日）……（4）
李秀成谕陆顺德麦冬良等（庚申十年五月二十七日）……（5）
石达开告示（丁巳七年）……（6）
陈凤曹禀六安州总制（丁巳七年五月初五日）……（6）
石达开谕赖裕新（壬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7）
李福猷给发路凭（壬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8）
唐日荣禀赖裕新（壬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8）
李福猷禀石达开（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9）
大平天国致美公使照会……（10）

清朝档案与一般记载

虏在目中……佚名（21）
鄂城纪事诗……江夏无雏子（31）
戴经堂日钞（节录）……黄辅辰（40）
畿辅平贼纪略……佚名（65）
蔼青诗草（选录）……邹树荣（68）
劫余小记……臧谷（78）

庚癸纪略 …… 倦圃野老（89）
锡金团练始末记 …… 华翼纶（116）
庚申年陈墓镇记略 …… 陆云标（127）
史致谔与外国侵略者往来信函选录 …… 祁龙威　辑（135）
史致谔档案 …… 史致谔（145）
辛壬琐记 …… 柯超（173）
被掳纪略 …… 刀口余生（195）
佚名日记（节录） …… 佚名（207）
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 …… 黄彭年（209）
代刘蓉函稿三件 …… 黄彭年（213）
汉中日记序及家书（选录） …… 黄彭年（216）
石泉县禀帖 …… 陆堃（221）
清美政府勾结的几个文件 …… 朱士嘉　辑（224）

太平天国文件

天王诏旨

编者按：原件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今按原格式排印。

朕诏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知之：

爷哥朕幼坐天京，救民涂炭拯民生；民有饥溺

朕饥溺，痌瘝在抱秉至情。何况尔民新归附，前遭妖毒陷害深；复经

天兵申

天讨，遗家弃产

朕悯怜。

上帝基督带

朕幼，照见民困发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

共体

爷哥朕幼意，咸遵真道乐太平。

朕览秀胞本奏，历述苏省所属郡县新附四民，前经胡妖抽捐抽税，竭尽尔等脂膏，厚敛重征，同

天打斗。兹经

天朝统率大众，奉行

天讨，救民水炎之中，同申万郭归

爷天义。勖哉！四民既列版图，各宜遵守条命，信寔认真，克守天教。朕又念前时

天兵征剿，尔等四民畏惧

天威，抛弃家产；今虽欣然就抚，各安农业，际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余一余三之积。

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1]该地佐将酌减若干。

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其各体谅朕心，益坚信认，安居乐业，同顶

[1] 疑为“令”字之误。

爷哥朕幼纲常，同享真福于万万年也。

钦此。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诏

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北伐回禀

编者按：原件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今按原格式印。本文内容，罗尔纲先生曾有《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北伐报告跋》（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为之介绍。惟罗先生所录系据《桂林守城记》传钞本，字句与此原件略有不同。

小卑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等回复禀报

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等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余，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二万有余斤，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同众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壹［只］。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扎驻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琨二位，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卑职吉文元、朱锡琨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席，约杀得妖二千有余，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二万余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余架。大沾

天父天兄权能看顾，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琨连夜布置，于十一月统兵往黄河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陌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

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自临怀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临怀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

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

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平天国癸好叁年五月十六日朱仙镇报。

李秀成谕陆顺德麦冬良等

编者按：原件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今按原格式排印。

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谆谕

宿卫军大将佐陆顺德荷天安麦冬良弟等知悉：日昨英王到苏，面晤一切。现在意欲提兵赴浙江尚游一带。所有佑天安黄金爱弟不能前至松江，今闻松江为弟等已经收复，未知确否。刻据呈天燕朱弟等禀报：尚海有两粤兵勇三千余人，情愿投诚前来，因该处巡抚薛妖有疑心该兵勇之心，凡有两粤各勇，不准身带兵器伙器，是以尽欲投降报效，恳请大师前往等情。为此特颁谆谕，仰弟等确切探明。查松江到尚海途路不到百里，如松江已经得手，即须确实访明尚海之两粤兵勇是否出于真心投诚，抑其中另有假作。为将之道，必得谋勇兼施，向机进取，方可兵获万全。一切情形，兄难遥及。至尚海如何往攻，如何进取，总在弟等随机应事，早望捷音。想弟等久握兵符，必有奇谋制胜也。切望，特谕。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石达开告示

编者按：原件为钞本，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据该馆说明，系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一八五七年），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后，在安徽无为州一带所张贴告示的钞件。字句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六九四页所录之文略有不同。

为沥剖血陈　谆谕众军民　自愧无才智　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　区区一片心　上可对皇天　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　狼狈赶天京　自谓此愚衷　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　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　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　百喙难分清　惟是用奋勉　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使　勉报主恩仁　惟期成功后　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　谆谕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　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　亦一样立勋　一统太平日　各邀天恩荣

陈凤曹禀六安州总制

编者按：原件封套正面题："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敬禀六安州总制加肆等陈大人案下安阅"，背面题"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初六日封，内乙件递至六安州"。内容记述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及六安州一带的一些情况。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月之初二日，接读

宗台大人赐复，可见包容大度，不弃庸愚，弟不胜忻幸之至。但所委约同旧衙兄弟来州之语，弟已在闸上面会到孙奠邦，谈及此事。伊云无为州兄弟，原系过馆而来，此刻伊等俱不愿到六安州境。望

大人不必再三。惟奠邦自己云，将经手各店铺账目了清，即复归

馆。弟蒙

宗台错爱，理应账事粗了，随即归衙；奈接家信来云，前月大福回家口说，代弟所带些须物件并艮信若干，行至老田村内，俱被土匪抢去，伊比回至 府上，托采芝先生写信一封，追出物件少许，弟料此事必假，因欲回家一查。兼之初二日翼殿礼部赞书吕，跟随

翼王五千岁到闸，适与弟馆打在一家，云翼王见

天王疑忌寔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随后络续随

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将来天京必定空虚，溧水现在大败，不知此后却是何如。目下必有诏旨来六安一带调兵，兵去则六安难保，面约弟随即伊去，并云必不相亏。弟因世事总难预知，只得含糊对答，不便应亦不便辞。万望

宗台仔细筹谋，加心画策，随后将六安远近兵势，赐信与弟，其信望寄到安省韩公祠旁柯姓寓处。弟约在初七八动身回家，廿前动身到省，是否再另禀明。余言不书。耑此，顺请

升安，不一。

合衙诸位先生案前未另具函，伏望俯为致意是幸。

大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初五日

石达开谕赖裕新

编者按：本文和以下两个文件，均录自黄彭年抄本《太平石翼王略蜀档屑》。该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黄彭年是当时清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幕僚，所钞太平天国文件系清军掠获者。原抄本共有文件四通，除此处所录三件外，另一即《李福猷禀石达开》，今用明清档案馆藏件。排印按钞本格式。

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殿通军主将翼王石，为训谕天台左宰辅赖裕新贤弟知悉：缘昨连攻两城不克，虽未挫锐，而军威不甚丕振。若待整饬，必须会合各官兵，方可妥为铺派。为此，特仰贤弟时常侦

探李宰辅［李文彩］、李柱国处天燕外五队及中旗等队官兵，现今究在何行扎。一俟已查询某队确实，贤弟即要行文与彼。如该等在于必由之路者，务属其札候兄临；如在兄之左右行，则属其跟踪而来，听兄铺派，或取某处，总要互相联络，可以接应，识方能言济。不然，各行，恐一队挫锐，震动各军，非小可比也。如弟仅查知李宰辅扎处，弟更要嘱其协访李柱国等踪迹。譬弟先已查知李宰辅等下落，亦嘱其帮查李宰辅外五队等落处，方称周到。再兄日前颁谕与弟，会在前途查有村房稠密，即要暂探，期会各队铺派。目下尚未查实该各队着落，从遇有房多之处，则亦不宜独行久停。务要仔细访其李宰辅、李柱国等行迹，然后弟才探在某处人烟稠密，可以容扎多人，即行移文，约伊齐赴该处，相连驻扎；以便铺派各队，置备军需，宣讲道路，训练兵士。一经军规整，再议进取机宜。外附来中旗五队训谕一件，俟弟后日查知该等宰支可也。切切，此谕。

太平天国十二年岁次壬戌四月初二日。

李福猷给发路凭

翼殿人台左宰辅掀天燕加二秩李，为给发路凭以便行程事：兹有老乡民一名，释放归家，一路之上，凡遇我等

天兵，验票放行，不得阻拦。切切，此据。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给。

唐日荣禀赖裕新

真忠报国固天豫卑职唐日荣，跪禀

翼殿天台左宰辅赖大人台下，为禀明乞恩

裁夺事：缘卑职奉命先行，于十月初九日，已抵蒙姑河边，遵谕调度过河。奈此河素无船只，不通商贩；只有对河渡船两只，河宽水急，未能获利，兼且房屋不多，粮米缺乏，又无打揽竹子搭

桥之事，殊难起手。据开路先锋禀称：查得河之下流，有一地方，名曰米粮坝，并有城池。卑职等意欲往该处行事，故于初十日兴师前进。又因路道不熟，未先查确，乃系由河直下，不料崎岖险窄，只有牌面可通，牌尾、骡马俱不能行。只有严三一队预先过去。跟后官兵见此险窄，当即收队，回转蒙姑，本欲前进，又恐牌尾误失损伤，因此未敢行动。特修禀申恳，乞

台下劳心，定在后面驻扎一天，并要多带粮米，俟前面路程探确，再行起营，并恳劳心，饬知把尾官兵及后五队官兵，一至拉姑地方，务要驻扎，听候

台下示谕，再行起营。但拉姑地方，粮草丰足，不可擅丢。诚恐前途未好前进，此处粮米颇为方便。似此缘由，理合申明

台下。专此禀明，并请

玉安。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禀。

李福猷禀石达开

编者按：原件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排印按照原格式。

殿下人台左宰辅掀天燕加贰秩小官李福猷跪禀报

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五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禀为捧读训谕，教导一切，再剖下情，跪呈电鉴事：缘小官前于东溪之时，荷蒙殿下劳心，铺派各路官兵，进取平夷蛮夷，造桥渡河，直抵木川司会集。嗣后，殿下至于遵义郡，又谕曾李二兄，进取叙郡屏山邑一带。然小官一介庸愚，思屏山邑乃在对河，须要进取，尚有金河未渡，焉能攻发。故小官至筠连与曾李二兄会合。小官改道直抵副官。兹小官所扎之处，系是金砂河边，对河即是平夷司，河上就是蛮夷司。窃小官初临斯土，可恨妖匪死守斯城，连战数日，幸蒙殿下鸿猷远播，剿灭妖匪千余。对河平夷司，预筑妖垄两座，以后数日，又添作妖垄。江下十余里，有

妖渡河，每日交锋，此处造桥亦非易耳。迄今小官至于副官，扎有半月。查探中旗官兵，并无音耗。而小官度谅其情，所往程途，多行左手之路，必由昭通、渭林❶，遵奉殿下从先之贵谕，直抵蛮夷回溪司❷，造桥渡河，亦未知其军机，有何达变而已。则小官捧读训谕，撤师横江，即于初四五日起行前来，听候铺派，领请机宜者矣。肃具禀报，聊抒鄙悃，跪呈电鉴，跪请

贵安。

再禀报：小官查离副官沿河以上一百五六十里，回溪地方，上面一带可以渡河。小官之愚见，横江地方附近高、拱❸、长林❹、筠连，我兵往来多次，恳贵驾总以过河为定。倘不不❺过河，由昭通从上进发，方能会集中旗。又闻有回兵吵闹，未知贵意若何？又禀。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跪禀报。

太平天国致美公使照会

编者按：以下文件，是朱士嘉先生从美国国立档案馆所藏档案中选录的，原件系汉文抄件。太平天国文件共六通，前五通为一八五四年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 Mclane）乘军舰苏士贵限拿（Susquehanna）号“访问”天京时，太平天国给美使的照会；最后一通是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给美国水师提督司百龄（Stribling）的照会。此外，附件五通，是麦莲赴天京时给太平天国的照会。这些文件暴露了美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面目。

太平天国文件按原抄本格式排印。

---

❶ 威宁。
❷ 会溪司。
❸ 珙县。
❹ 长宁。
❺ 第二个“不”字当系衍文。

吴如孝照会

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差大臣功勋殿左五检点平胡加二等督理镇江瓜州等处水陆军务吴为

照会事：照得本检点恭奉我

主天王旨命督理镇江瓜州等处军务，因我中原残妖未尽，所以江船来往不得不警饬军机。适者，贵国突然来船二只，却未预闻于本检点，此我军士放炮之由，可为鉴原。至蒙遣 贵介四人投入华翰一帙，阅知贵军门欲倩引导上天京，固知所来友好诚意。但我左辅正军师东王有令，凡有邻封事宜量略，不论水陆前来，准止边关传奏，候旨宣夺等因。为此本检点敢请贵军门有何国事会议，乞先示知，可将宝舟权泊江滨，本检点代为先奏，候我主旨下定夺可也。肃此照会，立候惠覆。

右　　照　　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军门大员

太平天国甲寅四月　　二十　　日[1]

印文“太平天国殿左伍检点”

殿左玖检点周札谕

太平天国钦差大臣周　　为

谕饬事：照得有言当言，有事当行，古之道也。尔等船支入我

圣境，当即饬令兵士暂停开炮，恐此彼伤和。但船支泊在大江，意欲何为？未据禀报。今着水师官员前来询问，如有情事，即行禀报可也。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二十日札。

印文“太平天国殿左玖检点”

[1] 公历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江丙新照会

太平天国天朝功勋正提中关加一等弟江丙新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提督水师军务布兄阁下：兹启者，所有

兄台欲明早到南门瞻望妖塔，弟已代禀兴国侯大人矣。蒙批示云："已经禀奏

东王九千岁殿下，候金谕遵行"等因。奉此，理合照会。望候

东王九千岁金谕出时，再行前去可也。谨此布

达，并候

升安。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二十二夜申。

殿右贰检点胡海隆札谕

功勋殿右贰检点加一等胡札谕：

番邦兄弟知之：既来我　　天国游看，或有何事故，必须预先禀明。要遵我

天国之礼仪，方可准其出入，任其游看；以后若欲进城，必要带通语识字之人同来，方可知其我

天国之礼仪也。此札。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廿三日。

地官又正副丞相札谕

［前阙］

天父　天兄开恩，化醒心肠，来朝　真主，得近　天京，皆　天父天兄开恩所得，又是尔等之福也。然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来享来王，以表尔等识　天之心。盖我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独一真神，天下万国人之　　动父。天兄救世主耶稣，是天下万国人之

长兄。我　主天王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从主，知所依靠者也。然特恐尔等不识　　天情，以为有彼国此国之分，而不知真道之无二也。为此特行札谕：尔等果能敬　天识

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　天朝之恩泽，安居疆土，坐享荣光，本大臣有厚望焉。亟宜凛遵毋违，札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印文“太平天国地官又正丞相”、“太平天国地官又副丞相”

李春发、莫仕暌照会[1]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殿前贰天将李伍天将莫书奉大美国从一品水师提督官台览：前承光降，畅叙雅情，私衷慰焉。仰见义谊之笃，如同一家。所有贵国通商获利，经过长江，有何不可。经过商船，即由天海关佐将验明，有贵国领事执官照[2]，即便放行。但本国现与咸丰相敌，虑有奸细，侦探军情。倘贵国商船夜晚经过，须于大江北岸浦口塔根湾泊。天明，到关验放开行。贵国官兵无事亦不可登岸，及在本国城外营盘闲玩。尚烦通知所属，一体依照。如贵国有事入城斟酌，必须先行照知天海关佐将，转报前来，以备会聚。至贵国在某处通商，请护资财民人一概堂馆等件；但本国与咸丰正在对敌之时，目下所有未克地方，贵国有堆货物在彼，我国大队官兵临至，与咸丰对战交兵，势难分别，此难应承保护。俟该处地方为本国克取管辖安抚之时，再行斟酌，定有铺派也。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从此两国和好，信使往来，两无猜忌。业已传知各路佐将一体遵照。倘本国顽兵违约滋事，希即送交惩治，决不宽护。天下一家，视贵国人民亦如本国。统祈宽怀，是所厚望。既依来约传知各将佐遵照，毋须出示晓谕。即此书奉，仰祈台照，并候佳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3]。

---

[1] 本件未按原格式排印。

[2] 疑“执官”二字颠倒。

[3] 公历一八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　件

布嘉南致太平天国镇江督兵大员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为照会事：照得本军门带领有我合众国头等火轮战舰舡名苏士贵限拿并随行备用小火轮舡一号，本日已抵镇江府地面。舟中有我合众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驻中华公使大臣[1]驾座。现因本国钦差大臣欲与贵国丞相元帅等互相照会，是以本军门请贵大人将此意转达南京内外一带所有文武员弁，致可周知我国钦差大臣尊美之品性，友谊之诚意。复由贵国当事司员卫护导引由本舟中奉遣赍送钦差大臣公文之各使，俾得直达南京面呈，是望。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大太平天国钦命统领镇江府一带地方军务督兵大员。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五月廿四日即四月廿八日[2]

布嘉南致太平天国镇江督兵大员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为照会事：照得本日晨间，本军门曾有照会达大火轮战舰苏士贵，知舡中有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已到镇江府，欲往南京，与贵国丞相照会。并曾着本舡委员，往问晨间贵国炮台何以开炮轰击本舟之故。迨委员回来，既无照覆，亦无解明开炮原由，殊令本军门诧异。翌晨，本军门必委员登岸，讨取照覆，并必要详细伸明开炮之故。如果出于无心，必须直认所以错误原由；若贵国不肯认错，如此公文所云，则属有意欺藐本国。在本军门惟有待至由南京回日，必要报复。翌午一点钟，本战舰即启程前往南京。在彼定将此处镇江府所受欺凌，直达贵国主。因炮台上员不识和好友谊之国所以交处之礼仪，并不知合众国之必须尊仰；况本军门于晨间曾将本国和好友谊之意，照会达知，则贵国断难诿为不知。是以现特将本国旗号画出送去，致免日后再有差误也。为此照会大太平天国钦命统领镇江府一带地方军务督兵大员。

---

[1] 按即麦莲。

[2] 此系阴历，天历为四月十八日。

甲寅年四月廿九日[1]。

布嘉南致吴如孝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为照会事：照得本军门现已定于翌晨驾驶本国火轮兵舡苏士贵限拿，并载本国钦奉便宜行事官衔如常一同前往南京。为此照会，顺覆升祺。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太平天国钦差大臣功勋殿左伍检点平胡加二等督理镇江瓜洲等处水陆军务吴。

一八五四年五月廿六日，甲寅年四月卅日[2]。

布嘉南致太平天国南京正元帅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为照会事：照得本军门现带领有本国大火轮战舰船名苏士贵限拿，另随行备用小火轮舡一号，已抵南京地面。舡中有我合众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官衔同前驾座，欲与贵国丞相元师等官互相照会。是以本军门请贵大人尽己权能卫护，由本行去各司员致彼。可将本国钦差大臣来南京之友好之美意，达知贵国当权大宪为望。为此照会，并请台安。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太平天国钦命督理南京一带地方大小军营事务掌兵正元帅。

我救世主降生后一八五四年五月廿八日，甲寅年四月[3]初二日。

布嘉南致太平天国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为照会事：照得当本军门初到之日，即五月廿七四月卅日[4]曾将来此原由，并声明有本合众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在舡，业经照会贵国督理天京军务正元帅。延至本日晨间开始蒙照覆。但来文中所用语句，正是朦昧，殊令本军门诧异；况并未将本国钦差大臣在舡之事提及；即其

---

[1] 此系阴历，天历为四月十九日，公历为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2] 此系阴历，天历为四月二十日。

[3] 按四月疑为五月之误，阴历五月初二日天历为四月二十二日。

[4] 原注如此，疑有误。

余言语，亦皆尽非友谊之意，并无尊重我国之辞。是以本军门于此时不得不暂止，不与贵国照会知闻矣。现只因奉本国钦差大臣着令达知，以后遇有必要与贵国天京大宪知会之事，有如讲论，按照中华与本国所定立条约内所载，凡属我国商民在中华所应得之利益公义等事款，本国钦差大臣自必早日以礼以尊敬事照会，并望所与互相照会之员，亦依样以恭敬礼仪相答。又着本军门达知，在我国国家向来与别国交往，从无纳贡；即使纵有自大之国，我合众国亦总未有尊之为上者也。兹付去本国纪略一本、旗式一纸，乃我钦差送上贵国首相细阅，以免日后恐有错误，认别邦为我国之差也。现因钦差欲往天京上之洋［扬］子江，是以本舡翌晨即启行前去，大抵在礼拜四日，即六月初一日回途，必经此处也。为此照会，顺候日祉。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太平天国。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五月卅日，甲寅年五月初四日❶。

附　录

美国公使麦莲致清两江总督怡良照会

麦莲为照会事：照得当本大臣陛辞离国之日，祗领大伯理玺天德国书，赍呈中华大皇帝御览。兹谨按贵国与本国前在望厦地方所立条约第三十一款内载，相应将此国书送交贵部堂代为恭进。本大臣之所以不交别宪乃必付托贵部堂者，实因抵粤之初，业经照会钦差大臣爵督部堂叶❷，请同商办，律以职守，固应勿有延阻；讵彼反以公忙之语支吾，徒使本大臣守候，虚掷宝贵韶光不少。迩来两国大宪所当关怀而必切切留心者，则内地北方之纷扰也；而于贵部堂治下之两江等处尤甚。现本大臣订于四月二十一日即五月十七号左右，亲到洋子江内镇江府之焦山地面，中国水师船只屯泊之处。俟到彼后，当派委本行辕内的当可靠属员，亲将此公文赍递。现特先将副本缮录印封，交吴道预行代送呈电。万祈贵大人早到该处，俾得会晤，以互显尊敬中华大皇帝、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之美意。并将因迩来维难，以致中华

❶ 此系阴历，天历为四月二十四日。

❷ 即叶名琛。

国库大受亏空，地方有司屡启争端等情，详细互相酌夺。本大臣既经面奉大伯理玺天德严命，唯有竭尽己职。倘万不获已，致生意外之虞，本大臣亦必力求勉成一切正大尊美公义之事，务祈上达中华大皇帝御前。此后按望厦条约所载，应代合众国呈递国书，上达朝廷。各华宪之中，遇有不肯遵守尽职乃反虚词推延，如粤督叶者，在本大臣固属难免拮据多方，然衔命以来，职守攸关，亦断不敢不尽心设法，将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之尊贵和好友谊美意，上达大皇帝陛下也。

右照会两江督宪怡良请订期会晤。书两函，一交吴道；一在焦山苏士贵哈拿火船上交军营李镇台德麟。四月十三日即西五月九号[1]发。

布嘉南致焦山清军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统领头等火舡战舰提督水师军务布嘉南为照会事：照得本军门现带领有合众国头等火轮战舰舡名苏士贵限拿，另随行备用小火轮舡一号，现于本日已抵焦山地面。舟中有我合众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驻中华公使大臣。兹因本国钦差大臣有送递照会两江总督怡公文一角，相应请贵大人知会当与文武员弁，保护指引由本军门舟中遣往送封之使者、俾得直达督部堂行辕投递，是望。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国钦命督领驻札焦山一带地方官军事务掌兵大员。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五月廿四日即四月二十八日在焦山海面火轮兵舡移。

[1]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常昭地区的“军租”

最近有些同志为了研究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问题，提及常昭地区的“军租”。按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说：“（咸丰十一年）五月时，有苏州卫十余人到陆家市来收军租，夜宿篁多庙，传军催按额清还，各佃以完办银米无力再还租籽，坚执不肯，吵闹一日，各佃情竭，夜持农具进庙暗扑，仅活一人逃城声报，二逆发城毛到地，令伪职领抄……乡民各自逃避，而陆市地处连累无辜大半”。（《太平天国》》V371 页）论者据此以为太平天国在常昭东乡一直准许地主收租之一证。

究竟什么是“军租”呢？我生长常熟，曾对《海虞贼乱志》的记载，做过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如书中提及的太平天国乡官“周贼奴”，据东乡人说，名叫周阿狗，出身店伙。关于“军租”问题，东乡人郑光祖的《一斑录》一书有过专门记载“粮船每船一旗丁（军籍）掌管，各给屯田二、三百亩，免赋以资运力，其田散处各乡（名军田）。予张市一带屯田属太仓卫，岁收佃租亩不过钱七、八百至一千一、二百，佃力易偿。陆市、小吴市等处属苏州卫，租有增无减，亩至钱一千六、七百者，犹与当地佃租相埒，其有至二千三、四百，则高乡沙土种棉息薄，不能堪此而负欠矣”（“杂述”六）。据此可见，常昭地区的“军租”是一种特权地主——“旗丁”剥削农民的高额地租。在太平天国以前，当地农民即曾不断掀起过反抗“军租”的暴动，《一斑录》中的“烧抢巨案”反面记述了这些历史。《海虞贼乱志》的记载，证明以叛徒钱桂仁为首的太平天国常昭政府准许和支持这项特殊封建剥削；但同时也证明常昭东乡的农民在 1860 年度没有缴过“军租”，而改向太平天国政府缴了田赋。如果与同书“幸是年（1860 年）秋收大熟……惟收租度日者……甚属难过”（《太平天国》》V370－371 页）等语参证，可见常昭东乡的一般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确在 1860 年时也告中断。所以凭“军租”问题来证太平天国常昭政府在东乡准许地主收租则可，以此来断定从来就准许地主收租则是值得商榷的。

（祁龙威）

清朝档案与一般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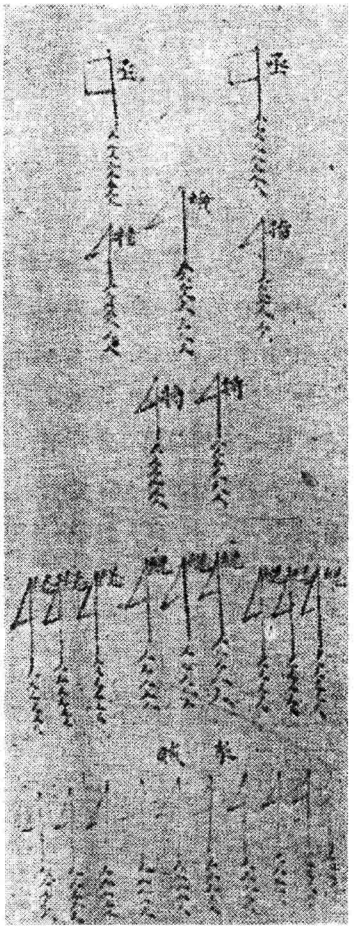
虏在目中

佚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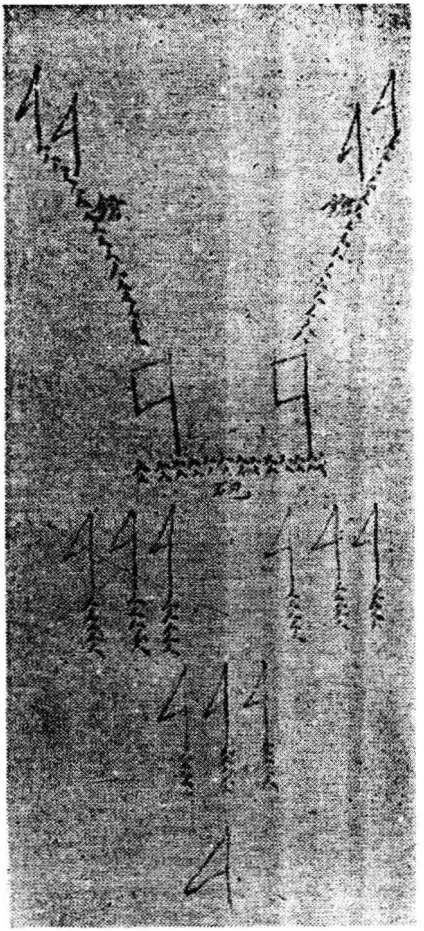
说明：在北京图书馆新入藏的《黄氏一家杂著》（按其内容，不完全是黄氏一家所著）稿本中，有一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的资料，虽然是些零散的、残缺的东西，但从其中还可看出一些问题，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因它从未经人介绍过，我征得北京图书馆同意后，择要选录了几篇，略加整理发表。

《虏在目中》在《黄氏一家杂著》第六册，抄本，共十八页。撰人未详。原附图七幅，悉予影印。这一份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太平军的许多具体情况，如军营制度、仪节、纪律、习惯、作战技术、文书格式、宣传和联系群众的方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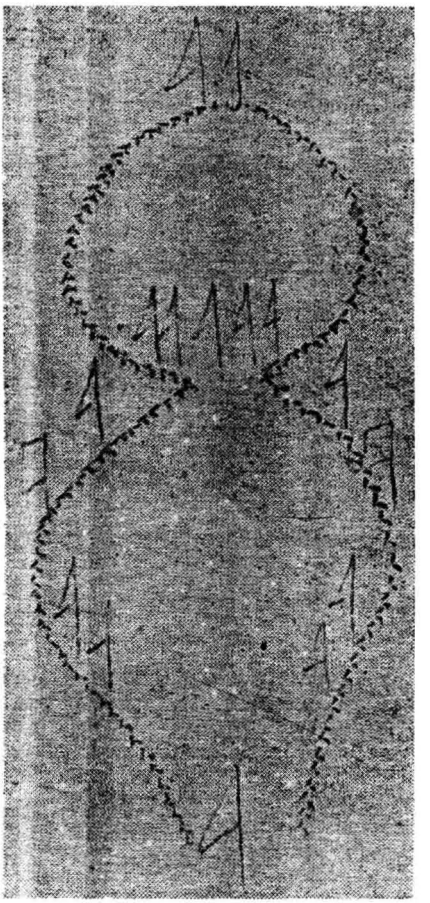
（卞孝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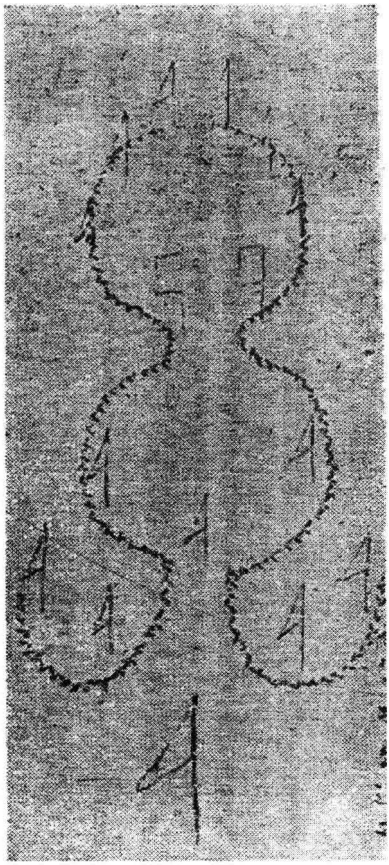
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伪总制，进则视伪指挥之旗，退则视伪丞相之旗。众贼目进退，皆随伪总制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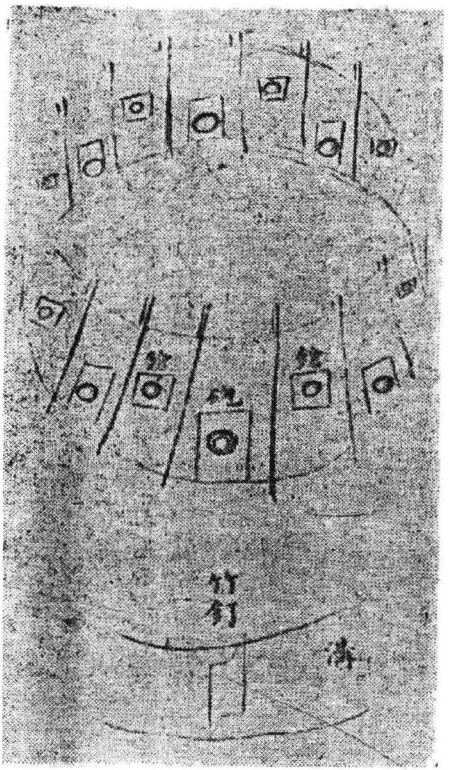
贼临阵遇官兵时，伪丞相之旗居中，分开门户，滚牌手数十面，隐住大炮。俟伪指挥、将军由左右抄出，则滚牌一散，大炮打出，左右继以抬枪、鸟枪，众贼兵呐喊，遂就势冲出。官兵为贼所惑，每在此时。人声、炮声，其势甚大，不知黔驴止此一技耳。伪检点之旗居后，视贼有不按队伍者，收兵时斩。如前军败，后军零星先走者，即斩。



贼与官兵交战时，约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贼每战皆施此计。视官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大约贼之阵势，皆不出一分一合之法。倘左右有接应之兵，由中一击，其围自溃。



贼视官兵远走，前军已成围者不动，后军抄出追之。



贼屯兵之所，四方皆筑土城，约高八尺，厚二尺，用木柱埋在土内，相去约四尺远，两两对埋，里外卡以木板，中实以土，如江南筑土墙者然。但筑墙者，墙成即将板木撤去。兹则筑一层，加一层。墙上开两小方洞，一大方洞，两两相间。小洞内，安置抬枪；大洞置铁炮。外面看之，全不见枪炮形迹。贼每从洞内，窥伺官兵。城上亦可登望。

土城外，有濠沟，即筑城取土之处，城完而沟亦成矣。内插竹钉，以防官兵冲突。

贼印以松木为之，约长三寸，宽寸半，旁刻二龙，中刻贼伪衔，皆是真字，无篆书。

贼谓枪头为“札嘴”。用竹竿长一丈二尺，逐节用火炙过，将札嘴安于竿首。自伪总制以上，用大刀；余皆用此。

贼营竹帽，谓之“胜盔”，用竹编三层，可以搪刀斧，惟广西起首之贼有之。贼便帽，用绸缝一长筒，将线缩成花纹，下用飘带，扎于额上。

贼营各条

一，贼出阵，每队皆以大旗当先。执旗者，谓之”大旗手”，取熟习贼阵，勇敢有力者为之，大约湖南人居多。

一，贼出兵时，井井有条。至退时，众视伪丞相之旗过去，遂四散虏掠，或于被戕之官兵身上搜寻财物，彼此抢夺马匹，其气骄甚。此时能返兵击之，似可转败为功。

一，贼得官兵之物，惟火药、铅子，送交各营典粉、典铅码处，余皆自取。故有抢夺财物，彼此打骂者。

一，贼屯兵之所，四方要路，皆有兵把守，谓之“把卡”，贼营伪旅帅司之。一以防官兵，一以防贼兵逃走。

一，贼见官兵来时，即吹海螺为号，谓之“胜壳”。此处一吹，彼处相应，众贼目遂各执军器，听令于伪丞相所。

一，贼有东门迎敌，南、北二门分兵，抄在官兵后者，合成连环之式。在归德即用此计。

一，贼为官兵所杀者，随即掩埋，多则聚火烧之，从不令人看见。

一，贼营每日晚间，九军伪总制，悉听令于伪丞相处；众贼目，亦听令于各军伪总制处。其时，贼目相聚一处，众贼兵偷赌、偷饮，全无防备，亦可乘之隙也。

一，贼前队有伪先锋，相去贼大队，约有七、八十里，相隔一日。大队住札之处，即视前日先锋所止之处为定程。此长行时如此。至住札数日，则又合兵一处。

一，伪先锋所过之处，倘官兵已走，即杀百姓十余人，将官兵所遗衣帽，置于尸侧，以示威于后队。

一，贼遣人在江南报信，皆用桃花纸写文书，藏在鞋底内，或发内。

一，贼屯札之处，乡民有进贡者，必厚赏细访官兵消息，或给以银两，叫他探听向大人消息。

一，贼目欲以妖言惑众，则于宽阔处，架棹为台，贼首着戏衣，戴花冠，居中坐，众贼环立，谓之“讲道理。

一，贼屯札之处，夜间必令伪司马打更，有携梆在床上敲者，闻其声不见其人，特习为故事耳。

一，贼谓炮为“阳庄”，抬枪为“长龙”，鸟枪为“小炮”，火药为“红粉”，炮子为“铅码”，枪子为“散子”。

一，贼造各兵家口册，如：写母某氏，即写“母某大妹”，妻写“某二妹。”

一，虏去人民，谓之“外小”。至收入册时，俱令以冷水净面，当天立誓为定。

一，贼营不尚揖拜，以长跪为敬。卑者跪，尊者云“恭身”，即起。

一，贼每食，必环坐念经。七日，必礼拜。凡事，必写表申天，

谓之“奏章”。

一，贼写癸丑年，皆写癸好年。

贼营逆书

有名《天条书》者，上云：“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逆书中应用“可”字处皆用“好”字。三，不好妄呼皇上帝之名；注：名爷火华。四，七日礼拜，颂皇上帝之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诳话；十，不好起贪心。”

每食念经，首四句云：“赞美上帝，为天神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贼奏章头尾，通用套云：“小子某，同众小子某，一齐跪在地下，敬告天父皇上帝老亲爷爷”头，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行成，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尾

有名《三字经》，首数句云：“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六日间，尽造成。人共物，得光明。”

有名《幼学》者，其词如小说中之劝世文。

有名《太平诏书》者，内载伪檄文三篇。

有名《天父下凡诏书》者，其词皆是惑人之说。

有名《太平新历》者，无干支，有二十八宿，单月三十日，双月三十一日，至节令亦与宪书等。

论 贼 势

贼惑人以天命，诱人以功名，胁人以刀斧，故愚民之从之者众也。所过之处，田野荒芜，室家离散，名不杀人，实更甚于杀人。杀人者，焉得人人而杀之？且人知畏避。不杀人，尽人而用之，人不知畏避，亦未有不终归于杀者。村野之民，有盛称贼之义气，其故在得贼之小惠，遂以为德，而不以为雠。究之，贼何义之有？凡被贼虏去之民，始为贼饵，继亦思逃，第头发已长，欲走而不敢走，防闲甚密，欲走而不能走；且贼所虏掠之物，任人取携，愚民无知，亦将贪

目前之快乐，而又不决于走也。今日之丑类，昨日之良民，为贼所陷溺，莫痛于此。至贼营中头目，文不识字，武不能兵，其所以敢拒官兵者，在众能用命。亦非众甘效命于贼，因贼军令甚严，退缩者即斩，众进亦死，退亦死。遂不顾性命，而为贼赴汤蹈火也。自贼猖獗之后，所施之计，无非暗挖地道，假扮官兵，广置奸细，此计已用过数次矣。今值贼逐北之余，群情慌乱，倘能招良民以散贼势，画奇策以疑贼心。贼需粮米，则阴谋有可乘之机；贼待救兵，则诡计有可欺之理；破地道，有请君入瓮之方；识奸细，有如愿以偿之妙；为贼犄角之处者，先击之；为贼要害之地者，先踞之；因地势之宜，用水用火；观贼兵之衅，或实或虚。似河北不足平，江南亦不足平也。贼纵有惑人、诱人、胁人之术，虽谲无所用之。

贼奸细入城，皆于要路墙上，用石灰画圈为暗记。彼此认圈有多少，即知人有多少。

鄂城纪事诗

江夏无锥子

说明：诗凡五十四首，每首附有简注，未刻本。著者张汉，字良臣，晚年自号无锥子。道光末诸生，在武昌城内教读为业。诗的内容与陈徽言《武昌纪事》大体相同，但与陈著有二异处：此诗记东王入城后，祀孔庙行拜跪礼，用红缎书匾悬之；又东王许清军投降，百姓投军，初入城，即鸣锣不许枉杀百姓，均他记所未见。张汉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封建统治的。故称太平天国为“贼”为“寇”；还有许多污蔑之处；但不失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份史料。

（朱峙三）

巨寇遥来自粤西，风凄楚北阵云低；伤心往事从头诉，聊把讴歌当笑啼。

衡阳大将善区谋，第一关心是岳州；仗有三千渔子艇，安然高卧已无忧。

常中丞❶七月莅任，以岳州为楚北门户，亲往说吴退庵❷中书，招集洞庭湖渔船三千，谓之湖勇，旋省出示，谓岳州可以无虞。

团勇如何令不行，大家纸上竞谈兵；可怜市井真儿戏，止见旌旗照眼明。

常中丞出示，各铺团练乡勇，保卫街道，居民不愿，议论纷纷。中丞口谕绅士，止团不练，不过虚张声势；于是各铺递呈空册，多张旗帜，以图粉饰而已。

贼示忽来闹市中，巡防谕贴太匆匆；绅耆彻夜沿街走，办备车盘处处同。

七月忽有伪示，张贴督宪及抚宪照墙，并藩司前大街，各宪惊恐，谕绅耆巡夜防查奸细，街道俱派委员绅耆每夜轮流置酒，谓之车盘。

大纛危枪映日红，雄师坐拥岳城东；贼兵未到官兵散，误尽苍生是此公。

博军门❸带兵五千，防堵洞庭湖，大宪先差委员，于湖口两岸，筑大炮台二座，又于水中满打木桩，船只仅能单行，布置最妥；不料贼兵渡湖，博军门闻信先行逃走，湖勇亦辟匿，贼至岳州，毫无阻碍，长驱而进，楚北被害，寔基于此。

黄旗大小列艨艟，顺水扬帆意态雄；不信天心偏助虐，北风不起起南风。

贼旗尽黄色，冬月初三破岳州，顺水直下，又遇五日南风，故迅速抵省，城内不及防备。

败书一到各心惊，催促兵丁尽入城；紧闭九门无别计，官营翻作贼人营。

初五日得岳州失守之信，城内外官兵止三千人，大吏仓惶传令，城外官兵，尽撤入城。初七日晚，九门俱闭，不准百姓出入。十一日贼抵汉阳，十二日渡江围城，官兵营垒俱完好，贼即据住。又于四野要路，添设土城，以防南来救兵。

将少兵单苦莫支，书生奋臂统戎师；七千乡勇多乌合，朝入兵书夜守陴。

初五日，大宪札谕绅士，招乡勇七千守城，火速招齐，初七日晚间带领上城，每名日给口粮钱二百文，城上垛口一兵二勇，责令绅士尽夜巡逻，以防疏虞。

城外居民正可哀，百年造就好楼台；可怜一炬成焦土，满目萧条是劫灰。

---

❶ 常中丞即常大淳，清湖北巡抚。

❷ 吴文镕字退庵，湖广总督。

❸ 博军门指博勒恭武，湖北提督。

城外民房贼未来时，绅士纠合居民，筑土城蔽之，贼来太促，土城未就，拆毁不及，因纵火烧焚。

笑说谯楼众委员，送迎大吏肃班联；安闲坐到三更后，归拥娇妻少妾眠。

各城楼俱派文委员数人，每逢上宪巡城，排班迎送，别无所事。至三更后，俱回公馆安宿，城上文官并无一人，惟绅士巡查而已。

远近柝声傍晚兴，女墙常虑贼潜登；城头昏黑月光落，夜半何曾见一灯。

各城垛皆悬灯笼，防贼攻城，每晚小委分给腊烛，常不如数。三更前点烛一二枚，三更后城头昏黑，贼纵潜来，亦无从窥伺矣。

大雾弥漫夜色昏，轰然铳炮响城东；文官闭口武官笑，共向辕门报战功。

冬月十八夜大雾。四更后，贼攻小东门北角。时官兵倚城而卧，乡勇见有花面二人登城，大呼惊退，于是兵勇铳炮齐发，毙贼二百余人，日出贼去，查城上官绅兵勇，未损一人，武员俱报功，贼兵攻城，只此一次。

洪山远见皂丝幡，风卷残云贼溃奔；十一营盘留一座，枉教辛苦向军门。

向军门❶用黑色旗，冬月二十八日天将曙，向军门烧毁贼洪山大营，贼死千余人，乘势连破贼营十座，直抵小龟山，贼窘极扑水。城上兵勇，见向兵大胜，俱告奋勇，愿缒城夹攻小龟山，接向兵入城。绅士急走双军门❷处请令，双不发令。向兵见城上无接应，恐贼有埋伏，退去。贼由洪山至小龟山，共扎十一营，向兵已破其十，小龟山离城不一里，若破此营，向兵便入城矣。失此机会，共知城不能守。

莽莽奔流怯溯洄，贼人谲计亦奇哉；长江自古称天堑，竟作浮桥任往来。

贼船湾泊汉阳，不敢渡江，于小河口鹦鹉洲头，搭浮桥二道，人马往来，如履平地。双军门、常中丞出赏格，有能撤浮桥一道者，赏银五千两。无人出应。

漫道贼人画策奇，纵然狡诈亦难欺；声南击北寻常计，说与军门苦不知。

贼于城外筑炮台数处，绅士走告双军门，言贼计谲秘，未筑炮台处，宜严加防护。北门一带，城墙稍矮，更当留心，恐其声东击西，致堕奸计。军门谓绅士多言。初四日，贼果于南门穿窑北门登城，北门外贼无营垒炮台，故防御稍疏，以致失守。

---

❶ 即向荣，时署广西提督。

❷ 即双福，时为湖北提督。

闻贼破江南亦用此法。

地窖掘处怕城倾，以水灌之计最明；可恨军门真失算，不听舆论又修城。

贼于文昌门掘地窖已及城根，绅士建言，城内亦掘深坑，以水灌之，既可防其火攻，又可淹毙掘窖之人。双军门不从，用木板作小匣盛土修子城，腊月初四日清晨，土城未就，贼以棺木盛火药，于窖内轰之，城遂陷。

喊杀连天贼势凶，官兵散走满城中；黄旗到处人头落，血染长街一片红。

贼破城口中喊杀，城上兵勇尽奔溃，贼手执黄旗，逢人便杀，血满通衢，横尸无数，此日被杀者十万余人。

爆竹喧阗满市廛，香炉高捧跪门前；愚民枉作贪生计，怕死谁知死在先。

破城之时，爆竹之声，满城不绝，又有手执香炉，跪接门前者；贼最恶焚香放炮，因之被杀受伤者不可胜计，惟闭门不出可免。

纷纷宪吏尽仓皇，进退无门少主张；不放登城谋巷战，拚将一死报君王。

双军门城陷之时，带兵千余，辟匿督宪署中，贼入署牵出斩之。常中丞缢于武巡捕杨文先家。冯学使❶辟至承差宋贵家，投井死。粱藩司❷坐库门外，被贼杀。瑞臬司❸缢于民房中。王盐宪夫妇，同时自缢。黄州道王观察父子自缢。明太守❹闻城陷，坐轿出署，遇贼被害。绣明府❺闻城陷，提宝剑出署，与贼斗于市中，手刃八贼，力尽遇害。黄同知被贼杀。李通判辟至民家，举火自焚死。鲁教谕、吴训导，俱投府学泮池死。阮训导自缢。湖南常军门带兵在城中，城陷与贼门于阅马厂，杀贼数十人，见贼过众，力不能支，自刎死。王总兵缢于大东门城楼。惟程粮运、府学汪教授，藏匿民间未死。

忽闻街上击铜钲，令出东王耳共倾；衣物银钱齐进贡，不教枉杀众残生。

初五日清晨，街上鸣锣，言东王有令，不准枉杀百姓，衣物银钱，俱要进贡。此令出时，城中老少男女，已死大半矣。

---

❶ 学政冯培元。
❷ 布政使梁星源。
❸ 按察使瑞元。
❹ 知府明善。
❺ 知县绣麟。

胸写太平背圣兵，红巾扎额手持枪；相逢不必通名姓，彼此皆呼老弟兄。

贼兵俱扎红巾，手持刀枪，胸前写太平二字，背后写圣兵。先从贼者谓之【老】弟兄，新降者谓之新弟兄。女子先从者谓之老姊妹，后降者谓之新姊妹，不问名姓。

竖目横眉鴂舌音，如狼似虎势难禁；入门先问妖何在，伸手要输买命金。

贼入民家，开口问有妖否，答言无妖，便伸手索银，谓之买命。妖，指官与兵也，官为妖头，兵为妖。

劈户穿房气太雄，随身利刃疾如风；倾囊倒箧搜寻徧，百万家赀片刻穷。

贼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前贼既去，后贼复来，初五、初六、初七三日，民家劫掠或十余次，或数十次，居民纵善藏匿，亦所存无几，况无从藏匿乎。

茫茫天道杳难知，盈满为灾理有之；暴殄豪华终有辨，不应颠倒竟如斯。

贼掠取民家衣物珠玉钟表古玩之类，弃掷抛毁，不可胜计，琉璃玻璃之属尽行打碎，天道恶盈，亦不应如此暴殄。而贼肆行无忌，岂天假手行凶耶。

禁止奸淫令屡申，网开一面暴中仁；强徒肆行都无忌，不畏男人畏女人。

贼禁止奸淫甚严，强逼者斩，男私通者，男女俱斩，各街俱有伪官巡查，如有犯者，听妇女喊禀，即时枭首示众。贼据省城，将及一月，而妇女尚能保全，因有此暴中之一仁也。

无端市井乱纷纷，招子腰牌次第分；二十五人同拜上，各归司马各投军。

贼示城内居民，俱要拜上。拜上者，拜上帝即投降也。贼有十军，前后左右中各二军，愿降者任其报名，每人给招子腰牌。招子，即衣上印记也。投军后，每军有司马，各领二十五人居一馆，无论士农工商皆作圣兵，听其调遣。

旦夕偷生说众民，汗颜羞对是官身；千秋遗臭惟张宦，忍把娇娃嫁贼人。

城内侯补佐贰人员，死者半，降者半，降者亦赴贼处报名，充作圣兵。有张宦者，世族也，被贼获，不胜拷掠，央人说合，愿将少女嫁贼头得免。贼去时，举家欣然随贼登舟而去。

不肯低头作圣兵，投环赴水各吞声；是谁骂贼伸公愤，一吴县尹

一冯生。

拜上时，城内绅士，共死六十余人，吴兰溪先生名承芳，曾任河南唐县知县，时告病归，见贼大骂被害。又有冯丽山之子名和尚，予门徒也，年十九，素患痴疾，见人不言语，闻城陷，忽开门骂贼，意气悻然，贼杀之。

红巾覆首众皆狂，卸却长衣换短装；可叹少年柔懦子，也扛重器也持枪。

居民投军，皆扎红巾，换短衣，凡军装杂物，以及路旁尸首，俱派少年子弟，扛拉城外；官兵出战，即令持枪前行，如稍迟延，鞭挞立至。于是有呕血成疾者，有昼夜涕泣者，亦有被害者，惨不可言。

伍两卒旅并师军，大小官阶等杀分；盗贼也知周礼法，惟将掳掠定功勋。

贼用周礼司马之法，有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由军帅而上，有监军、总制、检点、丞相之号；又有典金、典木、典水、典土之名；凡枪炮旗帜之类，各有专司，名号不多，而井井有条。亦以功过为升降。

馆分男女泪汍澜，儿女夫妻见面难；任是金刚铁汉子，此时相对也心酸。

贼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彼此不相往来，或男至女馆，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男馆以两司马领之，女馆以蛮婆领之。规矩森严，不敢或犯。男女既各分馆，所空之屋，即为贼巢，于是合城无一安居者。

重门深闭画垂帘，静寂无人伪示严；恼煞蛮婆村野妇，百般奉养总无厌。

女馆门首，挂一布帘，贼出伪示，禁闲人往来。蛮婆在馆，凡饮食一切，俱派妇女服役，稍不如意，即遭鞭挞，虽名门贵族之女，无不受其辱骂。

担水析薪尽女娘，每因歧路久仿徨；逢人怕把衷情诉，低首无言泪两行。

女馆无男子，担水析薪，俱派少年妇人，深闺娇养，不识路途，每逢歧路询人，俯首流涕。

同日渡江亦伪王，黄舆黄伞汉冠裳；绣袍戎服齐奔走，错认衙门是戏场。

腊月初七日，六伪王渡江，俱是古时王者服装，笙箫鼓乐，侍从数百人，文武伪官绣袍戎服，前后奔走，由汉阳门进城，满街用红毡贴地，太平王住抚宪署，东王住藩署，西王住臬署，南王住盐署，北王住粮署，翊［翼］王住学宪署。西王在长沙中炮死，云系伊弟承袭，有名无人。

稳坐官轿是女娘，轻盈体态半官装；手持便扇常遮面，仪卫依然

列两行。

六王进城后，又有大小官轿数十乘，俱是女人。据云系伪王眷属，皆服宫装，施脂粉，手持白扇，自遮其面。其中小脚多，大脚少。盖大脚乃伪王妻女，小脚即所掳掠妇女也。

更有女官数十名，公然骑马任纵横；护随健妇持兵仗，一样鸣锣张盖行。

贼有女官，不知是何名号，鸣锣张盖，骑马出游，前后左右，俱是大脚蛮婆，手持枪锚，护拥而行。

哄传贼示贴街前，不是安民止要钱；财宝金银输圣库，室家方许得完全。

贼出示言，武昌省乃富饶之地，金银财宝，参桂鹿茸，绫罗缎疋，积聚必多。何以居民进贡者少，必须尽行献出，方不搜寻；若隐藏不献，全家斩首。又有黄鹤楼道人李少伯，倡言无论男女，每名出银五两。男在军营，女在女馆，皆可调出回家，谓之圣民，贼去亦不同走，并给龙票为凭。有力者竭囊倾注，共凑金银七千余两，尽被骗去。东王见民间尚有余银，以为搜寻未尽，次日又令牌刀手于女馆搜寻，其害愈甚。

短服黄巾鬓似鸦，凶横意气语声牙，无情最是牌刀手，纵不杀人总破家。

贼有官职，须裹黄巾，衣短服者，乃伪王牌刀手，发最长，貌最恶，语言多不可解，大半系广西人。每入民家，将老少男妇驱出，凡家中之物，不准携带一件，虽富家大室，亦徒手而出，屋宇任其盘踞，因此全家殒命者不少。

娇憨美貌小儿郎，鞠育何曾偶离娘；忽被贼人牵引去，可怜寸寸裂肝肠。

贼见小儿貌美者掳去，扎红巾，衣艳服，任其顽耍，谓之养子。城中失子者数千人。

妖庙妖神纵火烧，僧尼无罪也难跳[1]；有家共说无家好，任尔出家总不饶。

贼谓庙为妖庙，神为妖神，皆纵火焚之，僧尼被害者亦多，于是尽改俗装，归男女馆乃免。

书卷飘零满路隅，行人来往共嗟吁；早知扫地斯文尽，悔不当年覆酱瓿。

---

[1] 音陶，与“逃”同。

贼入民家，寻取衣物，书卷抛掷满地，沟渠秽坑，无处不有。有人告以字纸当惜，不可践踏。贼言吾有天父看过，何暇畏此。

金身神像一时空，偏解衣冠偶圣宫；九叩阶前肃礼拜，可知天性本相同。

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

天父天兄祀事虔，无端但愿魂升天；穷凶大恶难长久，自取灭亡理亦然。

贼所事天父，名叶火华，天兄名耶稣。每日晨餐必具清茶酸馔供事，不用香烛，亦不拜跪。长官居中端坐，同馆人四面围坐，齐声诵赞美上帝咒语一遍，然后吃饭。供事之物不拘，虽牛犬之肉亦可。又七日夜半烹茶诵赞美一遍，不知所谓叶火华者出自何典，并不许人犯其名讳。凡所诵咒语，以及各礼祀之文，末句皆系魂得升天，想是贼自取灭亡之谶。

齐东野语也成书，祸枣灾黎半豕鱼；笼络愚民多敬信，谁知谬妄本空虚。

所刻有《天书》、《三字经》、《天条书》、《太平圣书》等卷，字多谬讹。天书言天父最灵，凡从贼者，如有异心，天父即告之东王，次日定将怀异心者斩首。而贼之所行，俱与天条相反。三字经言天父天兄之事，语意妄谬，不可理解；太平圣书言民间所祀，俱是邪神，书内有关帝妖、阎罗妖、文昌妖等语。大意总要人事天父，不可妄拜邪神。

贼头伪号僭称王，凡遇琅琊改姓黄；更是新奇真可笑，每书王字定书狂。

贼不许民间姓王，凡姓王俱改姓黄，所刻书内，凡王字皆加反犬作狂，真不可解。

道理如何贼得知，公然高坐大言之；两行男女皆恭听，一任猖狂莫敢訾。

贼官每于旷野处设高坐，手持白扇讲论，集男女共听，谓之讲道理。女官亦偶为之。所言猖狂悖谬，如有非笑者，贼知之，即行斩首。有汉阳黄生，未查其名，因不信天父天兄之言，贼缚至阅马厂，五马分尸。于是人皆战栗耸听，不敢訾议。

灯彩几筵色色鲜，太平字样写春联；伪官跨马同游戏，锦簇花团满市前。

贼于腊月二十五日度岁，先期于所居馆内，灯彩几筵，铺设完好，又于门前贴长对联，中不离太平二字。二十五日，名伪官齐换绣袍，骑马同行，贼兵亦将民间所获艳服，穿戴整齐，以为欢乐。

鼓乐喧哗满四邻，共谋酒肉庆新春；城门此日疏防范，想是天心恤难民。

贼初入城，城门防守极严，居民非有长发带领，不得出城。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贼皆鼓乐喧哗，饮酒作乐，城门无人看视，百姓逃出者数万人。

安居虎视何眈眈，预定行期月在三；忽接公文皆悚惧，连宵打点下江南。

贼定于三月乃下游，因向军门假公文一角，盛称数十万大兵，指日可到，令人误投贼营，贼见之，遑遽启行。

传来号令疾如风，瞬息旌旗满眼中；席卷城中都无有，艨艟大小到江东。

贼二十九日下令，掳取民船一千七百余号，于初三日启行。凡劫掠之物，尽运入船，城中席卷一空。船上用黄旗分别军名，及名伪官职衔，大小船只，布列十余里。

蛮婆押尾手持筠，逐队成群尽妇人；半是深闺娇养女，满身风露泣江滨。

三十日蛮婆将女馆妇人，尽逐出城，手持竹杖，在后押行，有脚小步迟者，辄挞之。逐队成群，填街塞巷，涕泣之声，耳不忍闻。出城日暮，俱在江滨候船，通宵达旦，风露侵人，备极痛楚，赴水死者大半。

髟松短发类拘囚，头裹红巾手执矛，岂尽甘心为贼用，一般欢笑一般愁。

凡拜上者，年五十以上，俱归牌尾，不充圣兵，亦有入老人馆者，去留听便。少壮者于正月初二日，尽驱上路，手中皆执长矛，内有无赖游民，踊跃从事。惟强逼不能自脱者，勉强含泪而行，至半途逃归者十有七八。

杀人最惨是牌刀，放火行凶气倍豪；不是官营闻信早，纵教蝼蚁也难逃。

初二日午后，伪王俱上船，东王留牌刀手五百人，夜间杀人放火，城内寸草不留。幸官营闻信，潮勇二更后入城，牌刀手已焚毁长街。潮勇于藩署前，遇牌刀手十六人，烧汉阳门内，缚送官营。其余牌刀，见官兵进城，皆递［遁］去。东王闻之，半夜开船。

无端潮勇又横行，烧掳奸淫甚贼兵；不解元戎徐制府，如何空守岳州城。

初三日潮勇进城，大肆掳掠，民间灰烬之余，尽被抢劫，其奸淫凶暴，甚于贼

人。城陷时，徐制军❶由湖南带重兵，驻扎岳州不进，省城非惟向军门一人攻击，城内双军门又不接应，故遭此大害。潮勇亦系徐制军所带，内皆强暴之徒，徐制军被逮入京，无人统辖，益肆行无忌矣。

戴经堂日钞（节录）

黄辅辰

说明：《戴经堂日钞》，在北京图书馆藏《黄氏一家杂著》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册，稿本，共四十页，所用纸折缝处印有“戴经堂日钞”字样。考查其内容，知为黄辅辰撰。辅辰字琴鸣，贵州省贵筑县人。咸丰初，任清政府吏部郎中，咸丰二年截取知府，三年分发山西，即回原籍办团练，与太平军为敌。这四十页日记，是他于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由北京回贵州，沿途所见所闻的记录。从这份日记中，可以看出太平军一八五三年北征、西征、东征的一些情况，以及农民群众欢迎和响应太平军、反抗清政府的若干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政治上腐败、军事上狼狈、财政上枯竭的情况。日记中附录太平军文书一件，值得重视。选录时删去了生活琐事。原稿已残破，缺字处于括号内注明。（卞孝萱）

咸丰三年癸丑正月

元日丙午　见除夕四哥寄函，并闻差弁王盛轩略陈：“广西土匪，或三、五百，或七、八百，焚掠如故，诛不胜诛，并有以练勇为名者。官至则称保卫，官去则恣行劫抢，尤为地方之害。是以许祥光升授广西臬司。”

初二日　湖南奏覆岳州失守。［下缺数字］知府□昌、知县胡□谷出城避贼，先后病故，幸免显戮。慨自军兴以来，大帅无谋，将怯兵懦，军无纪律，见贼则官兵远避，赏罚不明，以至任意玩延，毫无忌惮。逆匪洪秀泉，自前年五月陷永安，相持数月，未接一仗，以至

❶ “徐制军”为徐广缙，湖广总督。

围桂林，陷永兴，屠全州，据道州，破江华、［下缺数字］州、桂阳、攸县、茶陵，所向披靡。长沙被困八十一日。徐制军迁延观望，由广西至湖南行五十余日，及到［下缺数字］，调度无方，至贼军米盐［下缺数字］，城破而复全者数次，外兵无一救援，其不失［下缺数字］。初三，岳州失［下缺十余字］，破汉阳、崇阳、蒲圻，围武昌，始移驻岳州。武昌［下缺十余字］以琦善［下缺数字］钦差大臣，三面合剿。而琦善奉命［下缺数字］耽延［下缺数字］行。向营一军，驻武昌［下缺数字］应者。军政如此，良可慨惜。

初八日　晚间，至宜珍画肆少坐，具述往岁官车云集，此数日间，或有［下缺数字］千，或千余千钱者。今寥寥不过数人，不购一物，各有愁色；肆井所售，有仅得京蚨数缗者，有连日未易一缗者。萧条之况，一旦如此，闻之慨然。

初九日　至署。闻有自武昌城破归来者，其人于冬月廿六日出城。城闭十日，贫民乏食，官氏所蓄无多，不能兼顾。朝夕号令数更，大小各官、绅纷纷聚议，无一事见行，知其必不能保。

十一日　席间，闻向军门元旦收复武昌，甚喜，惟头目未获一人。阳逻亦四面通衢，东南尤可虑也。

十六日　升任凤凰厅同知贾亨晋，当岳州失守后，土匪晏仲武纠集多人，欲踞府城，为贼后应。贾亨晋因支放土兵口粮，行抵该处，率同绅弁入城，招集流亡，安抚百姓，人心始安。

十九日　又两江总督陆建瀛奏，寿春镇总兵恩长，督兵赴九江上游，督率水师协副将长清，击毙贼匪先锋四、五百人。逆匪愈聚愈多，总兵因寡不敌众，□□捐躯。九江头阵如此，将兵益加惧怯，此后不堪问矣。

廿日　且闻安庆现已被围。抚臣蒋文庆，本非御变之才。其与常大淳之守武昌，早在人□［意］计之内。事事均不堪设想，同司无一人建议。询之椒生同年，亦□□见。复与袁午桥同年商议，事虽［下缺数字］置之不问，共数当时尚能任事者，得数人，归谕彭年：拟以福建巡抚王懿德、闽浙总督［下缺数字］巡抚李僖可代陆任，而相距甚远，缓不济急，先令已奉旨赴苏之阁学许乃钊、前浙江藩司［下缺数字］军事。琦善止令带吉林黑龙江兵，驻宿迁以防北来。其所调各

路兵，令陈金绶管带，克期赴向荣［下缺数字］进剿。又请起用曾任甘州提督之马龙腾，驰赴向军，分兵攻击，马与陈皆杨遇春部下，宿将或可得力。又请用前刑部侍郎曾国藩，统带湖南带兵之邓绍良、江忠源，酌带镇筸营兵［下缺数字］一带，沿途接应，至江宁与许、汪合为一军。绍良、忠源皆果敢任事，屡立战功，用之必成强［下缺数字］县江开、山西静乐县俞镕请饬赴军营效用，江开熟谙形势，有武略，俞镕晓［下缺数字］用，均足以资采择。本日又据向荣奏，初三日进至葛店，沉击贼船，并挑选壮兵二千余名，赶赴［下缺数字］沉贼船七支。逆匪驶往北岸，大股纷纷上岸。

廿一日　入署，见江西巡抚张芾咨称，已革湖北巡抚龚裕，其革职后，交卸回籍，旋奉旨仍□□［留湖］北差遣，于十月登舟，至湖口县，节节风水阻滞，继闻汉阳失守，不能前进，仍回原籍调理等语。龚裕身□封疆，于防堵吃紧之际，托病引退，革职后饬令仍赴湖北，竟敢节节逗遛，仍回原籍，其柔懦□□，罪不容诛。□小浦同年于此等不肖之臣，不行参奏，竟为转咨，其心地亦可概见。

廿二日　卯刻，入朝，彭年以东南时事，有所举劾，封上，未报。孙芝房以赏罚用人，封上，亦未报。

廿四日　早，给谏袁午桥同年来，说东南事："安庆官民，因休致抚臣今授兵部侍郎之周天爵，建议迁保庐州，临江数百里，先以饫贼。"吕鹤田同年犹以为是，贼来者退，未来者亦先退，气馁矣，尚可为乎！巳刻，到署。闻十二日，贼分股到九江。先是，抚臣张芾，令官民退徙，贼至无所掠，官舍、民房、文庙、仓库，尽遭焚毁。

廿五日　入署。近来判事甚少，东南一带，军务紧急，百凡俱废矣。见长沙守出力保叙大小文员及绅士书□一百余人，黄南坡以同知直隶州用，毛文谷以知县用，左宗植以知县用。此三人皆素所深悉者，皆膺保荐，□啻雍齿封侯。

廿六日　刑部侍郎吕鹤田同年，奉旨往安徽，会同周天爵、蒋文庆办理军务。今日跪［下缺数字］，涕泪交流，握手不能出一语，止说"皇上痛哭"四字，不胜凄测。余亦不觉泪下。旋闻京口报到，以城□兵单，不［下缺数字］。琦善报到，由北湖［湖北］应山县拜发。该大臣统带，皆新调劲旅。前自出京，至河南，已属迟缓；及驻

信阳，贼［下缺数字］顺流东下，安庆累次告急，拥兵不进；现又由西南迂道前往。其迁延观望，糜费军饷，罪不容诛。拟将［下缺数字］重兵，请饬派就近大员，护送交胜保、陈金绶，兼程带赴向荣军营。黑龙江、吉林两处，续调官兵，交河南巡抚陆建瀛派员，亦送交向荣，均归节制，庶几有裨托。侍御王茂荫（子怀）上其事。

廿七日 致夏阶平一函，为吕鹤田索团练章程事。阶平名家泰，长沙人，现为吏部［下缺数字］。其乡素多盗贼，官不能究，访戚继光练兵防守法，摘其简易者，编伍制贼，□□［一经］训练，立［下缺数字］合击，一境清宁。去年，洪逆围长沙，掠河西，至柏叶铺，团勇杀数百人，贼不敢窥。今具十七条，上当事，请近京百里，一例试行，亦防守之急务也。

户部近议钞法，富商惶惑，收本回乡者，络绎不绝。闻入春以来，白银出都，不下千万，本先薄矣。闻户部联衔具奏，请以载银出城者，照甲米出城治罪，留中未发。果尔，则行旅必至阻遏，商贾必至不通，人心益涣，百弊丛生，不堪问矣。

二　月

初三日 闻正月二十六日，贼船至芜湖，总兵陈胜元、水勇金阿五阵亡，向荣援兵未到。

闷坐无聊，想［?］闻军事日非，贼焰日炽，以目前救急之法，拟战守各五策，纸上谈兵，岂真［下缺数字］。一，宜水陆夹击也。贼自破武昌，所掠赀重，均蓄于舟，舳舻蔽江，计以千数。一，宜前后并攻也。一，宜催募水勇也。一，宜招集亡命也。一，宜熟审强弱，布置得宜也。

初四日 到署。闻江宁被围。又闻向荣驰奏，因兵饷不继，坐困九江，不能前进；而贼匪乘舟顺［下缺数字］一、二百里，步卒山行，不过数十里，断难迎击；且所带潮勇，沿途抢掠，必不可用，现仍招集，设法送粤，免滋事端。南邦存亡呼吸，向军既不能援，陈金绶、盛保所带官军，尚不知行抵何处。所可恨者，琦善绕至湖北，以剿办土匪为词，与徐广缙前后一辙。大事如此，愤懑难言。与家人闲

论时事，几至对泣。

初五日 闻江宁失守。明知势不能保，但一日不闻此音，尚可一日侥幸，乃竟如此，时事尚可问乎！又闻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均籍其家，以充军饷，晚矣。惠王上添兵筹饷疏，有旨著王大臣九卿会议。余谓征兵愈多，则都邑空虚，土匪尤易窃发。况军兵过境，一切供支，无不取给于民，民力不支，则懦者转乎沟壑，强者滋生事端，尤为今日之患。不若从龚景瀚之议，分地筑堡，民守村落。

初六日 入朝。见三五聚谈，近趋而窃听之，无不以东西莫守，西北堪虞，虽平日轻薄浮动子，亦颇有忧色。见御史黎吉云，询其所递封事，亦以添兵筹饷，建言兵宜备江北，饷宜计户，交大学士、九卿会议。张锡康言，招义兵，即团练法之变通也。雷维瀚、张炜均纷纷陈奏，未报。又至林暎棠同年寓，谈及向荣一军，处处掣【肘】，其各督抚意存私见，恐其有功。历述年来揆辅用意，殊堪发指，我辈无噍类矣。寄子方信：略："自贼据武昌，防其东窜，乃令向荣、琦善、陆□□[1]，均带钦差大臣关防，分三路督兵合剿。向荣领本队东下；陆建瀛督水师，由九江溯流迎敌；琦善驻［下缺数字］动静。又命江西巡抚张芾防堵南岸，安徽巡抚防堵北岸，布置周密。乃贼至九江，不战而下。向荣率健兵裹粮，由间道前进，跋山涉水，两昼夜驰抵府城，已成灰烬，贼纷纷登北岸。计无可施，军士不能得一食。后军饷亦不继，屯驻九江，不能前进。陆军先已裁撤江防，水师提督恩长，一战失利，全军几没。陆闻警退缩，使沿江将卒居民，登时瓦解。及回江宁，三日不出，同城文武，联衔奏参。将军督陈胜元领兵继进，至芜湖，败绩死。现合满、汉及新募兵，仅六千人，贼已抵城下，以寥寥数千不整之卒，守九十余里之旷城，声势且不能联，救援又不能到，东［下缺数字］都早晚委之于寇矣。琦善拥兵信阳，迁延迟缓，至正月十九，始报起程，绕西南之应山而走，至今行营何地，未见奏闻。两年以来，行间大吏，或相持数月，而不敢前；或趋避左右，而不肯进；或一闻贼至，而先即退奔。愈趋愈下，愈出愈奇，粮饷不供，人心涣散。近来，言修战备、慎防守、劝捐输、减费用者，

[1] 当为陆建瀛。

纷纷章奏，迄无成议。而揆辅诸臣，犹各存意见，护短忌长。即如向营一军，明知其饷不足，不为预筹，仅以一奏塞责。其调用船只，湖南、湘潭、常德等处尽有，乃令咨调宝庆。及严旨切责，始报长沙已备三百余只，然何日开行，何日□程，可抵某［下缺数字］言及。其兵之由陆路进发者，港汊均无桥梁，节节仍须督兵伐木搭造。以至兵至九江，方迟刻许，而贼已［下缺数字］。事事掣肘，惟恐有功，此等设心，尚可问乎！”书长不能全记，留此以志恨耳。

初八日　早入署后，上库派会议惠亲王请添兵，御史黎吉云请筹饷事。是日，上临雍讲学。顺天乙卯乡试，恩广中额十五名。讲“致中和”一节，又原任大学士杜受田，因本日讲学，上追思十余年亲承启迪。特派惇郡王赐祭一次，亦盛［下缺数字］。

初九日　林树南来，述向荣、琦善兵共约六万，到齐后，在此一举。日来风声鹤警，刻刻有所闻，我辈且［下缺数字］，况民间乎！人心如此，何以克固！此贾生所为痛哭也。彭年收所积书将售，余亦检所蓄字画，将委诸市。父子无所好，数十年嗜好惟此耳，能不愤恨。

初十日　黎明入朝。闻池州与安庆于廿七日同陷，陈岱云（源兖）死，芜湖道惠远亭亦死。岱云积学树品，履洁怀清，与曾涤生为同年至交，应变原非所长，处非其地，殊为可惜。远亭固庸庸者。当此之时，不能因地择人，无怪境土之不保也。市肆因停俸，益窘。今日命家人刘福，前往冀州、定州、定兴告贷。

十一日　入署后，未刻，至内阁。大学士、九卿会议添兵筹饷，众口哓哓，茫无一策。户部拟款八条：一，停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一年；一，提各省裁减文武养廉银；一，富绅倡捐；一，京城商贾捐输；一，京城铺税；一，京城收铺户□□两月；一，提直省当、杂各商生息成本银；一，核计各省捐输银数，酌加学额并乡试广额。众议先行铺□□租二条。查银库截至本年二月初七日止，外库共存八十三万一千余两，又已到未收五万余两，各省已报起程［下缺数字］两，共九十六万三千余两。近来户部拨给各省兵饷：广东省，道光三十年七月起，五次动拨本省银一百四十五万五千余两；兵勇数目未报。广西省，道光三十年八月起，二十三次拨给及自行动支银一千一百十三万余两；兵二万三千九百十四名，勇三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

五名。湖南省，咸丰元年四月起，十次拨给及截留银五百二十一万七千两，内有尚未解到银一百四十七万余两；兵一万五千名。湖北省，咸丰元年六月起，四次拨给及筹解银九十五万八千余两；兵八千名。贵州省，咸丰二年五月起，拨给银十二万两；兵勇数目未报。江西省，咸丰二年八月起，五次奏留并截留银七十五万两；本省兵五千四百名。四川者，咸丰二年十月起，拨给本省扣留银十八万余两；本省兵二千八名。江苏省，咸丰二年十一月起，四次拨给银八十九万二千两；兵七千余名。河南省，咸丰二年十一月起，三次拨给银一百六万两；兵二万一千五十六名。陕西省，咸丰二年十二月起，奏留银十万两；兵三千六百八十名。安徽省，咸丰二年十二月起，奏留截留银七十八万两；兵九千五百名。钦差向荣，咸丰三年正月起，三次拨给银二百二十万两；兵勇数目未报，漕督杨，咸丰三年正月起，□□拨银二百九十两；兵三千二百九十名。本日京城商税之令下。

十二日 入署后，闻南京有胜仗，未确。家人纷纷以衣饰、器具变卖。衣服竟无人要，锡具百余觔，仅值大钱二十余千。以字画百轴，售诸书肆，无有受者。今日收钱店七家。

十三日 日来，议绅捐、商捐，富者畏缩，市井纷纷歇业，典商无钱，官民未便。且从前邸抄不禁，因“贼踪南北纷窜不定”一语，人心皇皇，近又一切事关军情者，密而不发，转滋疑惧，均非善政。

十四日 见家人售卖杂物，又见儿辈检书售卖，均不过十取一二，不胜慨然。

十五日 入署，闻钱店歇业四十二家。归以衣饰质典，均不收。京官无廉俸，无借贷，当不收，卖无主，无银而银贱，无钱而钱益贵。三日前，钱［银］一两，值大钱二千有零；昨日，值一千八百有零；今日，止值九百文。民不堪命矣，可奈何！今日，河南奏，安徽宿州、蒙城、亳州、寿州等处，捻匪四起，临淮之磨盘山聚集多名，肆行劫掠。河南永城县与亳州连界，情形紧急。当此之时，何可更加响应！

十六日 入署，上库，回宅。因银、当店纷纷歇业，人心涣散，至罗椒生同年寓，齐请以目下情形上达，嘱□奏草：“窃维京畿重地，先宜安定人心，然后百废可举。乃近日银钱各商，相继歇业，当商止当□□，不能相通，人心惊惑，实为可虑。推原其故，皆由去年冬

间，富绅自武昌失守，各将银号、账局抽回成本，银钱已形短绌；近又议商捐、铺税、钞币诸政，在部臣固为万不得已，而商贾恐由此受累。以至歇业者，日或数家，或数十家，大小行店，一月之间，已数百家矣。无账行，则钱店无从转运。民间恐钱店乏钱，不肯用票，甚将从前存票，同时争取，动辄数百人，填街塞巷，持票取钱，不分昼夜。市肆恐奸匪乘间抢夺，益加惊骇。且闻商税之令，铺户相顾张皇。夫商贾之于国家，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不能流通，则一身受其病；商贾不能流通，则国家受其病。况都城为根本重地，尤宜镇抚得宜。目下情形，贫户无从称货，小民难于生计，逃亡劫掠，势所必有。且每铺每月税银二钱，即以百万户计，仅得银二十万两。暂行则于大□□裨，久行则民不堪其扰矣。相应请旨饬户部妥议良法，并剀切晓谕，以安人心。令民间照常交易。［下缺数字］用现钱；当行钱店，再有歇业者，重治其罪；持票取钱者，不得数十成群；倘有奸徒乘间拥挤，肆行抢［下缺数字］假票，司坊官立即严拿惩究。总之，禁令愈密，则民情易惊；征求过多，则生计日蹙。前户部会奏，有‘不朘民生，不克兵饷，为第一要义’之语，现即筹划维艰，仍应坚持此议也。”

十七日　早，入朝。探闻贼船约三、四千，人八、九万，芜湖、太平、江宁一带，南、北两岸皆贼营。向营兵驻六合，陈金绶逼芜湖，琦善久无奏报。宿州、亳州、寿州、蒙城四处，捻匪肆行劫掠。河南告紧请饷。又闻昨日已有恩旨，罢商税、户税之议；令钱、当行仍复业，禁民间持票争取现钱；发内帑五十万，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补给春俸；人心颇安。右副都御史文瑞奏参户部尚书不肯倡捐，语甚激切，严旨切责。

十八日　早，入署。闻江宁已于十一日失守，不禁拍案长叹。此番失守，先因陆总督沿江撤防，不为守备；继因两次丧师，全军将尽；又向营、陈金绶两军，因琦善牵制，观望不前。势已如此，虽有善者，莫如之何。

十九日　昨日，彭年乞假送亲，不得已耳。

廿日　早，入朝。始知向荣之抵六合，陈金绶之抵芜湖，皆从前约计时日。兹据琦善奏报，十二日均抵安庆。三路大军，有意迁延如

此。金陵十一日城陷，奏折系十三日拜发，其不速为援救，不知是何居心！闻之不胜恨切。右堂爱上封事，请急防江北，未见谕旨。安徽、河南皆请饷，交户部议，无一筹可展。杜兰溪请假，黄恕阶亦请假。

廿二日 早，彭年偕唐鄂生赴通州，催取书价，并带售字画。

廿三日 是日，彭年由通州回所，售画卷未定。

廿四日 早，至文孔修夫子宅，为退官房事。询悉去年冬间各省筹拨军饷六百余万两；起解之一百六七十万两，为贼匪夺去一百二三十万两，尚有四百余万两，未报起程，恐不济事。目前所赖，江西巡抚张小浦催解丁粮，陆续接济，然所征无多。江、浙偏南一带，所征无可考查。三月如不获胜，实不能支矣。都中拟从徐宗伯泽醇之议，暂借铺房房主租价两月，约计不过六十余万，止能支在京四月之用。言至“水尽山穷”一语，夫子潺潺泪下。恒怡亭（椿）商议铸用大钱，尚未定局。今日，以木器二百二十余件，（内有一伴值数十千者，数件十余千者，数十件并铺垫六十件，共值京钱二千余串。）售诸匠人，估值大钱一百三十千。士夫之家，大都类此，奈何！

廿五日 早，入朝。闻大军到齐，陈金绶拟攻江浦，向营拟攻江宁，以五百人为一队，分数十队继进。俟□所雇夷兵船到齐，即行合剿。琦善一军，有云抄出贼前，语上以为然；但此军不过虚耗军饷，□讵望有济！安徽土匪，据周天爵奏，俟新授巡抚接任，即率兵勇，专任其事。定郡王奏催速议军饷，其意在暂那内帑，再行筹补。内库现存四百八十万，除发各官俸银五十万，仅存四百三十万；若再借拨，益见空虚。各款搜括殆尽，从何筹补！所望者，贼氛早靖，逆党潜消，十年调养，或可稍复元气。今日致函庚子仙，商借千金凑捐。搜检零星杂物售卖，从前以三、四千文购来者，今值一、二百文，日用赖此支度。三十年前，曾以百钱供廿余人一饭，不料一旦至此，仍蹈旧辙。

廿七日 早，入朝，闻大军尚未议及攻战。户部议惠亲王陈奏添兵筹饷，拟调西北口兵及察哈尔共一万□□防河南、北两岸。甘肃之兵，由甘肃支应；热河之兵，由奉天支应。现请内帑五十万，部置起程。此不过敷衍出都耳，后此何以为继。且江宁大军，实计三万七千

名，目前以江西之饷，不过敷至三月，倘有涣散，势将安救乎。

廿八日 今日见瑞芝翁，谈及裁官事，云："国事如此，所省无多，体制攸关，若骤更变，更不成事。"所见亦是。

廿九日 入署。有山西刘令验到，系由粤西军功保升者。询以该省情形，据云："全省土匪，到处皆是，有专事劫掠者，有平日务农，其首匪倡率，则倏然为匪者，或一、二千人，或五、六千人，聚散无常，最难剿灭。"

三　月

初一日 早，入朝。公余以南省消息问，邵又翁云："日来传说胜负，皆讹言也。向营奏报，祥厚杀贼三千□探闻之词，并非确信。想系外城初破，驻防兵由内冲出，将欲逃生，不能不奋死力，互有杀伤耳。安庆以文报不通，驻防满城，存亡尚无消息，大军亦未进战。上日延望甚切。"

初二日 入署后，至庚子仙处，借得银一千两，许初四日送宅。捐事有章，心颇定。旋闻扬州失守，贼匪果有北向，守御岂能足恃。倏喜倏忧，竟无半日使我方寸稍宽。

初四日 倏闻子仙有查办家资事，因左都御史文瑞有派富绅捐输名单呈奏，子仙亦在其内。目前所许千金，乌有矣！

初五、六、七日 无一顺心事，未记。捐分发，系初四日具呈。初五日，户部因未加三成，批驳。初六日，补具声明，呈请将正项银一千二百八十两先行付库兑收，所有加三成银三百八十四两，俟验看时再行补交，方准掣签，经户部批准。初八日，凑银。初九日，托郭柘农同至公源银号核算，每百加平六两，又加色二十八两，共去京平银一千四百零八两，尚有五两七钱饭银在外。计捐银：直隶定州刘衡（午峰）二百两，冀州葛之镛（耦笙）四十两，卖书籍银三百两，卖字画银一百两，换首饰银三百卅两，卖衣服银一百十八两，又钱换银八十一两，父子俸银一百廿两，孙兰顶住房银一百两，（本说二百两，及顶后，扣去一百两。）其余皆零凑。近日，搜卖零星杂物、木器、铺垫二百四十千，锡器四十余千，零书将及八十千，磁器三十余千，

字帖四次，三十余千，其余或七、八千，或三、四千，或数百文，约计二百余千。买毡毯、绳索，添零星，月余火食，均出在此。

初九日 镇江府失守。定大车三套六辆，每车价一百三十千。在寻常，不过三十千；因出京者日数十辆，络绎不绝，而京外无一车北来，以至如此。

初十日 早，入朝。又闻昨日惠亲王、恭亲王、僧王，奉旨至户部，传富绅派捐兵饷，副宪文瑞（小云）所奏也。前大学士穆彰阿捐银一万五千两，耆英二万两，现任大学士一万两，户部尚书一万五千两，前山东巡抚一万两，前运司德顺五千两，原任大学士陈官俊之子介祺四万两，原任河督之子一万两（钟祥），钟灵八千两，崇实一万二千两，长芦运司崇纶二万两，前两淮运司庚长二万两，原任大学士公禧恩一万两，前两江总督璧昌五千两，共十九万七千两。今日，文瑞又单开富绅四十员，尚不知何人。又与唐鄂生定车三辆，约其同行。

十二日 捐项上库，具呈开缺。十九年辛苦，如此下场，同人俱泪下。

十四日 辰初出城。大车六辆，每车价大钱六十五千，较寻常加至三倍。

廿日 又闻都中十五日以后，有官眷不准出城之令。果尔，则此行万幸也。

廿一日 至十里铺，己未初，又闻鄂生眷属未至，即在铺遛寓。适方伯张椒云同年（集馨）之任保阳，过此。往询襄樊土匪，现经解散，其匪首郭大安，并伪八千岁，均就擒，南路颇平。

四　月

十八日 登舟。

廿一日 抵源潭，三十里宿。今日，岸边见山阿有穴数处，舟人指为武昌失守后，居民凿以避乱者。

廿三日 晚宿瓜潭，地分东属唐县，西属新野县。每岁四月初八日至二十八日，商贾云集。今岁爰东南多故，苏、广、京师行商均未至，市廛减色。

廿六日　过陈家堡，有枭首河干示众者三。询系襄阳匪首郭大安党羽，去腊肆行抢掠，南阳府顾□□，升任云贵总督罗绕典前后拿获正法者数百，焚烧村庄数处，首匪就戮。现在河岸肃清，二君子力也。

廿七日　前闻罗制军剿办土匪郭大安，杀八百余人，人心安定。兹闻匪犯原止数百人，所诛者三百余人耳。虽不免于铺张，究能戢事，较之畏首畏尾，养痈贻患者，奚翅霄壤。

三十日　又闻黄州府属，因催征丁粮，凶徒聚众伤官，制府调兵。前后破残之后，地方官未能善抚，始有此变，未必尽由百姓顽梗也。

五　月

初二日　宿官庄。龙南籍同年同抵河岸，过舟谈片时，知滁州失守，贼匪尚据金陵。向军攻破土城，直抵城下，城门夹道垒石，不能并肩，兵围隘口，难以骤攻。京师因屡获胜仗，人心稍安，惟筹饷尚无良策，龚二铭大司空有借河南捐修贾鲁河存款三十万贯，拨直隶仓米由山东济运军营之议。湖北黄州府黄陂县等处，土匪与粮户滋事，伤官十余员，余无所闻。

十一日　泛小舟，登翼际山。（即大别山，俗名归山。）北望汉口，南接汉阳，万家鳞集，东望黄鹤楼，与晴川阁隐隐相对。武昌汉阳门外，颓垣散井，风景凋残，兵燹之余，尚未安集，目怆心伤。

十二日　倏闻江南贼匪，有由江西窜楚者，人情震骇，一日数闻。

十三日　早，渡江。甫至汉阳门，居民迁徙，沿江蚁聚，行李狼藉，男女蜂拥。登黄鹤楼，晤道士慧清，云："昨夜并未闭城，已移徙六、七矣。"

十四日　居民铺户徙者纷纷。晚至后湖，闻往来传述不一，人心涣散，莫不惶惑。

十五日　早，有布店传说，街头鸣金，唤人速迁者。余本过客，不愿闻此警语，当将行李、眷属送船，仍泊马头未行。

十六日　至姚亮臣之意园。见抚署探报，并初七日邸抄，知贼匪

已于四月廿八、九等日，由南京分窜清江、安徽、江西等路，芜湖退守，安庆、凤阳失守；贼至九江，江岷樵兵到，杀数百人，贼进湖口矣；向制军有带兵回守九江之信。此间传闻，有分股至黄州者，是以人心惊怖。

十七日 伍文山司马来谈半晌，述历年军中大略："赛失于宽；向亦短于谋；至湖南，则由徐仲申之迁延，使贼匪得脱于困惫之际；湖北，则坏于常南陔之懦弱无能；已故之乌兰泰，及现在带兵之邓绍良、江忠源，皆可独当一面。"自是确论。灯下闻龙南籍同年船方抵岸，过舟谈片时，闻博勒恭武拟罪后，逃至彰仪门外，为西路厅盘获，当经奉旨正法。

十八日 王子寿（柏心）比部来舟，具述楚北情形，武昌时事，当事者办理善后，意见各殊，有难以措手者。

廿一日 早，微雨，开舟。遇鄂生舟回，返棹沌口，候子方船到。七年渴别，相晤悲喜交集，剧谈时事，慷慨自任，并代余筹及进退。阅四、五两月邸报，贼匪有窜河南者，归德失守，汴省危亟，其意将由刘家口渡河；北岸防守稍懈，清江股匪，又复延扰济宁。河北失险，京师震动，何堪设想！

廿二日 抵嘉鱼县属之冬瓜头，沿岸仅草房数间，甚为寥落。今早过京口镇，居民铺户，去冬均被贼匪焚烧，凋破零落，不堪言状。

廿四日 抵嘉鱼县属之小凌峡，仅茅棚数间，地甚荒阔。

廿六日 抵伏龙洲小凌峡（又名老洲头）。今日系由江岔之洲套行开。往岁舟楫如云，今往来数舟而已。风景萧条，何堪目击！

六　月

初一日 本日遇江南带勇之宋姓，云："四月廿七日，贼船出江宁，至九江者三千余只，约贼数万人。"

初二日 遇长沙舟子，述："长沙省至岳州一带，居民惶惑，迁徙纷纷。"人心惊怖如此，守土者抑将奈何！

初四日 本日换银十两四钱，买大白布十二丈四尺，每尺三十六文。

初五日 抵岳州，偕彭年登岳阳楼。早饭后，访方夔卿，闻十日前避居山中矣。地方绅士先去，以为民望，其不能守可知。

十五日 抵常德府，泊舟小南门上麻阳会馆马头，率彭年、铁官登岸。闻土人述，团练甚不可用，有身家者，不愿以一人日受二百钱，舍其身家；无身家者，暂图日食，一旦有事，立意先逃。富绅商贾，早定避计，又明知团练之不可恃，是以不肯捐输；地方官□□□不可行，迫于上官之命，于城厢内外，遍插奉宪团练旗帜，究竟实无其事；上官奉旨饬行，不得不转谕属吏，亦明知力不能办，办亦不足恃，不过遍行一纸空文以塞责。上下相蒙，苟延旦夕耳！若因地因时，苦心图度，以期有济者，能有几人！此真可为叹息痛恨也。

十六日 今日，彭年在胡三兄处早饭，席中见省中探报，分股贼匪于五月十四入湖口以后，巡抚张先令居民迁避，将贼匪出入隘口堵塞，亲率文武官弁，积薪为营，誓与城俱，谕民有能出力捍御保护省城者，代为奏恳，免三载钱粮，民皆齐心致力。当此兵饷艰难，人心不固之时，能坚确奋勉，以作其气，不得谓非作用也。又闻开封府被围三日，沈廉访劝励士卒，又连获胜仗，贼已退去。并据许信臣飞咨各路云，窜出股匪，均非枭杰，意在分我兵力，以解南京之围，即可北上。是以不能分兵，专攻江宁，此是正办。余曾谓，所分各路股匪，如系凶顽，则江宁之匪易攻，必先拔其本根，绝其归路，此所谓先倾贼巢，使贼有内顾之忧，其锋已挫，各路不易［难］剿捕也；所分股匪，如系裹从，并非要贼，则各路不难扑灭，而江宁交战，彼不能先驱羸弱，以疲我兵力，自应益加奋励，以期克复。江南平，则各路闻风自溃，此南路之兵，断不可分，以中贼人之计。无如各路只闻退贼，不闻杀贼，蔓延日久，其胆益壮，其势益张，奈何！

廿三日 接唐子方四兄寄函，知本月初旬，湖北督、抚连衔已将余附奏留省补用，约廿外即可奉旨，应于原籍领咨赴省。惟破残之地，财竭民恐，又兼外寇有逼迫之势，事事俱难措手。余拟将眷属留寓辰郡，轻装赴省，领咨前往。明知时事万难，欲以卧薪尝胆之心，展其错节盘根之志，与其郁郁于穷愁落漠，何如轰轰烈烈，挥洒一番！惟一钱莫名，无所运动，出处进退，颇令此心难决耳！

廿四日 早，宽夫［姓刘］亲家、子敬［姓何］兄，前后来谈。

余亦至子敬舟中，探询军事，闻省城派员往江西交界处防堵，江西之围尚未解，子敬亦无家可归。晚，率彭年至宽夫署斋赴饮，询其去年练勇及备防器械，井井有条；虽辰郡城在山阿，北山外高内低，不足以恃；然自桃源以上，节节险隘可守，兼之溆浦民情强悍，铁匠、排手均可以备缓急。

廿五日 日来，兵船络绎，有赴长沙者，有赴九江者。其兵抵岸，循河夺舟，商人载货者，往往弃置河干偏僻处，并借势掳掠。实因地方官力不能及，其给发口粮之外，不能遍备船只，只得给价；兵丁亦愿得价干漠［没］夺取客船，然行李之苦，不堪言矣。又闻福建漳、泉二府，并所属州、县十余处，均于五月失陷，系厦门一带小刀会匪滋事。省城兵力单薄，亦在危急。此事，前岁陈颂南到京，当经专折上其事，廷寄著该省查覆，总以不足为虑塞责，至有今日。事事如此，真可慨叹！

廿六日 宽夫送来省城探报，江西自五月十七日闭城，至本月初三日，尚未解围。河南探报，与前所闻稍异，但省围已解，贼踪尚未渡河，自是确信。长沙城外，已派勇扎营，城内居民，十徙七、八矣。

廿七日 宽夫亲家来谈，又送来省中探信，广西土匪至全州，已被臬司许堵剿，并无永明失守之说。夜闻画角声，兵船初到，河岸纷纷，此等情形，百年不愿目睹。

廿八日 至辰阳驯。适萧仲香之世兄庭性载眷南归，甫由驯开舟，未晤，命王益乘小舟追询，始知由四月廿四日出都，仲香约六月初启行赴粮台。花次江眷属，尚在涿州。五月十八日，河南土匪，勾引长发贼，郑州、杞县、尉氏、汜水、荥泽、陈留、巩县，后先失守，复围河南。［上缺数字］驿家人述："郑州失守，有云南公车三人，避行小路，正与贼遇，同时被害。又有差弁杨邦春，当贼尾其后，即于道旁取土掩覆文报，潜伏岩穴窃听，逆党过境，竟夜不息。次日，始取道南来。其人受此惊骇，神形犹却恍怫。"

七　月

初四日 立秋。购使女戴姓，年十三，身价十四千零，赏一千，

取名藕香。

初六日 宽翁递来省城探信，江西迭获胜仗，贼退二十里之鸡笼山。河南省围解后，信阳十一日告警。湖北省十五日接信，子方兄带兵前往堵剿。前闻鄂生有六月十一日携眷回黔之信，未知曾否起行。接何子敬三兄常德寄函，所说江西大略相同，河南之信不确，湖南省可保无虞，居民有仍回省城者。函中有“定藩视师”一语。河北情形何如，总无详细确耗。

初七日 长沙专足回郡。询以省城情形，据称安堵如常，城并外［未］扎营，惟城门盘诘耳。得宽翁幕宾由省探得岳州府信，江西贼匪，多系空船，虚插旗帜，被江岷樵攻破七营，烧毙数百人，贼势已衰，是以长沙省可保无虞。

初十日 至郡署，得悉各路探：河南汝宁府寄骆中丞信云，逆匪由扬州窜出一股，破滁州、凤阳、蒙城、亳州。五月初六，破归德，过睢州、宁陵、杞县、陈留。十三日，围汴梁，五日不下，因关帝显圣，霎时雷雨大作，贼惊退西窜。欲渡河而北，因无船只，即往中牟、郑州。至巩县，得数船，方过数起，有兵堵御，中流复又覆舟，是以不能全数渡河。即折而南，又经许州。相军门、伊参戎带兵追杀，毙贼数百。贼过临颍、郾城、遂平、西平。六月十一，在平逃出，遇大雨。十三日，奔确山，仅余数百人，枪、炮、火药俱尽。贼分股河南，甚不利。汝宁乡拿获长发贼数名，即时正法；上蔡县获贼十五名，北路安堵（六月十五□［寄］，廿七到省）。

又谢子耑致舒某函云，江右之贼，已退百余里，有仍回金陵意。向帅现奉严旨朱批，若果剿灭，汝功最大，若再因循迁延，定必杀汝。现在军威大振，克期恢复云云（六月廿八省信）。又省城探信云，江南探报，城内逆匪知官兵攻城在即，调回镇江贼兵，与我兵连交数仗，胜负未分，我兵暗挖地道，被贼冲击。又闻贼匪收买牛只，欲效田单故事；并于城垛拴犬以防□□［我兵］□越。向帅与各官，互相立誓，轮班连攻，限三昼夜必期克复。自提镇以至千把，各捐一月薪水，以备赏需。众志成城，荡平有日云云。

又陈竹伯方伯书，前闻逆船千余，自南京泝流西上，过芜湖，即换五色旗帜，上书“钦差大臣”，俱穿号衣，冒充官兵，以致安庆于

五月初复被贼陷。未知果是真贼？抑系难民乘间逃散滋事？其由江浦上岸一股，滁州失守后，于四月廿一日，一攻陷凤阳，即渡淮河。廿九日，破怀远。三十日，破蒙城。五月初四日，窜亳州。初七日，陷河南归德府。初八、九，全股窜至刘家口，因无船渡黄，由南岸窜赴西南一带。初十日，宁陵、睢州，相继失守。旋趋西北一带。于十一、二等日，陷杞县、陈留，进围汴梁省，是夜雷雨大作，关帝显灵。十三日，轰毙十人。十四日，生擒十余人。十五日，又获廿余人。十六日，贼分两股，一走正西。十七日，中牟失守。一走西南，赴朱仙镇，至周家口、陈州、许州一带，尉氏失守。又闻兰仪河口捕获渡河贼五人，内有扬州匪徒一名，讯供贼首林姓等，带伙匪千余人，于四月初一日，自扬州坐船，至浦口，由临淮往汴梁，沿途逼胁入伙者，约万余人。又闻贼至刘家口，得船三只渡黄，至中流，风雨大作，人船俱没。扬州攻围三月未下，城内长发真贼，皆已窜出。因官兵施放枪炮，离城太远，贼在城上，观望自如，并不迎拒。乃迭报胜仗，奈何！向军现将全军移驻紫金山，近逼省城，急图克复云云。

丹阳县生擒城匪，起获逆书："协守镇江指挥小弟洪三度，敬禀贞德王殿下。敬禀者：小弟密探得琦、陈二妖，素习惯于逃走，所言皆为虚假，虚张声势，皆无实力，不足防焉。滁州各路，不甚得手，老兄弟叹伤数人，新兄弟伤死太多。北兵节节逼紧，北上之计，可以缓行。惟有东坝各妖，兵不大真，都是松散，不肯上前。现有兄弟、姐妹、银物、船只，均平安过去。所率领各兄弟们，可行则行，不要尽等汇齐。临淮招募新兄弟，有一千三百六十七，都不甚向心，暂尚未汇。因李妖、慧妖，又有周妖，不可令其看破故耳。散处当分出一股，暗到武昌、汉阳，向老妖必然去救。如果南京妖兵去武昌，即南京可得分兵北去，可以不必虑，浙江之事，亦不及焉。杨妖放到水中，又去多人，闻往水中过去矣。如可得乎，必可会著焉。惟祈急速就势施行为妙。此禀，速速。"

十一日 又见江西探信，长发贼止二百余人，胁匪约三、四千人，扎营在德胜门、章江门，并对河停泊。该逆初到，四乡掳掠粮草，自省至湖口四百余里，毫无阻滞。绅士走匿者，四十余人，省城自候补州、县至佐杂等官，先行逃走外县。自吴城起，各处照样，俱

进贡。居民洗去门对，用黄纸书“归顺”二字，贴门首：惟“顺”字只写两直，云系照古“顺”字。余与日前所闻，亦未划一。但官绅既无固心，黑氓焉有敌忾？居然以归顺自保，岂一邦皆反贼子耶！前闻苏州有馈银米之外，送食物四事，一枣、一栗、一灯、一鸡，余未之信，不料江右之民，竟至如此！

十八日 宽夫亲家赠生鹅、瓶兰，又白银二百两，以助楚游之资。又送阅长沙探信，江西贼匪，六月二十三日，轰破城十丈零，得楚胜勇抵住，镇将马父子阵亡。七月初六日探信，该匪于七月初一日，到丰城县，县城失守；旋窜围吉安府城。又折弁回省，云：“河南怀庆府被围，新放钦差大臣纳带兵剿办，前大学士赛、前广督臣徐、前湖南提臣余，均赴怀庆。”

廿一日 见探信，江右贼，分小股至丰城一带，掠粮万余，解省城；丰城、瑞州，为贼所踞；省城围尚未解。

廿二日 各路探信：有抄录渑池县家信云，南京贼，四月分股窜河南归德府。五月初七日，城陷。初九、初十，陷宁陵、睢州、杞县、陈留等处。十三日，扑汴梁，雷雨大作，贼营火药尽湿，我兵在城上，施放枪炮，毙贼数十人，不战而退。十五、六日连陷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将军托、提督善，带兵追至汜水城外，相持五日，杀贼三千余人，汜城克复。余匪窜巩县渡黄，未及渡者，仍踞巩县，东都从此戒严矣。先是，巩县煤匪，抢得戏班衣服，冒充长发贼。适陕西静延营参将，带官兵五百名，经河南截留，行至中牟，诈称长发贼，居民惊散，乘间劫掠。旋与巩县煤匪，合党焚抢，长发贼乘虚袭入。此股兵匪，或已从贼矣。但汜水至巩县，相去五十里，中阻虎牢关，古称天险。若设强兵数百驻扎，以扼其要，虽十万众，不能飞过。况逆党经汜水新创，其锋已挫，何至长驱直入！巩贼又由登封、密县至许州，攻城一日，州牧击毙数十人，东窜临颍。闻此股不过三百余人。临颍与信阳，驿路通，近日文报尚通，河以南，可保无虞。由巩、汜渡黄之贼千余人，六月初十，破温县。旋攻怀庆，未破，即窜山西泽州府。闻山西防堵甚严，将军托已带兵尾追过河。渑池距巩二百余里，境内居民，逃徙一空，秋禾大熟，无人刈取，招之不来等语。

唐【子】方兄系带兵往应山，跟踪追剿，及各路防兵，迎头截击，将贼围入麻城黄冈交界之鹅公颈地方，伤贼甚多，冒死冲突者，不过三、四百人，仍带兵力追，此股不难歼尽。

廿四日 又接阅方翁寄宽翁书，六月十七，带兵千六百名，先去应山三关防剿。粤匪自河南泗水，经善军门、托将军打败，余匪窜至应山。闻大兵已到，即折回，扰罗山，下窜大胜关。遂带兵抄出黄安，值贼先一日已过黄安，径趋麻城属之宋埠，随赶至该处。乡勇、官兵，于六月二十九夜、三十日黎明、三十日夜，三次攻剿，先后毙贼四、五百人。初二日，贼水陆下黄冈团风之鹅公颈。汉司马张仲远（耀孙）、李子蕃大令，迎头堵击，杀贼五、六百人，烧死及凫水死者不计其数。贼遂回窜，我兵于章家冲水次追及，又杀长发贼十余人，焚船二只，夺船二十九支。贼拚命奔逃，我兵一日夜驰一百三十余里，追至黄冈之马鞍山。林之甫持令督战，杀毙伪三王，炮伤伪二王，杀死贼目十余名，正贼无算，其裹胁者，逃散约二千余人，败窜而去者，不及三百人。我兵又追至罗田，与之接仗。闻其走者，多系带伤，不满百人，由英山绕城而过，直去江南。又令林之甫亲去罗田，并多带侦探，远去二、三百里外，确切探访，恐安徽防堵甚严，又复回窜，则蕲水、蕲州等处，均应有备。又云江西之贼，传闻不一。或云江西之贼甫败，求援于江南，杨秀清遣其伪国宗兄、伪检点、伪指挥三人，带兵万余，诈称数万，乘舟数百，将省城四面要隘堵塞，文报不通。或云我之大兵已云集，贼势不支，指日可破。河百［北］贼匪已败，京师人心稍定。只是向军门尚未开仗，殊不可解。

廿七日 早，宽夫亲家来寓，赠《圣谕广训衍说》、《钦定四言韵文》、张中丞石卿《仿坚壁清野议》、罗苏溪制府《团练防堵章程》、《劝捐丰备仓积谷》，附《赈饥十二善》、《荒政辑要》、《守城救命书》、杨忠武《诫子书》》共八种。

八　月

初六日 上湖北督、抚，并寄方翁书。上制府书稿：

窃某边徼腐儒耳，囿于方隅，困于境遇，浮沉郎署，几二十年，

壮志销磨，修名不立。特以书生多迂阔之谈，男子有四方之志，至于友朋推许，誉出不虞。而执事抱济世之宏猷，广求贤之雅志，不无误听，遂以菲材，登之荐章，达之宸听。虽明诏未如所请，而知己之感，绸结寸衷，欲贡其愚，何能自已。窃维方今事势，守城不如守险，添兵不如募勇，团练之法，宜量为变通，请详举利弊，为执□［事］陈之。国家建城邑，设官府，卫民御寇，古之常经，孰敢谓守备可缓者。然自粤贼窜出湖南之后，□陷省城，府、州、县城邑失陷者，月或数见。固由守土之官，不能捍御，亦或城卑而山高，或城小而垣薄，或兵□调拨已空，或居民迁徙殆尽。欲使无兵无饷之官吏，只身徒手，以守孤城，义无可辞，事难必济。今若各□省，令府、州、县官，相度地形，凡城郭完固，依山临水，有险可扼，素称繁富之区，仍令婴城固守，以待救援。若既无可守，则先行禀明仓库、钱粮，悉行运动，择本境要地，按“通挂支隘险远”之法，聚集练勇，出奇截击。本境无险可扼，则赴邻邑协剿。贼过之后，总以仓库、钱粮无失，接仗几次，计其功罪相抵。河北一带平衍处所，责道、府率属自成一军，或迎头，或尾追，亦以接仗得胜，抵其失城邑之罪。若无功可纪，则罚在必行。盖贼据险，而我守城，则贼强而我弱；贼众动以万计，而我守城兵单，则贼众而我寡；贼去来任意，而我限于疆域，则贼逸而我苦；贼匪所向披靡，我则人无固志，是贼处常胜而我处必败也。今我先扼要，则强弱之势易矣；合数邑之力以拒贼，则众寡之形殊矣；贼踪所至，处处受敌，则苦逸之情异矣。城内居民，所虑者城陷，城外居民，以城为不相关，今守险，则城乡联而为一，且进战退守，不受逼迫，则民气壮，又有大兵援其后，胜负之机，可立决矣。嘉庆中，三省教匪，专攻村镇，则筑堡设碉以御之。今贼匪专攻城邑，则扼要守险以邀截之。兵机随时变化，岂有定形，所谓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则守必固。此为办贼者求制胜之述，非为守土者开巧避之门。今贼行数百里，如入无人之境；若不早图，恐城邑失陷愈众，贼焰愈张，名曰“卫民”，实以“殃民”，名曰“御寇”，实以“召寇”耳！近年，各省调兵二十余万，勇三十余万，诸大帅坐拥不战。即国计丰盈，尚恐难继，况值此支绌之时乎！调兵一名，行粮、坐粮、军装、安家，所费不赀；而募勇不过月给口粮。近

来营政废弛，老弱充数，虚伍尤多，遇有□调，临时募补，何暇选择；而募勇则必选精壮。兵不及勇，人知之矣。或者以潮勇、捷勇，遣散维艰，遂生疑□。不知此由办理之失宜，未可因噎而废食。今若已调之兵，严为挑选，汰其老弱，节其随丁，则兵精而饷可省，□□之法，拟事例变通行之。查募勇一名，日约银一钱；出征，则或加五分，或加一钱。计勇百名，岁费银六千两。若使捐□百名，自备军饷，赴营投效者，核计所费银数，应得议叙加等奖励，先与执照。捐勇多寡，以此类推。杀贼立功，别行奏保。则豪杰仗义之士，必起而自效。失守城邑官弁，查明仓库、钱粮、军装无失，许其捐勇立功自赎。休革官员、发遣官犯，及吏民有罪，皆许捐勇赎罪。则有罪之人，皆思起而有功矣。团练之法，年来屡诏饬行，无非欲官代民谋身家。然官则视为具文，而民复以为滋扰，何也？民穷财匮，上下交困，须费太繁，则旦夕苟安，无暇深虑耳！今拟为总团抽练之法。如：乡可团百人，选百十二人。以一为团长，一为练长。更择壮健十人，为练勇，练长统之。余百人为团夫，团长统之。无事各安生业，有事则析团夫百人，为十队，十练勇分统之。制大旗二，小旗十。大旗，一书练长姓名，列十练勇于其下；一书团长姓名，列百团夫于其下。小旗书练勇姓名，列所分之十团夫于其下。均造册，存公所。练长、团长、练勇，日给口粮，按日练习。团夫则月或一、二日合习，合习之日，始给口粮。先期命团长执旗遍告，及期，练勇各率其旗之十人，听命于其长。地方官乃率绅耆，相其地宜，稽其勤惰，而教训之，惩劝之。盖练勇令工技击，团夫则令解部勒而已。经费不烦，民不废业，仓卒一呼，众响皆应，是练一人，收十人之用也。地方官民，若再不举行，是束手待毙而已。至楚北，赖执事宏谟硕画，屹然保障，固已民庆更生；然收拾于残破之余，人情惶惑，风鹤皆惊。今黄州、九江，布置周严，又有团风之捷，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贼匪自应闻风胆落。但贼匪围攻南昌，顿兵坚城，久不能下，窜粤则距金陵太远，窜浙则道路崎岖，贼情□［诡］谲，必不出此，非仍出湖口顺流而下，即窜湖南。贼出湖口，其气已馁；我黄州、九江兵，足以截击。长沙现□重兵，贼势盛，或径趋长沙；势蹙，必绕越长沙东窜。某前过岳州，人心摇动，似难恃团练之力。荆州驻防□，似宜分

驻岳州，以为声援。南昌星子，由九宫山可达通山。荆门州为陆路要冲，山高径狭，又属完固之地。此二路□贤员团练，似可扼守无虞。我既防御周密，贼必不敢来；来则自投坎窞耳。惟练勇调兵非难，集费为难。前道出武昌，见江畔舣泊铜船，以为可截留鼓铸。近闻果已开炉，仰见筹画精详，智者见远。方今筹备军饷，辄恐朘削民生，惟铺户房租，令业主酌输十之一、二。楚北未被贼扰镇市、岸口，约计可获数十万缗。从前粤东行此，似尚无病于民，有益于用。总之，病根不去，流毒滋多，心腹之患不除，则四支皆废。统兵大员，果能矢其公忠，奋其神勇，一战而胜，扫除寇盗，则寰宇七安，生民之福耳。某解缆南行，闻见日僻，区区愚虑，未知是否当于事机，辱知之深，是以敢布左右，惟执事垂睿焉。

初七日 日夕，沁吾［姓罗］来寓，谈逆贼事："贼惯焚烧庙宇，至乌江，烧项王庙，旋烧旋灭。贼骇，礼于神，乞签，得数语云：'本是青山一小猴，五湖四海任遨游，有朝却遇青山倒，但见青山不见猴。'贼悚然，竟不敢毁"。晚间，彭年在府署，闻省城探信，大营无粮，现已停兵待饷，有令各省无论何项速解军营之谕。危哉！闻之胆裂。

初九日 早，开行。

十六日 仍泊洪江，未行。午间，至贵州会馆，遇管事人赵姓闲话："吾乡在洪贸易者，四十余户，黎平、铜仁两府人最多，以桐菜油、遵义紬为大宗，近十年，以木为大宗。年来，因长江不靖，均滞阻不行。现在，江苏油贵至每百斤易银七、八两。馆中积油万余斤，不能去，每百斤不过一两六、七钱。江西在此贸易者，日有信来，省围未解，近省府、州、县，均被扰害，甚有在此生理甚旺，而家业顿消者。"

廿五日 今日见龙溪市口，有团练旗。询之土人，系接两湖总督用，地方并无团练事。其不能实力奉行，大都如此。

三十日 去年今日，上至万寿山，因有幸香山之旨，应备下处。今日在园带领后，访得行宫前民房一院，以三十五千住四日，彼时湖南省城被围，军饷已难筹备，而香山收拾行宫，已十八万，各衙门自备车马宿食之需，亦不赀。至今回忆，犹增慨叹。

九　月

初二日　至关［镇远府大关］，己酉初，□泊岸，□［舟］宿。回忆乙酉过此，阅二十九年，风景萧条，市井冷落，询系五年内，遇水灾者再，火灾者□，盗贼焚掠者一；年来贼匪未平，商贾滞碍；本年六月初一，又遇大水，以至如此。

初三日　登岸，寓府城五牌龙永发店，制备陆路旅具。

初四日　店人龙姓述："本年黄平州纠众抗粮情事，起于折色过重。官受粮书陋规，任其勒折。每石折银三两，至加平三两，尚有不能交者。官民均为吏弊，上下情不能通。弱者交纳，强者只知聚众抗违，不将实情上达，以至激成事端。现在瓮安亦复如是。"任事者若不将积弊涤除，恐复有民变之虑。

十一日　马厂坪宿。闻土人述及近日瓮邑抗粮事，系胡润芝督办。当将情节泐函，拟至贵定，托陈明府转寄，以备采访。

十四日　到省。年来贼匪充斥，京师震恐。本年二月，同官纷纷出都，市井萧索，称贷无门。幸京外旧友集腋谋分发，方具呈户部，而官绅捐输之命下矣。数日之间，其隔岁所筹，皆成画饼，第捐事已宣扬于外，难以中止。只得将眷属送回，沿途托钵，行半年，方克抵省。无立足之地，无生活之计，且吾乡兵饷不济，事事可虑。深悔从前孟浪，不得死所，此九泉不能瞑目也。

十七日　至承继斋观察署，乞馆事。继斋述："京官秋俸，以内库金钟鼎，每两作□银十六两颁发。其金至市易银，每两仅直银三两，京官何以为生！"接刘亲家函寄楚中探信，渡黄贼四五千人，在卫辉地方，大兵约十万围绕；京师已调吉林军十万护城；金陵、扬州均未退出；江西围未解。又信，八月廿二日解围，不知去向。吉安土匪，经古州镇兵勇剿办甚严；太和等县均平定；惟莲花厅一股，勾结茶陵土匪抢掠，人数尚少，曾涤翁前往布置矣。六月十三日，镇江兵大挫，镇勇、胜勇并头二起各营均走，邓军门之彪勇亦纷纷逃奔。丹阳无一人回头堵御，官兵所伤不多。大臣向、抚许会奏，均革职治罪；总督怡暂行革职。前数日，该匪奸细到营，见伤、病者甚多，健

壮之兵，日游茶坊、酒肆，均不在营，故有此失，其懈弛可知。现仍坚城不出。又赞皇信（八月八日寄）云，贼扰祁州、博野，而讷帅移驻清化，似与贼相违，而为贼绕出其后矣。马介樵挈眷出都，不知所往。刘府及乔鹤侪［乔松年］家属，尚在京。又闻抄银一两，止能在官钱店易大钱二千；民间银一两，可易二千五百文；以是抄仍不能行矣。

十八日 继斋来寓，述及："昨日所谈救贫之法，与中丞言之，甚以为可，嘱将欲上章稿检出。"又云："怀庆围解，贼踪已窜晋阳。"

十九日 见中丞薄连生，剧谈时事，以弛烟禁、加盐课二策与商，谓舍此别无生财之术云。山西之绛县、曲沃、闻喜皆失守，此皆巨富所居；平阳、太平、介休、太谷必不能守，财尽归于贼矣，可叹！可伤！

廿日 尧轩方伯来，述瓮邑抗粮一案，润芝办有头绪，首匪就获，民已遵令交纳。吾乡连岁巨案，如黄平、镇远苗匪，聚党劫夺；广西土匪，窜入黔界，皆非易了。润芝先示以威，仍感以德，歼其首恶，宽其胁从，使岩邑肃清，士民怀德，能吏亦儒吏也。

廿四日 鄂生持伊尊人子方兄来信，九月初二日，江西股匪，已破九江，有泝流覆犯黄州信，匪船约［下缺数字］方兄拟初三、四日，带兵由陆路迎剿。

廿八日 鄂生递来胡润芝太守复函，瓮邑粮案，意不在粮，逆情已见。幸人心未齐，器械未精，一战而胜，首匪就擒，可以了事。余谓此目前塞责耳。起事者虽不为粮，胁从者实因粮起。地方官洁己奉公，毋任东卒滋扰，除正供之外，不多取一粟，方且感激不忘，岂忍为乱？即良莠不齐，间有一、二不法之徒，借端生事，其无党羽可结，不过仅为地方一匪耳！何至一呼众应，举手数万人，风驰云集，如是之速耶！下情未达，积弊未除，窃恐不旋踵又复告变也。润芝余至好，能任事者，其于此案，恐未尽善。

廿九日 接胡润芝寄械，瓮邑投诚之犯，将及十分之七，惟首要不能尽除，恐贻后患。意在胁从必赦，首恶必诛，以免异日之虑。然倡乱者，本无粮之民；粮户本不滋事，何以胁从数万，抗不交纳？则平日不滋事之粮户，未必无积怨也。润芝声光所布，罔不惮惕，第恐

后此无以为继，则难制其猖獗耳。畏之以威，兼怀之以德，诛其首恶，复察其起事之由而平之，则善矣。

十　月

初一日　朱荫翁来，述山西逆匪，直逼太原；福建刀匪，已陷松江。偶展舆图，仅西南边地一线，未经蹂躏耳！几至全鼎俱沸，奈何！奈何！

初四日　见承继斋观察、吕尧轩方伯，问馆事。与尧轩谈到时事，几泪下。惟四川所拨兵饷，因解赴京三十万，不能协济。吾乡仅能支本年冬季，以仓谷折半抵放。明年则并此无有，诚恐变生肘腋耳。

十一日　今日阅初一日由常德发来探信，九月十三日，江岷樵廉访带兵追贼，至湖北富池口，贼乘其营未定，扑营，官兵溃散。已革同知、保升知府劳光太，招练潮勇，带兵船廿八只，前往迎敌。勇只放空炮，贼乘势抢去船二十一只，水陆并进。田家镇大兵溃散。汉阳居民迁徙，城门大开。武昌惟官员暨各家丁数人守城，城有九门，留东门未闭，城中居民、差役逃避一空。二十日，武昌被围。二十三日，岳州满城撤尽，贾大守、巴陵县均在船探听消息。十月初一，常德亦预备迁徙，现已文报不通等语。劳光太罪不容诛，其所带潮勇，早知其必误事，当事者平日何赏识之谬至此！然人心不固，五月十一、二之惊骇，已目击矣。饷不继，兵不练，民不固，上下不齐心，即无劳光太，必不能守。长沙情形，更不堪问。近日余亦欲为燕雀，恨此心不能糊涂耳。

十五日　今日闻湖北潮勇通贼，只放空炮；徐、张两观察查究，遂反戈创害，并伤文、武官；吴制府当将劳光太正法。探报，贼至京口，有窥长沙、常德、荆、襄之意，尚未知其如何分股。贼众已聚至八万之多。长沙城十空八九，除小乌、浏阳二门，余皆紧闭。直隶广平一股，又窜至山东临清、邱县等处。

畿辅平贼纪略

佚　名

说明：本稿原藏北京图书馆，在《黄氏一家杂着》第十六册，抄本，共六页，所用纸折缝处上下分别印有“状元及第”、“通祥瑞制”字样。撰人不详。从这篇纪略中，可以看出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北征的一些情况。

（卞孝萱）

初，粤匪洪秀泉、杨秀清等窜踞江宁，连陷镇江、扬州，乃遣伪丞相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等渡江，自浦口窜扰皖、豫两省。时钦差大臣琦公善驻淮扬，守江北，阁学胜公保亦奉命视师，乃统兵追剿。贼破临淮关，连陷凤阳、归德二府，疾走至刘家口渡黄。山东抚臣李公僖邀击之，贼败退，不得渡。复绕窜巩县渡河，四五日始济，遂围怀庆府。知县裘宝镛多方守御，贼不能破。胜军追至急击，山东抚李公亦统兵会剿。持月余，贼势不支，乃解围遁。自天擅山口入晋省，陷垣曲，遂至平阳。时胜军追剿，已绕出其前。贼由洪洞东窜，陷潞城、黎城、武安，直入直隶界，此癸丑之八月二十七日也。时讷制军近堂尔经额[1]，驻节永年县，闻警急檄援兵，而贼已破临洛关。守兵五百名，贼旅汹汹，众寡不敌，我师失利。同知周宪曾及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戴匡俱殉难。贼入关，焚烧庙宇，杀伤甚惨，而伪将军练得志亦被击死。讷制军退守广平。

二十八日，贼至沙河县。知县玉衡，正红旗蒙古，庚子庶常散，率乡兵百余名迎击，身受七伤而殁。贼遂入城，其妻、妾同被戕。

二十九日，贼至顺德府，东窜，陷任县。署知县陈登汉身受十余伤，未死，与典史李巩、外委李承膏俱逃。贼焚文庙，教谕张秉廉骂贼而死。

三十日，陷隆平县。知县陈瑄、典史陈朝桢俱逃。

九月初一日，贼入柏乡县。知县费懋德砸落城门铁锁而遁，教谕

[1] 讷尔经额字近堂，时为清直隶总督。

邹邦兴等率众守御，旋亦失陷。是时也，予在南宫赴寔，而逃民满街，纷纷致诘，始知怀庆之报捷，益不可信矣。

初二日，贼至赵州。知州胡允植、守备德山俱匿不死，贼入城歇马。

初三日，贼去。土匪肆掠，州官归署，土匪少敛踪。

初四日，贼陷栾城。知县唐公盛，字际虞，山西朔州人，丙申进士。逼令降，公绐之曰："吾降易耳，但百姓何辜，岂可令遭惨祸？倘无害吾民，俾尽出城，则甘心降矣。"贼许之。唐询通衢隘巷，驱妇稚出城，乃返署骂贼。贼怒，射十七矢，骂不止，乃杀之。典史陈虎臣亦殉难。比贼去，村男女入城，哭唐公者万余人，乡人立庙于北门外。初，胜帅之绕出平阳也，蒙恩褒奖，授为钦差大臣，加都统衔，全师属之。闻贼东窜，计必直出畿辅，乃令西都统凌阿、善将军禄带兵尾追，以击其后；自统大军出井陉，驻真定，以遏其前。及贼逮野河铺，正定知县周公灏设虚伏于滹沱河岸，乡兵连村结聚万余人，在河南岸旗鼓摇喊，贼不敢北行，乃东北窜，藁城县遂失守。知县胡塍等均未死。

初五日，贼搭浮桥渡河，桥忽中断，取门、窗、桌、凳等连夜修桥。西都统兵已及，乘其半济，开炮轰击，获一胜仗，裹胁之人，多逃归者。

初六日，贼入晋州。知州杨云鳌到任未数日，仓皇失措，与幕友王长申及仆二人，同时被戕。贼之未济滹沱河也，晋州训导张公钺欲集兵阻击之而未果。然藁城、无极两县男女多登高望贼者，贼亦不为意，曰："此地人何大胆若是耶？"

初七日，陷深州。知州陈希敬死之。

初八日，我军渡滹，追及贼，遂据之。深州素产桃，城外林木丛密。胜帅兵亦至，军于北面以蹙之。追兵直扑西门，贼于林丛中设伏，军至伏发，我兵失利。逾数日，开大炮轰城，贼不敢出，而演剧其中，我军进逼，环其三面。是年，秋雨浸淫，各处水潦汹溢。东门水深数尺，度贼不能出。连日攻城，贼遂于东门凫水夜遁。

二十一日晚，贼入献县界。知县刘富春逃无下落，遂破城。又窜扰陈家坟（距城八里），土匪引贼四出焚掠。邑绅有卢姓者，其所居

为明时旧宅，宅有地洞，可以避难。至是发之，全家伏入。比贼去，启视，则均作洞中仙矣。

二十三日，贼南折，陷交河。知县孔庆珪死之（曲阜进士）。先有邑绅、前广西平乐县知县苏公元符，谓令曰："贼势急，将奈何?"令曰："死之。"苏曰："善，此城残破，且无备，难保无虞，公为先圣裔，且有守土之责，幸勉之，无为士林辱。"令曰："是吾志也，敢不受教。"苏又曰："公有老母、眷口累，余村居地僻，可免难，盍移去？倘有不测，身后之事，余任之。"令拜谢。入告母，母曰："吾子诚不负苏公，是吾子常有也。"乃携眷口，就苏公居。令拜母，复嘱其长子举人孔繁渥曰："其善视尔祖母。"繁渥至乡，安置眷口，即复入城侍令。贼已入署，令公服叱贼。贼曰："若何人?"令曰"知县孔庆珪，幸刺我。"贼顾曰：此圣裔也，无相害。"令父子厉声叱骂，贼置不顾。时狱囚越出，拥至前，令骂不已，囚直前砍之，父子同时被害。

贼之入交河也，有王秀才，年七旬矣，乘屋窥。一贼突升，刺倒，复搠数枪而去。未中要害，得不死，起见贼众纷纷，谓曰："尔等此来何为?"贼曰："取天下耳!"生曰："自古取天下，有妄杀人者乎?"贼曰："未也"。曰："我未仇汝，何故妄刺我数伤？汝曹不明大义，妄肆暴虐，尚腆然谓欲争天下，抑何谬耶？行就擒耳!"，乃缘街大呼。贼首闻之，传入，生数责如前。首曰："刺若者何人?"生以面、岁、衣、履对。须臾，果召其人来。首曰："何故刺?"刺者曰："伊乘屋。"首曰："休矣，汝既升屋，安知非谋我者？是不能以为若罪，第令若叩头谢，足矣。"生犹欲争，首遣一小旗，命驱出，嘱插旗于门上，凡贼过，见旗辄叩首。踰日，生亦因伤死。

二十四日，贼又东至泊头镇。造桥渡河，搜括米物，装载运船，水路并进，沿途纵火，光焰冲天，绵亘十余里。南皮知县出城避匿，土匪乘势大掠，皆冒充乡勇，为护身之符。

二十五日，贼至沧州。州城守尉德成带驻防兵五百名，并驻防子弟八百名；知州沈如潮招集汉、回两团三千人，列阵红孩口。辰刻，贼前队至，我兵开铳击之，贼败退。逾时，贼二队至，复击之，贼又却，共毙贼千余人。众喜曰："贼技止此，无虑也。"须臾，贼大队忽麇至。将近，见有红旗一闪，贼分两翼而出，以兜我军，我军列团伍

御之，贼不发，我军亦不发，相持数时，贼终不动。自辰至未。人不食，有懈志，后阵渐移去。贼见之，骤放黑烟，遍地滚滚，人马都不见，且抛散沙石于烟中。我军虑□［其］有妖术也，开铳击之。逾时，铳热药短，声渐缓，贼猝乘之，我军不支，乡团先退，旗兵死殆尽。德公知不可为，乃跃马挥戈，手刃数贼，返身入城，命焚火药局，曰："勿以资贼。"老炮手刘燕曰："是某役也。"遂焚而死。德公亦赴水死。贼拥而前，逢人即杀，以火燔小南门，烟焰蔽天，血流成渠，城［原文止此］

蔼青诗草（选录）

邹树荣

我们试抱抛砖引玉的愿望，想对太平军在江西的一些材料加以搜集，在江西省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些有关太平军在江西的材料。为了尽快地供给近代史学界同志们参考，所以先把《一粟园丛书》中的《蔼青诗草》介绍出来。《一粟园丛书》的作者邹树荣，号少陶。江西南昌梓溪镇棠溪村人，生于1820年（嘉庆二五年），死于1902年（光绪二八年），1851年（三十二岁）考取秀才。1852年及1859年，二次赴省应乡试，均落第。一直到1864年（同治三年）才考取了举人。曾两次入都（1865及1880年）会试，均落第。自此以后，"遂淡于名利"，专意从事著述。其子邹官盂与邹学安二人，将其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著作，于1922年汇编为《一粟园丛书》，内中包括有《公车前草》、《公车后草》、《网目随笔》、《蔼青诗草》等，由江西官纸印刷所刊刻出版，以赠送亲友。目前在江西省图书馆只找到这一部（据说还是土改时缴上来的）。因之，估计其印数不会太多，流传不能太广。

该书的作者邹树荣，是地主阶级份子，是仇视太平军的，在文中总是污蔑太平军为"匪"为"贼"。但是又因为他是一个中小地主分子，在诗中常述其遭受清政府繁重的"浮收"与团练"助饷"等勒索的苦状，反映出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与曾国藩湘军在江西的横行霸道。在他的著述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历史材料，绝大部分是可信的事

实，可作研究太平天国在江西史迹的参考。

（左行培　杜德风）

六月十八日江省被围感赋七律三首　　癸丑

二百余年享太平，（江城自戊子乱以后未遭兵燹。）可怜今日忽闻兵；无知漫说潢池弄，到处频教风鹤惊。（贼自粤西连破岳州、汉阳、武昌、九江、安庆、江宁、凤阳、徐州等处，今又分兵围豫章，声势甚大，其余被围之地而未破者甚多。）陈实久知孚众论，（乡宦刑部尚书陈孚恩，钦命帮办团练防堵事务。）张巡全仗守孤城；（巡抚张芾以学政升任筹办城守事宜，甚属认真。）豫章大吏君恩重，切莫逡巡负圣明。

泥丸村闭已经旬，成败关头难问因；浪说豫章无有败，（俗传有云，如要江西败，铁钱开花卖。）犹欣佳贼不惊民。（贼到处，秋毫无犯。）贡来土物称兄弟，（贼围新城、淡台、章江三门，南新二邑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以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教祀耶稣绝鬼神（贼重耶稣教，凡庵堂寺庙有神像者，皆行砍伐焚毁，其给发乡民各书，皆以阎罗为妖云云。）最是官烧城外屋，怜他真作乱离人。（十七夜，官烧外城凡三里之地，民房焚化一空，甚属惨刻。）

围闭江城历七旬，久偏生变是愚人，官兵与贼皆安堵，乡俗乘机作怒嗔。计亩征粮忧富室，（乡间计田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得钱相博快游民。（乡间无田之人，或以米易钱，相聚赌博，无故得食，此风最不可长。）吾村前后分三次，（吾家一回出谷五十余石，一同出谷三十余石，一回出谷廿石。）此举难期苦乐均。

八月二四日贼退十二月初余以免粮米事始至会城遍观城外感而有作

城外焚烧一扫无，不知此地竟荒芜，繁华寺院归空地，（进外如绳金塔寺、法华堂、圆觉堂、宿觉堂、百福寺、天寿寺、法云律堂、

祇园庵、珠林庵。惠外如圆觉寺、观音庵、西方庵。德外如天空寺、泰宝寺、龙光寺、龙河寺、悦仙堂、北兰寺、药师院。章外[1]如石哥寺等，类不可胜数，皆焚毁殆尽。其余未焚者，亦遭土匪残败。）附近村庄半废墟。（如沙锅地方、新洲、潮王洲、黄牛洲、打缆洲，其居民皆迁徒无存）差喜山河犹不异，可怜风景已相殊，石砖瓦砾纷纷是，何日升平复旧国。

兑米偶成

一月三回谒县前，如斯屯米剧堪怜，贼徒蹂躏犹征赋，胥吏贪刁横索钱。况复天灾芽自稻，都如哑子食黄连，迅雷风烈终无变，只合将情默问天。

豫章新乐府八首

烈　火　烧

癸丑五月十七夜，贼船探报泊樵舍。城中大吏心胆寒，命人四出持火把。焚烧城外各屋庐，某坊某铺无遗者。骤然号令闻不虞，千人万人同叫呼。仓卒搬徙惊无措，烈火谁分瓦与珠。淋漓大风雷走车，妇女号泣奔泥涂，花钿委地顾不得，金帛蓄积一扫无。惠外章外未及毁，贼来反据为营垒。八月江城始解严，又谁昆冈欲火畀。前烧尚贼未来时，江防不守撤藩篱。后烧贼已解围去，坚壁清野惜已迟。官吏守城如斗大，一寸不复顾城外。遂令连郭近民居，顿成一片荒凉界。一炬楚人尚可怜，万里长城偏自□。

教　匪　来

贼兵已陷江东路，得陇望蜀舟上溯。千船万船九江来，一夜直到章江渡。二百余年不被兵，乡民闻此心胆惊。传闻异词日不一，到处频惊风鹤声。家神行案或埋置，庵寺庙观纷更名。春联门神皆揭去，

---

[1] “进外”指南昌进贤门外，“惠外”指惠民门处，“德外”指德胜门外，“章外”即章江门外。

科甲旗匾一扫平。家家门帖题顺字，鸡豚鹅鸭争献迎。不淫杀，不剽劫，乡村进贡人迎接，报礼随物件，或给《三字经》，或给《太平诏》，或给《天条书》，（以上各书进贡人即给予之，书中所贡❶。皆天主教之说。）一一付执照。（进贡人除给书外，各付执照一张，云某村某人某物也。）乡民市卖来营门，取值则多去物少。乃知立教奉耶稣，焚灭事不无虚。但其作事无所拘，若有神庙近民居，则止废像不焚庐，恐其延烧玉石俱。否则燎原无顾虑，顺情合理其庶乎。民情最愚最堪笑，无论文昌关帝万寿无留余。旗匾春联非禁忌，未尝一一严究追。如此作贼真嘉贼，可笑乡民无胆何其愚。

迎　福　主

五月十七烧外城，北门章武军扎营。（章武军，省官绅所团练勇名也。）贼见火光船夜发，（见❷夜贼船屯吴城樵舍等处。）我军未战拔营行。城中大吏闻此事，于是闭城困危地。仓皇无计求真君，迎向背城敌楼置。焚香问珓求神祇，拜祷或兵或官吏。七月贼炮轰城摧，下陷数丈声如雷。先事神前虔卜卦，提防幸有江臬台。（名忠源。至七月二十日，江向神前卜卦云今夜有变，即兵卒准备。五更许，章江门城陷数丈，因有备，故贼未上。）火药硝桶往下发，贼兵因未上城来。一炮几伤张抚院，（名芾，巡城之际，忽贼一炮击伤侍者二人。）火箭射入成飞灰。（贼火箭射入城中，并未延烧屋宇。）攻围百日（五月十八日贼来，八月二十二日解围去）守益固，贼兵解围去攻楚。兵丁官吏庆更生，口口声声言福主。敌楼迎归万寿宫，夹路稽首不知数。我思城之存亡皆有由，解围福主福南州。圣明在上贼失势，地利人事功兼收。即使全城有神力，夺天为己人知不？城中此举太无谓，幽冥之事何必求。不然贻笑南齐事，日夜宫中拜蒋侯。

练　民　兵

贼起正兵苦不足，城中共设团练局，章武五旗义勇军，（官团名

❶ 原文如此，疑为“言”字。

❷ 疑为“是”字。

章武，军分青白黑红绿五旗；绅团名义勇军，共二千余人。）官吏乡绅联部曲。督粮道，南昌府，内阁中书宝胜军，邓公练士多且武。（督粮道邓仁堃以南昌府升任，团练义勇有南昌府练勇、督粮道练勇、内阁中书练勇宝胜军练勇等名。）其余正义宜春兵，人数不下三千名。（曾猷沛以宜春调新建，带有宜春练勇五百人至省，屯驻佑清。乡宦黄立诚独练一军名正义。）养军千日一朝用，共期杀贼功多成。六月马镇陨于贼，（总兵马某，六月与贼战，为所杀。）未闻兵勇出死力。音公德布死追贼，亡亦[1]亦属未阵先奔北。乃知此辈罪可诛，应募皆属无赖徒，见敌则怯见民勇，直视乡愚如隶奴。小民出入城门者，见之几欲街衢呜；酒坊茶店娼家宿，可惜水衡之水太仓粟。

查　城　门

城贼来七门闭[2]，贼去四门开，双日章江单顺化，（每月单日开顺化门，双日开章江门。）常惟进贤德胜堪往来。（每月惟进贤德胜二门日日开。）辰正则开未正闭，稽查慎密防奸细；文官武弁坐卡房，兵勇腰刀左右卫。城外掘濠数丈深，城门兵仗森磨砺。小民贸易进城来，叫呼叱咤如奴隶。姓名贯籍书号簿，出入必教合符契；（进城之人必挂号，填其姓【名】里居，以手印一钤记，始许放行，无论各色人皆如是。）否或长发异语言，即称奸细随拘系；威言恫喝逼招供，疑似杀人难数计。我思贼已去豫章，必知江省善堤防，岂复混入来死地，衣冠不改留发长。城中拿获犹得意，遍张赏格贴告示。

巡　街　道

灯笼火把夜□天，人语杂沓人摩肩，纷纷巡士巡街前。馆店敲门查宿客，被窝叱人眠不得，恫喝吓诈索金帛。五月十七贼初到，城中募人巡街道，十六千钱一月工，烛费二千外增找。从九品职加布衣，六品职衔加俊造；在城士庶应募多，厚赏偏如书上考。贼退无赖闻此

[1] “亡亦”应为衍文。
[2] 此句内似有脱字。

事，皆来报名巡市肆；自备资斧无佣钱，亦复荣身冠带赐。不可假人名器崇，砗磲金顶宠遇隆，借问此物来何从，可怜顶戴皆军功。

梓　溪　局

中州练勇三百人，统领者谁刘于浔，借以自卫非卫民。（刘于浔，梓溪河口人，以清河令丁艰回籍，邀家乡醵钱为会，共练勇三百人，号中州练勇，局设梓溪祠堂。）大小司寇寄眷属（张芾以刑部侍郎任江西巡抚，陈孚恩以刑部尚书乞养在籍，皆寄家眷于梓溪等处居住。）避贼依人梓溪局，大吏乡宦声气通，原藉刘君为耳目。乡愚乘贼操干戈，城中闻信唤奈何。命官传令办土匪，刘君一手持太阿。（七月抵江城，闻乡乱恐累及家眷，亦恐酿成土匪，即命在籍乡绅观察方用仪、即补兵备道夏廷樾、府同知崔登鳌、吴城同知彭宗亮，先后至梓溪总局，会同刘于浔办匪。）先后告发多处斩，（于八月初一日放告，所告发者抢案不下数百人。）乡民从此起风波。其后奉命写军饷，藉官勒索孰敢抗，急如星火疾如雷，吾亦助银三十两。时命练勇往各乡，意思强悍言语狂，专持传票字一张，逼之至局索输将，否则治罪押班房，（梓溪祠堂内有班房有牢，明文端公时所以治族中不法之子弟也。今之富户有不速捐或捐不多者，即饬练勇传此等人坐此，永不释放，押入班房。以故乡里富户言若干数即捐若干数，苦甚。）更甚县令征漕粮。呜呼此举诚非良。

南　昌　仓

南昌漕米政本苛，一石浮收两石多，漕米茶米分外索，开仓旋闭勒折横刁讹。（开仓二三日即封，有米未屯者，勒折以钱，或米一石折钱五六千缗。）借问弊端何所起，程公灿策作俑始。（程灿策，山东人，道光为南昌县令。）自此承袭为故常，未知此事伊胡底。今年岁事更觉差，天灾人祸相交加，秋收之日大霖雨，洪水泛涨民咨嗟。低田禾没没，高田谷生芽；况复贼兵肆蹂躏，小民困苦多无家。贼退腊月征漕粮，城外赁屋当官仓，（官仓在进贤门外，被焚。赁邑绅吴文澜仓作官仓，在进贤门外九莲寺面前数十步。）官差四出催完纳，星

火之急风雷狂。低者呈状缓征告，黠者冒渎来公堂，买灾卖灾相蒙蔽，丁差胥吏饱橐囊。（低乡之民呈状告缓征。高田之乡，有不能完者或不愿完者，或冒称有灾亦难缓征，一石米以钱一千或八百文不等与丁差胥吏使用，以买宽限。）惟有良民心独苦，闻此信息惊无措。被贼肆掠分固当，官府租税难抗拒。芽谷之米恐不收，往往鬻物输仓府。开仓进米更比往年酷，百般讹索肆鱼肉，顷刻风波有万重，一家哭变一路哭，吁嗟乎！迅雷风烈任天怒。（铅山雷准翰古给事，特奏江西各邑浮收漕粮事，奉旨礼部誊黄禁止。）胥丁得意民失所，政烦赋重其奈何，聊作新诗记苌楚。

纪　事

正月陷吉州，死者二万数。大吏周玉衡，父子死尤苦。（传闻吉州失陷，死者二万余人，按察周玉衡尸砍为四，为尤酷云。）樟树周凤山，接战亡卒伍。（协台周凤山败于樟树镇，丧勇千余。）警报至江城，皇皇心无主。搬移尽出城，车船纷丝缕。城外民铺房，近城民屋宇，拆毁已无余，木料任人取。二月晦日边，人更惊市虎。廿二陷进贤，二四破昭武；市汊三江口，亦复遭掠卤。此信一报闻，乡城如见虏。谢市各村庄，武溪各铺户，一夜四五惊，纷纷散如雨；奔逃至远方，恨不生毛羽。此皆远于贼，落胆尚如鼠，何况近贼民，何以为御侮。总为贼势强，难以情理语，喜则索金银，怒则膏锁斧。官兵亦如贼，不复循规矩，杀人掠财同，更又淫妇女。贫家性命忧，兵贼皆毒蛊。安得桃花源，乐郊而乐土。

纪平江勇事　丙辰五月初八日作

曾公国藩礼侍郎，籍贯湖南县湘乡，办贼江右赐关防。（礼部侍郎曾国藩请旨团练，奉旨命在江西剿贼，赐钦差大臣关防。）平江练勇私未忘，（在江西驻扎二年，所用练勇皆岳州平江县人，有中军左护军右护军等名。）战功未必在疆场，实实受害惟南昌。二月梅姓扎营房，伐树拆屋摧门墙，妇女逃窜毁容妆，太史第宅成芜荒。（梅家巷梅启照以庶吉士改主事在京，里中第宅遂成丘墟。）相近数里各村

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零小地方，夜深公然上妇床。三月扎营梧桐冈，抢夺民物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犁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材炊黄粱，或索赎直充私赃。吴姓（梧桐冈吴姓）妇女锁祠堂，亦恐受辱先避藏。我昨谢市赴友觞，纷纷练勇盈街坊，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钱探箧囊。三义店中籴米粮，（邑人喻家舍喻某、大砻胡某合开粮食店于下街，名三义。）小车两乘亦被抢，好语乞还彼语狂，偶然骂詈相抵当，持刀逐人势欲戕，店主工作心仿徨，抱头鼠窜走忙忙。小犬狺狺吠其旁，迁怒刺犬匕首伤，市人皆噤声不扬，将来铺户难开张。予亦宅在棠溪阳，近营不过十里强，睹此景况心惊惶，恐难免祸保安康。传闻贼首称翼王，（名石达开，号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殃。又闻□近少纪纲，杀劫之惨如亡羊，劫财捉人亦不臧，官兵与贼同肺肠，年命宁论寿与殇，民心至此终非祥。官兵如此何所望，漫云督勇恢封疆，漫云剿贼安善良，漫云福星照豫章。吁嗟乎！安得吕蒙号令彰，一笠覆铠必取偿，以谷我士女与农商。

八月十三日同江冰壶郑情田胡竹筠往沙溪魏姓观剧途中偶成

丙　辰

偶因看剧到沙村，节近中秋暑尚存，汗透衣襟淋雨点，尘沾履袜见云痕。禾苗枯槁忧农父，（时大旱，禾苗十九干死。）民户捐输报至尊，（时五乡皆□捐，惟东乡搜括无遗，荼毒最甚。）赖有素心时□从，此中怀抱试谈论。

不　雨　谣

丙　辰

女魃得势日如虎，商羊一足不复舞；晚禾折腰田裂土，长毛处处惊鼙鼓，江西州郡陷十府，（瑞、袁、临、吉、抚、建、南康、广、饶、九江[1]皆被贼据。）大兵大旱忧农父。君不见七年之旱祷成汤，四月不雨僖公伤，东海曾闻祭孝妇，汉廷终必烹弘羊。今我民人罹天

[1] 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广信、饶州、九江等十府。

灾，得毋感兆有自来，抱兹苦楚长嗟吁。当事委员勒军需，县官差吏催田租，富户十九罄藏储，折色踊跃争将输，（邑侯高梦麟出示一石米折制钱三串，民因往年完粮之苦，争自完纳。）不忧性命畏鞭蒲。小民如此其何辜，昭回云汉胡为乎。

有　感

丙　辰

信州城破贼披猖，河口焚烧剧可伤，军在棘门真砻虏，（乡绅石景芬、黄赞汤，学台廉兆伦皆在广信写捐，练勇不下万人。）堂开葛岭是平章。（钦差大臣曾国藩驻江省蓼洲，拥兵不救，唯以饮酒谈文为务，贼至不战，望风而避。）围棋空效谢安石，借箸孰为张子房；十四郡州今陷十，何堪逼处蹙封疆。

抚州兵溃感而有作

丙　辰

一听渔阳动地鼙，纷纷鸟兽散东西，连营几及虢亭半，弃甲将无熊耳齐。（抚州城外官兵一十三营，自四月至九月不能克复，仅仅坐守而已，九月初贼救兵至，遂溃归。所弃军装器械及饷银无算。）空效孔明挥羽扇，（曾国藩参军李元度统带十三营，有小诸葛之称。）可怜耿溥殉丁奚，（右营带兵官复设训导耿光烜中炮而死。）望风逃窜真堪笑，谁是功名阁上题。

感　事

丁　巳

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马继美总戎在江省会城战死，罗泽南方伯在武昌中炮死，塔齐布都统提督在九江病死，周凤山副将以宁洲兵败归湖南，惟刘于淳观察统领江军水师扎驻南昌、临江等处，传闻长发有“破了锣，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一个人也无用”之谣。）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称王竟有石胡羯，（伪翼王石达开屡陷我城池，戕我将士。）穴地偏多刘窟头；（贼所到之处屡以地穴陷城。）今日将军天上落，（安西将军福兴，以钦差大臣至江西办理军务。）果称一路福星不。

杂　感　自己未至壬戌所作

烽火章门警急多，城西四县可如何；不堪焚炬连烧屋，正及秋成未刈禾。（贼在沙井西十余里烧民舍，日夕望见火光，时七月初旬，居民纷纷逃徙，田禾已熟不敢刈割。）饷竭转难萧相济，（省中库项交绌，大吏无计可施。）战酣挥少鲁阳戈。（刘于淳统领江军，刘岳昭统领祥字营，皆拥兵观望不进，鲍军门又未至省。）即今满目无生意，聊向斜晖读九歌。

贼踞丰城声言欲犯南昌之南境有感而作

丰南接境易经过，桑梓关心唤奈何；到处惊惶疑草木，（棠墅武阳渡等处皆哄传有贼七船偷渡小河。）尚思团练荷干戈。（南昌南西中东四乡团练，皆有名无实，十六七连日各局皆著团练兵丁已到大江口等处，虚张声势。）梅铜空祭军山庙，（梅侍御委办南抚，建团练，催造炮船数只而已。）刘秩难当泄落河；（刘方伯提兵堵御尚未大捷。）欲觅桃源避秦处，迷津莫问怅风波。

口占七绝四首

传闻豪迈鲍参军，（鲍军【门】超，四川人，奉曾帅命援江。）与贼争衡屡策勋：自古虚声纯盗众，慎无处士似樊君。

奸淫掳掠贼相同，到处搬移一扫空；不信避兵如避寇，如雷告示贴城中。（军门先期贴告示于进贤门，谕兵丁不准讹索小民最为森严。）

营名霆字号雄师，一万余人听指挥；贯耳有名难卫足，（军门号春霆。闻被炮伤，手足俱废。）可怜庄子不如葵。

信是周铨靡孑遗，男丁裹胁女仳离，此同邻陷真侥幸，喜效浯溪贼退时。

书所见事

营哨兵丁队队陈，（军门鲍超九月初六过省，所统约有数千人，

军装器械不甚鲜明坚利，惟马队尚雄健可观。）中间一将俨如神；纡青佩紫寻常事，（鲍年约三十，传说前四年尚为曾公制军标下卒伍，今为湖南绥靖镇提督。）红翠珊瑚十六人。（有戴花翎红顶者十六人，皆拥马随后而行，铨加蓝翎蓝顶水晶白石顶戴不知其数。）行路奔逃惊妇女，（军门从谢埠两搭浮桥而来，所到之处搬徒殆尽，传闻其有游勇千余人所到抢劫。）出城接见拥官绅，（是日合省文武官，巡抚毓又坪、学政单地山、布政李黼堂、按察兼粮道吴某、盐道许本镛、协镇中协府左右营耑城等，皆由进贤门至胶皮巷大十库内接见。）果然名字雷霆似，（军门字春霆，营亦名霆字。先是数日，南新二县办差喧传鲍大人要到，妇孺无不知之。）闻见终难辨假真。（军门兵弁谣言甚不美，今所见之兵不甚强悍，进城皆有令，与所闻大不同，多是误传。否则或以近省之地加以约束，亦未可知。）

劫余小记

藏　谷

说明：迄今已发现的关于太平军三次攻克扬州的专门记载，有倪在田《扬州御寇录》、佚名《广陵史稿》、藏谷《劫余小记》三种。《扬州御寇录》有《扬州丛刻》等刻本，中国史学会编入《太平天国》资料中。《广陵史稿》抄本四册，现藏苏北师专图书馆。《劫余小记》稿本藏作者后人处，我从扬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黄汉侯先生处得见其钞本。

藏谷，清进士，曾充当扬州富商大贾的食客，出入官府，包揽词讼。《劫余小记》两卷，是他的见闻随笔。其中主要追记太平军在扬州的历史。他和其它地主文人一样，污蔑农民革命，歪曲事实。但是他也不能不从反面给太平军留下一些真相，尽管在他有笔下已经变形了。

本文和《扬州御寇录》、《广陵史稿》相比，记载太平军初入扬州时的措施较多。可以从这里窥见早期太平军的政策制度等的概貌。如所记太平军初入扬州，“先至各衙署搜库帑，劫囚狱。”“良民不肯

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蓄发包黄绸，扬扬意得。凡平昔睚眦之怨借以报复，其涂毒有不可胜言者。”剥去污蔑太平军的滥言，就可以看到太平军摧毁了清政权以后，建立了新政权。掌握新政权的不是地主官僚之类的所谓“良民”，而是地主心目中的“下等人”，即劳动者。

又如记太平军出示，“令民进贡，驱民拜降，男为男馆，女为女馆，潜以兵法部勒。”“诸馆林立，有一技皆收录。”以及“讲道理”等等，均为有关太平军的政策制度的资料。

再如，所记“传闻有乡民进贡，诸门不禁其出入。”说明太平军领域内农民热烈拥护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而在清军领域内的农民，则掀起了抗租运动：“董三妄子，一村农耳，当军务倥偬之际，州县未启征，凡佃人田者，亦思抗租不纳，豚酒莅盟，推董为首。”此外，文中还记载了一些清军残暴的事实，如：“勇目孙德富等所献首级，有白发垂垂而耳环眼分明者。岂老妇人亦叛党耶?”等等，均可供参考。

（祁龙威）

劫余小记上

咸丰三年岁次癸丑，粤贼由武汉东下陷金陵。时余年始冠，两应童子试不售，拟弃而从戎，先君弗之许焉。犹记有正白旗汉军书羲者居城南，好谈兵事。二月二十日遭于路，下马执手，谓贼昨至真州❶，将合大股来犯，闻眷属已东徙，书生文弱，恋恋危城，非计也。余于是晚即携仆至邵埭。至今心感其言。

张小虎名翊国，由盐知事统古观音寺练勇仅五百人，最雄壮。闻江寿民将为饵贼计，率队围其宅，缚献之，请以奸民论，当道代白其无他，遂止焉。小虎常怏怏，窃语人曰：“以钱畀贼，何如添兵守城。”其论亦颇伟。

二十三日，贼入扬州。教谕黄元灏，把总田登仕（死）之，盐运

❶ 真州今仪征县，在扬州城之西。倪在田《扬州御寇录》云：“（咸丰三年）二月十九日，贼党林凤翔、罗大纲、李开芳、胡以洸、曾立昌帅贼万计，方舟下过仪征”。

司、知府、同知、两知县、参将、都司、守备等具免于难。先是漕帅[1]率兵南下，将营瓜州，又欲驻三汊河，最后驻五台山，籍淮南保卫局为粮台，城陷即解维北去。乡民歌以谑之，有："漕督八十三，驻扎五台山，船头向北不向南"云。

贼初入城，先至各衙署搜库帑，劫囚狱，见号衣者手戮之，呼为妖。谕居民无或出，居民亦弗敢出焉。是夜有由天宁门逸出者，见贼啸聚酒食肆中，酣歌畅饮，灯火未息，残扉皆紧闭，无所谓城守，使于此掩而袭之，必能得志。奈承平日久，诸君计不及此，甚可惜也。翌晨，教场下街诸茶社犹启门，偶北门桥上一贼年十余，逢人便刺，以杀为戏，始各鸟兽散。嗣出伪示，令民进贡，驱民拜降，男为男馆，女为女馆，潜以兵法部勒，或夫妇暂相语，谓之犯天条。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蓄发包黄绸，扬扬意得，凡平昔睚眦之怒借以报复，其荼毒有不可胜言者。

凡贼讲道理，先示期，至日，高踞板台，言天父天兄救人之苦，令若等下凡，好大福气。尽情搬演极诸丑状。每食必唱赞美。又著有《三字经》，谓天父名爷火华，红眼睛，绿眉毛，六日间造成山水。复讳丑为好，书国为国，其诸说鄙俚类如此。

贼尝一至仙镇[2]。由是而马桥，而邵埭，河东人心惶惶。适琦侯[3]军至甘泉山，贼乃撤队回为抗拒计。陈、胜[4]两公毁其新筑土城，势甚锐。鞠殿华扎城西金匮山。双来扎城北凤凰桥。贼遂不敢启西北门。为时逾城陷仅十日，早没［设］有人稍事支持，则吾郡数十万生灵何至涂炭乃尔。

阴阳生高殿元者，滑稽士也。全家陷城中，无可脱。传闻有乡民进贡，诸门不禁其出入。于是密约戚友携老稚数十人，或载酒，或负米，与夫糕脯菱枣之属，鼓吹而出，径投伪衙，称自槐子桥特来拜献。贼喜甚，给以伪示伪书。高谬为顶礼，仍以鼓吹前导，欢呼雀

---

[1] 清漕运总督杨殿邦。
[2] 仙女庙镇，在扬州城东。
[3] 清将琦善，曾封侯爵。
[4] 清将陈金绶、胜保。

跃，即所携老稚数十人亦复游行街市，嬉不知愁。城中有素识者，见高生欲唾骂，高更未便显白之，乃未几已离虎口矣。是虽事急智生，岂非玩贼于掌股上耶。

江寿民本以字馆为生活，有兄依某商自经死，寿民具槥往收之，一无诈扰，商因重其人，凡有善举，悉倚托焉。由是忝列堂董，地方亦目为善人，得通声气，稍稍乘舆矣。道光壬寅，夷陷润州❶，商人惧，使寿民与颜君款之，夷果不来。至是将复为斯计，商诸颜君，颜君曰："彼夷也，饱则去，此贼也，名不正，汝安则为之，吾不与也。"嗣后但闻居民隐相庆，谓善人有以安我，究未识其计之果何在。城陷后，寿民亦罹于难。其子旭为贼伤面数十刀未得死，余盖于河东亲见之焉。

贼慑于琦营，不敢往西北乡，然东南一路，与瓜州相连属，贼踪尚络绎不绝。会雷君携钱东平来❷，议保里下河，由邵埭至仙镇，遂撤万福桥❸，营于河东，张小虎亦隶焉。五月间，约合兵攻城，前锋已登，行至广储门街，未及斩关，为贼所扼，张小虎与双来逾城下，小虎幸无恙，双来中枪子伤重遂卒，琦侯甚痛惜之。

自贼踞城毁落星街居民（当作民居）为教场，即以砖木就城构戍楼及城，堞皆加三尺。又童与童相狎，每呼为"小把戏"。及贼与童狎，亦以是呼之。人家兄弟行当区别，或称曰"大王爷"、"二王爷"，循次以类推。后男妇遇贼，无不奉之为"王爷"。

吾郡团练以钟小亭先生为最，与六合县温公并重。先生讳淮，丁酉孝廉，家于红桥❹，时出挠贼，瓜州贼颇畏之。自先生阵亡后，贼举杯相庆。郡人奔走糊口，散处四隅，恒苦资绌而材短，迄无能自成一军继先生而特起者。

董三妄子，一村农耳。当军务倥偬之际，州县未启征，凡佃人田者，亦思抗租不纳，豚酒莅盟，推董为首。董以武孝廉蒋某最倔强，

---

❶ 1842 年，英国侵略军占镇江。

❷ 指清将雷以诚携其幕僚钱江至。

❸ 《江都县续志》云："万福桥即廖家沟桥，……咸丰三年，官军毁桥防贼东窜"。桥架运河支流（廖家沟）上，在扬州与仙女庙之间。

❹ 佚名《广陵史稿》第一《钟淮传》作虹桥。

必先除之，乃率众前，时尚无械，锄棒而已。蒋某应以火器，当者辄毙，后各骇散。雷营闻其事，即派队往剿。访知董匿女婿家，初搜不获，已将去，见床忽振动，疑之。盖床以木承板，更有曲木外护，董即贯卧其中，至是亦惧，其身战栗，故就擒焉。是役也，克期扑灭，幸不为害，然不无少滥。据韩仲甫世丈云：勇目孙德富等所献首级，有白发垂垂而耳环眼分明者。岂老妇人亦叛党耶？

雷营初议，以投效为将，以招募为兵，以捐输为饷。继则投效者不能办贼，专办捐。东乡富室咸乐输而征比之甚，有副贡为所辱，诉控不已者。富室不足，又创为捐卡。其法禁一同于关。当军饷支绌，吾民亦谅其不得已。迨后此沿以为例，久之无革除日，不能不谓雷君为始作俑者矣。

十一月，城中粮尽，贼由东南路窜回瓜州，冯景尼营先溃，琦侯特罪之。当是时，各虽合围，贼犹众，自三汊河为毛三元所扼，往来不甚便，姑委去耳。未必即能制其死命，余盖不以是责景尼。余见东关城坍数丈，居民出入悉由此，询知为军炮所毁，贼日以枪百杆守之。景尼既在前敌，素称勇敢，麾下又多猥捷士，苟效死于此，不犹愈于小茅山之毕命乎。

城复后，余亦随众归来，遍访戚友不可得，幸旧庐犹在，遇韩媪于女馆，彼系为余家居守者，身著鲜衣，面容甚槁，尚喃喃为余道：某物贼毁，某物邻取，余反宽譬之。见饭箩中一掬，又有物形似皮黑黄色，卷而弗舒，询知乃旧箱上剥得者，至此不觉声泪俱下，因嘱与偕出。韩以少擒贼遗，不能舍，仍居城，复为兵搜括去，始孑然一身来投湖东旅舍也。

琦营由堡城移至桂花庄，与雷营相犄角，进逼瓜州，虽未能驱贼去；贼尚未能北窜，居民稍安之。郡人有衣食者，仍居于外，雇仆守其屋，其不兼顾者，即为黑头所偷拆。黑头者别乎红头而言，虐则一也。斯时民家具食，久无芦葦供炊爨，咸以旧木代，虽雕梁画栋，黑头举石桩之，碎为柴，每斤只三钱，往往有适见为屋，旋见为墟，盖黑头于人静时，以大索遥曳其柱，轰然一声，又一家灰烬，以故毁于红头者少，毁于黑头者多，无地（所）不为。

初时衙署犹有存者，惟参将葺而居之。知府则馆于东关街，为董

雪舫先生指备入官之宅也。两县则一在仙镇，一在邵埭，城中虽有行馆，每托催趱事互相往，盖为有警地耳。黑头知其意不在此，胆愈试而愈壮，每来皆以夜，始固见其有房有廊焉，继乃仅见其为堂为门焉，终并不见其一椽一瓦焉。厥后规模旧治，重新创建，靡善后之款甚巨，委董由是起大厦，工匠由是获小康，此又一时也。

吾郡收藏家甚多，然真赝参半，画士李蕚生陷于贼，遂得恣为搜讨，凡可宝贵者虽装璜精致皆揭取中心，便提携焉。城复后，李已死，故纸成束，被兵攫去，枉为他人作嫁衣裳耳。嗣闻琦营粮台李某所得，甲于一时。

贼诸馆林立，有一技皆收录，如避而不入其中，名曰："外小"。外小恒苦饥，九月初三日，忽传令诈外小至南门领粮，时伪总制陈酋驻南城楼，督牌刀手自后蹙之，出城即被戮。初九日，又传令谓前此人数，实厌其多，今则真可领粮矣。外小误信而踵至，驱戮之无一遗，委尸于河，河为满。

自琦侯卒于军，托将军代之[1]，瓜州贼复蠢动。咸丰六年岁次丙辰三月一日，贼再陷扬州，知府世琨死之。世公和厚持正，尤爱惜士类。初闻警，即为死守计。先一日犹自往米市购粮，藉安众心，豫囊土，将闭塞诸门。当二鼓时，贼于北门外鼓噪焚民居，公方登城督勇以枪击之。旋亲巡至梗子街，从者少，贼出不意拥而去。盖贼诈为商贾，早伏于宜昌客栈，乘昏黑偶得志，以众少仍潜伏无声息，故城中人罕能知公耗者。翌晨外贼始入城，弟驱强壮者隶伪军，并无意久居。后闻拥公至三汊河，乡民见之垂泪，又拥至镇江不屈死……

是年二月晦为清明，即城陷之前一日，晨起郡庙焚香者犹络绎不绝。时余侍先君暂居城中。午饭罢，见居民扶老携幼趋而北，谓贼已逾三汊河，邻里皆去。先君亦命随之行，至北门拥挤甚，仓卒不能顾，忽相失，寻至薄莫，始得复聚武庙后门阶下，当日小憩处也。缘城门已闭，复归家谋一食。是夕未能寐，频登南城探望。近四鼓，先君起如厕。余有鉴于日间不获及时出，清早抵城下庶启钥。即前行才及半途，前有云：天宁门已开者，至则果如言，遂偕出焉。城复后，

[1] 继琦善统扬州清军者为将军托明阿。

先君询查当夜情事，并少迟者皆被掳。每窃谓曰："天佑吾家，不使一见贼，嗣后须好为人，小子其谨志之无或忘。"

雷营自杀钱东平后，河北从之来者如李三闹儿等皆去而归乡里。适复经溃败不能成军。微特无以办贼，即他日诸捻之麇聚，亦未必不由于此[1]。

蒋王庙马队营为德公所统，未溃散。翁少詹[2]退屯邵埭收集骑兵，会贼亦弃城遁，窜回瓜州，军事复振。

城中被掳者多家室仳离，又百业具（俱）废，枯坐无以活，妻子往往屈为营兵缝浣，有心人所窃悯也。若余所闻则尤异。一日有少妇与邻妇饶舌，谓之曰："汝恃汝家有某将爷耶，汝知汝家将爷为吾家副爷所管辖耶！"噫！廉耻扫尽矣。

三汊河高旻寺旧有塔，自贼据毛三元之营，以芍弹聚塔中，有吾郡人潜为种火，至夜乃发，势如山裂，凡一砖一瓦无不迅有力，毙贼甚众；于是有乘间逸出者，有新掳误罹难者。惜其人亦轰死，终不能得其姓名[3]。

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江北奇旱，下河诸湖荡素称泽国，至是皆涸，风吹尘起，人循河行以为路。乡居苦无水饮，就岸脚微润处掘尺许小穴名井汪，待泉浸出，以瓢勺盛之，恒浑浊有磺气，妇子争汲视若琼浆玉液。田中禾尽槁，飞蝗蔽日，翅戛戛有声。间补种荞菽，亢不能生，即生亦为蝗所害。斗米须钱七百，麦值与之齐，凡民家不馇粥而偶得一饭，邻女羡且忌。磨麦尝至四五更。平时以面食人、以麸食犬豕，犬之娇者犹不肯食麸焉。今则煮面为稀湖，麸虽细终不受和，略切之呼为钉条，沉诸釜底，熟以疗饥，然亦有买粪田之豆饼而食者。乡民频为余道其苦，余慰之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饿而死较兵而死不犹幸耶。盐运司以盐产于场，且课税所出，将藉之充饷，宜与贼远，故寄馆于泰州，初试就场征课法，销甚畅；嗣思引地渐退出，仍行票盐，商人冒险往，获利颇厚，泰州繁富，几与往昔之郡城

---

[1] 李三闹儿等投捻事见《剿平捻匪方略》。

[2] 翁少詹系翁同书，时以少詹事帮办军务。

[3] 《增修甘泉县志》作赵嘉琳。

相埒。

七年十一月，德公[1]复瓜州，时镇江亦复，遂引兵而西。居民私相庆，从此将不复睹兵革矣。诸肆渐复业。八年中秋节，辕门桥观灯者拥簇如盛时。俄闻德公由浦口败回，余亲遇诸军于槐子桥，不特弃曳而走，即走亦不克走也。是年岁次戊午，九月三日，贼三陷扬州，淫掳逾于前，凡西北乡未经兵燹之地，几无一免；又至陈家沟，谋东渡，幸毛三元于六闸口以巨炮击之，贼乃退。运河一衣带水，所保实多，然亦岌岌乎殆哉！

张总统[2]由江南来赴援，渡自八江口，至万福桥，桥已撤，备船稍稽迟，贼闻风已弃城遁。总统入东关，旋出西门，居民皆焚香顶礼。遂留张玉良、马德昭共守之。后张分兵南去。九年十月，李若珠自红嵛溃围出，贼蹑其后，马率军城西司徒庙迎之，得无恙；因与贼酋陈玉成遇于金匮山，即谣传所谓四眼狗者，方搏战，贼忽退。马亦不追，启闸入西门，今党军楼前两木犹在，其遗制也。马复正队出便益门防东窜，又与该酋遇。贼知有备，乃去。斯为扬州第一次真城守。

贼以吾郡人旋掳旋遁，为仿狱囚刺字法，庶使降心相从，莫敢复出。其在颧间者，太平两字分列。额上者，太平天国四字并列。且有颧间额上六字俱备者。刺成后，以蓝涂之。大营知其故，凡难民投往，咸遣释弗之罪。然究未免自觉形秽，颇思磨荡以灭其迹，无如深人肌理，致令终身为白圭之玷焉。

李若珠既至扬州，江南有警，马德昭复引兵去。李素疲软，人呼为李驼子，咸易视之。有薛老小者，投诚后改名成良[3]，时由浦口来，因发饷稽其册，薛不服，驶船北上。王万清驻邵埭，为所执，系诸桅。詹启纶、赖正海闻之，率师追及于王家港，仅以万清归。薛诈言舟覆死，后又注投李昭寿，昭寿斩之以狗。

---

[1] 继托明阿统扬州清军者为德兴阿。

[2] 张国梁时为清军江南大营总统。

[3] 薛小本捻军将，投太平军，率部守浦口，又叛投清军。

十年八月，都将军至扬州[1]，营于五台山。以詹启纶为翼长，驻三汊河；以海翼长统马队。海亦苦战者，一日击贼胜，驰马赴营白事，忽苇莽中有年幼贼枪击之，伤重死，将军甚惋惜焉。又有胡子英者，仅数百人，颇锋锐，扎都营对岸之老虎山。贼或乘间至，以刀斫营门，勇亦以刀应之，终不能入，寻复去。时贼飘忽无定，往往遇村庄即止宿。将军探知其迹，夜出队迹其他，四面皆沟，攻之不易入，以火箭焚其庐，贼欲出亦不可得，遂聚而歼焉。此贼在扬州受巨创之始，至是不敢轻入境矣。

詹启纶驻三汊河，年最久，独当一面，其功自不可没；然苛敛妄杀，就传闻所得者，非只一二端。后虽积有巨资，退居郡城，几于闭门学圃，不与世事，识者隐卜其难全终焉。

王万清驻邵埭，亦有年，能兼顾地方事。团练大臣晏公[2]，住丁沟张某家，张被盗劫，伤而死。时方捕获多名，究其赃。王谓既为盗，当就地正法，以警其余，乃聚而并歼焉。湖水秋涨，例验志桩，启坝宣泄。王深信保一日，多收一分之说，尽力抢护，后水与堤平，不能支，西风忽越堤东注，小陆堡、大王庙皆成决口，堵塞之费帑甚巨。王又于宝公寺旁起三圣殿。三圣为何？中奉关壮缪、左文昌、右财神。邵埭人至今香火不绝。

先茔在邵埭西岸唐庄，松柏蔚然……讵料王万清军规弗肃，纵勇剪伐，族人哀之不能止，余小子实痛心焉。

大王庙决口日，余方寄居永安葛村……水至暴长数尺……晨鸡鸣屋巅，田蛙吠床底，蛇蚿亦蠕蠕然欲与人争栖息间，闻丁当声浮水入户者，不知谁家瓴甋属焉……水气温热，触之罔弗病，幸不至传染为大疫。如是者月余，水渐落……迨重阳后霜风告警，往来稍有人迹……乡农补种二麦，多有淤垫不能耕者，由是湖东之民荡析亦如遇寇者矣。

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文宗显皇帝龙驭宾天。是日大风雨，有声隆隆似雷非雷，或谓天鼓鸣。又喧传永安之西，有石坠于地，浅紫色，

[1] 继李若珠统扬州清军者为将军都兴阿。

[2] 晏公指团练大臣晏端书。

计三五枚，为公道桥阮氏携去，余亦未暇就而质焉[1]。

郡城凡三陷，丙辰、戊午为日浅，惟癸丑二月至十一月，初惑于江善人饵敌之说，本无巷战事。或骂贼不屈，或阖室自焚，与夫仰药赴水投井自缢，男儿豪气，志在千秋；至若误出为贼夷，无粮始绝命，毕竟能死，荷恤银难荫之赐，俱无愧焉。他如自拔来归，虽衣冠中人，朝廷方示以宽大，乡里亦不必咎其既往。浸假有为贼效死，擅威福以杀人，并献媚而戏侮圣经，闻者能无发指乎！相传某明经迫于贼，渐有所统，至六合城外，为温公[2]焚死于龙池，余盖深耻之。某明经素有书名，凡伪馆颂联，多出其手笔，至寻衅杀人之父，余甚欲唾骂之。某孝廉老大无子息，昵娈童，因陷于贼，贼授以天官丞相，虽无螳拒显迹，尝戏改论语，殷有三仁为二仁。有询之者，云："微子变妖去矣。"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余安得起九原而挞责之。或谓传谓未必实，即实亦吾郡人，宜为讳。余曰：金兀术破宋海舟，乃闽人王姓献策，当时未闻以是撼紫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余姑备举以劝戒来兹。

贼势已渐衰，而都营之操无虚日。汤某扎凤凰桥，步伐极正齐，然有如象戏，车当出则出，马当走则走，兵卒当过河则过河，尚嫌其缓，操者操而行人不停瞩焉。胡子英扎老虎山，每操日，观者立而俟，俄焉分，俄焉合，或以遇贼而奔赴，或以追贼而包抄，金鼓喧阗，旗旆飞舞，顷刻间风云万变，即将军选锋犹少逊之，乡人咸叹为目所未睹焉。

富明阿由都营分兵北上会剿苗沛霖，王万清军亦隶焉。时苗贼围蒙城，僧王复围之，官军与贼迭相围凡三匝。苗贼思窜东南以分其势，自出探访，万清亦懵不知也。先是万清分二小统带部守之，属营各数十人，屯水次以为巡卡。北地瘠苦无可扰，稍稍掠行旅。是日有船来，曾伏于圩内，见壮者先登，老者随诸后，因突出夺其船，老者不服，遂刃之，壮者回顾，惊曰：老先生被伤矣！勇亦不知老先生何许人也。偶白诸统带，统带白诸万清，嗣风闻渐确，群勇分其尸，万

[1] 事亦见《增修甘泉县志》。

[2] 温公指六合知县温绍原。

清欲攘以为功，诱二统带并杀之，或云逸其一。诸军凯撤，万清仍居邵埭，旋即病，见所谓统带者，与之索命，旋复死。营中人以为冤报不爽，特为余历历言之。

劫余小记下

六年十二月，忽闻捻警。先是捻败欲南窜，由六塘河潜进，淮以下无知者。高邮近河堤，以城闭不得入，因至邵埭，自称败兵，入市攫食，盖不食已六日矣。许竹香孝廉拟邀巡检为弹压，遇捻罹于难。旋复至仙镇，始大肆掠。日将哺，适万福桥图遁，华字营吴君❶率勇截其后。捻之前队已及湾头，曳布为桥，蚁而渡，适水师廖君❷以炮击，乃溃散。赖文光困不能行，席地吸鸦片。被掳妇女唤兵往，华字营掩袭之，执而归。团因闭营门，巩固地方与分功焉。是晚微雨，余在东关城上，扬营朱海秋、吕玉堂诸子集精锐二百人思一战，见廖君拿舟回，得捷耗，遂启钥出北门，将搜获余党，以余短视不习骑，夜昏黑，未便偕往，遂止焉。后闻捻众千余人，雄揵如李云（允）辈，有马尚能走，西投李昭寿，昭寿留之，计缚以献，而捻之根株始绝❸。

李昭寿投诚后，改名世忠，是为豫胜营。凡竖有旗帜，舳舻相接，咸曰军糈，厘卡无敢过而问焉。凯撤后，忽来郡城。发甚少，人呼为秃子。曾买包氏棣园，今易为湖南会馆。又有宅在琼花馆南，售洋人为耶稣堂，今为淮南书局。其姬妾颇众，往往以毡复地，相扑为戏，挥金如粪土。嗣因与陈万云❶寻衅，势汹汹，郡人有惧遁为移家者。李自是亦不复返矣。后予赴皖，至夏塘，谒见马小云夫子，道往滁来询访其人，方谓贫而衰，以赌戏为生活，可卜无他志，孰意一旦故态复萌，竟终膺显戮哉。

盐有正课，有杂支，杂支按例报销，其数不逾于正课，以故商人

---

❶ 吴君指华字营统领吴毓兰。

❷ 廖君指清淮扬水师将廖福宾。

❸ 这里对赖文光多污蔑之词，读者可参阅拙作《东捻军失败和赖文光被俘调查简记》（1958年2月3日《光明日报》）。

❶ 陈万云即陈国瑞。

获利，为广结纳。自军兴以来，易为盐厘，较课大。盖督臣主之，由外支销，如军饷之报部，滴滴归公关。凡夫秋风游客，投止两淮者，往往兴尽而返。

盐政旧署初为贼酋曾立沧所据，去时复焚之。洪琴西都转就其地建万寿宫，其西偏有盐义仓在焉。

庚癸纪略

倦圃野老

编者按：本文原为钞本，存江苏省博物馆。《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一期曾刊载《吴江庚辛纪事》一文，作者署名“知非”，据所记考订，知作者为吴江同里镇人，姓王。所记为庚申、辛酉（1860、1861年）两年间太平军在吴江的事迹。《吴江庚辛纪事》与本文对照，知原为一书，惟本文所记为庚申至甲子（1860至1864年）五年间事，比前所记多三年事迹；前者文字芜杂，本文则较简练；由此推断本文为《吴江庚辛纪事》的定稿。作者署名“倦圃野老”，据朱子爽先生考订名王元榜（见《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二十二页）。今据北京历史博物馆转钞本付印，删去眉批空泛议论两条。

庚癸纪略序

神禹铸鼎，而魑魅难藏。太真燃犀，而水怪毕现。尧史载猰貐，楚书名梼杌，皆犯恶也。盖自古承平日久，芽蘖蕴伏，于是丑类恶物为民祸害者，出而扰乱斯世，涂炭生灵，卒之天诛随降，殛戮无遗，臭满简编，名污方册。虽半由于人事，要亦气数使然，酿此大乱，故猝无以御之也。

国家东南数省，莫雄于江浙。于庚申之后，癸亥以前，亦所谓之大乱矣。杭城再陷，苏城一陷，以及浙之宁绍嘉湖，苏之常镇松太，而建康又其窟宅也。之数区者，莫不并遭荼毒。大则屠城流血，小则敲骨吸髓，一切可诛可殛之状，惨不胜书。所谓罄竹难穷其罪，决波未涤其污者，非欤。今幸上天回心，国家厚德，指挥貔貅，驱除枭

獍，名城会府以次收复。讨渠魁，抚胁从，诛赏悉中，刑罚无颇。而乱端逆迹背天狂悖之为，乃任其泯灭，无为编次，将何以惩乱贼，而存炯戒？吁！世无有心人，此世道人心所以日下也！倦圃野老，固今时之有心人也！又雅擅著作才，日者手一编以示余读之曰："此江浙兹劫之实录也。"备系月日，仿日记也。谨书灾异，彰感应也。详述各局，纪善后也。终辨立春，庆泰来也。间有琐事亦书，因关系而存为互证也。其词质，其事实。开卷观之，则数年之厄，两省之广，罔不历历汇于寸帙之中。而逆贼之所为罪，浮于饕餮穷奇，而卒以次翦灭者，岂不足为一世之明戒哉。是书也，后之修志者其有取焉。

同治甲子季春之月，漆园氏拜序。

序　一

庚申春，江浙遭乱，不见天日者四年。癸亥夏，王师东下，贼祸益烈，离居荡析，屡濒于危。冬，克复苏城，扫除远迹，民幸再生。余以老病余生，适遇东南大变，目击心怆，所不忍详述者，腥秽之彰；有不能终没者，见闻之实；事归传信，随笔书之，以贻后来，非独表余之艰贞蒙难已也。同治三年甲子春初，倦圃野老自记。

序　二

纪略者何？倦圃野老纪变之略也。庚癸者何？纪变之始终也。纪变宜何略乎尔？详则详之，略则略之，不能皆详，故略也。略之，乃所以详之也。其略之所以详之奈何？野老里人也，所见惟里中事，故书年书月书日书时略，而已觉其详也。里虽一隅，北至苏，南达嘉兴，折而西为湖州，其东则沿海诸郡邑；近或数十里，远或数百里。兹数年间，饥馑流离，戎马倥偬，盗贼之出没，诛讨之先后，以及忠臣义士之捐躯，烈女畸人之行事，常留天地，炳数日星，诚当世得失之林也，不可以不纪。然而耳目县绝，传闻异词，其势固有不得其详者矣。不得其详，故从其略。详以传信，略以传疑可也。嗟乎！吴人详吴则纪吴，越人详越则纪越；推之楚人详楚则纪楚，晋人详晋则纪晋。天下虽大，亦犹是也，恶在其为略而不能详也乎？故曰略之乃所以详之也。于是采辑见闻，折衷疑信，约其次第，为"庚癸纪略"二

卷。后有所续，可附缀焉。甲子六月倦圃野老书。

庚癸纪略卷上

庚　申

二月初一日，长发贼陷广德州。

初四日，贼入四安镇。

十一日，贼陷长兴。

十四日，贼犯湖州，焚西郭。

十九日，贼犯杭州，焚大关。将军瑞昌率兵守御。

二十七日，贼陷杭城，官民死者数万人。

三月初一日，提督张玉良援杭城，兵过吴江。

初三日，官兵克复杭城。

十五日，立夏。天气寒冷微霰。关外雨雹。

十七日，大帅张国梁大营失守。溃兵七八万，弃钱粮器械无算。贼破丹阳南下，制军何桂清在常闻警遽逃。贼遂由小路破无锡，旋陷常州，不数日而已抵关外矣。苏城素无重兵，民皆脆弱。大吏一筹莫展。平日团练皆市井无赖，虚糜粮饷，况广匪潜匿，间谍散布，识者知其不支也。

四月初一日，败兵入关。

初三日，江震新生入学，苏城不能举行。败兵马满苏城。

初四日，广匪抢掠苏城，放火杀人。苏民逃难者接踵。夜，火光烛天十余里。

初五日，苏民逃难来镇者更多。西北日夜火光烛天。

初六日，同里镇起圩团。

初七日，设盘查局。

初八日，镇上始有人至乡间租屋，安顿妇女。

初九日，苏州吴江人有避至镇者，镇人有避至乡者。吴江获贼匪七人，杀之。

初十日，败兵至吴江。

十一日，[1] 贼陷苏城，抚军徐有壬[2]自尽。

十二日，吴江令田人熙微服来镇，署中抢掠一空。

十三日，提督江长贵兵至吴江，败兵自北而南，江兵退回。

十五日，震泽令范炳中同局董在城中。

十六日，苏城附近乡村，贼放火掠掳。

十八日，获贼船匪徒，巡司邹在衡讯明，杀一人于市。

十九日，近乡李姓平日结怨乡民，乘乱被杀，庐舍尽焚。

二十日，尹山、横塘焚掠。

二十一日，被掳之人有脱逃者，言苏城蹂躏之惨。

二十二日，东路枪船来镇滋扰，巡司与局董贷钱去。黄昏东栅哄动，合镇惊惶。

二十三日，西路火光烛天，晡时吴江陷[3]。

二十四日，贼蜂拥至吴江，放火杀掳。夜住宿称打馆子。是日，余家眷往西路亲戚家暂避。

二十五日，贼自北而南，旌旗亘数十里。平望陷。

二十六日，探船至浮玉洲桥，不能进。斗姥阁被焚。八坼上下塘焚掠殆尽。

二十七日，贼尽南去。吴江城内外杀数百人，掳千余人，焚民房十几处。土匪肆掠。嘉兴陷。

二十八日，被掳之人，间有逃回者。

二十九日，塘路或有往来者，然一遇匪徒，人船俱失。

五月初一日，吴江城守王国祥招集残勇驻城。

初三日，有败贼回北。

初四日，镇上有人至吴江，收拾尸骸。

初五日，闻尹山民杀贼。数夜南方火光不绝。

初六日，闻车坊民与贼战，颇锐。

---

[1] 据光绪《吴江县续志》，太平军攻克苏州的日期是四月十三日。

[2] 清江苏巡抚徐有壬。

[3]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三十八“纪兵”载：“咸丰十年庚申四月二十五日，吴江县城陷。”时间与此记不同。

初七日，贼络绎回北，因石门固守，退回吴江。

初八日，吴江城上及三里桥旌旗布满，城守王国祥来镇筹饷，实为贼间也。夜移练勇至长生桥、渡船桥守御。连日闻太仓、嘉定、昆山俱陷。

初九日，黎明，人声鼎沸，来贼船十余，至塔婆庵上岸插旗。练勇出战，伤一贼，余尽逃。夺大旗一杆，船两号。巡司与局董奖赏有功者。添用枪船十八号。练勇五十名。

初十日，午后，杀土匪四人于富观桥总局前。

十一日，辰刻，杀土匪一人于北观。午后杀广匪九人于司署前。

十二日，吴江有贼酋颛姓据守。镇上设保卫局于财神堂，招勇百名。

十三日，保卫局筹饷，令富户捐钱。夜，西北黑虹竟天。

十四日，获奸细二人，为贼买办者。

十五日，早，拾得贼伪示，要献贡纳降。夜，黑虹竟天。

十六日，黎明，贼至王家木桥焚掠。练勇出战，新招勇哄逃，几败；幸枪船救护，贼退。杀乡民于桥上。是夜往雪巷沈姓借济勇百名，炮八座。松江陷。

十七日，济勇守长生桥。田令、韩把总俱至镇。

十九日，黎明，贼大伙搭浮桥至王家木桥焚掠。济勇先登，杀数贼。练勇伤数名。良久贼退。午后获奸细二人，杀之。济勇与练勇不和，径回雪巷。田令、邹巡司不能弹压，练勇亦散。居民窘迫俱逃，空虚无备，幸贼未来耳。

十九日，再至雪巷乞援。午后，济勇复至，领队陈、汪、薛三人，发半月饷。本局亦招勇数十名，人多船杂，昼夜喧嚷。夜，近乡火光不绝。

二十日，角直、池墓告紧。闻南方炮声。

二十一日，黎明，炮声不绝。湖州守将赵竹生领官兵至平望，贼退。同里湖获匪船，杀十人于局前。

二十四日，黎明，塔婆庵水口来贼百余。宋家浜民出斗，死一人。济勇往救方退。湖州官兵驻平望，放出难民男女数千人。

二十五日，济勇祭旗，音乐燕会。

二十六日，练勇祭旗，音乐燕会。南方炮声不绝。湖州兵退，平望复陷。

二十七日，长生桥旱营、塔婆庵水营计点济男练三百余名，炮船两号，枪船四十余号。晚获一长发，杀于局前。

二十八日，车坊失守。有叶姓者进贡降贼，祈免焚掠。晡时，九里湖贼船不计其数。派炮船兵船分守湖口。

二十九日，黎明，渡船庵告警。济勇出队即退。巳刻，九里湖贼至更多，枪船出敌。贼以八浆船发大炮，声震天地，铅弹打过镇西三里余，枪船逃回。贼船随之入镇，炮打罗星洲观音殿及旁楼房几间俱倒。船停湖口，佯作追势。晡时发大炮三响，炮子飞空，呼呼作声，落屋瓦相击。时贼已登岸矣。余与一人从人急闭门而逃，恐炮子落着，以布衫兜头。见行人尽往东南方，余亦随之，下三元桥近朱家浜，见逃难人倒退而来。旋见旗枪纷然，如飞而行，竟是长发一队，手执红旗利刃，身穿黑褂，腰围红巾，下体衣裙，赤脚。口音大约江北人。向余索银子花边贼称银洋为花边，攫取而去。余急不可前行，坐于道旁草间，以眼观心，以心观天。虽火枪白刃几至发肤，幸未受伤。在旁同坐草间者，或杀或掳，血流满身。余从人亦被掳去，约一时而回，颈有伤痕，幸得脱，余甚悯之。天暝，四野火光冲天，贼尽入镇，乡间稍清。趁星光而走，时踏秧田中，鞋袜濡透，泥涂沾体，暗中摸索，过木桥三座，三鼓至濠里民家暂息。乡人备船将逃，余坐檐下待旦。

六月初一日，五更炮声震天，贼起岸。余在乡行朱家浜、陈家浜、浦家浜，至亲戚叶氏玠暂避，其家闭门无人。辰刻，至叶泽湖滨，无船可渡，左近一港有农船，再四言，始渡。登彼岸，地名墅上。寻所熟悉人家，已尽键户下船出避。时从人已辞余去，因暂息一庵中，与老僧谋一饭。庵中逃难者甚多。下午，闻镇上贼退，土匪蜂起。余觅舟不得，行走不动，遂于佛堂默坐一夜。佛灯明灭，蚊虫满身，亦不知酷暑时也。

初二日，天微明，走四五里至四图坝，因熟悉之人觅船回镇。见烟焰冲天，火势正炽。泰源、恒源、永和三典被土匪抢掠，放火烧尽。焚漆字圩范氏屋数十楹。外姑死，外姑叶孺人，年七十，聋且瞽，与二子

一孙在家中。贼至，索金帛不应，贼斫之。明日火焚所居，尸毁于火。[此注原稿为眉批]内兄弟秋谷被杀，芝仙掳去。街上杀死数十人，血肉狼藉，蝇蚋蔽体，惨不忍睹。邻近族中所知者，绮霞被杀于家，书卿名复亨，庠生被杀于路，铁卿夫妇及其弟死于河，任憩南被杀于家，袁爽亭、任秋梧、许之铭、金老茂、李四官、叶大官、沈妪、叶妇，俱杀于路，余未悉述。至家，门楗尽去，字纸及零物堆积满地。晚间又讹传贼至，良久始定。是夜余宿家中。

初三日，略将门户钉好，打破处与别家通者用板撞实。邻舍竟无一人，家中断不能住。雇一舟，与友人栖止其中，夜泊近乡。

初四日，舟泊第五图。四更见镇上火起，辰刻知是漆字圩仍烧范氏，劫掠粮米。上午至镇，见各处乡船搬运器用物件。下午阒然。东南埭门户破损，寂无人影，市河浮尸百余，天炎日烈，水面泛起人油，臭秽难近。

初五日，镇上一切食物用物俱无买处，哺时渐渐无人。闻梅堰、震泽、乌镇、南浔俱失守。

初六日，周庄雪巷枪船，日日来镇搜土匪所掳货物。

初七日，镇上各无赖倡进贡之举。

初八日，黎里失守，南望火光不绝。

初九日，市头稍有蔬菜，街上水中尸骸以次收拾。在镇各无赖往苏城进贡。

十二日，黎明烽火四起。吴江贼众至镇杀掳，较前相似。焚东柳圩朱宅、钱宅大半，门户打开，间有未入者，下午退。

是日，余觅舟往西路，穿塘而过，下午至横扇问路；哺时至西草田，寻看亲戚寓居。家眷无恙。

十三日，天未明，收拾起程。中午将近塘，岸上人言，贼不时来往，若遇之，人船不保。候至午后，令舟人走探，渐近塘，冒险经过，遇一枪船止于荡中，欲行抢掠，幸风利舟快，未及。晚至第五图止宿。

十四日，早回家收拾掳余物件，讹传贼至，开船东行。

十五日，余同家眷至东路乡村，地名龙田，赁屋一间暂住。

十六日，余在龙田病疟，下痢，卧床不起。

二十日，余病稍痊。

二十一日，镇上群不肖之徒复往吴江进贡。

二十八日，余自龙田回镇，夜宿敦厚堂。

二十九日，人情稍定，卖买惟浮摊，货物腾贵。

七月初三日，贼以进贡四人充伪乡官，造户口册。时有伪示来镇，词甚鄙悖。

初九日，一日虚惊三次，栋花塘一带俱遭掠掳。

十六日，贼船数百东行。

十七日，连日人家自他处回镇甚多，因金泽朱家阁东路各镇被掠也。

是日，余家眷自龙田搬回。乡间无处非盗薮，风俗日坏；避寇之家素有富名者，即纠众抢劫，迁者苦之。或稍有衣囊，亦不许径回，硬借钱米始放行。余不得已，亦出钱数千。

二十六日，有伪忠王李逆示。词甚狂悖。

八月初一日，伪职设局给门牌，借此以索钱也。

初六日，伪行文告示，招文武生应试，里中赴考者四人。

初八日，吴江易贼酋萧姓[1]据守贼称调馆子。贼伙花姓，鲍姓为爪牙。伪乡官称贺，演戏四日，一切工役当差。

十一日，伪乡试头场。

十五日，二场。镇上中式三人，称伪博士：钟志成、计姓、任姓。

二十七日，贼酋赖姓[2]往青浦，沿途劫掠。

二十九日，设立伪乡官，军帅金大昌，师帅顾人祥、朱宝山、王德。又有在乡者二人，旅帅十余人，书役卒长护将数十人。

吴江贼众数十人日至镇买办，百货腾贵。

九月初旬，天雨二十余日，水涨三尺，田禾浸没，米价腾长。贼沿乡掳掠。

二十一日，伪博士钟志成受贼职为伪监军[3]。

---

[1] 即懋天福萧朝兴。

[2] 即宁天安赖世就。

[3]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三十八“红兵”载：“同里有钟石泉者称监军，居城中。程忠烈公学启于收复后，斩于昆山。”指此，惟名字不同。

二十七日，为天主教十月初一日。异端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无闰亦无节序。是日限民间留发。

十月初一日，吴江贼酋典伪监军，括取门牌钱，每户或三百或五百或一千不等。又请富户十四家为伪董事，收各铺户抽厘钱，日数十千。

初三日，伪监军钟志成至吴江接印，书差十余人。

初六日，伪军帅金大昌理事。

二十二日，枪船在镇滋闹，居民或下船逃避。贼侦知，押四人至局，罚捐菜油钱五十担，又钱五百千，释放。

二十五日，贼往西路横扇等处劫掠，捆载衣服货物至镇售卖。匪人与之交易，购贱贩贵，获利数倍。

二十六日，苏城贼酋徐姓与吴江贼酋，以伪天王洪逆诏至镇，伪乡官迎接悬挂，其辞甚鄙。

二十八日，贼请伪董事十四家借捐银钱，每家八十千。有潘姓不肯捐，押三日，解江。伪监军责三百板，捐钱八十千，罚钱八十千，余费四五十千，释放。

十一月初三日，贼征银米，各乡村报田数，每亩纳米一斗五升，钱五百。伪旅帅陆续解江。

初八日，夜，天鼓鸣。

初九日，追完门牌银米，每户一牌完米一石五斗，银八百文，加耗二百文。贫户无力完者，有力者倍完以足之。不肯完者拘人封房。夜，天鼓鸣。

二十六日，枪船头子吴三福在镇聚赌，与伪军帅有雠，集众抢掠其家，攫长发十余人，至渡船桥杀死。伪官飞报吴江，贼大伙来镇，枪船已星散矣。是日居民逃避，店铺尽闭，路无行人。

二十九日，伪军帅金大昌告病求免。

十二月初一日，贼以伪师帅顾人祥兼伪军帅。

初七日，闻长洲、元和、吴县及本县芦墟、盛泽、莘塔、北库等镇业田者俱设局收租息米，每亩四五斗不等。同里亦欲举行，夜为伪监军阻挠，遂不果。

二十五日，贼众自西路劫掠回，掠资无算。

二十六日，苏州封城。

二十八日，吴江封城。

三十日，并无贼众来镇。

辛　酉

正月初四日，贼伙花姓寿诞，伪乡官伪董事称祝。

十六日，贼请伪董事两名至局核出入数，数十人以次轮值。

二十九日，吴江贼官邱姓送伪诏来镇。

二月初一日，盛泽卜姓枪船几十只来镇，摆赌五六处。

十四日，贼众往南，船骑并行，竟日不绝，沿乡掳掠。

三月初六日，伪监军出示招文武生应试。

十二日，伪监军来镇，已二鼓，令护将锁押赴考人员，打门直入，见人即逼勒报名。终夜喧闹，捉二十余人。余以老病在家，幸未涉及。

十五日，伪考试。

十六日，复试，与考者四十余人。

四月中下旬，霪雨连绵，水骤涨，低田湮没，菜麦不登，米价腾贵。

五月初二日，周庄费[1]姓，里中大猾也，为枪船头领，受贼伪职。来枪船几十号，在东栅大开博场，昼夜演剧。妓船数十号蚁聚，无赖之徒皆入党摆庄。又设保卫局于东溪，巡闲盗贼，兼理民词，颇有旧家子弟入局襄事。令富户十余家捐钱一千千，又收合镇屋租一月六百余千，又令各户出红粉钱，长短不一。

贼征上下忙银，每亩一百八十文，耗六十余文。后加至三百五十文。红粉每亩米一斗折算，看稻钱每亩每日一文。

十六日，炮声不绝，有官兵至西塘、池墓、金泽等处。令民薙发捐军饷，两日即退。贼旋至焚掠，民遭其害。又有冒充兵船在泖湖、淀山湖中停泊，名为盘查，实则抢掠，商船来往甚艰。

二十六日，夜有星孛于西方，光芒数十丈，上扫北斗第四星，在

---

[1] 即费玉存，投太平天国后为镇天侯，又升镇天豫。

井柳之分。旋移北向，出二十余夜乃灭。

六月初三日，伪乡试，镇上中式二人，称伪约士。钟小四，监军子。任姓。

初八日，夹浦关贼颜姓，苏城贼酋派来守关，日收税银几千两。时值新丝既登，湖州丝商至上海，卖与夷人，必经此路；又米艘来往亦多。获利既久，是夜停船二百余号，吴江贼垂涎，截杀掳掠，死三百余人，船货银钱数百万。苏酋索取为首者，几相斗，久之无所问，而过关之船寥寥矣。

二十日，伪监军勒银，富户十四家共勒银一千四百两。

七月初五日，续勒在镇客居四家银百余两，收合镇屋租两月。吴江金姓有在镇市屋十余处，每月租钱三四千，伪监军据为己产，分授诸儿。

十三日，酷暑如蒸，至晚黑云西来，大风雷电，霹雳震霆，大雨如瀑，屋瓦皆飞，约一时有余。门前老榆吹折二大枝，拔树倒墙者不计其数。书院前厅塌倒，压死难民二人，伤十余人。东溪项民坍屋，压死一人。汤家桥、泰来桥、会川桥柏木栏杆重数百斤，尽吹去。数十年未有之灾异也。辛亥年长发贼起自广西，甲寅三月入据金陵，前后蹂躏豫楚荆扬省垣七八处、府州县数百处，有一至再至者。庚申年，江浙失陷几及全省，苏松常杭嘉湖最为贼薮。忆自丙丁戊己之间，天地示变，彗星见于东南方，白虹竟天，地震城愁，不可殚述。七八月间莎鸡来，又有芦虫蔽天而过，月夜望之如飞灰扬尘，俱自西而东，乡民或装入橐中至县报灾。其实并非蝗蝻之类，不食苗，来则主兵，史册载之。又地生毛，余曾见直竖一根于土上，长寸余，色白，各处有之。俗称贼为长毛，贼亦自称之，至是乃验，此古所未闻也。

二十四日，苏酋刘姓[1]领炮船泊市河，贴伪示，查店铺本钱，给商凭抽厘。

二十五日，贼与伪乡官抽各店铺厘，申刻开向南去。是日居民有逃避者。

八月初五日，伪监军设局斗坛招勇。

---

[1] 即逢天安刘肇均，当时职衔为“总理苏福省民务”，后封凛王。

九月十八日，溧阳贼数百过境，抢掠食物。至土地堂毁伤神像。中元桥一妪买贼船上旧衣几件，为贼酋所见，即攫舟子杀死，抛尸河中。晡时开行。

文宗显皇帝于七月十七日驾崩热河，在位十一年。八月初诏到上海，九月梓宫回京。二十一日开读红诏，新主年六岁，以明年为同治元年。皇太后两宫同理国事，顾命亲王辅政大臣五六人。即位后，降旨诛擅权王大臣三人。安徽全省贼匪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荡平，进兵江宁，见上海邸报。

贼征下忙银并本年粮米，每亩一斗八升。秤见折八升，红粉一斗价俱四千，每亩计完米四斗一升。

十月初旬，闻宁波、绍兴俱陷。

自去年秋间，里中设施粥局，留养难民，每口给票，朝暮发粥四碗，日渐增多，日需白米四五石，加柴料工费。又有逃难过往之人住宿，给路凭资遣别处。死者或用棺木，或用草囊，丛葬义冢。主其事者从侄勤补等几人，劝捐接济。然所费浩繁，一年已万余金，恐难持久。

十一月初一日，周庄伪乡官费玉存设收租息局于北观，每亩收租息米照额二成折钱，局费每千扣二成。至十二月初旬，各乡佃户颇有还者。旋为伪监军见嫉，从中败事，从此瓦解矣。

二十日，贼陷杭州城。浙江巡抚王有龄殉难。先是宁绍失守，杭城粮绝，军民饿死十余万，故不能守。

上海警，贼离城三四里，夷兵与贼战，开落地开花炮，又用各种火器火龙、火马之类，始退。浦东尽焚掠，金泽镇烧尽。

十二月二十日，连日市上贼众往来，昼夜摩肩接踵，食物昂贵，从来未有。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大雪深五尺有余，人民冻死。

三十日，除夕，为贼之十二月十八日，明年正月十三日为贼之元旦。

庚癸纪略卷下

壬　戌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天气晴和。初六日，立春，亦晴和。十三日，贼不许民间贸易，盖强作元旦也。

十四日，伪监军令伪董事十人督理修塘，每一师出夫五十名，每一户出夫一名，七日一交班。于贼之正月初八日动工。又令城乡树木尽数伐取，以备造船，余作釁材。又令民间停柩即日掩埋，以免倒骨。又枪船俱用孙、费旗号，如滋事即问二家。

十八日，督理修塘伪董事十人至江开工，自夹浦桥起，至瓮金桥止，计程五十里，各派地段；居停薪水，该地伪旅帅供给。

二十一日，贼拆十七图释庵，拆庞山湖滨塔婆庵。乡间祠堂坟屋尽行拆毁，停柩掩埋不及者，即被打毁。

二月初六日，中午南埭失火，延烧三十余家。

二十三日，中午新填地东段失火，延烧三十余家。

三月初四日，江苏巡抚李鸿章领兵至上海。

初八日，夷兵助官兵克复青浦，旋克复嘉定。

十五日，官兵攻太仓，贼掳金泽，直至莘塔。吴江城外扎贼营，夹浦桥筑土城。

二十四日，官兵至池墓，令民薙发。

二十七日，贼至池墓掳掠，官兵在荡中开炮。

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

五月初八日，苏城贼五百余至镇。初至南埭，尽贴封条，占民房住宿。吴江贼酋来镇，为店家关说，索取银洋米油五百余金。

闻夷兵败于太仓，夷将战死，南桥失守，上海警。

初十日，贼陷湖州城，兵民大半饿死。守将赵竹生被擒至苏，诱降不从，后殉难。

十一日，下午贼众往南，沿乡掳掠。后港东溪桥檣帆如栉，晡时

更多，约千余号，夜半尽去。

十三日，伪军帅令人将我家门前旗杆三根锯倒取去，系康熙辛卯科高伯祖物也。

十四日，庇村被掳。

六月十一日，吴江易贼酋程姓据守。

嘉定、青浦、太仓、昆山地界遭贼屡次焚掠，田畴荒芜，民不聊生。

十四日，西塘有徐姓者，向为县令奴，前年纠合枪匪，贼令其设卡，用帮伙数人，亦旧时县中书役，敛钱甚富。嘉兴贼啗其利猝至，居民遍被其害。

十九日，周庄费姓为枪船头，领受贼伪职，三月间死。其子代领其众，有东来官兵炮船，舱匪出敌，官兵上岸，焚其庐舍。

二十七日，吴江贼酋程姓来镇，令贼伙李姓住财神堂假山楼。

七月初六日，米价每石钱九千八百，豆麦每石钱五千，居民大半食豆麦。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上海更甚，乡间亦然。

壬戌科状元徐郙，嘉定人。传胪陈彝，阳湖人。苏州府属进士脱科。

二十四日，池墓、角直枪匪掳掠周庄，不时惊扰，民多潜逃。芦星洲扎贼营，破殿几间尽拆去，近乡伐树，所到成童。

有星孛于北斗之下，光芒四五尺，色白而昏，十余日乃灭。有火星出东方，光芒四射。

八月十四日，南沙枪船掳掠。

闰八月初六日，官兵炮船五六十号、鬼子火轮船两号，至芦墟打贼卡，焚泗州寺，至黎里三里相近。

二十日，贼李姓胁取民财，无恶不作，开设钱庄六处，土行四五处。

九月初四日，各店铺报本抽厘，加五六倍；无本小店给凭索钱。孙信盛山货行借端诈钱三千余千，森号山货行因事诈钱八千余千，罄其赀不足偿。

赌博数十处，皆本地匪徒与贼合伙。妓船百余，或赁屋居停。鸦

片烟灯遍地，有不忍见闻者。

十月初五日，贼开公估庄，凡商贾及民间银洋必经其估，分别花光打印，定价五等，以次递减。洋银每圆七文，元宝每个一百五十文，碎银每两十文。潜察市上有未估交易者，即将银洋抢去。

初八日，贼所开钱庄被劫，伤长发一人。

十一月初一日，合镇桥梁街巷造水旱栅门，夜尽锁闭。上海航船带白米出境，罚钱二千余千。

初五日，伪监军令富户十六家出银三十余两。

自三月间，镇上赌博有押字宝者，分三十四门，其名怪诞，一钱押着赢三十钱，一日三次。合镇哄传，自文人妇孺无不若狂，问卜详梦，昼夜纷扰。又有专司走差者，搜罗众钱，记名入局，名曰航船，赢则抽分。开局者日赢钱数百千，人卒不悟。因作一联云：阵设迷魂，龟鳖蛇虫正当道；人皆说鬼，魑魅魍魉亦显灵。

二十七日，北观设收租息局。贼酋程令每亩收租息米三斗，伪董事十余人襄其事，三限已过，并无还者。十二月二十一日忽有栋花塘农民百余哄入局，将襄理者十余人擒去，欧打窘辱。至明年正月初一日，周庄费姓遣人说合，得放回家。

十二月初二日，常熟城内贼酋通款反正，苏城伪慕王谭[1]逆领大伙贼众围攻，城中坚守。永仓徐姓素豪富，有兄弟四五人，族中数千人。自庚申四月招兵积粟，保守村庄，应募者众，贼累次进攻不下。后因势窘投贼，名少渠者授伪职，其弟往上海投官兵，助饷军前效用，两不见罪。是役也。贼迁怒徐氏，将永仓打破，徐氏尽逃往上海。惟少渠被贼拘留城中，后亦殉难。器械粮食尽为贼掳，常熟城外各乡镇村庄大掠。

二十四日为贼之十三年元旦。

癸　亥

正月十四日，东溪演剧，聚赌。

---

[1] 慕王谭绍光。

二十日，贼开设代当银楼洋货店十余处，皆占民房。

二月十一日，官兵炮船至周庄。吴江县知县沈锡华驻章练塘，镇上有人往见。

十三日，周庄费姓通款官兵，会剿焦湖船匪百余人，其头子葛姓父子伏法。

三月初一日，贼至芦墟与官兵遇，掳掠北厍而回。

十七日，夷兵助官兵克复太仓。

二十一日，东路贼卡俱被官兵打去。周庄费姓党朱大，因事逃往上海，投官兵，授武职，领炮船至周庄，约费姓反正举事。民间三日尽薙发。同里所设保卫局及博局枪船俱撤去，凡费姓门下之人俱回周庄。合镇惊惶，知官兵不日将到，贼必雠视居民也。

二十二日，居民惊惶愈甚，或雇舟逃避者被贼拦阻驱回。单身带衣包者抢去，间有出钱赎回。

二十三日，贼四面拦阻行船。芦星洲卡添贼把守。是日设义卫局，伪师帅郑大全主之。

二十四日，上海航船趁有避难妇女数十人并行李辎重，贼见之，索钱数百千，仍回家。

二十七日，黎明炮声连震，南新湖有官兵炮船几十号，居民惶惶。连日枪船乘势搜寻伪乡官家属，籍其赀财。

二十八日，周庄陈镇台名东友，以朱大凶狠反复，恐其变，正法于市，及其党十余人。抄出金银数千两。

四月初二日，贼往南参掳掠。

初八日，炮声连日不绝。官兵克复昆山，时角直、池墓、金泽俱有官兵驻防。

初九日，贼酋程姓探庇村，与官兵遇，败回，死者数十。夜东溪一带民房尽为贼据守御。

十五日，辰刻同里湖炮声。官兵船数百将近，贼亦放炮。约一时，兵退。冲字圩新填地打落铅弹七八处，穿墙壁，重四五斤。居民走乡逃避者甚多。

十八日，车坊伪官叶姓纳款反正。昆山败贼至，居民出斗，退去。苏城贼亦至，欲杀薙发者，乡民与斗，伤数十人。

十九日，连日居民潜走近乡，停顿数日，觅船往东路，货物行李不能出境。随身所带被贼抢去。乡民亦不便出入，市上贸易绝少，情形寥落。

二十一日，平望贼酋领部下船三百余号，往东路投顺反正。

二十三日，贼往黎里掳掠。

五月初二日，辰刻，官兵领队陈镇台与周庄费姓炮船五十余号、小船二百余，放炮至镇。炮子空中飞过，沸然有声。船泊东栅，传唤绅董十人至船议事，责以不去迎接，不助粮饷。兵勇乘间打钞。巳刻开行。午后贼船数百至镇，居民窘迫，其实自黎里掳掠回，鸣锣不许逃避。里人叶姓前日亏少贼众博钱四千，锁押，脱逃往周庄投军，累其母叔桎梏。是日领众往熟悉之家搜括，兵船大队已开，尚未知，为贼获，杀死。

初三日，市上店铺半开闭，所剩货物无多，腐担蔬菜而已。

初四日，伪乡官局遣人往周庄探信，谍闻明日兵至，居民相率潜逃。

初十日，黎明炮声不绝。下午，闻官兵高店安营。

十二日，有人往练塘吴江县沈公处助饷银洋千圆，柴火捐二百圆，俱有印收。其人前已到彼处数次，捐过银洋几百圆。

二十五日，市上稍觉繁盛，人家避居乡间者，天炎气热，颇有迁回。

二十九日，黎明，炮声逼近，官兵船东自同里湖，南自叶泽湖，北自九里湖，会泊东栅。领队陈、张两镇台令放火，焚伪监军钟氏宅，延及两岸民居数十楹。遂入市打钞。贼先望西逃，见官兵离，次回至东南埭巷战，互有杀伤。枪炮之声如爆竹，炮子呼呼不绝。巳刻开行。

三十日，永安桥金宅为贼伙李姓住宿，北旗杆一带墙门厅堂俱为贼据。

六月初三日，吴江贼酋程姓并部下尽行调去，易贼酋伪扬王[1]。

初五日，上午贼众千余至镇，皆精壮勇悍，伪扬王号令甚暴。后

[1] 扬王李明成，忠王李秀成弟。时甫自天京调来，接守吴江。

港饮马桥一带尽贴封条占据，居民一时惶乱。晚间住宿于山阳田葆龄堂。三元桥两岸东溪油坊米行几处房主炊爨使令。

初六日，有人往周庄请兵助饷，不果。伪乡官以钱为命，平日胁取民间，盈千累万，尽充囊橐，不知为后日计。富户俱称无钱，虽存亡危急之秋，宁资寇盗。所遣之人亦畏首畏尾，不足任事。

初九日，官兵扎营虹桥港东溪桥，一望樯帆如栉。吴江夹浦桥有火轮船驻守，以遏北路。

初十日，车坊兵炮船泊杏菜港口。

十一日，营中传唤绅董二人到虹桥港，见陈镇台，谕“明日三路进兵，收复同里，即会打吴江，尔等居民宜避其锋”等语。

十二日，终日炮声，居民潜逃。余以足疾艰于行走，在家静候。

十三日，统领程学起率兵炮船四面齐入，贼众千余出战，列栅小川桥，冒枪炮而斗。约一时，官兵洋枪队从后港北转登岸，绕出贼后夹攻。又开车轮洋炮，烟焰蔽空，贼大败，死者数百，余望西逃。官兵追至庞山湖，又歼数百，以前路亦有炮船截住也。遂复同里，散给安民告示。然自午至晚，人人家搜逼财物者不绝。

十四日，统领程公率大兵攻打吴江城，苏城贼来援，败回；尹山有官兵埋伏，截住去路，贼全军尽殁。攻城益急，鬼子开落地开花炮，打入城，贼不支。伪扬王出南门逃去，余贼投降，克复吴江。押降贼五百余名至镇薙发，将解往东路。是日黎明讹传有东路兵至镇，余家走近乡暂避。至三家湾猝遇营兵，同行十余人已走散其半，惟余家四人及亲族中四五人，在乡民场上见其搜括一村，捆载入船而去。下午回家，其实镇上无事。薙发者纷纷，夜起圩团打更。

十五日，陈镇台炮船五六号，兵勇百余名守同里镇。

十六日，吴江县知县沈锡华到镇，欲定公馆暂住。

十七日，抚军檄沈令进吴江城。午刻平望贼众冲七星桥。

十八日，同里助饷银洋七百五十圆，解大营。前日押来降贼渐形倔强，是日解往东路。

十九日，八坼上下塘贼营络绎，吴江南关亦被冲两次。官兵朝晚出队。大营差官，提伪监军钟志成，伪军帅顾人祥去。

二十一日，方尖一带，贼盘据焚掠。

二十二日，辰刻，贼冲长生桥。

二十三日，上午贼焚掠镇南乡村，冲过长生桥。居民慌慌逃避。余令家眷往乡间。

二十四日，贼大伙据王家木桥，居民十逃八九。余觅船欲稍取器用，船少价昂，甚难措办。

二十五日，辰刻，贼冲至汤家桥放火，劫去炮船四号。西半镇掳掠。是日余自乡间雇船，黎明至家，稍取器用等物，闻贼入镇即开行。至同里湖，见烟焰四起，逃难之人如蚁，船尽东行。巳刻过庉村，乡民慌乱下船而逃，舟子亦彼处人，不肯前行，促余起岸，在下坝浜农家暂止。下午雇小舟，人多不能容。余同家眷三人先往东行，觅居停之所。将近周庄，阵雨大作，船无棚障，在乡间船坊歇宿。一夜无眠，暗中炊饭充饥。

二十六日，贼大伙至镇，恣行掳掠，遇人非杀即掳。间有老妪在家者，亦多斫伤，放火焚隆茂油坊。下午退。余于是日上午过许庄，上岸问路，见亲友数家在彼处，余亦赁陈氏屋一间栖止。家人上岸，余再至下坝浜接取所留之人。晚仍停宿乡间船坊，一夜不睡，蚊绕满身。

二十七日，贼至镇，冲过镇东北三四里乡村焚掠。楝花塘民称石敢当者，素强悍，至是集众千余，鸣钲与贼斗。贼败，追至长生桥，贼已远。下午土匪蜂起，运取米粮货物，一镇从此荡然矣。是日余住许庄。

二十八日，楝花塘民在镇守御。

二十九日，陈镇台复带炮船至镇。

七月初一日，闻家中门壁尽破，器用失去如洗。

初二日，舜湖孙氏奉抚军札，到同里守御，自备粮饷，炮船十余号、兵船数十号，号令亦严，人心稍定。

初三日，炮船百余号自周庄来，至同里镇打站，索民间柴火。是日余至镇，因兵勇满街，未至家中而回。

初六日，连日官兵炮船陆续过镇。同里巡司舒翰到镇理事，公馆在吉利桥袁宅。支应局董事数人办营中柴火及匠作，造浮桥以通旱队兵行。陈镇台调往别处。是日余至家中，门壁打破，柴草满地，略料

理关闭。下午至同里湖，横风大作，船几覆。迂道行数十里，至许庄，水栅不开，坐待天明。

初七日，闻官兵攻破洞庭，东山不守，旋被贼蹂躏。太湖沿边村落掳掠十余日，民死无算。

初八日，夹浦大营及吴江城外俱有贼冲，官兵杀贼甚多。

初十日，伪监军钟志成在唯亭大营正法号令。伪军帅顾人祥捐银四千五百两释放。志成原名之英，字芍田，年近六旬，颇涉六壬风角诸书，好大言，为贼信任。人祥向充圩甲，伪官中最黠者。（此注原为眉批）

十二日，贼冲八坼下塘，孙家兵打退。

十七日，江苏巡抚李鸿章领兵过镇，绅董三人下船见，略问近日情形。是日余在镇，夜宿任氏。

十八日，余仍至许庄。

二十四日，太湖十营水师统领李朝斌，带炮船数百号，至同里扎水营于九里湖。镇上供给军柴匠工，当差修船，及缝工等制号衣旗帜。

二十六日，余同家眷自许庄迁回家中。

二十八日，官兵收复西塘镇。

三十日，镇上兵勇填街塞巷，伐树修船。闻黎里枪船匪掳掠。

八月初一日，吴江县沈公黜旧董事四人，另派几人，办营中柴火等事。

初三日，官兵克复江阴。

初六日，市上稍有贸易，人家亦渐迁回，各处时疫流行，死者甚多；然治槥无人，诸物不备。

初十日，八坼塘贼出没，孙家兵屡战。吴松江北亦被贼冲，乡民守望。

十五日，连日兵勇买取食物，在肆中坐候，市头买尽。民间惟蔬腐而已。

十六日，太湖水师五营炮船开行。镇上起店捐，每月约计三千余千，委员刘日新设局核收。

十七日，官兵攻五龙桥贼卡及宝带桥贼营，死伤甚多，四五品领队官有阵亡者。苏城娄齐两门为昆山、常熟来路，两门闭塞已久，官

兵安城安营。葑门外贼营尚多，官兵开炮，贼避城中；兵退仍出守御。盘门为吴江通衢，贼营更多，官兵炮船不得近城。时有鬼子通贼，为贼造炮及一切火器，势难即破。

十八日，八坼近塘一带贼来割稻穗，乡民请兵防御。

十九日，捉民夫拆宝带桥两拱，坍去二十五拱，压死兵勇五人。又令打捞水草，开河道，通火轮船。

二十日，各处伐树修炮船。

二十一日，官兵唤渡捉船或载树木。

二十六日，同里巡司舒公馆移于北埭顾氏宅，抽厘捐委员刘同住。

二十八日，辰刻，下塘有贼冲至，孙家兵战，有寡不敌众之势。南沙亦被贼冲。

二十九日，方尖一带乡民避贼，牵牛背包者纷纷。

三十日，调炮船往长桥助孙家兵，叶泽湖南乡村几十处，贼众盘踞焚掠，烟焰四起，割稻打谷，装载入船。同里震动，有刻不能安之势。夜三更，连珠炮响，人尽逃。余领家眷出走至富观桥。闻墅口贼已搭浮桥将渡，幸炮船巡视，已打退矣。四更又调炮船打仗，守南新、叶泽两湖。

九月初一日，湖中炮船鏖战，然贼势大蔓延，已至长生桥。居民逃避者十去八九。

初二日，湖北官兵，湖南贼众，相持不下。晡时，东路调到旱队兵勇、炮船十余号。

初三日，官兵旱队捉民夫，筑土城于长生桥。四围立栅门，列枪炮守御。是日，余领家眷至俞厍暂避。

初四日，午，贼冲长生桥，南路烟头四五处。

初五日，太湖水师委员协镇唐鸣盛，早晚巡垒，弹压市上兵勇，民甚德之。

初八日，贼至小叶港、龙家港。

初九日，午，贼过朱家栅桥，约有千余。孙家兵败回，死者数十人。贼已至栅门，唐公飞马至水营，调兵接战，贼始退。

初十日，官兵与贼水战湖中，炮声震动，贼死甚多，获贼三十九

人，解吴江。有黄包头一贼，凶悍异常，杀于营前。是役也，孙家兵有功，唐公令公局出钱五百千犒之。

十一日，南沙失守，西路火光烛天。黄昏获贼船三号，有三十余人，内藏火药，欲放火内应也。

十二日，上塘打仗，追至白龙桥。北路官兵战胜，自五龙桥直抵盘门。

十四日，南沙贼退，官兵进剿南路，船骑并行；夜四更，调炮船八十号往长白荡守御。

十五日，吴江上塘火轮船两号、炮船二百余号、旱队数千，统领程学起率大兵进剿。贼望风而靡，获伪桂王并降贼千余名，贼死无算。获贼炮船二十余号，余船余数百，皆器械糒醪，进至盛墩。晚长白荡炮船仍回九里湖。

十六日，南路贼扫荡，统领回营。

二十六日，孙家兵调往五龙桥，西塘兵调至长生桥驻守。捉民夫增筑土城，开濠沟直至庞山湖边，约二里。

十月初三日，禁止捉船，乡船渐有至镇。夜直西火光，约在横金地面。官兵打西洞庭山，获贼船糗粮。

初七日，余自俞厍领家眷回家。

十一日，委员徐致和，奉抚军札，至同里办饷捐租息事。章程二十四条，每亩照额五成，以二斗捐饷，以六升作抚恤，以二成半给业户租息，余作局费。农民自业田每亩共完米二斗八升，俱照时价折钱。城局有总董，同里董事三人，设局陆家埭郑宅，各业户报田数造册，乡民亦报数核对。

震泽县知县万青选到任，在镇停泊。

十五日，横扇杞港等处逃难者相接，南沙、施家尖、牛毛墩俱被贼冲。

二十日，官兵会打苏城，三日炮声不绝，镇上各圩查户口门牌。

二十三日，横金木渎太湖边一带遭贼冲击。

二十五日，江苏巡抚李鸿章、统领程学起率大兵克复苏州城。伪慕王谭逆为贼党自杀，献城投降。

二十六日，营中报捷贺喜。

二十八日，苏城降贼伪卫王[1]等六人邀赏，不受节制，并欲扎营城内，其部下贼众尚有数万。抚军与统领定计，佯令受职，入城即闭城擒杀，遂大杀悍贼及两广安徽贼匪万余，势方定。放出战马数千，妇女数万，降贼数万拨入难民厂，委员将降人发回原籍。以伪府六处，暂作巡抚藩臬公馆。

十一月初一日，官兵克复无锡。

初三日，西南炮声不绝，打退横扇、杞港等处贼，获贼数百。

初七日，饷捐租息局设五柜分收，另一柜专收自业田荡。每柜司事六七人，由单收票司事十余人。内设总柜，委员董事，经理军饷，随收随缴。租息五日一期，业户出领资给发，石米折价钱三千八百。又有书役差船数十人。

初十日，吴江三里桥至七星桥，扎水旱连营。

连日兵勇卖衣服器皿者满街巷，皆来自苏城。又有米谷等物，市上繁盛。有人自苏城回，见伪王府在娄门内，僭侈崇丽，极其壮观。内有园，本吴园改造，役民匠数千而成。伪府几处皆然。城上雉堞填平，搭廊棚盖瓦，以蔽风雨，较旧时高二三尺。阊门外至山塘街，市□鳞次。元妙观前亦繁盛。余俱荒凉（屋多零落）。虎邱有白石坊，极高大，乃各处伪乡官所建以谀贼者。文庙学宫词堂及一切寺观院，大半拆毁，所存者亦空殿几间，并无神像。官署公廨亦然。（城外不留片瓦，虎邱惟剩一塔。）吴江亦然，城北门内有屋数十楹，已半零落，完好者不过两三宅。城外片瓦不留。华岩塔岿然孤峙，垂虹卧水亦中断矣。惟塔尚在，下半座已破损。考其碑记，皆建自齐梁或唐宋（近代惟修葺而已），从未有荡尽如斯者，真数千年之奇劫也。

湖州贼出城掳掠，居民避难来镇者以为乐土，赁屋数间，几姓合住。

十一日，抚恤局发米，大口一升，作三日粮。小口减半。预给票造册点名，约计二千余口。难民有乡土者，给凭资遣。董事三人，司事六七人。

---

[1] 苏州的叛徒是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王、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八人（李鸿章奏议卷二），并无“卫王”，此处所记有误。

二十日，营中各处上匾颂功，长生桥勋字营调往西塘。

二十四日，官兵克复平望石城。平望旧无城，贼运石筑之，颇坚固。先是嘉湖贼闻平望危急，添贼拒守，官兵力攻，伤者甚多，贼亦死千余。

二十五日，官兵攻黎里，贼众拒守，三日不破。至夜忽有神火长数里，自湖荡中来。贼见之以为官兵大队至，放火西窜，遂收复黎里。

连日市上商民云集，较之六月至九月间如别开境界，乱后情形真出人意外也。

二十六日，吴江华字营兵调往王江泾。

二十七日，官兵过境，捉船打嘉善。

十二月初三日，横扇杞港仍有贼冲。

初十日，过路官兵拆沿乡民房，长绛路乡民斗殴，有斫伤者。

十一日，太湖水师统领加江苏提督李朝斌，定行辕于北埭严宅，造南阁照墙，是日起岸。协镇唐呜盛亦移公馆于西车汇严宅，营官各居民房。

二十四日，饷捐租息局停收，业田收不及什四，自业田荡约收什七。同里所属，惟南路一带夏秋之间遭贼蹂躏，余皆成熟。所以迟滞者，因乱后人心变也。周庄局收什之八，芦墟局亦仿佛。

二十七日，戌时立春，而余所见民间通书及万年书俱二十八日戌时立春，想误刊也。立春自朝至晚晴和，东南风。上元转运第一日，而能得如此气象，可以卜天意矣。

纪略续编

甲　子

正月初一日，晴，东风。

初三日，太湖水师捉船移营。

初十日，雪积四五寸。

二十日，常州大兵合围，连至无锡，绝粮贼与民人相食。

二十一日，湖州贼陷盛泽镇，焚中市民房，几及十之六七。

二十九口，盛泽贼退。

二月初六日，吴江丁祭。

初九日，常州贼冲福山洋沙镇，常熟戒严，苏城盘查出入，时获奸细。

十三日，李提督自嘉兴领兵回，即往苏城。

十八日，统领程学起克复嘉兴。自前月下旬官兵与贼战，昼夜不收队，枪炮铅子如阵雨。领队胡安泰阵亡，统领被伤。破城后杀贼数万，城中屋宇毁者十之八九。

二十日，查门牌。各圩司事四五人，按户注册交局。凡异乡迁来者，取保填明户口。无保者一概押迁别处。因苏城奸细获长兴人也。

二十四日，浙江布政使蒋益沣克复杭州城。

三月初一日，官兵收复南浔。

初二日，太湖水师捉船往湖州。

十四日，统领程学起因攻嘉兴炮伤。回苏城病卒。

十八日，饷捐局褚委员下乡，亲催分局庇村、杨家村两处。

二十三日，见誊黄，豁免被兵州县地丁钱粮及邻近州县减缓等事。

三十日，饷捐租息撤局，不准经圩催甲在乡私收。

四月初一日，北观太平公醮，合镇斋戒。

初六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克复常州，伪贺王程[1]逆伏诛。

二十日，李提督调水师驻南浔。

湖州贼冲吴溇。民因蚕事潜归，蚕未登而贼至，民死千余人。

五月初十日，闻江宁贼围困绝粮，指日可破。江西流贼窜扰数郡。

十二日，吴江学教谕李凝辰来镇作寓，令诸生报名。

十六日，松陵书院开课。

二十日，李抚军甄别正谊书院。

二十四日，官兵克复长兴、大全、吴溇、杨溇等处，民居大半

[1] 按贺王为秦日采，并非在常州死难。在常州死难者为护王陈坤书。此处所记有误。

焚毁。

闻江宁外城将破，庚申六月掳去之人有逃回者。

六月初一日，疏柳桥南搭厂修造炮船，军官借民房避暑，东溪后港人家有人满之患。

初十日，二更天色如墨，大风雨，闭户尽湿，黎明始定。水陡涨尺余，大树连根拔起，坍墙倒壁者无数。常熟出蛟。上海黄浦溺船无算，人死万余。九里湖炮吹过同里湖，有为风浪打沉者。

十六日，统领曾国荃克复江宁外城。十七日克复内城。伪天王洪秀全先期自杀，幼主洪福瑱为乱兵所杀。十九日搜获逆兄伪福王洪仁达，获伪忠王李秀成，俱磔死。首逆戮尸焚毁，将李逆传首发贼所到地方，以快人心。杀大小酋目三千余名，悍贼十余万，江南平。

十一日，各营中驰递红旗。

二十二日，太湖水师进攻湖州。

二十六日，太湖水师领队江福山攻大全，阵亡，兵勇死者百余。

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藩爵一等侯，世袭。浙江巡抚曾国荃爵一等伯，留江宁。江苏巡抚李鸿章，爵一等伯。提督李臣典，子爵，克复江宁之首功也。提督萧孚泗，男爵，获洪、李二逆者也。

十五日，官兵攻破晟舍，进逼湖城。

二十五日，伪忠王李逆传首过吴江。

二十七日，江浙大兵克复湖州城，浙江平。

二十九日，李提督回兵。

九月初一日，阁部曾国藩奏请江南乡试。

二十日，北闱乡试，江震中式三人，副一人。

十月初三日，李抚军决科。

十二日，抚军李鸿章赴江宁监临乡试。江南正主试刘琨，副主试平步青。提督李朝斌带两营兵船赴江宁护送。乡试生员连日赴考者，陆续起行。镇上二十人，江城寄居者十六人。

苏属九邑仍办饷捐租息，每亩照顾六成实租或七八成不等，计收米一石，缴捐军饷钱八百文，善后工程钱七十文。业户自收随缴租田，概用县印，发各佃户另造册存县核对，以杜隐漏。农民自业田每亩捐饷钱七百文，善后工程钱五十文。一切坟墓屋基，俱照自业田

例。发易知单，在县堂收捐。捐单随缴随发，长元吴各业，皆于十月中旬开收，江震各业，皆于十一月初旬开收。

十一月初八日，江宁乡试，头场十六日完场。天气严寒，冰雪载涂，走考回船，又值江潮涸浅，停泊月湖湾十余日，或起早先归，至十二月初十以后大帮始得回家。金陵乡试回来言，城内荒凉，或数十里瓦砾场，各城门外筑京观。首逆伪府宏敞，金盘龙柱尚存，宫内惟石床，池中有石船；焦土两堆，乃玉钩斜也。秦淮湖白骨纵横，屋宇零落，繁华转瞬。天道循环，可胜浩叹。

十二月初十日，佃农观望，租收寥寥。吴江县沈公两次到镇，提佃严比，稍得疏通。然收至年终，大局不过四五分之数。

十五日，江南乡试发榜。

十七日清晨，江宁报至，从侄偕达中式一百七十二名，叶嘉树中式二百四十五名，樊生保副榜十九名，三人不出五家邻近，亦佳话也。统榜中式二百七十三名，副榜三十六名，补戊午、甲子两科江震中式八正两副。

后　序

夫帝格苗顽，尚有三旬逆命；周征猃狁，曾闻六月兴戎。虽天青日丽，定无彗孛之祲；迨雾灭烟消，果见虫沙之化。生当斯世者，莫不谓鲁戈挥倦而大梦忽醒矣。乃野人于蓬藿之中嗔目而大呼曰，有是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而竟历此大劫，遭此奇穷，其可没而弗彰哉！于是捃摭爬剔，取四五年间，纵横千余里为之纪略。上而天日星文之变异，下而山川人物之凋残；内则朝廷之命将出师，外则郡邑之募军转饷；大之青犊黄巾屠城而略地，小之狗盗鼠窃逐队而成群。遂使吴越片坏，不啻水深而火热矣。其间智者审所趋避，愚者蹈危机而犹未知；贤者自洁其身，而不肖者亦讵能遗他人之臭乎。吾耳所闻，吾目所见，吾身所亲历，其患难俯仰，今昔犹为心悸。古人云："安得山中千日酒，酩酊直到太平时。"旨哉言乎！殆为今日言之乎？爰从沦陷，以迄荡平，纪略事之始终，不计词之芜杂。赫斯天讨，成伟绩以中兴；吉是师贞，奏肤功于上将。从此花村鸡犬，永无健卒挥戈，毋使甲帐弓刀，复有书生磨盾矣。丙寅莫春之月，倦圃野老又识。

锡金团练始末记

华翼纶

说明：《锡金团练始末记》一册，钞本，常熟图书馆藏。卷首有作者华翼纶自序。卷末朱笔题记："据湘芙夫人所藏原稿校一过。"未知钞者何人。

华翼纶，金匮县荡口镇人，做过江西永新知县。1860年，太平军进军苏南时，金匮的豪绅地主"结团"顽抗，"以白布裹首为号……号为白头"（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东南荡口镇局华翼纶主之，东北河塘桥局杨宗濂主之……二局称最强"（窦镇：《锡金续识小录》）。他们反对太平军，曾得到清朝的奖励，咸丰十一年四月，因荡口民团的"杀贼出力"，赏知县华承皋等蓝翎（咸丰《东华续录》）。

太平军在苏南建立政权时，曾混入大批的敌人，有清朝的残兵败将（像李文炳、何信义），有地主团练（像徐佩瑗、华翼纶），有游民土匪（像费玉成、郑国魁），有地主知识分子（像曹敬）[1] 等等。

[1] 关于徐佩瑗、曹敬、钱桂仁、熊万荃等四人的来历和活动，都见本文及其附注。李文炳一名绍熙，字少卿，是小刀会的叛徒。他出卖了刘丽川起义，换取清朝的富贵尊荣，官至候补道。等到太平军进攻苏州时，又开门迎降，为江南文将帅，窃取了昆新两县的政权。逃亡在沪的苏州知府吴云，秘密和他联系，令与徐佩瑗等勾结，并接济饷银，候机叛变，被忠王发觉处死（王韬《瓮牖余谈》、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吴云《两罍轩尺牍》、《昆山新阳续修合志》）。何信义一名培英，又名培章，和李文炳同在苏州投降太平军，驻守浙江的乌青镇，也经过吴云的撮合，他暗向上海道吴煦投诚。后降于左宗棠（《瓮牖余谈》、《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三期《何培英禀帖》、《两罍轩尺牍》、《左文襄公奏疏》：《奏报收复桐乡县城折》、严辰《光绪桐乡县志》、卢学溥《乌青镇志》）。费玉成本周庄无赖。周庄系苏州、昆山、吴江边区的一个巨镇，农商殷富。当太平军进取苏州时，他鸠合一批游民土匪，盘踞在周庄和附近各村镇，被逃亡官绅们吹嘘做"一方保障"。不久病死，子金绶接统其众。后并隶淮军（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姚济《小沧桑记》）。郑国魁本巢湖的盐枭头目，一直在东坝盘踞，清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候补道史保悠收编为清军。何桂清军瓦解时，这支土匪部队被太平军追赶到无锡，在溃败中发生内讧，郑国魁杀掉了史保悠，混进太平军，不久又投奔上海清军。以后太平军苏州守将纳王部永宽等投降李鸿章，即经郑国魁的拉拢（《清史列传》、金天翮《皖志列传稿》、赵烈文《庚申避乱日记》、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吴清卿太史日记》、《贞丰里庚申见闻录》）。

他们伪降太平军，以保全地盘和实力，暗地仍受清朝的接济和指挥，勾结原来隐藏在太平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钱桂仁、熊万荃），从内部进攻革命。终于配合外国侵略者和“湘淮军”，夹攻太平军。

华翼纶曾撰《锡金乱定始末》、《锡金团练始末》、《锡金文报始末》、《频蹙录》、《频蹙续录》等文，记录他和太平军为敌的种种罪行和当时见闻，本文即其中之一。从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叛徒钱桂仁、熊万荃等，怎样和恶霸地主徐佩瑗、华翼纶相勾结，清朝又怎样利用徐佩瑗、华翼纶作内应的勾当。表明太平天国革命未能够纯洁自己的内部，遭受了混入内部的敌人的侵袭，而促成革命的失败。为了揭露这些事实，因征引《镜穉自怡日记》❶等有关旁证，作为附注，供读者参考。至于本文从反面和侧面提供的其他新史料不少，自会引起读者注意，不须在此一一提出了。

（祁龙威）

锡金团练始末叙

自发逆踞金陵，各大宪出示劝民间团练，为坚壁清野计。舌敝唇焦而州县视为具文。民间以承平日久，不复言兵，虽三令五申卒泄泄如故。咸丰十年三月，金陵大营兵溃，贼遂长驱直达，自丹阳而下，常州郡城犹守六昼夜；至无锡苏州，城门不闭，官兵本无斗志，而自巡抚徐以下无一人知兵，故数百里无限其马足者。吾邑人本懦弱，岂能抗此悍贼，乃迫于势之无可如何，竟激而为团练，在四围皆贼之中，昼夜血战者十四日，城失而乡得全者方四十里，荡口一隅竟以倡团事上闻，蒙奖饬过当，因述其大略为团练始末，非敢自炫，实赖群策群力之赞助耳。

同治三年八月既望金匮❷华翼纶篆秋自叙。

❶ 龚又村《镜穉轩自怡日记》二十四册，钞本，现藏北京图书馆，作者常熟南乡人，地主知识分子，与曹敬友好，对钱桂仁、熊万荃、徐佩瑗等的记载颇多，多半闻自曹敬。

❷ 无锡旧分无锡、金匮两县。

锡金团练始末记

咸丰庚申，金陵大营兵溃。吾邑城中团勇数百人不过招集无赖子虚应故事，贼未至早已星散。四月初十，县城不守。先是金陵败兵逃下，掳掠财物，无所不为，乡间土匪又四出抢劫，居民之载辎重，遁者无一幸免，以致乡民进退维谷，而城内贼酋伪忠王李秀成出示安民，反而严禁长发肆扰，杀土匪数人，悬首城门，居民逃出者皆欲回家，而四乡黠者遂创为进贡之说，以牛羊食米献贼，冀得免杀掠。伪忠王驻锡五日，军政悉派乾天安李贼；民事派监军黄顺元、厉双福，俱本邑人。南门外天授乡伪军帅黄德元即顺元之兄，以近城故被害较轻。长安桥、市头等处有富户过姓胡姓充当旅帅，供应周到，民居未毁。扬名、开化二乡，金玉山为军帅，颇护乡民，本有团练势甚旺，后为贼注意，赖金左右之。西门外富安乡、万安乡为宜兴冲途，钱南香为军帅，因贼踪充斥，逃避远方。北门外景云乡亦近城厢，有杨念溪为军帅，未甚损坏；但杨之旧宅在江溪桥房屋百余间，土匪毁其半，官兵坏其半，存无几矣。其大镇为东亭，贼与民贸易之所，商贾往来如织，小市遂为雄镇也。怀仁乡地半金匮，通江阴之要道，人民被掳者众，军帅张承寿、旅帅浦紫鄉均是役吏出身，为虎作伥而已。先是荡口土匪知长发陷宜兴必取锡金，于初四日即思焚掠，吾乡人以为不失于贼先失于盗心实不甘，遂群议立局为团练，先杀土匪头目阿黑，众心遂定。有广东人小孔，曾开广烟铺于安镇，来乡游览，乡人捉而杀之，奸细由是绝迹。迨城陷后共举义旗抗贼，而四乡应之者方六十里。十一日贼欲来荡口，四更，后桥得信，即飞集民团，鸣锣为号，锄耰棍棒皆作军器，遇贼于维山，有嵩山寺僧念亮者，持铁鞭当先，适一悍贼驰马冲锋，念亮纵步向前，抢入马腹，以鞭倒卷贼坠马，即枭其首，团众噪前，杀贼无算，众心大悦，众志益坚，所获军械粮食金银以充裕团中基础。然贼自破金陵大营，直冲数百里，无有抗之者，忽遭此辱乃益愤。十二日五鼓，率大队来攻，各处民团互相递信，早已蝟集，数万人乘之，复大胜。自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共十四战，民团皆胜，是时北面常昭未失，南面望亭民团至陆贤桥同墅圩

杀老长毛十余人，东南民团长洲县徐氏、马氏、张氏[1]防御周密，贼始有畏心，而团练因此得坚。四乡立局互相保卫者，西至后桥、安镇，南至望亭，东至永昌，北至祝塘，皆一呼可集。其法以有急必救，并力于近贼之处，昼夜递信，呼吸皆通。故一有警报，贼未至而团先集，且随地留饭，随时可食。凡耕田之人，暇则耕，急则战，无有异说，亦无有暇时。有钱之人，出资相助，盖已深知贼之榨取民财，无微不至，今不济公，后必供贼，故其事易集也。五六七月，各县皆陷，而常昭无恙，实赖长洲、金匮、江阴各乡团之力。常熟知县周文之，颇能笼络人心，以永昌徐少蘧[2]主长洲之团，以余主金匮之团。嗣有旨，以庞钟璐[3]督办团练，而常熟实无可恃之民团。贼知永昌、荡口为东南屏障不可破，遂由江阴先攻祝塘、华墅，彼处求援于东南之团，然相距八九十里，一再前往，奔命已疲，赴救不及，祝塘遂为所据。北面之团失利，节节相阻，文报不通。贼注意常昭久矣。八月初二日巳刻，贼进城，民间及各官署皆未闻知，仓皇失措。时庞督办在王庄，常昭既失，民团皆寒心，虽竭力整顿，而外援无望，不能鼓励。贼众奉伪忠王命，变为假仁假义，笼络人心。时届年终，忠逆赴安徽，守苏福省者为熊万荃（即喜天福伪爵）[4]，专以要结为事，不复杀掠，忠逆倚为腹心。于是各团有阴相约降。九月中，长洲张汉

---

[1] 苏州旧分长洲、吴县、元和三县。徐氏指永昌徐佩瑗，马氏指黄土桥马善，张氏指吴塔张汉槎，都是长洲县地区的团练首领。

[2] 徐佩瑗字少蘧。永昌在今苏州齐门外，介苏州、常熟之间。

[3] 庞钟璐系常熟的在籍京卿，清廷即其家起为督办江南团练大臣，见其自著年谱《知非录》。常熟旧分常熟、昭文两县。

[4] 熊万荃是个别有来历的人物，传说他的父亲“向官苏省”（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他本人也做过清朝的寿州知州（《镜穉轩自怡日记》。他管理地方，“颇革长毛之苛政。各路乡镇白头团勇四起，……熊皆致书与之约，各不打仗，仍各自团练，并亲至面订要约，实欲预留地步。”（《苏台麋鹿记》）。他与钱桂仁、李文炳、徐佩缓等结成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与上海的清朝官绅声气相通，准备内应（吴云《两罍轩尺牍》、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后引起忠王怀疑，调“令拒守平湖、乍浦之间。”（苏台麋鹿记》）最后降于李鸿章，赏知府，改名建勋（钱勖《吴中平寇记》）。

槎先纳款受伪爵而徐氏遂孤。十月中，常昭守将钱得胜（即陈天燕）[1]，由伪举人曹和卿（名敬）[2] 作介，授少蘧以同检官衔，两相和约，赏犒甚丰。伪帅熊偪令同至黄棣安民，给示收漕，乡民完粮后，每家墙门贴一纸印凭，长发便不到抄扰[3]。常熟之辛庄、吴塔，苏州之相城、陆巷，一例效尤，而吾邑各团遂无斗志矣。至十月廿日，熊万荃与徐少蘧来议和，言各不相犯，附近各乡造册征粮，均归本地人办理，不派长发一个，乡民不愿留发者听其自便。民团以历次抵抗，死伤极多，见有可生之路，遂无必死之心，相与洽约，惟荡口弹丸之地，结仇已深，仍阴自备，数年来尝有一日之懈，且刚柔互用，和战兼施，其得免也，天也，亦人也。

咸丰十一年正月，杨咏春同年自通州来信，已奉翁帮办札委，带兵五百到江北一带，连络团勇，整理军需，以便南剿江南各州县。嘱余连络各主管民团者，以便届时内应。暗念张军门已阵亡，上路无良将，曾督又未到江南，统兵大僚各抱观望，阳奉阴违，不觉忧心如焚，进退无据矣。二月初，易服雇小舟由水道至永昌，访徐少蘧，细

---

[1] 钱桂仁一名得胜，又名安邦，又名百顺，桐城人。他在接防常昭之后，即与敌人勾结。吴云于1861年致李文炳的密信里说："金二戈处既已扣定，有无生法之处?"同年江苏巡抚薛焕奏报清朝："常熟贼目钱安邦……欲乘间投诚，束身归罪"（同治《东华续录》卷一）。李鸿章《朋僚两稿》说："常昭踞逆钱百顺，桐城人，密托程学启乞降"（同治元年闰八月廿七日《上曾相》）。都指此人。1862年底，他往苏州降骗忠王到常昭阅兵，准备把忠王杀害后，发动叛变。不料他的部将骆国忠抢先发动，钱贼一时进退失据，蒙忠王宽大，令其戴罪图功（庞鸿文《常昭合志》、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后在杭州降于左宗棠，在进攻嘉应州战斗中，被太平军击毙（《左文襄公奏疏》）。

[2] 曹敬字和卿，常熟南乡大地主。钱桂仁到常昭后不久，即招曹入城，关于收漕、试士等一切大政，都由曹出主意。乃准许地主收租，考试改出四书题等种种破坏革命政策的行为。常熟的地主们歌颂他能够"片言使狂寇回心"（《镜穉轩自怡日记》。曹虽出入大平天国政府，但未受太平天国爵职，至今常熟的父老还说他是"长毛绅士"。促成钱桂仁和徐佩瑗勾结，也是曹的阴谋之一。

[3] 按《镜穉轩自怡日记》于咸丰十年十月十七日记："闻徐少蘧素为贼惮，惜以郡县均失，孤军无援，不能大肆剿洗，为城帅笼格，强授以同检官衔，白玉微瑕，众所鉴谅。伪帅熊偪令同至黄棣安民，给示收漕，每亩定六升，连条银共一斗，业主租收五成，先自办米缴赋。"可相参看。所云"城帅"，指钱桂仁。

述近况，相对蹙额。知少蘧与伪帅熊万荃、钱贵仁甚融洽[1]，出示两伪札，均称奉忠王谆谕，安民地区，如有新兄弟不守纪律擅自抄扰良民，准乡官捆解来辕按天法究办等语。徐局于正月五日在黄埭拿获长发十余人捆送到苏交于伪帅逢天福[2]，其中正法一人。闻之甚慰。想乡镇暂可偷安。次日返棹，见荡口杨树港稍，贼匪又设一卡，收捐每由民众自报，每值千钱收捐四文，较湖口卡短收一文。询余侄昧初，据云：江阴、常昭两县为英逆（陈玉成）麾下攻取，苏省为忠逆独占，陈逆不慊，每择繁华市镇，多设一卡，归英逆管辖，以资军需。八月间，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贼中互相猜忌如此，然忠酋外柔内刚，深得民心；英酋恃勇而骄，人皆惮之，江南无立足之地，熊伪帅为余言之。见文星阁前枪船虽竖伪旗，局勇叅，甚为寒心。摒挡一切，外事托徐新甫办理，内账归昧初照料。三月中，余赴沪渎，免去招忌，且得探听各处消息也。居住四月，来往虽多熟识，皆虚仪威夷，不见官军踪迹。八月初六，闻曾帅克复安庆，次日乘夷轮至安庆乞师。曾帅以久未得下游信息，且薛中丞在上海不通音问，见余至乃大喜，许以明年二月出师东下。明日即属其弟九帅前往湖南招勇万人。惟时庞督办薛中丞闻余至曾帅处乞师，议不可不遣人往，遂令厉慕韩大令乞师，后余十日至，曾帅亦许之。至同治元年二月，余复往安庆，即随师东下，督师者李都转鸿章也。由轮

---

[1] 关于徐佩瑗与熊万荃、钱桂仁、李文炳勾结谋叛的情形，见前页注①②）两条。1861年他曾到上海与清朝官方密谋，准备于1862年初乘忠王在浙江，苏州空虚的机会，与熊、李、钱发动叛变，旋因忠王提早回苏，徐等的阴谋流产（《两罍轩尺牍》、《贞丰里庚中见闻录》）。李鸿章到上海后，徐佩瑗仍经常派人密报军情，要求接济（《朋僚函稿》、《镜稃轩自怡日记》）。骆国忠据常昭谋叛前，徐佩瑗到苏州进行阴谋活动，被忠王扣留。常昭叛变后，徐佩瑗部团练于中途拦截从苏州往常昭的太平军，被慕王谭绍光击溃，残众投奔李鸿章，改编为淮军的一部。徐佩瑗被处死刑（陶惟砥《相城小志》、曹允源《吴县志》）。徐佩瑗盘踞苏州郊区多年，横征暴敛，不仅农民受苦，也侵犯了其他地主的利益（《镜稃轩自怡日记》、汪堃《寄蜗残赘》），所以江苏官绅对他的“毁誉参半。”（《李文忠公奏稿·复奏降将江腾海等情形片》）曾国藩奏报清廷说：“……徐佩瑗前以团练得名，后以骚扰失望，久处贼中，形迹可疑，为良为匪，亦复众论纷歧。”（《曾文正公奏稿·查复薛焕吴煦参款片》）徐因此死后没有受到清朝的抚恤。贵仁即桂仁，太平天国避西王讳，改贵为桂。

[2] 原钞本在此间有眉注云：“即刘肇均。”按《苏台麋鹿记》：破城“……二十余日，忠逆饬令伪逢天安刘姓、伪左同检熊姓，办理地方事”。肇均或作肇钧。

船带六千人至上海，累战皆捷，克浦东等城。十二月而常熟骆国忠以城降[1]，其时熟城三面皆贼，贼数十万包围之，路出江阴及吾邑各乡，东由昆太，南由苏省，五日余日[2]。先后领兵有伪禄王、伪宁王、伪庚王、伪驱王、伪普王、伪周王、伪炎王，其最悍者伪慕王谭绍光，伪莱王赖桂芳、伪听王陈炳文、伪广王李恺顺。邻县乡镇波及肆扰，荡口以有备幸免焉。二年四月，李巡抚率兵克复昆山，直逼苏城。李三帅以进攻江阴，檄杨艺芳与余总办常、昭、江阴、锡、金五县团练，设团练总局于常熟城中。余又奉札为大营向导，于五月初四日抵熟城。时方称兵攻江阴城，余于初七日即往南乡庙桥邹义壮内设团练分局。五六月，大兵环攻江阴，故锡地未有兵至。督师李三帅鹤章为中丞胞弟，忽有书与艺芳，言荡口有贼卡，如欲不打卡，须犒师银万两，余以贼方踞卡，岂有本地而求免打卡者，即作书复艺芳，言助饷则可，犒师不能，语极抗直，艺芳以原书呈三帅。六月廿七日早，突有兵船张、邓两营至荡口打卡，将贼卡打毁，大肆掳掠，将难局存钱衣服尽行取去，扬帆就走，并不留守。而荡口之人既惧贼来报仇，又虑兵来抢夺，计无所出，遂经宪委之团练华朗、华芸、庄沅州集团自卫，招至千人，而伪监军黄顺元率五百人来投，声势遂张。七月初七，与贼战于毛塘桥，克之，获其旗帜无算，生擒长发贼十三名。七月二十四日，闻苏伪纳王并三伪王将来报仇，攻荡口，团兵战不利，余于廿五日下午驻扎荡口，助之。廿六日早，自出督战，遇贼于坊桥之北，不料陆勇见贼而溃。余督舟师救出陆队，与贼战，自卯至未，五进五退，贼方退去，我军亦整队回。官兵虽闻信，无赴救者，团勇皆无赖子，一见势孤，各自引去，全队三千名至晚剩千五百人，次日仅存二十余人。廿七日黎明，贼已到六步桥，蜂拥而来，黄顺元手下

---

[1] 骆国忠，字良卿，安徽凤阳县人。咸丰初，全家参加太平军（谢永泰《凤阳县续志》、冯煦《光绪凤阳府志》。《清史稿》本传误作桐城人）。随钱桂仁驻兵常昭，爵居跳天福（《镜穉轩自怡日记》）。钱桂仁谋叛，骆国忠参与其事。1862年底，忠王回苏召见钱桂仁，骆国忠为争夺“首功”和钱桂仁的财产，便抢先发动。从此导引中外反革命军深入，攻陷了苏福省（《海虞贼乱志》、谭嘘云《守虞日记》）。骆国忠后隶淮军，李鸿章改编所部为“忠字营”（《吴中平寇记》），官至提镇（《清史稿》）。

[2] 疑系“五十余日”之误。

止有从者一人，顺元自执一旗立延祥湖桥上御贼，贼径冲，顺元退至马泾桥，犹执旗而舞，余亦止从者双喜一人，执余旗立桥上，局中之勇先奔，止有教练三保一人执洋枪立新桥上开放二次，贼迎面而来，顺元等方始退走，贼追之不及。余乘舟退甘露，华瑞芳率舟师攻贼于湖口不胜，亦退至甘露，迨余至，众皆毕集，同至庙桥局，适午正，遣人至荡口附近嘱乡人远避，两日夜荡口甘露居民十去八九。廿七日，贼又至，所伤男妇十余人，贼大掠一日夜，各乡村衣服粮食皆空。廿八日，官兵突至，贼远飏，所掠财物悉为官兵所得，官兵住民房计两日，烘火延烧房屋，荡口一镇约四五百间，余家烧去六十余间。第二次援大桥角，官兵复驻荡口，又延烧民房五百余间，余本家亲仁堂藏书为一邑之冠，付之一炬。前数年贼来未毁一椽，至是而不能保，岂非劫数耶！八月初六日，华朗亭承皋先走谒中丞于王庄。中丞知荡口为常昭门户，遂遣五成队来援，自率舟师由冶长泾来，其陆师松树督标正副等营至谢棣桥，已遇贼踪，连战皆胜。廿八日巳刻，抵荡口，中丞亦由水路抵新桥，余自王庄驰回见中丞于舟次。廿九日，遂调得胜之师冲方桥，贼已遁至黄埭，遂径冲黄埭，毁其营，贼遁蠡口，遂回师。中丞自度地势，以大桥角当驻防，与余约，俟破江阴即来扎营，是为克复荡口。

八月初二日，克复江阴，乘胜进攻无锡，以督标营黄中元、抚标亲兵正营周寿昌[1]来扎大桥角，以防苏贼之冲。十二日，扎张泾桥大营，其余分防堠山、芙蓉山、万安桥等处。三帅撤团练局，檄余为文报局，并向导大营所办传递文报。张泾扎营最多，事亦最繁，文报往来不绝。余得张殿华之助，以张泾、安镇、羊尖、荡口分设四局，余往来于各局督之。兵贼交流，中丞又在上海，文报由羊尖局送至常熟王庄局，转递。若苏州则归荡口局送至驻苏各营，组织甚密，奸宄不能混入。忠逆闻信，自安徽驰来，并召周逆汪起贤、侍逆李世贤及三伪王五天将率众十余万由望亭扎住进攻大桥角之营，复连营自梅村毛塘桥以至江溪桥数十里，旗帜林立。又夷酋白齐文不用于中国，遂投

[1] 周寿昌本名钱寿仁，太平军太仓守将，与钱桂仁、骆国忠同谋叛，事泄，率部二千余人奔上海，降于李鸿章（《吴中平寇记》）。

忠逆，且夺一火轮船助之。忠逆自率精锐数万来攻大桥角之营。其时周寿昌营正扎大桥口，且有浮桥可通南岸。廿八日，贼之火轮由漕湖入，我军水师张学仕营见之即遁，兵皆凫水逃之荡口及甘露，四十余船悉弃之。提督黄翼升在荡口闻信即飞棹炮船往援。白齐文于廿九日黎明，驾火轮船径扑周营，忠逆督环攻黄中元营，营墙被轮船上开花炮打坍十余丈，轮船行驶如飞。往来如织，炮无不中，已伤勇七八十人，势几不支。忽周营中放一火箭中其药舱，顷刻炸裂，声动林木，河波沸天，烟焰冲起数十丈，逾时不散。轮船搁住浅滩上，船中鬼子击死，尸身迸裂，飞至天表，血雨肉泥遍洒田间。我军黄周两营乘势杀出，提督黄率水师将张学仕所失炮船尽数夺回，而张泾桥督标正副营亦继至，贼遂溃，大桥角之营得全。贼以水攻不成，遂分两股，忠逆扎望亭，侍逆扎梅村，次第推进，蔓延至大墙门口及洪升里，北至西仓、鸿山、谢埭桥等处。侍逆一股由梅村窜至江溪、新塘桥，迫近安镇，窥我缑山之营。我军以大桥角势孤，又添林字营扎六步桥，屡次进攻洪升里、双板桥，俱遭反射，盖兵心有怯不能取胜耳。九月上旬，雨甚，不能战，而贼至各村搜掠，且乡民有以食物馈忠逆，冀其免抄也。八日，树字营进攻洪升里，为贼所败，逃回者不满半数。三帅愤甚，自来督师，整顿后连夜回驻张泾桥，开濠筑墙以固防守，每日出仗互有胜负。贼无退志，且援贼连营数十里，逃兵败勇尽为贼掳，彼众我孤，相持数月，竟不能逼城，而城中之贼亦时出冲突，至万安桥、芙蓉山等处。梅村侍逆时亦率众冲至安镇、堠山，忠逆冲过鸿山到大成桥。各乡早稻至是时适熟，贼遂掳民夫排日割取。忠逆运至苏州，侍逆运至溧阳，而锡守潮逆自运入城，金邑止有南延上半乡皆种晚稻，且近大桥角、六步桥，有官兵驻防，故未被割。十月十一日，程军门学启率开字营从浒墅关冲破望亭贼营，斩浒墅关贼目伪天将高逆，一日夜转战三十里，踏平贼垒二十四座，直逼阊门。忠逆知

黄埭、蠡口已失，望亭又断，恐苏城有变，[1] 遂宵循。李三帅乘之专攻侍逆六昼夜，乘雾环攻，大破之，侍逆亦遁。至是各乡安定。援贼既退，李三帅调刘铭传由皋桥进扎，扼常郡来援之路；调张树声扎尤大里，郭松林扎江溪桥，督标黄中元、抚标周寿昌驻南门跨塘桥，周盛波扎寺头，四面环攻锡城。三帅自驻束亭督之。是时城贼外援虽绝，城外尚有贼卡，贼首伪潮王，时出冲击，狡悍异常。城内各伪官见势不支，有发天豫黎瞎子通情黄顺元，联合十余人乞降，约期内应，事泄知不免，即共攻潮逆府，潮逆登屋飞瓦，率亲随百人对垒，列一昼夜，乞降者卒为所杀，官军不得耗，未能外应。十一月初二日，贼目忠怀朝将汪裕湖率众出城冲突，各军并力以战，自卯至午，贼不支，退回江溪桥卡中。官兵乘胜破卡，贼复遁入城，郭松林率亲兵跟追之，城门不及闭，官兵一拥而入，城遂破，各军纷纷沓进。潮逆在伪府闻变，方督众上城守，适遇周寿昌兵，即生擒之，其伪王娘三人方载金宝欲出西水关，亦获也。各营官兵皆空壁入城争利，贼降者半，死者半，无一得脱，此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午刻也。至晚，各兵始将所掳马匹骑坐妇女至东亭，络绎不绝，城中烟火烛天，人声鼎沸，终夜有声。初，李三帅下令营中不准带妇女。初四日督标黄中元查出营中被掳妇女三十六人，周盛波亦查出盛字营中被掳妇女二十八人，均匿东亭局中。其余各营不肯送出，亦听之。遂分出锡金本地妇女为一处，其余杭州、湖州及南京、江西妇女为一处，藉草而处之，终夜哭不休。各营中兵勇闻局中有妇女，争相来取，不与即拔刀相斗，其势不能禁止。有愿从者，听其配去，不愿者，听其掳去。有一年轻妇，金陵人，抱一幼孩，云是王娘，不肯跟人，志甚坚，后见一少年将官貌美，欣然从之。而吾邑被掳妇女十八人均不愿他往，局中人竭力保护，送至各乡，访其亲族遣散之。

初三日，余遂募民夫三百人半为旧时团勇之忠诚者，入城救火。

---

[1] 指纳王郜永宽等叛变事。按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踞苏贼首伪忠王李秀成见事棘，夜出胥门，仍由灵岩、木渎水道以去。二十四日，伪纳王郜云官、伪天将汪有为杀伪慕王谭绍光，夜开齐门迎降。"这是苏福省太平军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叛变，也决定了苏福省保卫战的失败。

进南门，见路旁死尸堆积，街中溃血成渠，履为之湿。乃先令抬尸开路，其中死马四匹，松字营勇六人，余皆贼尸，半日完毕，稍通城门之路。然大街上尸首纵横倒偃，触目皆是，东西北城门中亦有积尸，视南门较少耳。各营官兵见城中贼馆粮食充足，争先封大宅子，每为势力大者所夺，遂负气放火焚之。各处火起，赴救不及，坍屋之声如除夕爆竹，相续不绝，大帅下令亦不能禁，五昼夜火始熄，而城中之屋去其大半。三帅于初三日入城，驻小娄巷余家屋中。此屋甚窄，而合意驻此者，以城内巨室多起火故也。是时文报络绎，东亭局随营搬入城内，借凤光桥陶氏宅，取共屋小无利可争也。三帅檄各军乘胜攻常州，而刘铭传已进扎七墅堰，后军陆续进展。李中丞（少荃）自苏来视师，至城中，见所烧房屋，恻然伤之。檄杨艺芳与余办善后局，帮办者秦莅风（臻）、侯榕初（缉熙）、王伯陶（言铸）数人而已。且无米为炊，有风作浪，人皆视为畏途，故虽发聘札，多托故不来。中丞来锡，遇解潮逆于中途，遂带至城中正法焉。潮逆广西藤县人，躯干矮小，狡勇非常，目光炯炯若电，诈称不识字，不多言，亦无供状，临刑时颜色自若。同日处死者伪军帅侯谦保、伪同检秦鸿源。

各兵所住屋中，曾为贼打馆，尚有剩谷，官兵据为己有，每遣降贼盘存，且取他屋中贮粮运入己屋，并掳民夫为之磨砻，文报局中所招民夫三百名顷刻而尽，终日来索夫役，势甚汹汹。不得已又募民夫五百，亦顷刻而尽。初入城时，局中亦盘谷为食，然夫役多，谷少米，且釜筐瓦缶恒为官兵夺去，仅存破釜三四，不够敷用，局中人往往日晡不食，至半月后，稍能就绪。贼中被掳之人有仍为兵掳者，皆得饱餐，其无力之男女老少幼兵所不欲掳者，不得食，或就道路或寻仓库拾取遗粮，经一月以后，粮尽食绝，奄奄待毙已。锡城初复，营务处符道传谕速将贼尸掩埋，街道扫清，城门修好。遂募水木匠五十名，又募民夫五百名，余督役兴工。民夫时时为兵掳去，有司事五人督之，亦每为兵所虐，不能禁止，姑因循而敷衍之。十余日始将街上及各城门经行之处尸首埋清，街道亦扫洁凈，城门亦做好。烬余之屋，所有装修家伙皆被官兵取去，扎排出城，售至他处。城中凡家用什物及农田器具皆有之。盖贼在城时，抄掠各乡，携至城中，堆积馆内，迨贼去后，官兵择其贵重之物，细民取什用之物，以致填街塞

巷，百物皆备，百文钱可买一箱古物旧货，真目不忍睹也。十日后，符道下令，不许将木料器具出城，四城门派员看守，米谷亦禁止运出，而兵于夜间缒城搬运，然较前之公然载去者有间矣。全城民居，室如悬磬，有心者能不为之伛惋乎！自复锡城后，三帅遂调各营攻常州、宜兴，以林字营、松字、督标等营攻宜兴，其余各营攻常州，密受中丞之议，按时而进，如探囊取物，于正月廿三日克复宜兴。而常郡之贼有伪护王陈坤书为首，又伪趋王胡银龙、伪守王方宗海为辅。同治三年正月望后，勾结丹阳贼目陈逆，乘间沿江口一带，以数万贼冒雨冲入腹地，先扑江阴之扬库，据之。又分股扑常熟之福山，鞠镇台逃避，贼遂踞福山城，分两股陆队，一股扑江阴城，一股采袭无锡，护逆督率之。民情喘喘不安，中丞檄符道往守常熟，命三帅守锡城，自统水军兜剿。吾邑守城兵不过千余人，带兵官为余思枢，其兵抢掠有余而战守不足，并托言东门驻卡隳敝不能防守。至是三帅深知思枢之不足恃，遂檄黄中元援无锡，郭松林援常熟。天适阴雨，日久兵不至，三帅使弁持令促之行，黄中元兵先至，即出迎敌。二月十三日早，贼已冲至鸭城桥，余思枢率队出城，见贼旗即退。贼已冲至东亭，黄中元兵适至，横击之。贼稍却，且知城中有备，退往各乡掳掠，八字桥、张泾桥等处受害最重。其扑江阴之贼，伪驱王率之，官军与战不利。贼遂分股取王庄，折而南直扑羊尖镇。黄中元御之，与战亦不利，反被僧定邦马队冲突，中元愤甚，自率亲兵退羊尖桥上。一日夜羊尖居民皆逃，惟陈仲华在文报局，警报不通，与中元死守。贼遂窜入练塘，径扑常熟。而黄翼升军门带水师自长江东下，击退福山踞贼，乘胜进扎华荡，追剿王庄贼巢，自冶长泾抵荡口，而锡境遂安。三帅复调刘铭传击回陆路授贼，贼之水路冲入腹地者实有四万人，八九歼焉。六月六日，设驿递归锡邑管理，乃将各局一律停撤。计办团练局三年，文报局一年，无一迟误者，盖办事皆得其人也。

庚申年陈墓镇记略

陆云标

编者按：本文系江苏昆山县陈墓镇近年新发现的未刊稿本，记载

1860年太平军攻克昆山时的一些情况，因作者是坚决反革命的地主分子，对于太平军肆意污蔑；惟其中记载当时丰村一些情况（如征粮数目、地主痞徒混入革命政权等），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土地制度等问题，尚有参考价值。本文系金诚先生抄寄，并辑录县志材料作为附录，供对照参考。

岁庚申四月初五日，喧传丹阳失守，何制军退保苏城，又传贼兵将到浒墅关矣。予谓贼纵猖狂，断无如此神速。

初八九间，避难者纷纷到镇，人心甚为惶惧。适奉前中丞徐扎委署周庄汛总司王飞熊来镇，协董劝办团练，尚未筹款定章。有牙侩王文竹者希图敛钱入橐，招辄江湖匪类百余人，勒令通镇日捐钱五十串。闻者皆以需费如此浩繁，小镇岂能经久，且王文竹并非原谕董事，正拟议章妥办。岂知所招各勇半皆亡命匪徒，竟有持刀相向。牙桧而敢如此举动，恃有安仁局司帐龚小坡一人耳。时已四月十六日，苏城先于十三日失陷，予适因病在家，文竹称为有意抗违，遂有先杀予与陈骏台之说。骏台固镇中首富，即先承认五百，又有朱葵畦说劝两当铺出钱九百串。由是王文竹得有两人附和，一思保家，一图利己。益肆无忌。各乡勇亦持械横行街市。适邻村张家库土匪抢夺过往船只，被事主在镇寻获。文竹欲将该村纵火焚烧，已带乡勇前往，因众怒难犯，拆去民房数家，获犯数人而回。翌日，文竹、葵畦等即令王委员将各犯略为讯供，斩决五名，枭首示众，并写贴赏格辑拿余犯，致张家库村民逃亡过半。时四月二十二日事也。予于是夜起患寒热卧床，二十五日气喘，旧恙剧发，几濒于危。

初一日，病犹未痊，忽闻昆山、青浦相继失守，因令内子及海儿随待慈亲先避镇东五里之唐里村朱姓家中。

初二日午刻讹传贼匪已到，人尽狂奔，盖因大泽张浦等处俱被贼扰，烟焰四起，咸谓祸不旋踵矣。工人朱三等力劝早避，予谓死生有命，似此寸步难移，即使负我而行，终难免于一死，与其死在途中，孰若死于牖下之为得乎。后知贼匪离镇已不过数里，因在东岳庙连放火包未成；至吊子桥，马俱不前，始行折回。若非神灵默佑，镇不早经糜烂耶。然已迁徙一空，存者不过十之一二家矣。

十九日，予病稍痊，已能强步。申刻忽传角直被烧，北望火光烛天，通宵不息。予病后受惊，风寒又感，依旧卧床不起。时镇上人心愈乱，王文竹更目无法纪矣。

二十日晚，忽令勇头郑焕章带领多人来家，声言图中捐数不起，系予一人把持。闻之不胜骇异。因即唤进，告以卧病月余，早已杜门谢客，焉有把持情事。岂知言未及竟，即拥进百余人，各持刀械，将堂中桌椅灯盏等物全行毁坏，并将铜盆掷至面前。予正腹痛作泻，齿牙几为脱落。后经邻右人等缓言劝解，该勇等一味持蛮，竟敢施放鸟枪，莫可言喻，二更后始渐散去。查看损坏物价满地，并掳去自鸣钟衣帽银饰等物，是夜予因齿痛，竟夕未眠。天明后，地保顾忆庭来，劝予暂避。予初意不肯轻动，因慈亲已在乡得信，专舟到镇，恐有倚闾之望，只得扶痛携仗而行。村中人咸来劝慰，予由是寂处穷乡，一切均置度外。随有人告予曰，二十一日王文竹、蔡杏林带勇至角直镇，搬取贼匪掳剩财物，并在双庙地方抢夺陈姓避难船只，有与枪船分赃争闹情事。

二十五日，泄泻增剧，乡间苦无医药，至六月初始得渐减。正思到镇就医，十二日，忽陈飚甫来，欲予回镇。诘以何事，则称长毛气焰正盛，官兵焉能即到，为今之计，惟有到苏进贡，最为上策。且言此计伊早想出，今周庄、角直皆将效法而行矣。信口胡言，扬扬得意，一时妇竖村农，皆为发指。予谓“我朝养士二百年，厚泽深仁，沦肌浃肤。我辈虽未食升斗之禄，惟既读圣贤书，当知忠义二字，岂有通贼进贡之事，而甘心为之者。”飚甫知予意不可强，至晚怏怏而去。

十三日，缦卿弟来，言昨有朱葵畦、朱南畇、王文竹、陈骏台等到家邀同赴苏进贡，弟以无胆无才回复。葵畦即称“明日一准同行，怕敢不去。”后至王荫亭、陆湘音家，均被其令子王秋伊、陆兰塘直言指斥，谓“既有今日进贡之举，以前何必先办团练；既办团练，何得轻言进贡。”葵畦等恼羞成怒，几将秋伊、兰塘拖扯殴辱。适各乡勇亦恐进贡后将其遣散，持刀恐吓文竹。文竹诿诸葵畦。葵畦即向各乡勇作揖剖辨，并未与闻。如果要办，须先安顿乡勇之言，缓为解散。乃十八日王文竹即办就礼物，与郑焕章、费灿等赴苏，并不邀人同行，各乡勇亦无一言。其中情弊，盖可知矣。

予闻此事已成，不致再来缠扰，于七月初三日到镇，并赴角直就医。

初十日，正同王秋田内兄晤谈，忽闻东首烟火又起，即趋出视，咸称近在虬泽。未几，逃难船络绎而来，唐里亦专人到镇雇船。当夜仅约一舟，先将慈亲接回，予于十一日清晨，始向邻人借得小舟，赶赴乡间。但见避难船遍泊河干，竟有小舟而藏至老幼二十人者。目击情形，甚为心恻。及至唐里，已闲无其人，惟房主朱赓良登高而望。缘该处离虬泽不过五里，深夜火光，较为密迩，以故妇女老弱半宿舟中，内子、海儿因无舟楫，仍住在岸。黎明时，邻村失慎，讹传贼匪已到，内子及海儿俱睡中惊起，权附邻舟摇泊村外河边。余至询悉情形，火亦早息，始得将船唤回，人皆面无人色矣。乃惊魂未定，风鹤频闻。十二日黄昏，正思就睡，忽海儿自外奔回，曰“贼至矣”。时村中众人睡中惊起。急于登舟，竟有忘携幼子幼女者。余令海儿先同饭婆搭趁前船，随与内子附上后船。正在解维，回见海儿仍立岸上，忙问何以走回，曰：“假也，并无贼也”。问何以知为假也。曰：“前村牧童戏言也。”予即瞿然曰：“当此深更黑夜，岂儿童戏嬉之时。亟须遍告邻村，究明主使；否则恐其先发制人，转多未便。”村中父老皆以予言为然，随究出主使三人，从轻议罚了事。

是时镇上业已进贡，王文竹与郑焕章等时往苏州李姓贼首处，市中遍贴伪示，禁止薙发。陈骏台、朱南畇等先已蓄发科头，改装易服。后传伪谕，在镇设立伪官。

八月初一日，即有伪师帅郑焕章接印，先带乡勇游街示威。闻有朱葵畦捧印随行之，未知确否。随撤资福庵中佛像，踞为贼馆。自是镇中无日不有长发贼匪往来。陈骏台、朱南畇两人无日不在贼馆中行走。贼馆中无论大小事件，亦无一归朱、陈两人主持矣。最可恨者，又传伪谕添设旅帅百长等项名目伪官。其中乐于从事者固不乏人，而素称公正庸懦者，如姜汉儒、唐焕文诸人，亦皆被逼报充。姜等明知事难挽回，但求免开其姓名号。朱葵畦坚执不可。惟原其故，谓非恐日后查究，预为一并陷害地乎。居心险恶，一至于此。

中秋后，郑焕章、费灿自苏回，令通镇人到伊贼馆，言李贼首要收本年钱粮，每师帅所属各派米二千五百石，银一千二百五十两，两

当铺并不在内，统限本月底解足。所谓月底，乃月二十五日，贼盖不知计闰，并月有大小建之别也。因为时已迫，须于用事之胡姓贼目处馈洋五百元，冀可宽期少解。不数日，又贴伪示，知胡贼目并未收受其洋，即为王文竹等藏匿。及言银米，断难迟缓，勒令照数按通镇四图均派，虽家无担石，亦必竭蹶张罗。否则拘拿管押，封店封房，祸不旋踵而至。甚至陆静斋兄弟应派米百石，业已斛见交明，越日忽然发退风筛，且称少米十八石，勒令补足。静斋因心怀不甘，未经应允，辄将伊弟二亭拉局审问，呼吓情形，不堪言状。后仍补米十二石五斗，始行放回。王文竹即以解粮为由，遍处捉船。乡勇索钱卖放，致卖放之钱，缴入贼馆者，有一百三十余千，被勇入己者，更不知凡几。惟是项银米在镇，已经照数派足，解苏者闻不过二千。尚有发换之米未解。乃又在元邑附近七十六图中，并昆邑各乡村逐户苛求，所收银米，更有浮于在镇之数者。近又押令行中各脚夫换帖，每名需费六十洋，如得按名收足，亦有一千三百余元之多，究不知文竹等作何开销。呜呼！王文竹本一市侩奸徒，目不识丁之人耳。陈骏台系乙酉科经魁陈竺生之子，现已游廪食粟。朱南畇系新举孝廉方正朱钢之子，亦早名列成均。乃皆甘心从贼，全不顾名教纲常，能无为之浩叹。顷闻大兵攻围青浦，不日即可乘胜抵苏，但愿贼匪早一日荡平，生民早一日倒悬〔此句疑有误〕，则诚区区微忱，所日夜祷祀以求者耳。时九月二十七日，锦溪后学陆芸标啸霞氏谨记。

记中词意未免过激，却系字字皆真，毫无粉饰。盖团练本以保镇，今乃适以害人。其始敛钱入局也，有陆湘音等家中被扰；其后逼捐济匪也，有郑正泰等店铺被封，均未于记中叙入，从其略也。顷闻王文竹因大兵将到，又欲以杀贼为名，希图却罪，与陈骏台赴沪斡旋。若再得志，窃恐陈墓一方百姓，虽幸而不死于贼，终不免死于王文竹诸人之手也。悲夫！

又有人言陈骏台曾在贼馆中书一对联云："留发留发，留得尔民真面目；改官改制，改还我国旧衣冠。"如果系其所作，非显然悖逆之一证耶。

附　录

昆新两县重修合志纪兵

说明：《昆新两县重修合志》卷五十一纪兵，记载了有关清咸丰十年（庚申）至同治二年（癸亥）四年中太平军在昆山地区的情况。清方记载中充满了对太平军的仇视、歪曲与污蔑，但同时又不能不漏出了些当时地主武装企图顽抗终归失败的真情，因而提供了一些研究太平军在昆山地区的历史资料。

一、志中记载庚申年太平军攻克昆山、新阳两县时，清官员及兵勇心惊胆寒、望风披靡。

二、地主阶级积极组织团练、乡勇企图抵抗太平军，但其结果，却遭到了“交战两昼夜，力尽被擒”，“接应拒门，多死于阵”，“各村义民，力不能支”的惨败。因为昆山是苏州、上海、松江三角地区的军事重地，所以太平军在昆山地区与地主武装的战斗是有其特别重大的军事意义。

三、志中谈到：“同白贼掠北乡”，可以察出当时有部份团勇投向了太平军，这里所指的“白贼”，即常昭两县之“白头勇”。

四、志中记载了太平军在昆山地区所进行的一些政治思想斗争。太平军不但积极地开展了反薙发运动，同时还进行了反封建迷信的斗争。如“逆贼踞城后，先登马鞍山，焚毁庙宇”，因此封建统治者把大平军恨之入骨，说什么“自古流寇毒祸，未如是烈者”！

五、志中记载了当时乡民参加太平军的情况，“贼酋陈炳文自嘉兴来昆，扎营园明村附近，避难之民被掳几无孑遗”，“十月初……贼众四出掳民”。当时清统治者对百姓响应太平军与参加太平军污蔑为“被掳”、“掳掠”。

六、早在1851年（咸丰元年）当太平军在象州各地与清军反复

鏖战的时候，敌人就定下了“以毒攻毒”❶的方针，不择手段多方引诱太平军的将士，要“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❷准备“多购间谍，解散党与，引诱贼首，使之自相携贰”，❸妄想从内部来瓦解太平军。县志记载，在壬戌同治元年，清统治者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来瓦解昆山的太平军，但伪将帅投诚事泄，贼首自相残害，结果没有成功。以上几点供参考研究。（金诚）

咸丰十年庚申三月，江南大营兵溃，张总统国梁力战不支，马蹶堕河。发逆乘虚东下，先陷常郡，四月十二日继陷苏省。昆新距苏七十里，文报不通。苏民避难纷纷而至，城中人心惶惑，亦皆迁避。二十六日发逆大队入城，城中一无备御。昆新两县令黎勉基、王如林先时遁去，佐贰以下及城守营官亦远遁。惟在城上士民仗义抗节拒斗骂不屈而死者，百数十人。逆贼踞城后，先登马鞍山，焚毁庙宇，延烧民屋，光焰烛天，数十里外犹见之。越三日，贼至西北乡掳掠，乡民率皆以船为家，避匿阳城傀儡两湖滨。贼侦知，乘焦湖船四面兜围，开枪放炮，劫掠无遗，老幼男妇非死刀兵，即死水火，浮胔蔽湖，其登岸而逃者仍被戕害，计有千余人。五月朔日，巴城斜堰镇交界集勇团练，会常昭两县团勇（俱以白布裹首，号“白头勇”），伺贼下乡，并力拒斗。外委陈绅督众奋力击毙多人，贼退入城。嗣贼众四出夹战，绅力尽殁于阵，同时练勇阵亡者数十人❶。初二日，贼掠角直镇，暴肆焚劫。义民朱锦昌等抵御，死之。周巷村义耆唐士杰、周近思练勇防堵。贼于初三日统队四出环攻周巷，士杰等交战两昼夜，力尽被擒而死。其时张浦、赵浦、新塘各村镇并起义勇，

❶《东华续缘》咸丰元年三月上谕。

❷《东华续缘》咸丰元年四月上谕。

❸《东华续缘》咸丰元年六月上谕。

❶ 在昆山城内北后街下塘，二中心小学附近，有“昆新庚申殉难忠义总坊”一座，左右坊额上分书：“同治十年岁次辛未六月”及“昆山县知县王定安、新阳县知县陈其元、梁鹏捐建。昆山县教谕王芝年、新阳县训导路保和监造”等字。在中间二根石柱上刻有对联一付：“一片清流碧血，娄江遥入海，千秋浩气丹心，玉岫近参天”。该坊是当时清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为纪念庚申年“殉难”的“忠义之士”所建，因此该座石坊确实是当时太平军进军昆山地区时彻底击败了地主武装的有力的历史证据。

接应拒斗，多死于阵。同白贼掠北乡，杜桥村乡民邵季华、沈茂和纠众抵御，死伤无算。初八日贼分队攻大仓城，两邑乡民乘贼垒空虚攻城图克复。有义民朱家湾人朱静远、陈日顺等，新塘村人王锦云等，朱泾村人钱朝杰等，里巷村人沈孝、徐懋功等，侯泾村人朱廷珍、唐大等，各起义纠众，揭竿为旗，制梃为兵，扑近东城。鏖战良久，杀贼堕水无算，贼退入城。未几悍贼成群，各裸其体，出城交战。各村义民，力不能支，自北来者多死于夹潮塘；自南来者多死于致和塘。九月贼致四乡掳掠，名曰打先锋，所致悉遭屠戮。梵宇琳宫，见皆焚毁；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毒祸，未有如是烈者。

十一年辛酉，贼禁薙发，四出巡逻，违者拘之；或榜掠，或戕杀，或禁囚勒赎，暴肆残虐。四乡镇中各建贼馆，百端需索，至于敲骨吸髓。河塘田地一片荒芜。又立军师旅帅、卒长、司马等伪官名，以次统属，为贼征粮。珠溪镇金区二图人张德勤、徐秀玉，因青浦贼酋郅天福征乡人粮，伪师帅程某助贼为虐，即将程某殴毙。贼执张德勤、徐秀玉并焚炙死，惨酷极矣。十二月贼酋李秀成统众万余人，由昆直犯上海城；官军开放大炮，贼不及备，死伤大半，贼酋骇怯退回。时严寒，大雪三昼夜，高积四五尺。贼困蹙于冻涂冰胶，而所过乡村，被掳居民残害颇多。

同治元年壬戌四月，贼又四出乡镇打先锋，穷村僻野无不搜劫净尽。其焚掠最甚者，西北乡如正仪、巴城一带；东南乡如陈墓、蓬阆、菉葭浜、安亭诸镇。五月伪朝将踞守昆城，先时守城者伪将帅投诚事泄，贼首自相残害，大肆杀戮。七月贼众掠至茜墩镇及陶吴家桥、杨湘泾、珠溪镇（即朱家角），焚烧民屋，被劫一空。历一月余贼始退。贼酋陈炳文自嘉兴来昆，扎营园明村，避难之民被掳几无孑遗。九月陈炳文会伪朝将统大队至陈墓镇，先向贼馆责贡，未几猝行劫掠，焚毁民屋。镇中十室九空，被掳者尽遭杀戮。其时东西南三乡居民避难，行舟多匿大慈双洋潭中，几及数百号。贼猝至，兜围劫掠，老幼男妇手足无措，号哭震天，被戕投水死者双洋潭畔尸相枕藉，计有千余人。十月初，各乡农田方稔，正当收获。贼众四出掳民刈，乡农终岁勤劳，未沾遗穗之利。村少炊烟，途多饿莩，不如无生

之难，比户皆然。

二年癸亥三月，总统程学启进剿昆城贼巢。令总兵李恒嵩、夷将戈登统带洋枪队勇，分道夹攻。贼酋伪朝将先期侦知，从西城门单骑逸出。至四月十四日，总统程学启统兵大队直薄东城外，总兵李恒嵩、夷将戈登驾火轮船由界浦河袭钞，扼守西路，两面夹攻。炮子飞入城中，贼势穷尽迫，蜂拥出西门奔窜。如游鱼之入网，无一脱漏，河塘积尸成堆，血流蔽水面。其贼党之窜匿乡村者，乡民到处截杀，即哀求伏地不获偷生，此即天道好还也。

史致谔与外国侵略者往来信函选录

祁龙威　辑

说明：史致谔字士良，清溧阳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历官江西广信等地知府，一贯与太平军对敌。同治元年（1862），由左宗棠奏荐为浙江宁绍台道，和美英法侵略者深相勾结，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浙东。就由于他的撮合，左宗棠才能获得外国干涉者的支持，而享“平浙”的“大功”。

由此可见当时史致谔在宁波的地位，近似上海的吴煦。吴煦后被李鸿章参革，史致谔也和左宗棠“有隙”而于同治三年以“原品休致。”这些买办官僚曾经是外国侵略者与国内封建军阀结合的桥梁。他们的函电文件，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美英法等侵略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证据。

史致谔“休致”后，寄居常州。1952年秋冬间，我在常州工作，得从史致锷的后人家里，抄录过他和外国侵略者的往来信函。现在选录一部份发表，供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参考。原件和“同治元年军务要件”稿本等后都由前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以下便是信函原文和我所作的一些注释。

（祁龙威）

买忒勒与史致谔函[1]

买忒勒启者：本统领所带花头勇[2]，每月薪俸等类共银七千两，系合洋一万元。日前照会贵道内开银数洋价因一时合错，是以不符。现在共收过洋五千元，应作银三千五百两，尚欠银三千五百两。应请贵道即发洋五千元，解交本统领军营，以便分给，幸勿稍迟为祷。闰八月十四日（一八六二年十月七日）。

买忒勒与史致谔函原注：闰八月十八日〔十月十一日〕，到即复

顷于闰八月望日，接展公牍下颁，知宁郡近有奸细混入充当绿头勇[3]事，业已拿获。足见大人保卫民生，防范严密，是所铭佩。从今弟处自当一体严查，毋烦廑念耳。至前在余防英国人刻已拔队而去。闻伊兵头之意，欲由苏州而至金陵，未悉确否？弟之一军驻守姚城，兵力甚单。昨收黄头谢勇[4]三百名，学习洋枪，并可保护城池。更喜余姚县陶大老爷办事甚好，可否恳请大人保举？再闻宁郡有资助黄头勇之军饷，如有即祈大人作速催解来姚，以济军糈，是为至祷。买忒勒。

史致谔复买忒勒函

姚江防御，务希保卫维持，加意慎密。黄头勇三百名，既蒙教练洋枪，可期得力。已饬善后局查照本地雇勇章程给予口粮，此事局中自当妥办，可请放心。余姚陶令前有失守处分。此次随同克复，亦必为之转详。英国兵勇现在会攻奉化，其由苏进剿金陵之议，并未闻有

---

[1] 标题系选录时所加，（以下同）。按买忒勒即达尔第福（Tardif de Moidrey）法军炮兵管带。1861年间，在上海编练清军“会防局炮勇”和太平军作战。1862年夏秋间，调充浙东法国“洋枪队”统领，在余姚一带与太平军作战。时值史致谔接任宁绍台道，买忒勒便通过他向中国人民搜括军费。

[2] “绿头”、“花头”系英法“洋枪队”的简称。按许瑶光《谈浙》说：“法国用花布缠头，英国则用绿布，故人呼绿头花头云。”（《太平天国》第六册、六一四页）

[3] 当时宁波的“绿头勇”，除英国教练的“洋枪队”外，另有美将法尔师德（E. Forrester）统带的“常胜军”的一部。在这里，揭露了“洋枪队”内部的“不稳”情形。

[4] 按《越州纪略》言：“初，黄头名长胜军，统之者为余姚练长员外郎谢敬。”（《太平天国》第六册，七七一页）这信说明买忒勒驻军余姚时，和这支地主武装勾结和收编其中一部为法国“洋枪队”的经过。谢敬后在余姚四明镇被太平军俘获，伏诛。（《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十二，《请议恤余姚县殉难之绅士片》。）

此说。专泐布复。十八复大法参府买大老爷升[1]。

买忒勒与史致谔函

买忒勒启者：前泐一函，计蒙台览。所有本统领军营至闰八月初七日止，薪俸口粮等类，尚欠银三千五百两，计洋五千元。现已逾期十余日未荷解交，兵勇待饷孔殷，实难再缓。合亟专函奉渎，务望贵道即速如数解交本统领军营，以便散给，是所切盼。闰八月二十日（十月十三日）。

史致谔复买忒勒函

买参将：前奉来函，因饷需支绌，一时未能应付，是以尚稽作复。再顷接催件，已遵照欠数，饬令善后局即刻补放矣。专泐奉复，顺请勋安。闰二十。

买忒勒与史致谔函

买忒勒启者：所有前拨兵丁一百名，学习洋枪，内有兵丁十名逃避不到[2]，曾经开单照会贵道饬营严提等因在案。惟迄今已逾旬日，未知曾否提到？如何传到，应如何惩办之处，务祈贵道将该兵丁解至余姚军营，当面惩治，庶可以儆将来。专此渎恳，顺颂勋安。闰八月二十一日。

史致谔复买忒勒函

史致谔顿复：前因贵营学习洋枪之勇逃避多名，即经严饬文武各衙门查拿送究。昨据府县报称：查到二十余人，多系营兵。现因陈提军[3]前赴奉化，一俟即日回城，即当咨请按名解送贵营，讯明惩办。迟滞之惩（惩字疑误），统希亮答。先此奉复。

---

[1] 买忒勒的法国军职，相当于清参将，故称参府。

[2] 美英法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为敌，武装清军以干涉中国革命。从1862年起，曾教唆清政府调拨天津、上海、宁波、广州、福州等地清军交英法训练（见同治《东华续绿》卷十四），但是“各营弁勇皆不愿”（李鸿章《朋僚函稿》第一次《六月二十五日上曾相》），这信也暴露出这个情况，所以狡猾的侵略者以后不得不改用供给教练和武器的办法，由湘淮军阀自行改编他们的军队了。

[3] 陈世章，时护理浙江提督。

史致谔致日意格[1]函

启者：上虞久为逆匪占踞，本当作速进攻，因饷绌兵单，未能即时议剿，然所有通盘计较，本道实无刻不往来于胸，思以长策取胜者也。今日酉刻接据余姚探报，知买德二参府已带兵前赴下坝一路，便探上虞贼势，拟即进攻，当经余姚县知照谢营为之辅助。本道接奉后，深以孤军深入为虞。已立刻照会买德二参府，请其带领各队折回。一俟宽筹军饷，有隙可乘，再行会师进取。为特函请贵税务司速将鄙意代为切实知照为要。至提台及林守[2]之师，昨经进驻虎山、石□一带[3]，今已分别咨令趱姚西以为接应，想两参府进退更可自如也。手此奉布，顺颂勋安。九月初六（十月二十八日）。

史致谔与法尔师德函[4]

法大人：顷由江北岸回署，适接江苏李抚宪札，所有宁波绿勇应归贵协镇[5]统带，其华头勇、黄头勇亦应由贵协镇节制调遣。敝处即当照札办理，印文分别知照。先此布闻，顺颂日喜，初九日戌刻。

---

[1] 日意格（Prosper Giguel）本法国参将，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充宁波海关税务司，和史致谔、左宗棠等密切勾结，积极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当时法国“洋枪队”在买忒勒和德克碑（Ensign paul d'Aiquebelle）的指挥下，向上虞蠢动，企图占领该地后进犯绍兴。绍兴系“浙之肥壤”（左宗棠语，见《阳湖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上册），为中外反革命所共争。史致谔因知左宗棠不愿意这块肥肉先落入洋将口中（参阅《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三月号，拙作《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浙江地区武装干涉者的几点问题》），所以竭力搁阻云云。

[2] 材钧，宁波知府。

[3] 虎山当即浒山，石字下一字模糊不可辨，故缺。

[4] 按《谈浙》说：“（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宁绅前江苏粮道杨坊所分华尔常胜军数百人始至，而先日已收复雄城。”《太平天国》第六册六〇四页）是为“常胜军”分军宁波之始。八月，史致谔赴任，经上海向李鸿章“假饷并挈华尔同往”（钱勛《吴中平寇记》卷二）。不久，华尔被太平军击毙于慈溪，美英法三国竞争派员接统“常胜军”，当时占侵华领导地位的英国便拉拢美国，推荐华尔的副手白齐文和法尔师德分别接带在江苏浙江的“常胜军”，以抵制法国的“搀越”。（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四，十九页）又教唆李鸿章令法尔师德节制法国“洋枪队”籍以激成“法买两酋争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第二《闰月十九日复史士良观察》）美法之间矛盾的扩大，有利于英国夺取“常胜军”的指挥权，所以不久，“常胜军”的浙江分军即落入英将呸乐德克（Capt. Roderick Dew）手中。在这个信裹，隐藏着侵略者之间的激剧斗争和李鸿章迎合英国等重重黑幕。

[5] 清政府曾赏给法尔师德副将衔，故称协镇。

勒伯勒东[1]致史致谔照会

第一款

花头勇第一队

兵勇六百九十三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七元，共计四千八百五十一元。

二道金线外卫六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五元，共计九十元。

每牌管带名簿口粮等类六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二元，共计七十二元。

一道金线外卫二十四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元，共计二百四十元。

外国兵头队总参将官衔一名，每月薪俸洋三百元。

队总帮办一名，每月薪俸洋二百三十元。

牌总四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二百元，共计八百元。

副牌总四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一百五十元，共计六百元。

中国兵头八名，每各每月薪俸洋二十元，共计一百六十元。

以上共计七千三百四十三元。

第二款

---

[1] 勒伯勒东（Lieut. A. E. LeBrethon de Caliguy）本法国海军参将。1860年间，曾在上海督兵和太平军作战（《清史稿》华尔传言："勒伯勒东……咸丰十一年来上海"，当系误记）。1862年5月，任宁波法国海军司令，和英将哒乐德克合力攻陷宁波。7月，与日意格募练法国"洋枪队"。后调回上海，部下由买芯，德克碑分别指挥在奉化余姚等地进攻太平军。不久，买忒勒与中国武弁布兴有等互斗，激起一部份清军的哗变。法国公使令勒伯勒东仍回宁波领军"权受"中国"会办宁绍防剿事务署浙江总兵"职任。清政府并正式承认这支法国"洋枪队"的编制，从宁波关税中给发饷项，这个"照会"就是勒伯勒东向史致谔勒索第一个月军需费的文件。暴露当时"洋枪队"的编制及其内部的极端不平等待遇，以此为最详。他发出这个照会后，即从慈溪进屯上虞，扩大部队，积极准备侵犯绍兴，1863年1月，勒伯勒东在绍兴城下，炮炸身死。再由买忒勒接统该军，不到一个月，又在绍兴攻城战中，被起义"黑兵"击毙。最后由德克碑继任，称所部为"常捷军"，于3月中攻陷绍兴，极尽了奸淫抢杀之能事。他和日意格又帮助左宗棠用炮火攻陷了富阳、余杭、杭州、湖州等城市，左宗棠的所以能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主要就是凭借他们的支持。1864年秋冬间，"常捷军"在形式上全部裁撤，实际却转变而为左系湘军"洋枪队"的骨干，继续参加以后的反革命战争。（"常捷军"转入左部湘军事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七，第十至十二页，《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书，又见《平浙纪略》卷十二，第三页。）

黄头勇第二队

兵勇六百八十四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七元，共计四千七百八十八元。

中国千总一名，每月薪俸洋二十五元。

中国把总六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二十元，共计一百二十元。

二道金线外卫六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五元，共计九十元。

每牌管带名簿口粮等类六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二元，共计七十二元。

一道金线外卫二十四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元，共计二百四十元。

外国教师队总参将官衔一名，每月薪俸洋三百元。

队总帮办一名，每月薪俸洋二百三十元。

牌总副牌总共八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一百五十元，共一千二百元。

以上共计七千零六十五元。

第三款

炮兵

兵勇一百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八元，共计八百元。

二道金线外卫一名，每月口粮钱粮洋二十元。

管带名簿口粮等类一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十五元。

一道金线外卫六名，每名每月薪俸洋十二元，共计七十二元。

外国教师牌总一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二百五十元。

副牌总二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一百八十元，共计三百六十元。

中国兵头一名，每月薪俸洋二十五元。

以上共计一千五百四十二元。

第四款

外国黑兵

外国黑兵一百二十五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三十五元，计四千三百七十五元。

二道金线外卫四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五十元，共计二百元。

一道金线外卫六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四十五元，共计二百七

十元。

牌总二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一百二十元，共计二百四十元。

副牌总二名，每名每月薪俸洋八十元，共计一百六十元。

以上共计五千二百四十五元。

第五款

开路造桥拆贼卡等类

开路造桥拆贼卡等类兵头一名，每月薪俸洋二百元。

外国兵四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五十元，共计二百元。

木匠六名，每名每月口粮洋十五元，共计九十元。

以上共计四百九十元。

第六款

管粮台火药粮食

管粮台官一名，每月薪俸洋二百元。

管守火药粮食局二名，每名每月口粮钱粮洋五十元，共计一百元。

以上共计三百元。

第七款

缝火药袋修枪及铜匠

缝火药袋修枪兵头一名，每月薪水洋二百元。

帮办二名，每名每月薪俸洋七十五元，共计一百五十元。

中国铜匠十名，每名每月口粮洋十五元，共计一百五十元。

以上共计五百元。

第八款

养病院

养病院医生一名，每月薪俸洋三百元

管帐粮食一名，每名（当系每月之误）薪俸洋一百元。

帮办管药二名，每名每月口粮洋五十元，共计一百元。

买药材及病人粮食等类每月洋三百元。

以上共计八百元。

第九款

通事书办

通事一名，每月薪俸洋八十元。

第二通事一名，每月薪俸洋三十元。

第一书办一名，每月薪俸洋三十元。

第二三书办二名，每名每月二十元，共计四十元。以上共计一百八十元。

总共中国外国人一千七百六十八名，经费共统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元。

照得该经费自外国十一月初一日起至外国十一月三十日止，即中国九月初十日起至十月初九日止，本统领迄今共收洋五千三百元，存项洋一万八千一百六十五元，请贵道发给，以便抵上月经费。至本统领薪俸请贵道筹议办理。从前华总兵薪俸每月银一千两，请贵道查办。理合照会，为此照会贵道，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命浙江分巡宁绍台兵备道史。同治元年拾月　日（盖有“会办宁绍防剿事务署浙江总兵勒关防”。

附函

勒伯勒东启者：顷来函以梁湖、蒿坝等处贼踪不绝。本统领因病业已痊好，早经拟明日清晨动身，现在贵道念虞城，本统领断不能再事耽搁。兹将照会一件送呈冰案。因上虞县远，以后未便商量，请贵道今日即赐回音。本统领防守虞城，所留下参将名法蓝[1]代理，前日本在慈溪城防守……（下缺）

（这信系写在勒伯勒东的红色名帖上，右上角有勒伯勒东签字及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九日等法文字迹）。

---

[1] 法蓝，史致谔《同治元年军务要件》禀中外兵勇克复绍郡祥细情形由作法兰喀，左宗棠“陈明酌拟颁赏洋将人等物件片”作法兰克，都系 Frank 一字的异译。

朴三克[1]与史致谔函

朴三克顿启：前者呲大人[2]代买军需，所欠之项，每月二千。承照会云，交领事衙门转交本船收送香港，未见解到。各门火药军需不见，亦有照会到贵道，未见回复。二事烦即见复，以便转知各处。

史致谔复朴三克函稿

大英水师副将朴大人勋启：来翰聆悉。呲总镇[3]代买军火，欠款按月分完二千元，早饬善后局赶紧筹措，当再催令备齐，如数送交领事衙门转交尊处，不致有误。至各门收存火药，亦饬善后局查明面复矣。四月十八日（一八六三年六月四日）缮复。

史致谔复佛礼赐[4]函

来函以英国法雷列前因剿贼受伤，手指断落，请本道格外发给薪工洋一百二十元等语。查法雷列前在何处剿贼，何日受伤，未准德总镇[5]照会有案。今请给薪工洋一百二十元，碍难饬局给发，希即转知德总镇，将各情节明白照会本道，以便核夺。四月二十五日（六月十一日）。

---

[1] 史致谔记录往来外人姓名中有“大英钦命统领驻宁水师副将朴三克”，再据此信内容更可断定他是英国海军舰长，而系接替呲乐德克（这时已调往日本）控制宁波城防的。

[2] 呲乐德克，英国海军大佐，战斗号（Encounter）军舰舰长。1862 年 4 月，带兵侵入宁波海面，担任英法联军司令，攻陷宁波（见王崇武等《大平天国史料译丛》）。又募练“洋枪队”，接统“常胜军”的分军，参加过余姚、慈溪、奉化、绍兴等战役，系浙东干涉战争的最高指挥者。他和史致谔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信证明他曾代史致谔购买大量军火，屠杀中国人民。

[3] 呲乐德克的英国军职相当于清朝总兵，故称“总镇”。

[4] 佛礼赐（R. J. Forrest）本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即于 1861 年曾随巴夏礼航行长江，窥探太平天国军事形势者（见 T. W. Blakiston, Fivemonths on theYang - tsze.）。后继夏福礼（Frederick Harvey）为宁波领事。这里选录他和史致谔往来的信件，证明英国侵略军曾参加绍兴之战，但他致史致谔的第一封信已告佚失。

[5] 即德克碑，时为清军浙江总兵，故称“总镇”。

佛礼赐与史致谔函

佛礼赐顿启：法雷列系在绍兴受伤。前在本署滋事，本拟重办，因念其身受重伤，姑罚其洋七十五元。兹发给薪工一百二十元，除将本署所罚该兵七十五元扣送本署外，其余始给该兵。泐此布达。五月初一日（六月十六日）。

史致谔复佛礼赐函稿

奉函具悉。查法雷列在绍受伤，当时未准德总镇照会有案。应否另给薪工，亦须德总镇照会，方可核明酌给。祈饬知施福臣粮台速即告知德总镇为幸。此复。五月初一日。

葛格[1]与史致谔函

史大人升：葛格顿首接启：来函称局中无钱，只可从缓。但枪系营中必须之物，不能不备。但期四日后有二千元洋银可抵，即可往上海去取枪矣。如能见许，即祈示知为荷。

史致谔复葛格函稿

前奉督宪大人之谕，花黄绿各勇，概不调派接仗，应遵从前谕旨

[1] 葛格（Col. Cooke），英国参将，将呸乐德克派充宁波英国“洋枪队”统领。《鄞县志》云：“绿头勇者，官募枪炮队也。绿布裹首，装束如洋人。以英将教之，马昂所教曰常安军（按即“常胜军”的宁波分军扩展而成，参阅1953年1月30日大公报《史学周刊》拙作《美英法帝国主义主者组织洋枪队在浙江省进攻太平天国革命军的真相》），英常所教曰定胜军，而皆统于葛格。”（卷七十，“外国志”）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误以谓即“常胜军”中的科克。（附录，165页）按史致谔纪录往来外人姓名中有“美国人科克系带兵人员，并无授过中外职”一语；再按他禀报李鸿章说：“宁郡绿头勇，即常胜军……又经该兵头马惇、科克等自行添募至一千九百名……”（《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四〇至四一页）。可见原充“常胜军”兵头之科克系美国人，非即葛格。

裁撤，现已出奏，俟奉上谕饬遵等因❶。是洋枪等项无须购买矣。五月初六日缮发。

史致谔档案

史致谔

说明：史致谔的档案，原系其后人史韶美同志所藏，一九五一至五二年间借给我们抄录。内容为史致谔禀牍的底稿，可供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参考。原件现存江苏苏州市江苏博物馆。（姚琮）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九日禀曾国藩等❷

窃道职于八月十五日行抵上海，会同段前臬司❸筹办浙捐。叠接宁

❶ 在美英法侵略军大掠绍兴之后，浙江地主阶级都为之寒心，左宗棠也深怕他们进攻杭州，“精华尽为所掠”，所以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慷慨激昂”地说：“洋人在内地强横之状实有不可以情理论者……见饬各军，勿与计较，冀可免启衅端……已饬史道乘我军声威正盛，将洋兵陆续遣撤。据史道禀称：常安军即英国教练绿头勇一千名亦拟调回宁郡，分别遣散。惟法酋教练花头黄头各勇一千五百名，见改名常捷军……又屡请进攻杭城，经革道张景渠婉言阻止。此勇必须早撤，地方庶可安谧，饷需庶可节省……大局幸甚。”（《左文襄公书牍》卷六，十二页）史致谔这信所言，即表示出当时中外反革命之间矛盾的这种一度尖锐化。但当德克碑“禀见”左宗棠，“愿出死力……谨受节制”之后，这种矛盾便缓和下来，左宗棠又上书总理衙门强调“花绿头勇多系宁波慈溪绍兴之人，一旦裁撤无事，势必流而为匪。且东岸防兵单薄，密迩贼氛，操之未可过急”。（同上书，三十五页）而且不久又因“富阳久围不下，增募外国军助攻”，（《湘军志》浙江篇）“花绿各勇”已成为左宗棠的好帮手了。

❷ 本件为史致谔致清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庆端、钦差大臣耆龄、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的禀稿。原摘由为“慈溪失守旋经克复至奉化复陷郡南吃紧现筹进剿”。史致谔职衔是“署浙江宁绍台道”。（以下同）

❸ 即段光清。段于咸丰二年任鄞县知县，会杀害农民反抗苛捐领袖张潮清，次年复镇压响应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洪世贤。咸丰八年，段已升任浙江按察使，又杀害渔民首领史致芬（光绪《鄞县志》卷十六“大事纪”下）。咸丰十年二月廿七日大平军攻克杭州时，“段光清声言乞师而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六五八页《花溪日记》）到上海后继续反革命活动。

波府县来禀，余姚夷兵与广勇滋事[1]，以致甬东告警。赶将宁绍两郡绅富开单遍请，筹议捐务章程，粗具大略。随于八月二十三日邀同段前臬司由沪航海，二十四日抵宁，二十五日接印任事，业经申报宪鉴在案。是日接印事毕，正在周阅城垣，据西路探丁驰报，余姚各乡逆匪，纠合上虞贼股，夤夜从间道窜至慈溪小北门外并西悬岭一带，二十五日寅刻直薄城下。在城兵勇单薄，猝不及支，该逆遂攻入东南两门。县丞薛世奎御敌被害，知县孙绍芬闻亦受伤救出，城池复陷。并据续探及宁波知府林钧面禀情形相同，曷胜发指。

查慈溪距宁波郡城仅四五十里，水陆处处可通，郡城兵勇不满二千，势难抽拨。派防余姚兵勇原有四千余名，自八月十六日夷兵广勇构衅互争，广勇溃逃殆尽，所存在城兵勇不过千余，碍难全调。幸此次由沪赴宁与副将华尔同舟，彼此译言达意，情颇交孚。据称渥受国恩，矢图报效。忠勇慷慨，语出至诚。职道闻警即面商该副将亲统常胜军，复同访英国总镇呿乐德克，请先拨兵船、轮船驶往，相机剿办。另派游击布兴有管带炮艇在大西坝一带防堵，一面函致税务司日意格，选拨姚防法国兵勇，抽拨同知衔谢采嶂忠义勇七百名，赴慈接应。

二十六日探报慈城之贼分扰各乡，渐入鄞西境内。又有另股窜据慈属半浦[2]，冀阻宁余两路援兵。呿总兵会同华副将暨美国法尔师德、马惇[3]等分领兵勇，拔队展轮，迎头兜剿，即日扎兵城外板桥庙，姚防之法兵谢勇慈邑汉溪勇团，同时到齐。该逆蜂拥扑营，当经我军

---

[1] 此次事件，据《鄞县志》记载：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外国侵略军“法国总兵马筹思，自上海赴余姚，未与宁波照会，我〔清军〕广济靖逆二水军守姚江者不知也，见之踞坐。筹思怒，擅自殴责，且纵所部掠夺炮械。二军哄，竖旗格斗，互有死伤。贼乘间内犯，裹数百人而去，胁使前导，屡攻余姚新旧城，为法国兵所败。乃以一军缀余姚，一军窜慈镇交界之东埠镇，遂度长溪岭，大掠慈溪，乙亥〔廿五日〕，陷县城”。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内所述：“余姚一案，去冬接据史致谔来禀告，法国先遣勒伯勒东带花头勇驻余姚，相安无事；忽八月初旬，该国提督调赴上海，另换麦参将驻余姚，致与广勇争斗。麦参将旋即调回，接替之参将买忒勒，甚不以麦参将为然。”（《左文襄公书牍节要》卷六）亦指此事，“麦参将”即“马筹思”。惟左宗棠所述仅为外国侵略者更换兵头的经过，没有说出事件的详情。

[2] 据光绪《鄞县志》大事纪下，应为鹳浦。

[3] 马惇（Major Morton），又译马敦，美国军官。起始参加华尔侵略军，后为戈登侵略军第三队营带，1864年5月在常州被太平军击毙。

击退。

二十七日卯刻，华副将催令兵轮各船直趋城下，开炮环轰，分队陆路并进。该副将手持千里镜窥察贼势，指挥兵勇，捣虚而入。讵伏垛之贼施放冷枪，弹穿该副将胸腕，倒晕落马，经随丁扶救回船❶。常胜军已乘虚上城，斩关而入，生擒长发八十三名，杀毙数百名，轰毙不计其数。该逆势不能支，夺路由北门逃窜，当将县城克复。兵勇亦有伤亡。

其半浦之贼，经呿总兵分兵驻堵不能进犯郡境，逐复回救慈邑，偪近北门。法尔师德、马惇等领兵夺前痛剿，追逐十余里始收队回城，分布防守。华副将负伤回宁，血流不止，遽于二十八日陨命。职道率同府县局绅，前往吊奠，料理身后事宜。见其英悍如生，两目不瞑，倍增伤感。虽未据慈溪县孙令禀报前来，其失守克服破贼陨将，各实情，询之呿总兵及各兵官华勇，所述均与探报符合。惟慈溪虽复，而南路警报频来。

八月二十八日探报嵊县新昌之贼，于二十六日合股窜犯陈公岭❷，岭防带兵都司邵英豪、诸暨义民陈朝云等力御竟日，众寡不敌，二十七日岭防不守，邵都司等不知下落。陈朝云收集义勇三百四名来郡，内受伤四十二名。验问属实。该义民义勇久随包立身节次剿贼，颇有胆力，遂将此勇留郡守城，当由职道赏给洋银一百元，拊循激励，尚为可用。

三十日申刻据林守❸面禀，转据奉化县屈令家丁来郡禀称，路遇奉城探丁云，发逆已自溪口分股而进，一至南渡，一犯县城。二十八日城陷各官均无下落❶。该逆现在大桥南渡北渡打馆等语。职道以该

❶ 据当时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Walter H. Medhurst）向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 W. A. Bruce）报告华尔被击毙的情形是："当华尔偶然从掩护物下面探头外望时，竟被一颗流弹打中，在二十四小时以后便死了。"（王崇武、黎世清：《大平天国史料译丛》页四十三）

❷ 据《鄞县志》（卷十六页四十二）记载，来攻陈公岭之太平军，即陆顺得部，惟时间是在八月廿六日。

❸ 即宁波知府林钧。

❶ 《鄞县志》大事纪下："戊审〔八月廿八日〕陆顺得攻奉化，破东南二门。知县屈永清走，贼追杀之。"（卷十六页四十二）

家丁所禀，亦系道听途说，恐有不实，面谕林守另派熟悉员丁，改装绕道驰探，务得确情回报。然陈公岭险要既失，奉化必难孤存。北渡距郡三十里，路尤直捷，即经派拨轮船炮艇驶往堵御。闰八月初一辰刻，贼从北渡陆路小径窜越栎社，离郡十五里。职道随即督饬官绅，率领城内壮丁，协同外国官勇登陴誓守；一面亲赴西南两门，会同前护提督❶陈选带营兵亲军，烧燃近城房屋，未敢稍事张皇，致乖机要。午刻栎社之贼扮作避难居民，间有手持农器者，大队狂奔而至，分犯西南两门。而跟踪来犯之贼城上望见旗帜，约有五六千人。幸探明贼情，城外房屋业已毁尽，中外兵勇枪炮齐施，外国落地开花炮尤为得力，毙贼多名。其时东北城外沿江，有轮船、艇船、钓船梭织巡查，贼不敢近，遂仍退至栎社一带。时复近城窥伺，经呿总兵、日税务司督率轮艇各船轰毙多名，内有骑马贼目二名。因前路河窄桥多，轮桅格碍，且大雨如注，兵力单薄，势难遽令穷追，只得会同陈护提督等督率府县暨在事文武员弁官绅严密守城，以固根本。迭据侦探，贼知城不能犯，即于初二日全行退至北渡一带，离城三十里。旋据林守委派之员丁回称，奉化实系八月二十八日失守。郡南各乡多有贼扰，昼不能行。传闻嵊上尚有大股贼至，未知确否。

职道与已革臬司段光清、革道张景渠、姚防、折回之已革提督陈世章、局绅陈政枪等筹商，亟宜添集兵勇，乘贼股未聚之先，由南路分头迎剿，以次规复奉、嵊，节节进攻，以杜后患，已饬都司杨应龙选募健勇五百名，绅士李锷招集大岚山义勇四百名，添派游击吴长安诏安军二百名，陈朝云义勇二百名，提标精兵二百名，随同夷兵进剿。并札谕鄞镇各乡，派定练勇二千名，乡导助仗。佥谓前次姚防夷广构兵，系法国麦兵头❷操之太急，广勇俱具有悔罪之心，似宜招回安插，免致为贼所用。业经谆谕游击布兴有、布良带、守备张其光妥为从权办理，仍准择其切实可信者充勇，留为后路策应。续调之松江华勇五百名，于初四日到齐，夷人必俟天晴才可拔队。此奉化复陷，郡南吃紧，击贼获胜，现筹进剿之实在情形也。职道甫往履任，即值慈奉交

❶ 即原护理浙江提督参将陈世章。

❷ 即“马筹思”。

警，贼偪郡南，简兵则散而难稽，问饷则虚如悬罄。厘税不旺，富商未归，兼之中外兵勇杂处行间，甚费调停部署，逐日周旋布置，午后冒雨巡城，内切焦劳，外示镇静。勇粮久欠，动辄哓哓，不得已将前任移交库关银壹万两暂行挪交善后局，按队俵给，顷刻无存。禀蒙苏抚宪宪台两次解到浙绅捐款英洋叁万元，昨经美国法尔师德截留两万元，偿其勇粮、枪械、药弹等项，再四婉商，分毫不与。种种掣肘艰难，实为意料所不及。惟有殚精竭虑，整顿维持，以期力保地方，仰答宪台于万一。所立功阵亡之副将华尔、被害之慈溪县县丞薛世奎应请奏明从优议恤，以慰忠魂。除将在事出力员弁、绅董及伤亡兵勇，饬府县确查禀报并饬慈镇奉象各县严密防窜越外，合将慈溪失守，旋经克复并奉化复陷，郡南吃紧，击贼获胜，现筹进剿各缘由肃泐驰禀。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四日禀曾国藩

谨再禀者：职道甫经任事，寇警纷来，蝟集万端，几至分晷不暇。前经函恳少荃[1]中丞代陈壹是，谅已早达钧聪。至目前防剿及中外各情并宁郡各大概，极拟肃函详禀，苦于军务急迫，在在躬亲，不特佐幕乏人，即钞胥亦几难觅。兹将禀报李帅宁郡大局情形，暨职道到任十日札局札府各稿，一并录呈渊察。虽未事事周详，亦可略见一般矣。敢求俯赐鉴核，训示遵行，载叩福安。

札　　谕

宁绍台道史札谕奉化县绅士等知悉：照得奉化县城业经兵勇民团一鼓克复，败窜贼股均已远逃。惟新嵊贼踪麇集，所有陈公岭外一带地方，亟宜严密布置，扼要设防，尤须附近乡民集团助守。团丁生长斯土，熟悉险要情形；且各有室家，保卫定能出力；再得公正绅耆激劝经理，成效必有可观。合宜札谕，谕到该绅耆等，立即亲赴各乡，多集团丁，带往陈公岭外，相度形势，查明间道岔口，分布扼防。或深沟固垒，或塞路设关，因地制宜，轮流守御。岭防有警，各乡齐出

[1] 江苏巡抚李鸿章。

应援。务使境内贼不能容，境外贼不敢犯，坚壁清野，众志成城，以靖寇氛，而安耕凿。奉邑两遭蹂躏，无不切齿痛心，一经该绅等开导举行，谅必踊跃乐从。同仇偕作，其各勉旃，毋负厚望。切切特谕。

再查陈公岭一带地瘠民贫，附近并无市镇，兵勇日用所需几恐无处购觅。已由本道札饬善后局，宽备米粮咸货，赶紧运送外；该绅等好义急公，深明大义，尤应体察前情，谆劝附近绅富以及有力农民，帮同添办食米、柴火、油烛、猪肉、菜蔬等物，接济各营，使毋缺乏（原件在此处有眉批“劝谕附近屠户园户开张，并非欲乡民供给猪肉等物”），俾得安心在彼严防，贼来即剿，勿令有所借口，尤为至要。并谕。

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一日。

同治元年闰八月廿二日禀曾国藩等❶

窃职道前将克复慈溪县城，并奉化复陷，郡南吃紧，击贼获胜，亟筹进剿各缘由，驰禀宪鉴在案。连日据东南两路探报，贼股退踞鄞境之姜山、横溪、石桥、夹村等处打馆，直连奉邑之南渡方桥，蔓延四十余里。职道详察情形，必须分兵两路兜剿要击，使该逆首尾不能相顾，方可得手，据左营游击布兴有、升用游击布良带、守备张其光呈送选收及添募广济勇一千二百名，游击吴长安续收漳州老勇八十七名，各清册前来，均经委员点检属实，一面照会英美法各国领兵官，定期于闰八月十五日起师会剿，是日英国总兵呸乐德克、翻译官有雅芝❷、美国兵官法尔师德、法国参将德格北❸、税务司日意格、轮船船主波格烈，督带红兵华勇松江勇炮艇轮船，派有善交夷人之补用知府王维圻随营照料。并预拨之都司扬应龙忠勇军五百名，廪生李锷大岚勇四百名，陈朝云义勇二百名，随同由南路方桥前进。委正任奉化县知县徐传冕先赴奉邑北乡，约合民团乡导助仗；已革护提督陈世章、革道张景渠督广济军、诏安勇、提标兵二百名、亲军小队二百

❶ 本件为致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耆龄、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之禀稿。摘由为：“奉化克复，留兵防守，宁属现已肃清。”

❷ 有雅芝（A. R. Hewlett），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代理翻译官。

❸ 德格北（Capt. Durmant）法国侵略军军官，买武勒被太平军击毙后，曾暂代“常捷军”统领。

名，同时拨队，由东南各乡分头抄剿。委宁波知府林钧、前署慈溪县知县牟温典、候补县吴世荣、绅士鄞县增生童会，督率镇南鄞东团董李渭、沃庭训等练勇二千名，路路接应。旋据探报方桥南渡之贼退回奉城，姜山夹村之贼并聚横溪石桥一带。

十六日卯刻外国兵勇会同杨应龙、李锷等各队自方桥登岸，直薄城壕，各夷官率领夷兵攻打东北两门，杨应龙分攻西门，民团厄御南门。我军枪炮环轰，贼亦开炮抵拒，飞弹如雨，药包火罐烟焰迷漫不能前进。阵亡美国兵头那师❶一员、红兵六名、松江勇华勇五名，受伤二十余名。我勇阵亡十一名、受伤三十余名。自辰至酉竟日围攻，各兵枵腹从事，愤不知饥，知府王维圻、知县徐传冕、法国通事补用守备乐熊飞、绅士童会分投走谕附近乡民，均各馈送饭食。戌初我军收队偪濠扎营。十七日黎明整队再进，攻至午刻，忽东北逆旗如蝟，漫山遍野而来，呿乐德克、法尔师德谕令乐通事遍传各队各军，排列队伍，衔枚立定，不许挪动一步。遂令夷兵推出车轮夷炮，三面排定，俟该逆包抄渐近，连放落地开花炮，轰倒骑马贼目十余名，毙贼千余名。贼中被胁百姓望见官民团，一呼群应，飞投来营者二千余人。贼益披靡落荒四窜，逆尸枕藉于途。其时城中之贼正由西北城缒出，图袭我军之后，已革陈提督、张前道、知府林钧、知县牟温典、吴世荣等，各带兵团由黄溪、石桥一带剿贼，沿途斩首无算。追至奉化北门外大桥，即与中外各军两面夹攻。该逆腹背受敌，力不能支，纷纷倒地。各营生擒七十余人，随时讯明正法，被胁者释放几及千人，其山僻小路逃窜者，又为各乡民团搜斩净尽。其西北缒城之贼，仍旧缒入城中。我军士气异常勇奋，四面仰攻，该逆抵死不出。都司杨应龙选得队内敢死士百余人，于是夜四鼓令其饱餐，从西北城轰坍缺口密布竹梯，该都司首先登城，麾勇齐上，砍死守城贼二十余名，下城拽去土袋，斩开北门。中外兵勇乘势拥入，杀贼二百余人，生擒长发六十余名，随时正法。获马四匹。该逆猝不及防，自相践踏，纷纷从南门奔窜。民团导引我军追逐十余里，枪毙斩毙甚多，余匪急窜

❶ 《鄞县志》卷七十外国传《弥利坚》一节，记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所部‘常胜军’，即以美国参将法尔思得统之，协守宁波。闰八月攻奉化，部将那师战死。”指此。

夏毛岭、苦竹岭而去。因天甫昧爽，久雨后山路泥淖，未便穷追，遂于十八日寅刻收复县城。我军亦有伤亡。救出难民男妇八百余人，询据同供前月二十八日城破，屈县官被贼砍伤身死，弃尸河内，众口一辞。现在鄞奉各乡贼踪已净，宁属一律肃清，接据该府县及各营员弁各团局绅董禀报，均属相符。

是役也，外国将领兵勇暨船主通事节次助攻，遇敌奋往，实为难得。留浙都司杨应龙首先登城斩关纳众，擒斩尤多，厥攻最著。鄞镇奉三邑民团齐心杀贼，亦属志切同仇，均堪嘉尚。

查奉化与嵊新接壤，岭隘纷岐，有防不胜防之虑，现拟酌留兵勇千余，协同民团，分布扼守，杨应龙深为该处绅民所悦服，饬带所部忠勇军五百名驻扎县城。宁郡兵勇无多，收复一城即须留防数处，兵力愈分愈单，添募苦无经费，日来余姚告警，无可添援，仅能借拨轮船驻往助势。偪近之上虞、嵊县、新昌，迭据余姚陶令、谢副郎[1]等禀报，贼氛肆扰，力难急切图攻，五内焦劳，不安寝食。惟盼魏守质字营劲旅早日到宁，次第会剿，绍属甬东借以保安，饷源或可稍旺，此尤旦夕默祷以俟者也。

所有前次奉化城陷署知县屈永清惨被残害，及此次攻城阵殁之美国兵头那师，应请一并奏恳从优议恤，以慰忠魂。除将在事出力员弁绅董，并伤亡兵勇团丁饬府县确查禀报核办外，合将中外兵勇民团克复奉化县城，留兵防守及郡属现已肃清各缘由，先行驰报，仰慰宪廑。

再奉化克复，不可一日无官，已委正任奉化知县徐传冕暂行代理，筹办善后一切事宜。该令此次虽随同克复，究系应行查办之员；但查该员人极醇谨老成，上年到任未及十日城即被陷，情似可原，况目下悬缺待人，不得不权宜办理，合并陈明。

照会夏福礼、呿乐德克

为照会事：昨据余姚报称，谢副郎扎营之第四门，被贼窜陷，谢副郎不知下落。查第四门地方，由后山取道紧接慈溪，处处可通，关

---

[1] 即谢敬。见134页注一。

系宁郡门户，极为紧要。为此照会贵领事总镇请即派拨轮船或梗婆子，赶紧驶赴慈溪太平桥一带，务须停泊在彼，以备不虞，不胜祷切之至。望速施行，须至照会者。照会夏领事哒总镇照请派拨轮船驶赴太平桥停泊由。同治元年九月日。宁绍台道史。

照会英驻扎宁波水师总兵官哒

大清钦命浙江分巡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史为照会事：昨因贼匪由马诸直逼余姚，该处军情紧要，即经照请拨驾轮船赶驶姚江防剿，想贵总镇俯念时艰，顾全大局，定即允如所请，赶拨轮船驶往矣。准顷又据探禀，余姚之泗门已为贼踞，逆焰颇张。查泗门地方由后山取道，紧接慈溪。处处可通，朝发可以夕至。慈溪为宁郡门户，极为紧要。该处防兵甚单，非有轮船驶住，难期得力。拟合照请，为此照会贵总镇，请烦查照。希即迅拨轮船。赶紧驶赴慈溪大平桥一带，严加防剿，不胜祷切之至。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英钦命总驻札宁波水师各兵船总兵官哒。同治元年九月日宁绍台道史。

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禀曾国藩等[1]

窃职道前将上虞贼匪攻陷泗门，慈、余吃紧，员外郎谢敬查无下落，赶紧招集谢营溃勇改名信义军，暂留革道张景渠襄办宁绍军务，前赴余姚统带此军，会同中外兵勇相机进剿泗门、规复上虞各缘由，禀陈宪鉴在案。该逆屯踞泗门马渚，偪近余城，复分股立卡浒山、沈山头，意图窥伺慈邑，并扰及后山北沈师桥、鲁家桥等处焚掳，慈、余警报一日数至，难民纷至沓来。职道面商英国总兵哒乐德克、税务司日意格派拨轮船三只，添调游击吴长安、守备张其光、候选同知郑维春等艇钓炮船九只分赴丈亭、太平桥、姚江等处，梭巡遏御。抽拨绿头勇三百三十名，协同游击李光靖逆军一千一百名、张其光广济右军四百名，严守慈溪，奉旨帮办宁绍军务之勒伯勒东感受中国职任之

[1] 本件为致大学士曾国藩、钦差大臣薛焕、闽浙总督耆龄、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禀稿。摘由为："兵勇剿贼力保余姚并克复上虞余邑肃清。"

恩，以剿贼立功自矢，赴余整队以待。日税务司欣羡华尔、勒伯勒东渥荷圣朝荣宠，愿效前驱，督带呿队洋兵五十人同往。张革道驰抵余姚，连日派队击却附近贼踪，因与勒总兵、日税务司、已革护提督陈世章等筹策，佥以贼屯慈溪余姚各境，拨兵驱剿则兵力愈分愈单，且恐顾此失彼，莫若出其不意直攻上虞，先破巢穴，逆势必孤，即泗门、浒山等路亦易得手等议，函商前来。职道亦以剿胜于防，况贼股日渐环伺，不得不为捣穴之举，但须先顾门户，并宜分兵从沈山头、浒山、泗门迎击而前，遏其旁窜。如上虞得手即可由彼趋扼嵊新，函复照办。职道复虑上虞踞逆一经攻剿突窜嵊新，或犯奉化，因札委前署宁波府已革知府林钧会督游击布兴有、布良带广济中左二军八百名，绿头勇六百名，分扎嵊、新、奉三县交界之柏坑朝阳岭，饬令都司杨应龙、鄞县生员李锷、职员童鉴水，于留守奉城之忠勇军、四明胜勇内抽派五成队伍，会同嵊县团董马炯即马际文、徐春荣暨各乡团丁，扼守陈公岭、华堂，以备剿防。

九月二十七日勒总兵、日税务司率同候选直隶州州同邵诚荣、倪祖壬，候选知县黄维煊，带领洋兵二百名、花头勇一千名，同知衔谢采嶂带领黄头勇六百名，法国兵头科客、候补知府王维圻带领绿头勇八百名，均于黎明拔队直趋上虞，张革道派内阁中书谢锡蕃带领信义军六百名会同法国参将买忒勒、德格北先赴泗门，约合民团，力防内窜。飞调慈防李光、张其光各带七成队伍，约合游源团勇由浒山一路兜剿。派州同谢国恩、候选县丞查延祯带信义军六百名随时接应各路。留护游击汪云龙提标兵、吴长安诏安勇、提军亲兵、余姚义勇兵一千二百余名，由陈革护提督、代理绍兴府知府杨叔怿、余姚县知县陶云升等督带守城，轮船二只、艇钓船三只，停舶姚江护卫。张革道部署既定，正拟督同管带劲义军之前署山阴县知县庄凤威、帮带信义军之候补同知秘云书、拣选知县沈兆元、管带亲军之前署会稽县知县边厚庆、候补守备查声显等各队启行继进，突见北门外难民纷奔，红米山逆旗布满，势将扑城。张革道即令谢国恩、查廷桢、汪云龙、吴长安各率所部兵勇，由山后左右包抄夹击；庄令凤威、边令厚庆带勇往来策应。城上多张旗帜，与陈革护提督督队排枪抵御。贼果蜂拥而来，我军枪炮齐施，击毙前队数十名，生擒十八名，内老长毛一名。

该逆后股并进，适汪吴二游击从山坳左右杀出，谢国恩、查廷桢从山顶驰下，四面合剿。查延桢奋勇当先，陡中炮子，弹穿胸背，登时阵亡。各军愤激围攻，击毙黄龙旗骑马贼目一名，杀贼三百余名，生擒老长毛四名。姚江轮钓各船同时开炮呐喊，遥助声威。该逆败，由西北遁去。时已昏暮，我军未便穷追，收隧登城防守。

讯据阵擒老贼同供，伪戴王❶侦知官兵直攻虞城，遣党何文庆、黄来昌等，率众由泗门马渚翻山先扑余姚。二十八日扑慈溪，俟潘小镜子❷新招广匪到日，合扑宁郡，不料余姚不能打进等供。是夜探丁回称，此股败匪因泗门要口已有兵团拦截，遂奔上虞。泗门马渚之贼，犬半退守虞邑。

二十八日前队攻虞之师，自三十里牌至姚村下坝，连破贼卡十四座，杀贼约二千余名。起获船载贼粮三百余石，各卡内积谷八百余袋。张革通恐前军闻余城被扑折回救援，受贼牵制，遂于二十八日亲带信义军三百名督同秘丞、庄令、边令，查守备各队，驰抵下坝，军威益壮。

二十九日我军行至谢家桥，该处逆卡极坚，四面砌石，长约三里。兵勇并力奋攻，贼以枪炮死拒，登时阵亡黄头勇三名。勒总兵、日税务司、张革道挥兵偪卡，洋兵连放落地开花炮，轰毙及落水死者不计其数，贼众数千，尽数奔入虞城巢穴。我军乘胜踏毁通明堰逆卡二座，时值浓阴雨雪，收队安营。

三十日直薄城下，该逆土城木栅，层迭环绕。日税务司亲督洋兵进攻，黄维煊执旗押队，各军分投继进，抛放火包喷筒，烧毁木栅，偪至土城。日税务司跃马当先，陡中贼枪，弹穿右臂落马，洋兵负救回营。兵勇见将领受伤，誓必破城。二鼓后，中外带兵员弁督队奋

❶ 戴王黄呈忠。据《鄞县志》记载，黄呈忠是咸丰十一年十月，会合在诸暨起义的何文庆，自上虞入余姚；另宝天义范汝增部，自嵊县入奉化，各有数万之众。十一月攻克宁波府城，改宁波府为宁波郡，建立革命政权，任命陆心兰为总制。次年春，黄呈忠由进天义晋戴王，范汝增晋首王。

❷ 衡天安潘起亮，一名潘可祥，绰号潘小镜子，江宁人。1853 年在上海参加小刀会起义，为小刀会重要领导人之一（徐蔚南《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引袁祖志《随园琐记》）。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转入太平军。本辑所收柯超《辛壬琐记》有记载，李鸿章奏稿《克复上虞联城折》亦述及，可参看。

往，战至两时，勒总兵派令兵头运到车轮大洋炮，轰坍土城，城上枪炮如雨，我军冒烟布梯，洋兵黄头勇先登，各军蚁附而上，砍贼甚多。逆势不支，从西南两门，分窜曹娥、百官、新昌、嵊县而去，遂于十月初一日卯刻将上虞县城克复。救出难民三千余人。前后共计杀贼淹毙不下万余，生擒二百余名，分别讯明正法；其年幼者多被洋兵索留役使。夺获旗械多件。我军亦有伤亡。接据带兵各员弁及余防禀报，各路探报均属相符。嗣据探称沈山头、浒山贼匪经李光、张其光节节追扫，直至泗门，与谢锡蕃、谢国恩、买忒勒等合队，将泗门、马渚之贼击退，逃匿沿海之松厦、沥海一带，余姚全境肃清。初五日，日税务司回宁养伤，职道携带药资亲往伊寓慰劳，虽委顿卧床，而精神尚可支持。所述余上攻剿情形尤悉，并云："此次围剿胜于固守，攻卡难于攻城，若稍涉迟疑，潘盗所招广匪与逆匪连结，大局几不可问。张革道调度合宜，兵勇乐于用命，故能迅速奏功。"等语。该日税务司不自矜伐，语出至诚，其殷殷向化之忱，更觉溢于言外。

职道伏思宁郡兵勇不满万人，合之招集谢营溃勇，亦仅一万一千余人，当泗门失陷余慈交警之际，实有防不胜防之虑，不得已议攻上虞，计同孤注，所幸缒幽凿险，竟能转危为安，此皆仰赖中堂、大人福威远庇，中外同心，克收捷效，在职道始愿不及此也。勒伯勒东力图报效，呿乐德克屡次助援，税务司日意格无战不与，奋不顾身，且遇事调停，通达大体，洵为外邦杰出之员。可否仰乞宪恩，将日意格先行破格奏奖，遂其效忠素愿。黄头勇杭协城守营外委陈鉴堂、军功胡顺富、刘金元、宋超良、林士柯、林荣堃六名首先登城，勒总兵移请随折奏保把总，统乞恩裁。革道张景渠获罪之后，益加愧奋，所向有功，又能见信外国官弁，和衷共济，绅民感颂，士卒瞻依，不独职道借资佐理。现嘱其暂驻上虞，督兵防守；一面调拨布兴有等广济三军，携带艇钓炮船二十余只，随带小船五十余只，驶赴曹娥横江水陆扼守。照会呿总兵由沪添雇小轮船一只，续往巡防，杜逆回窜。并札催李光自上虞径赴嵊境扼扎，又添拨绿头勇六百名驰赴成功岭外，与奉化岭防各军暨各乡团互相联络，乘机进取。所有阵亡之候选县丞查廷桢，应请宪台奏请从优赐恤。除再确查在事出力员弁、绅董及伤亡兵勇分别核报外，理合将兵勇剿贼力保余姚，克复上虞，余邑肃清缘

由，肃禀。

十月初十日禀曾国藩等夹单[1]

敬飞禀者：本月初二日接据张前道来函，暨余姚委员秘丞等禀报，初一日克复上虞县大概情形，肃具单禀，飞呈宪鉴在案。当因虞城复后，贼必分窜新昌、嵊县，奉化防务紧要，随即照会法国统领海意师派拨绿头勇六百名，驰赴奉防成功岭外扼要驻扎；一面札饬奉化县徐传冕，委员牟温典、总办团防绅士提举衔江苏候补通判朱秉衡、奉化绅士举人邬畲经、邬明经、拔贡周绍旦、嵊县附生马炯等，谕令奉化八乡各团，邀约新嵊两县各路乡团酌发军火各备器械，静候官兵进剿助势去后。该县徐令等适得新嵊两县探报，知城中踞贼闻上虞收复，官兵声势勇壮，连日搬运辎重，分送东阳诸暨各县，贼似胆寒等情。朱绅等随即选派健勇，分投密约奉新嵊三县各乡团壮丁，预备五日干粮，并随身各带绿布一块，即于初四日绿头勇驰抵成功岭防之后，鸣锣放炮为号，各团响应，人人绿布包头，沿途呐喊，蜂拥前驱，经过各贼卡，或连得胜仗，或随到随平，沿途毙贼不少，直逼县城。新、嵊二县之贼闻风丧胆，纷纷逃窜。已于初五日酉刻收复嵊县，初六日卯刻收复新昌。由奉化县徐令飞报前来，合先据情转禀，仰慰宪廑。十月初十日发申。

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禀曾国藩等[2]

窃职道前将兵勇剿贼，力保余姚并克复上虞，余邑肃清各缘由，禀明宪鉴在案。当因上虞败匪分窜曹娥、百官及新昌、嵊县等处，奉化必更吃重。先于前月下旬照会法国统领海意师，添拨绿头勇六百名驰赴陈公岭外扼要驰扎，海意师任意延挨，敦促再三，止派四百名前往。八月间郡城吃紧，城外江东江北两岸富商大贾各募壮丁百人，亦

---

[1] 禀大学士曾国蕃、通商大臣薛焕、闽浙总督耆龄、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堂夹单。摘由为“嵊县新昌相继收复”。

[2] 本件为致两江总督曾国藩、钦差大臣薛焕、闽浙总督耆龄、杭州将军庆端、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禀稿。摘由为：“兵团次第收复嵊县新昌城池请将在事官绅随折酌保。”

名绿头勇，延请外国人教习，三月以来颇有可观。此次管带之员弁呈告奋勇，即令善后局选派安绅带赴岭防，与岭防各军各县民团联络声势，相继进取，并札饬委办奉防已革署宁波府知府林钧暨奉化县令徐传冕、团防局委员牟温典、绅士提举衔江苏候补通判朱秉衡、奉化举人邬畲经、拔贡周绍旦、嵊县生员马炯等，谕令邀约奉新嵊各路乡团，配齐军火器械，一俟官兵进剿，导助仗❶。嗣据探报，团董马炯等，于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十月初二日等，在晋溪黄泽地方击贼获胜，贼已遁回嵊城。该逆闻上虞克服，官兵克期会攻，民团日众，陆续将城中辎重分运诸暨东阳，势甚穷蹙等语。徐令、牟令、朱倅暨团绅邬畲经、马炯等，分投密约三县民团，预备五日干粮，各带绿布一块，准备合剿。兹据委办防务已革知府林钧、奉化县徐传冕、团防局绅朱秉衡、委员牟温典等先后禀称，十月初四日绿头勇全行到齐，驰扎陈公岭外。初五日寅刻，鸣锣放炮，齐集团丁，均用绿布裹头。都司杨应龙带忠勇军，鄞县廪生李锷、职员童鉴水带四明胜军，奉化生员毛佐汀带鸟枪手，林守派前署嵊县知县史致逊、典史李承湛分带亲军广济军，同时踵至。行抵白泥磡，猝遇大股贼匪，由黄泽一路冲来。我军分中左右迎击，绿头勇居中，杨应龙居左，童鉴水居右，彼此枪炮齐施，绿头勇、忠勇军、四明胜军互有伤亡，几欲返奔。当经朱绅牟林暨林守随员等，持令押队，督催各团勇蜂拥前驱，遇有退缩者，持令即砍。杨应龙等亦俱严饬兵勇止许向前，不准退后。外国教习买孟开放落地开花炮，击毙黄衣贼目一名，长发十三名，贼遂败奔。兵勇奋勇跟追，沿途踹毁逆卡数座。追至马路塘，忽有伏贼下窜，势颇凶悍。适马炯、钱煃、徐春荣等各带团勇驰至，合力痛剿，直薄嵊城，枪毙骑马执旗贼数名，该逆无心恋战落荒四散。我军由东西南三门攻入，贼开北门遁去，追剿二十余里，日暮回城，遂于初五日收复嵊城。正在搜捕余匪，忽南路火光烛天，虑贼回扑，马炯等即带各县团丁，迎剿至马鞍桥。贼见我军即走。乘势直捣新昌。其时新昌训导邬明经协同该处绅董带团数千名，环扎城外；官军亦分队前来策应，城上炮子如雨，兵勇亦有伤亡。二更以后，炮声渐稀，止闻柝

❶ 此句似有缺字。

声不绝。兵团竟夜围攻，枪毙守城贼数十名。该逆夜开南门向长潭诸暨一带而逃，即于初六日卯刻收复新昌县城，救出被缚击柝难民无数。并据报绿头勇忠勇军各阵亡三人，受伤十五人，各团勇阵亡七人，受伤三十余人各等情前来。核与在防营弁各处探禀，大略相同。

查嵊县自上冬被贼屯踞，与东阳、诸暨、新昌、上虞等县逆股首尾结连，相率蔓延。新昌距嵊四十里，为该逆往来出没冲途，上虞不克，嵊县难图；新嵊未清，终为天台、奉化之患。所幸中外兵勇克复上虞，奉、新、嵊民团乘机奋发，迭挫凶锋，使之闻风胆落，一经兵团合剿，豕突狼奔，嵊新接踵收复，浙东渐有转机。现已分兵扼守上虞之章家埠梁湖嵩坝，与曹娥江艇炮各船，水陆互相接应；复拨兵驻扎嵊县之青枫岭及上、嵊、新三县各要隘，择险布置设防，以期周密，不敢稍涉疏虞。所有此次出力官绅，运筹画策，密约先期，持令挥兵，随机应变，虽未苦战多日，陷阵冲锋，然官绅协力同心，一鼓作气，幸叨福庇，两昼夜连复两城。从此绍属各乡团闻风兴起，事半功倍，兵威日壮，逆焰日消，全郡一律肃清，无任翘企。用敢不揣冒昧，请将在事官绅，仰求宪台择尤随折酌保数人，以鼓人心，而作士气。是否可行，伏候恩裁。职道益当严饬各官绅加意奋勉，格外联络，总使逆贼无可乘之隙，借众志以成城，官绅无畛域之分，悉和衷以共事，不得稍存意见，不得稍起骄矜，约东兵丁，严申号令，以期上副中堂、将军、大人抚驭兵民，随事奖借之至意。此外出力之委员绅董团丁及伤亡兵勇，容再详细查明据实申报。理合将嵊县新昌次第收复缘由，肃泐禀报。

敬禀者：正拟封禀，接据朱秉衡、牟温典、杨应龙、童鉴水、马炯等禀称，日前收复嵊县、新昌，与贼接仗，先后夺获贼中旗帜马枪洋枪并黄龙军马匹等件，又生擒长发贼三名，俱被洋兵率领绿头勇全行抢去，屡向争讨，据称俱已送至郡城呈验，理合禀请查督等情前来。当经职道据禀移查去后，该统领海意师置之不复。随饬帮管绿头勇之候补知府王维圻切实查考，据禀各勇坚不承认，询之兵头通事人等，含糊其词，无从深究。此次海意师与卑府俱未同去，实亦无凭查复等因。职道伏查前次收复上虞，信义各军即有生擒发逆十余人，俱被绿勇花勇抢去，张革道向其索取，几至大相龃龉。贼遗枪炮，外国

统领择其好者往往据为己有，未便与之计较。至各勇之见物即抢，尤其故技。现值苏抚宪、宪台饬将绿头勇调四千名，闻所存之勇已不及四百名，业由职道照请呿总兵统领派员管带，大加整顿，更不便因此细故另生枝节，理合据实附陈。是否如斯，统乞训示遵行，并祈垂鉴。

禀左宗棠另单

谨载禀者：此次收复新昌、嵊县，统计兵勇不满二千，幸赖三县乡团同时齐集，出贼不意，又复冒充绿头，预备五日干粮，官兵气盛，声势顿壮，贼胆遂寒，居然两昼夜连复两城。在事人员，亦何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惟自闰八月十八日克复奉化后，职道深虑兵单饷绌，防不胜防，稍有疏虞，即蹈前辙。外国各统领向俱只肯打仗，不肯守城。至择要设防，更觉不遵调遣。因思奉防最关紧要，必得大员统领，方资镇压。正拟移请张前道赴奉督防，适奉宪苏抚宪批，饬即委员解沪，勿任含混延宕等因。当查前署宁波林守，业经卸篆，究系道府大员，熟悉地方情形，随于九月初旬委令帮办军务，驰赴奉化督办岭防。谆谆面谕，督同徐令、牟令，事事与绅董熟商，加以小心去后，并叠次函札交勉，谕以该令等俱系失事人员，尤当随事随时，实心实力，著有成效，方能据实禀报，代求各宪格外施恩。职道遇事详查，暗中密访，该守令等自到防到任奉委以来，不避怨嫌，不避艰险，督同绅士筹划经费，劝办国防，安抚居民，驾驭弁勇，官绅和衷协力，乡团一气呵成。此次收复嵊县、新昌，不待多集重兵，宽筹饷项，未及两月，遽复两城之实在清形，亦即职道使功不如使过之微意也。正在禀报间，叠奉抚宪、宪台行奉七月二十六日上谕，林钧不协舆情，即着一并革职查办等因。又于十月初六日祗奉抚宪、宪台手示，谕以未便再委差事。遵即撤委，令其回郡销差在案。

伏查收复新昌、嵊县，该守林等预为布置，密受机宜，正以失事在先，函思稍赎前愆，得有自新之路。若非现定新例，处分綦严，职道即为代请开复原官，酌理准情，似亦不为过滥。用是不敢没人之善，不敢壅于上闻，惟有仰求宪台詧核情形，酌加栽植，出自恩裁。如荷俯俞，容再将守令应行查办失守案据，据实详请宪示遵行。

再查此次帮办奉防之绅士，职道于奉化克复案内，本派鄞县增生童会督率镇南、鄞东各团练勇，路路接应，即拟留办奉防。缘该生系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童华之胞弟，年少老成，士林推尊，素有乡望。向与该生之姊婿朱秉衡同在奉城设帐多年，与奉、新、嵊品学兼优之绅士最称联络。而郡中善后劝捐两局官绅，又俱恳留童会帮办局务，因即委令朱秉衡代之。此次朱绅暨邬绅畲经、马绅炯及新昌训导邬明经，于奉化防务办理深合机宜，收复新嵊两县事宜，尤为功绩懋著。朱秉衡拟请以同知直隶州升用，先换顶戴，并赏戴蓝翎。邬畲经年近七旬，不愿得保，请移奖其子候选知县邬建勋，拟请归部即选，并赏戴蓝翎。嵊县附生马炯，拟请以训导，不论何项班次尽先选用，并赏加五品衔。军功徐春荣拟请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蓝翎。新昌县训导邬明经，应否免议，应俟该县查复到日再行禀办，此次随同出力，可否先请赏加五品衔，谨将邬明经履历另折开呈，恭候鉴核。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通禀[1]

窃照上虞县城于十月初一日克复，余匪分窜曹娥、百官及嵊县、新昌而去，即经职道调派宁波提标左营游击布兴有、补用游击布良带、补用守备张其光、候选同知郑维春等广艇炮船，驶赴曹娥江面扼堵，杜逆回窜，并禀明宪鉴在案。兹据郑维春禀报，该员所管炮艇三只，已随同英国哒总兵派去轮船一只，驰抵曹娥设防，其余广艇各船尚未驶到。现在贼踪沿江游弋，希图偷渡。惟江防仅此艇船三只，实形单薄，请饬后帮广艇星飞驶进，俾资遏御等情前来。伏查斿击布兴有、守备张其光，经职道派令分带广勇由陆路先赴百官、梁湖剿贼，即于曹江东岸扼要驻扎，期与水军声势联络，并饬另派妥管带艇船，随同游击布良带各艇船由海道驶赴曹娥守御，节次会同已革护宁波提督陈世章，叠札飞催。讵布良带并不赶紧督押前进，任意迁延，逗留镇海洋面，迄今尚未到防，实属不知缓急。未便稍事姑容，理合据实禀揭，仰祈宪台察核，将补用游击布良带先行摘去顶戴，以示惩儆。

[1] 本件为致各上级之通禀。原摘由为："曹娥江防务紧要请将到防迟延之补用游击布良带先行摘顶示惩。"

倘再不知愧奋，职道详请奏参，祗候训示遵行。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禀曾国藩等[1]

窃职道于十月初五日，接奉宪台苏抚宪札开云云等因。奉此，当即分别照会遵办在案。嗣于二十六日，统带常胜军之副将白齐文由沪来宁，面述遵奉奏派，将驻宁之常胜军抽调一千二百名，带赴金陵助剿，拟于二十八日拔队起程，其余存勇酌留兵头管带听候职道节制调遣。

伏查驻宁之常胜军陆续增至一千九百名，兹准白副将面称抽带一千二百名，而该兵头等则称抽调十五牌，现在余存四牌。询之帮带之王守维圻禀称，约略点查，不及四百人。旋据呿总镇照会，只有三百六十名，其余俱系病弱或已逃遁云。究竟抽调若干名，实已无从稽考。现当防剿吃紧之际，洋枪队素为贼所畏惮，自应遵照宪台苏抚宪札饬，选留一千名之数，赶紧招充足额，俾外国人教练熟习，以资攻剿，而壮声威。第节制虽归职道，而统带必须外国武官方能先后合辙，可期应手。此时花头、黄头各勇全归现署总兵之勒伯勒东统率，若再将此军交付，则事权太重，诚恐尾大不掉。职道查英国水师总兵呿乐德克，人极明白公正，有良将才。从前常胜军滋事，该总兵不分畛域，帮同办理，举皆得其平，宁郡士民咸深信服。若令统带教习必能使各勇恪遵纪律，渐成节制之师。职道不敢拘泥，请宪示遵行，谨即照会该总兵，请其统带。该总兵亦愿为中国效力，直任不辞。所有勇丁业经札饬鄞县江令在大岚山团勇内取具切实保结，由职道会同呿总兵逐名挑送，补足实数一千名。英法两国之兵官皆为我用，亦复彼此和衷，不致如法尔师德与买忒勒有互争统带之事，中外人心俱形安定，藉堪上慰钧廑。惟既经更易统带，未便仍旧军名，拟即改为“常安军”，庶几共慑威灵，奠安四境。职道现仍札委候补知府王维圻帮同管带，自当随时督饬认真训练，俾此军早成劲旅，迅奏肤功，以期

[1] 本件为致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耆龄、钦差大臣薛焕、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禀稿。摘由为：“宁郡现留常胜军移请英国呿总兵统带补足一千名改为常安军仍札委候补知府王维圻帮带。”

仰副宪台保卫严疆之至意。所有选定洋枪队一千名，交呿总兵统带，王守帮带并改名常安军各缘由，合肃禀陈，伏祈大人察核施行，实为公便。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禀左宗棠夹单

敬禀者：本月初八日奉到谕函，伏读再四，仰见宪台通筹全局，洞烛几先，钦佩私忱，名言莫罄。窃惟方今最急之务，不外用兵筹饷二端。以国家之大政，生民之膏血，而洋人窃操其柄；举中土至艰至窘之饷，饵我愚民。是大患不在逆贼之未平，而在洋人之太盛。年来英、法、俄诸国举兵助顺，其酋长并愿隶仕藉效力戎行。众志忻忻，佥谓藉洋人之力可以削平祸乱，保固封疆。不知譬如沉困之疾而服峻削之剂，非不称快一时，而元气已大亏失。唐太宗用契苾何力、黑齿常之辈，可谓得力矣，乃不数十年，驯至安史之乱。今洋人益非唐蕃将比也，华尔、勒伯勒东一受官职，奋勇捐躯，即事论事，实属可惜。然洋将不皆似此二人，白齐文甫奉调发，即以闭城索饷滋事。计宪台发谕时，沪上变端未起，而沉几远虑，若已烛照而数计之，密谕之颁，又先此事匝月，亿度所及，隐契庙谟，绎诵之余，俯首至地。职道初遇洋人，力持大体，颇闻通事等啧有烦言，旁观亦代为顾虑。数月以来，虽不敢谓尽协机宜，然彼中稍为明白者，如英国总兵呿乐德克、法国税务司日意格，皆深信服，用兵颇得其力。彼中人用心最细，往往于不经意之处窥我隐微，而他人屈意相与，转招轻慢。职道平情以处，反得信从者，实缘事事先为检点，遇有交涉之件，应让者必让，应争者必争；以理折之，以坦白待之；银钱尤丝毫不苟，然诺不渝，似尚能得其要领。职道起家寒素，深恶宦途含糊影响之弊。况值中外交际，敢不慎加益慎，自启侮端，诚如宪谕所谓先明后不争也。花勇、绿勇现值防剿吃紧，一时遽难裁汰，即欲有缺勿补，而洋将统带断不遵依。勒镇攻绍之前，未经照会，遽添募花勇多名，留虞防守。职道得信后，即拟行文裁撤，诚虑骤施羁勒，或致偾辕，但恭录谕旨切实谆诫之，其中苦心未敢求谅。总之，此事在宁郡为第一要义，职道寝馈勿忘，刻虽容忍调停，遇有可以裁减之机，即当设法料理，消此隐患，以慰宪廑。此时上虞、新、嵊皆复，曹江以外军事尚

顺，浙东似有转机，而职道之心更形竞业，盖幅帻渐广，防戍倍增，饷需愈绌，万一接济不及，猝有哗索之事，为贼所乘，岂不前功尽弃。故三县复后，中外诸将皆欲乘势直趋绍兴，职道严檄止之，诚恐佹得复失，不特民间蒙无涯之祸，且锐气一挫，江防亦有阑入之忧。乃十一月间贼股分道来犯，诸将尽力堵截，连得胜仗。勒镇遂不待号令，偏师轻进，阻之不能，则亟请叶护军门统众赴嵊，明为犄角之势，实则俟大兵金华得手后，此军由东阳而前，联络声势，再图绍郡。而勒镇急不能待，攻城炮炸，遂致陨身。现在法国派来接带之参将买忒勒，其人前在余姚嗜利跋扈，远不如勒镇之纯实。此番由沪到宁，欲求职道加之照会，俾重事权。职道以未得苏抚宪来文辞之。该参将已一径前往，深虑其贪功趋利，竟扑绍城，一经得手之后，诚如钧谕，处处屯兵列戍，愈分愈单。守且不足，何有于战，今夏江苏嘉定之役是其前鉴。现拟将该参将情形密禀苏抚宪，请商诸法国提督，另拣妥员前来接手。惟花勇本系法国统带，他国弁目多避越俎之嫌，而买忒勒又原系教习此勇者，易将之请未知能否如愿。宪意谓不得金华无取绍兴之理，职道亦谓大兵未到金华，即得绍兴亦无可守之理。洋将不肯久居越地，轮船又难驶过曹江，即有重资亦何可用，犹获石田之喻，真不刊之论也。叶护提督[1]相处未久，莫测所蕴何如，观其大概，似战或不足而守尚有余。秦军门[2]若果肯单骑前来，得宿将以号令诸军，当可期旌旗变色。边守精细和平，操行廉洁，宪谕目为端谨君子，具仰知人之明。职道事事与该守熟筹，彼此斟酌，未敢偏怙己见，一应事件必遍询局中官绅，默识可否，即行举办。署中近延幕友二人，而在署办理文案之汪丞元祥暨庄令凤威、坐办总局江苏知县陈令其元三人，尤为得力，实俱州县中毫无恶习不可多得之员。方初履任时，窥官绅之意不无稍嫌更张，今则共信无私，颇能推诚相与。厘税不足，资捐项以济军，员绅劝办颇尽心力。而沪上段臬司官浙日久，于捐务颇多瞻徇。职道前就宁郡详细访问，录寄沪上各户应捐清单。兹闻所得无几，与原数大相悬绝，致令宁郡各户比照推诿，益觉

[1] 清护理提督叶炳忠。
[2] 清总兵秦如虎。

掣肘时形。至属吏中结实可靠之员，职道于十月中旬曾具禀加考密陈，计日早邀垂鉴。所举各员，皆系访闻后确加考核，历试而得之，现亦无可增加。其在局各绅，容俟随后再行加考禀达，统乞恩施，俯赐采择，是所企祷。宁郡府海官山，商贾辐凑，若道路疏通，则榷算之利不赀。今则划守一隅，贸易有限。每月关税厘捐所入不敷军饷之半，而劝捐接济之举，春初即难为继。只有加重厘捐一法，或可长久支持。商力虽久已困疲，处无可奈何之势，不得不忍而出此。曾节相尝谓："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职道谨志斯言，尚求宪台俯核情形，训示遵办。职道悉心筹划，遇有廉干之官绅，即为延致。各局款目，无不亲自检阅，并嘱官绅互相稽查。计自九月初设立总局，经理之官绅颇能清勤将事，故数月来犹得赖以支撑。自揣任重才疏，远离牙纛，不克时时禀承伟略，深用竞惶。惟默祝东道早通，遵循有自，庶使越东士庶食福靡涯。胡道逗留沪滨，但闻其自营懋迁，并无来宁会办捐输之说。且渠在宁物望甚减，恐来亦无能为役。职道访闻绍郡之山、会、萧、诸已为贼匪掠尽，就令恢复，亦须休养年余方能任土作贡，现惟上虞半县略可筹捐，已派员前往筹办。斯民甫离水火，不能赈抚，又从而挹取之，中夜筹思，忧惶无措。惟念势非获已，事系民生。苟经理者无侵吞偏护诸端，或尚称可自解。此外民间但使有利可兴，有弊可除，必督同守令勉力设法，庶几滋培保护，以期仰副宪台留为全省复元之意。缘奉殷殷下询，谨据实胪列以闻，伏乞随时训示遵行，俾此后藉免疏虞，皆出自成全之德。临禀无任屏营惶悚之至。

敬载禀者：闰月中，职道与段臬司会商赴沪设局办捐，当邀集各官绅，公同酌议各户应捐之数，约可得二十万金，开具清单，谆嘱段臬司照办。在宁绅居同里用，闻见较真，在职道等身任地方，不为已甚，即使不能如数，当不至大相悬殊。乃数月以来，在局中办捐诸员绅，屡以沪捐过于瞻徇，致捐数寥寥。现在本地书捐者辄引沪上富绅絜量高下，以为口实，捐务益形棘手。职道窃思饷源涸竭，正在借资捐项。将来绍兴恢复，绍人亦举以为例，关系匪轻。用再邀同各员绅，详细访察，将前开清单减之又减，核定实数，或尚未书捐或捐数太少，分别注明附呈钧誉。闻段臬司即日来衢，务求宪台于谒见时，

谆加策励，嘱其照单赶办，或先附单札饬，冀得感藉德威，破除情面，实于沪甬两处办捐均有裨益。谨肃附禀。

同治二年二月初五日禀曾国藩等[1]

敬禀者：窃职道节次将围攻绍郡，力截逆援，击剿获胜，并添调兵勇防御后路各缘由先后禀报宪鉴在案。我军自本年正月初六至初九等日，将包家山、白塔洋、皋埠、鸟门山、平水、上灶各逆卡扫除痛剿，大挫凶锋。该逆复纠约富桐萧诺等匪，分路来扰，意图牵制围城之师，固其负隅之守。十三日探知伪主将汪[2]逆，自杭来援，来[3]逆亦派贼党图扑陡亶，绝我三江军营粮道，并使我不能接应西郭各军。革道张景渠闻报，即调候补知府王维圻、前署山阴县知县庄凤威、前署会稽县知县边厚庆、都司王炳荣、守备周善初、梅有元、候补县丞杨炳焜、法国阿千总、英国教师英常[4]，各带勇团整队以待。汪逆由下方桥一带窜至，来逆在阳山列阵，约计逆股一万数千人，号称三万，势甚汹涌。各军由花果桥、朱渚分路迎剿，斩贼二千余名，夺获马匹军械，该逆纷纷败回下方桥安昌卡内。十六日我军攻毁拓林逆卡，并将横山祝家庄贼踪扫尽。十九日汪逆来逆复率大股麇至，绍城之贼同时突出，经西郭、安昌、五云三路官兵击退回巢，逆援遂奔集下方桥安昌八字桥屯踞。张革道抽调王守维圻常安军、庄令凤威劲义军、守备张其光广济右军、州同谢国恩信义军、边令厚庆仁义军、候选知县黄维煊之壮勇、县丞杨炳焜亲军、闽勇、教师英常定胜勇，分路直捣八字桥、下方桥、安昌，并照会法国参将德尔梅即德格北、副领兵庞发[5]法兰喀[6]、英国参将芬住及沿城围扎各营力堵外逆阑入。张其光首先冲入逆卡，各兵继进，枪炮环攻，当将下方桥坚卡犁平。

---

[1] 本件为致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闽浙总督耆龄、浙江巡抚左宗棠禀稿。摘由为“中外兵勇克复绍郡详细情形”。

[2] 指汪海洋。

[3] 即来王陆顺祥。张尔嘉《难中记》：“绍郡各邑相继沦陷，踞城贼为伪来王陆顺祥。”（《大平天国》第六册六三六页）

[4] 英常为帮助清政府训练反革命武装的外国侵略者。见第148页注二。

[5] 庞发（Comm，Bonneboy），法国军官，原任法国第十二号炮舰舰长。

[6] 法兰喀（Frank），见本辑第140页注①。

二十日乘胜踏毁安昌各卡，前后杀三千余名，生擒长发十四名，夺获马匹军械多件，我军亦有伤亡。败逆逃往钱清一路，复被民团截杀多名。二十二日，城中逆股冲我西郭门外营盘，德尔梅等挥兵接仗，鏖战三时之久，我军连放炸子大炮，毙贼无算。又有另股分犯偏门，法国兵头李瑞儿率队奋击，追至漓渚，攻破贼营三座。二十四日，逆股窜出云门，王守维圻、守备梅有元、州同谢国恩等带领兵勇并八桨炮船，迎头截剿，该逆即掩旗奔回。我军遂分驻距城半里之西施山，张革道飞饬王维圻就该山赶筑土城炮台，以扼险要。英国总兵呸乐德克添到大炮四门，安设开放，较为得力。税务司日意格续调清兵二百名，亦已到齐，军威益壮。且闻金华各属均经大兵攻克，绍营兵勇喜旧百倍，无不踊跃争先，围攻愈烈。该逆被困已久，应援渐绝，穷蹙不支，密遣附逆之黑鬼二名，赴德尔梅营中议和，啖以重利，为反间之计，经德尔梅峻辞拒绝。复有伪近天燕杨应柯央出难民，诣营乞降，约为内应，率党投顺。二十五夜三更后，城中火光忽起，贼首周逆由稽山门冒雨潜遁。二十六日杨应柯开昌安西郭两门，我军一拥而入，扑灭余火，当将城池收复，救出难民二千余人，纳降二百四十余人。一面拨兵追剿各乡余匪，径取萧山。接据张革道函移各营员弁报，均属相符。职道伏查绍属被逆窃据一年有余，蹂躏已极，又有杭金严逆党往来，绍逆势成滋蔓。自上年十上月克复上虞、新昌，嵊县，甬东渐臻安谧，是以策兵西渡，节节进攻，直薄绍兴城下，阅时两月，屡战不疲，兹仗福威远庇，指示机宜，坚城立下，浙事大有转机矣。声威震慑，大兵屡捷，睦婺先清，绍逆窜伏无援，魂游釜底，将士闻风鼓舞，遂复坚城，全局大有转机矣。职道未谙军旅，远隔训辞，惟有殚竭血诚，与宁郡官绅筹饷筹兵期无贻误。革道张景渠身历行间，亲冒锋镝，艰危嫌怨概所不辞，深为一臂之助。在事文武员弁和衷共济，用命折冲，劳苦实非一日。英法各国官弁，感慕圣朝荣宠，共效驰驱，如呸乐德克、德尔梅、庞发、日意格、田垒思即田雷思[1]法兰喀、芬住诸人，尤为难得。可否仰乞宪恩，先将外国各员随

[1] 田雷思（Louls－Gabriel Delaplace），法国人，天主教传教士，中外反革命进攻浙东太平军时，协助法国侵略军作战。

折请旨褒嘉，用昭柔远，其余出力员并绅董、兵勇、民团及伤亡弁勇，容俟查明。分别详报。绍城防守善后事宜，已嘱张革道督同府县筹办，并飞调曹娥江艇钧、炮船由海道驶人钱江防剿。闻秦署军门不日履新，俟其到任后，职道即亲赴绍属察看布置。所有中外兵勇收复郡绍郡缘由，理合禀报宪台察核。同治二年二月初五日军需局书清稿。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禀左宗棠夹单

敬禀者：二月初三日奉宪台札行准户部咨议处惇亲王等条奏钱法并筹八旗生计一折，奉旨依议钦此，抄录原奏，转饬遵办到道。查核部奏内称，鼓铸制钱必须广购铜斤，但京中收买无多，应由外省购办，方能源源接济，拟饬三口通商大臣在海关新收洋税项下陆续拨银抬高采买洋铜，解局鼓铸。其上海宁波等口均令该关监督一律酌拨采买，由海道交天津道妥速运京，以资鼓铸，各等因。奉此，伏查钱法贵乎流通，采买必先筹本。今日制钱之缺，京外皆然。而京城以行用大钱，病民尤甚。现议复旧制，改铸制钱，固属当务之急。部议既指各口海关洋税以为买铜成本，自应遵照酌量动拨，抬高买运，况所拨不止宁波一口，固未便独有藉词，致滋贻误。然通盘筹尽，又有顾此失彼窒碍难行之处。盖洋税一款，因本省军务孔殷，截留济用，历解宪营充饷；今若留拨采买铜价，则以后宁波筹备军需少此一款税饷，更必竭蹷倍常。若专顾本省军用，而置京中鼓铸于缓图，大局似非所宜，且恐有干部诘。职道反复思维，实乏两全之策。宁波筹饷之巨，支放之繁，甲于列郡。上年厘税之外，尚有另办户捐、牙帖等捐及各属解到地漕银两为之补苴，总计入款虽亦不少，而支应军需制造、采买诸事，以及中外各营粮饷及宁绍防兵口粮，无不取给于此，悉索亩赋，犹复时形支绌，其中支柱为难情形久已仰邀宪鉴。现在宁郡户捐已成强弩之末，牙帖则无可再办，如属地丁，甫届开征尚未能大批旺解，而提标定海等营俸饷，已准藩司陆续指拨地丁本款，营中持单来道守领，哓哓不休。本年由正月以来，洋税项下，解过宪营饷银三万两，又常税银一万两，而每月筹备营米二万石计米价运费须银七八万两，又善后局月给洋将所部常安军、常捷、定胜各军粮饷洋四万余

元，桐防新改道标五营，暨台勇闽勇提标各队兵粮二万余两，钱江炮艇水军粮饷银八千余两，又制造军火器械帐棚及购买洋枪铜帽等件，约洋五六千元至七八千元不等。此外零星支用，并计甚巨，以目前情形而论每月非得银十五六万两不能裕如支应。况现在嘉兴克复，省城亦将次得手，多复一城，即多一城开销，善后筹防需饷更紧。职道每与善后筹饷各局员绅统筹出入，未尝不叹措手之难，而一念宁波之得能镇定不惊，商民乐业者，皆仗大人栉风沐雨劳来安集之功。区区饷源，所当竭力经画，宽为筹备，以仰副宪台谆谆屡训至意。无如宁波之饷，恃厘税为大宗，而现在厘税两项收数，日形短绌，盖缘百货昂贵，开销日重，经营未能获利，商贩不免稀少。兼之洋商恃强隐射，朦混免捐，而华商亦有冒充洋商，希图少捐者。虽经职道分饬局卡设法查禁，此风终不能戢。各货厘税，自以丝茶为大宗，然洋人之影戤尤甚，瞬届丝茶旺出之时，职道曾与胡道光镛商榷办法，必须实力整顿查验抽收，方有实济。但欲杜绝弊窦，竟属毫无把握。闻上海厘税亦受洋商影）之累，而支绌情形同一为难，此后厘税之盈绌与否，难以预计。其海关常税月只二三千金不等，本属杯水车薪，无益于用，而属解上忙地丁又须拨放各营俸饷，未能全数协济。至于月饷之繁，支用之巨，势必日甚一日，所入有常，而所出无定，今后之无米为炊，必更难于往昔也。钱法之坏，已成通病，以致钱价日贵，银价日贱。暗中折耗，官民均受其累。自宜广为鼓铸，以裕来源。即如宁波一处，市压制钱极少，纹银每两仅换钱一千四百余文，此其明证。前次胡道来宁，职道曾与计议及此，拟请鼓铸制钱，以便市肆行用，亦因顾饷不遑，别无可筹之款以为采买铜本，因循至今，不能定议。今奉大部指拨洋税购铜解京，既未便迟延不办；若遵照拨买，则占去本省军饷一大进款。在宁波筹饷更形拮据，所谓顾此失彼窒碍难行之实情也。宪台持筹全局，一切情形，难逃洞瞩。伏蒙知遇之深，故敢据实缕陈。此案究应如何遵办之处，尚求大人训示祗遵。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申。

同治二年三月初一日禀左宗棠

敬禀者，窃照宁属六厅县（鄞、慈、镇、奉、象、定海）同治二

年分地丁钱粮，并绍属之余、上、新、嵊四县应征上年五成银两，因藩司远驻衢州，属解不便；职道禀奉宪台批饬，就近解道，陆续转解大营济饷。复奉宪饬，每月探办军米二万石，其米价动支地漕银两。统计前后解办米七万三千石，除动地漕银十七万余两之外，计不敷米价银十余万两，均系陆续取给于厘金协济。各属解道地漕银两虽有二十余万两，除动米价之外，其余均已批解宪营充饷在案。现在杭省克复，道路疏通，钱粮为藩司专政，所有各属应征同治三年上忙新赋，现亦次第启征。本应照例解司，惟大营月米为计口授食之需，断难缺少；宁波为通商海口，米之来源尚广，其值亦较内地便宜，自应照旧办运。但宁波每月办解大营兵米二万石须银八万余两，以宁绍二属十四厅县，本年上忙一半地漕银两计之，纵能全数解到，不过得银二十万左右，不足三个月米价之需。若令各属一经解司，则米价无出。至善后局支放常安、常捷等军及各防兵勇口粮，并制造一切，暨各项杂支，每月非银十万两不可。上年有户捐、房租、牙帖等捐，可以补苴，尚能协济米价。本年户捐、牙帖无可再捐，而现在各货厘金因市廛生意淡薄，日见其短，昨于采办铜斤案内，将拮据情形缕晰奉陈，谅邀洞鉴。是厘米一款断不能兼顾米价，至海关洋常两税为数本属无多，亦当遵照奏案，批解大营充饷，不能移为别用。再四思维，惟有将宁绍两属十四厅县本年上忙地丁漕项银两仍解道库，以抵购米之需；如有盈余，仍当解省备饷。职道为大局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大人训示祗遵。再，台州府各属应征钱粮额数无几，应否饬令一并就近解道，抑应批解司库之处，并乞裁示。

禀左宗棠[1]

敬禀者：窃查军兴以来，用兵省分全赖官绅得人，相为表里。官不藉绅，势有不逮；绅不藉官，事亦难成。相须相辅，而悉公忠；同气同声，而毫无隔膜，方能和衷共济，有志竟成。即如宁波一郡，遭贼蹂躏，各处绅民屡经起义杀贼，绅士倡率民团，帮同张革道等力图恢复。虽死伤相继，率多奋不顾身，卒使全属肃清。绅民一心，一鼓

[1] 致闽浙总督左宗棠禀稿，原件无日期。

作气，若本于至情至性，几莫知其所以，然公道在人，平心而论，厥功不浅。职道任事以来，随事随时留心察看各绅中有朴诚而自矢奋勉从公者，有劳怨不辞勤恳办事者，以及经营饷糈、调护洋人、参画枢机，奔驰谕告坐镇城局者，固备腹心之任；分驰各乡各县者，亦有股肱之勤。纵人材之优绌不齐，而心志之感孚则一，始得藉群策群力，合众志以成城。职道何敢贪天之功，没人之善，使该绅等无所表见，视为分所当然耶。诚使他处绅民皆能若此，则各郡不难渐次收复，全省不难渐就肃清矣。昨胡道面述钧谕，允为择优附保。闻命之下，仰见宪台为国储材，为民请命，于鼓舞人材之中，力求整顿积习之至意。较职道之自沐恩培，尤深感戴，钦佩靡已。更不敢不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伏查该绅士等痛遭滋扰，备历艰辛。年余来尽瘁办公，毫无贻误。在该绅等不遑谦让，未尝自伐善劳；在职道既不敢掩其前功，犹冀收其后效。若得宪恩先予择尤赐加奖叙，俾各乡闻风兴起，于通省军务公事士习民风裨益不浅，正不独身受鸿施者之争先报效，倍加奋勉已也。相应先将前次列保之各局绅士，择其著有成效结实可靠之各衔名，开具清折呈送宪鉴，伏祈大人核施行，实为公便。

同治二年五月初六日禀左宗棠[1]另单

敬载禀者：端午日酉刻，由秦军门处差官带到钧札各件，并奉手谕暨钞示总理衙门来缄，敬聆壹是。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之件，凡事关重大，恐其兴波作浪，或虽系细故难免借端生事者，自当详细禀请宪台咨明总理衙门，以通声气。查近来各国驻宁之领事官，如法国之韦尔尼、美国之孟恩，本多不甚解事，而又喜事。英国新换之佛礼赐，远不如前此之夏福礼，年少喜事，幸官话甚好，不致为通事从中蒙蔽，遇事尚可以理折之。又税务司布浪亦还不如日意格，嗜利而不懂事。近有为洋商华商禀告之案，俟查明确实，再行禀办。现计在宁之领事暨带兵官之员弁等，琐琐屑屑，或来面议，或用手函名片，事多辁辖，几于无日无之，甚至有每日数起者。前嘱马丞代为禀陈，谅蒙洞宝。招鉴山一事，职道回郡后给以照会，业经中止。昨由庄令凤威

[1] 时左宗棠仍兼浙江巡抚。

亲往查看，毫无动静，堪慰宪怀。惟闻秦军门派赴镇海出洋护渔之潮州营游击李光，仗势诈扰，狡猾喜辩。上年收复余姚，据张革道称，该游击最为出力。职道到任后，因其受伤患病月余，闻该营缺额冒粮最甚，派令吴世荣前往查验，裁革勇名二百人。此本年收复绍兴后，职道即将此勇丁先行裁撤。查该游击系秦军门同乡，庇护过甚，惟有请宪台作为风闻，调营察看。盖护洋实属利薮，百弊丛生，惟由官绅公举殷实绅董承办，尚可商民相安。即如定海袁镇，上年与镇海绅士王莹森、王莹葆争护出洋船只，当经职道阻止。复咨商巡护柴船，因由地方柴户禀请咨请选派妥弁办理，嗣闻借此设立震安公局，有勒护往来船只之事，适由秦军门札撤寝事。此次又拟护船，旋奉秦军门派委李光承办。又四月间委员郑维春随同英领事佛礼赐、水师副将朴三克，驾坐轮船驶至石浦、爵溪等处地方巡洋，剿办盗船，见有上插定海镇袁旗号之护船三只，近至轮船，开放枪炮，伤及英官一员之事。当经咨请秦军门查办，袁镇坚不承认。然职道叠经委员密查，难免不肖武弁勾通洋盗彼此分肥之事，此案现经另文申报宪台，即可备知原委也。昨接英副将函牍，以小泗渡地方辽阔，商恳添派兵勇五百人，以壮声势。职道当以宁郡无可抽拨，请其就近禀请宪台示遵。伏查屠盛兴所带之台勇百二十人，尚留宁城，又有秦军门亲军小队闽勇二百人，据职道愚见此三百余人，尽可全数拨给叶副将以归有用，尚祈宪台酌夺办理。盖此闽台各勇，实于宁郡断不相宜也。所有勇粮业由善后局发过七千五百金，计算到四月十五日止。秦军门之催索勇粮兵粮两款，局员局绅啧有烦言，俱以为逼人太甚，亦求训示祗遵。实德筱到此将近一月，跃跃欲试，屡来问讯，现已遵批，咨请赴绍协防。但似与德格北势不两立，已露端倪，应请宪台札谕该兵官等和衷共济，毋得滋生事端为祷。所有常捷、常安两军，如不设法解散，贻害无穷。但即由宪台奏奉谕旨裁撤，该兵官等未满欲壑，难免另生奸计，或拖延时日等情。职道现已密饬该兵官等心腹，啖之以利，总以奉旨后至六月杪为期，必须全行撤尽，予以限制，所谓使诈使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至于绍郡及宁郡欠项，职道前禀必须筹备巨款，正以两月口粮加之前款，恐非二十余万元，不能了此一案。窃计多延一月，多一月开销，不能不通盘筹划，作退一步着想也。洋米市

价，忽于月杪月初陡长。洋银五六角不等，较内地米价尚不过昂。现已密嘱妥绅赶定二万石，俟办定再行禀闻。至不通商口岸开设洋行一事，咋准叶道咨奉宪批，业经分别照会出示在案，统俟各国领事如何照复，再行相机办理，合并陈明。职道体气渐近复原，仰蒙垂问殷殷，曷胜感戴，遵谕觇缕肃复，祗候训示，统祈垂詧不尽。

敬又禀者：窃职道前饬已革知府林钧，驰诣宪营，听候查办，并令催缴上虞捐款二万金，备具文批，饬即就近起解，限令节前赶到严州在案。本月初，该员由虞来郡面禀，以捐款催齐，多系莺洋本洋，虞邑兑换纹银无此巨款，抵郡后，又以时近端节，市贾居奇，百般挑剔，直到初六日始得兑齐启程等情。复经职道将各县解到之丁税银一万五百两有零，另备文批，札饬该革员搭解在案。伏查上虞一县，东南两乡被贼蹂躏不堪，西北两乡次之。该革员自去冬奉委后，未及半年，劝捐在十万两以上，已缴者近十万元。查系该地方绅民深感该员遗爱之恩，冀为赎罪，勉力捐输。即本年翁代令上忙开征钱粮，闻亦借该革员之力居多。至未缴之捐，更易生手恐即呼应不灵。又查该员曾任山阴，山会两邑绅民亦多感佩。所有绍郡劣绅允归洋将一款，欠数尚巨，计惟有责成该员亲诣绍郡，赶紧设法弥补，并令就近催缴上虞尾捐之处，职道未敢擅专，伏乞训示遵行。同治二年五月初六日。初七日专勇申。

辛壬琐记

柯　超

编者按：《辛壬琐记》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汪济英同志1953年在慈溪进行文物调查工作时发现的钞本，原件存浙江文管会。本文系刘永长先生标点钞录。

作者柯超，字柏亭，浙江慈溪人。当太平军进军浙东时，他在家乡写下了这个稿本。他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处处敌视太平军，所以文内充满着歪曲和污蔑。但是因为所记大部是亲见亲闻，从其中可以看出不少的太平军在浙东的事迹。例如对黄李鲍佃户起义和何文

庆、潘起亮等人的记载。此外，还揭露了英法外国侵略者种种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罪行。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

罗尔纲同志有《辛壬琐记跋》（载《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详细介绍此稿，可参看。

道光二十八年，粤西逆匪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倡乱，聚众数万人，号为长毛，滋蔓东南。咸丰十一年辛酉九月廿八日，逆陷绍兴，蚕食而东。十月廿二日陷余姚。吾乡西望，昼夜火光烛天，各村不筹守御之策，惟寻避难之区。廿三日邑候见居民多搬避，其势不支，不得已，出城暂避，再觑机宜。余亦于廿四晨命妻子暂避于北山。时邑城中有匪徒陆心兰者，先与贼目何文庆交通，潜至余姚，约定日期，并纠合北乡匪人沈鲁琴、范维邦同时窃发。乃在廿六日侵晨，沈范率众数百人，先行入城，焚屋逞威，抢劫至午刻，何文庆领逆众二三千由余姚旱道九里山渔溪一直望东进邑城之小西门。其行也，先以纸炮作路引，继焚小屋张其威。所过村市，惟随路攫食，捉人舁轿，不与其牴牾不杀也。此逆初来尚有人性，故受创不深。是日余与堂兄湘佩等守在家中，登山远眺，大为惊惶。廿七日，有大股逆匪五六千出余姚新城，由陆家埠、车厩自西而东。傍晚停歇，前队已至高桥，后队尚在东澄。一望四十里，火光遍地。廿八日，逆徒大搜南山，奸污焚劫，凶暴殊甚。

初，咸丰八年，余姚黄李鲍佃户称谓岁歉减租，伪设十八局，拥众诣县，逼胁出示，官莫能制。时有姚西天、第泗门、谢汝璋者，财雄一乡，不甘被胁，忿与佃斗。几将及年，获杀佃匪无算，始各逃散。至是十八局匪徒乘隙报复，引领何贼，作其向导，共同作乱。

十一月初一日，何逆陷镇海，以范维邦为伪官，盘踞城中，慈城自何逆去后，有伪文经政司沈× ×、武经政司周申庸二逆驻守。即出伪示禁止薙发，勒各乡照旧都图进贡，限十日不到者合图同坐。随在城中设立伪职监军一人，曹某总司出纳；又设军帅五人，分辖东南西北中五乡。每军帅统领师帅五人，每师帅统领为旅帅五人，旅帅以下犹有卒长、司马等伪职，居然仿周礼夏官军制。由是乡人之无行者，比比皆膺伪职矣。实为张其罗网，搜括赀财之地耳。各乡畏贼之虐，一见伪示，即纷去进贡。视村庄之大小，家道之丰啬为断，自数百元

至数十元不等。由是，就地匪人，假进贡之由，乘机进身献媚固宠，先意逢迎，玉帛子女，投其所好。遂尔睚眦之嫌必报，升斗之储必倾矣。至于逆匪之肆行颠倒，狂吠乱呼更出意想之外。称敛财曰进贡，行劫曰打先锋，贼目曰大人，贼伴曰弟兄，番银曰花边。其伪爵有义、安、福、燕、预［豫］、侯等六级，以次递升，每称必以天字冠首，伪号太平天国。其座处各以黄纸朱书“天父鸿恩”四大字，谓之天福堂，每晚贼目率众就堂跪诵天主赞美疏，盖本教匪也。甚至病狂丧心，有天父天兄天姊天妹等称。讳王姓为汪，言天惟一王，不得再有王姓也。改琵琶琴瑟等字，不准上加王字。改天作天，顺作顺，国作国。其妄改之字甚多，不及备录，并有杜撰不识，任意增减之字，鄙俚堪恨。岁无闰月，每月小建三十日，大建三十一日。见庙像辄焚毁，遇书字辄践踏。盖其人俱乃乞流下贱，目不识丁，故其污蔑圣经，颠倒字义，虽伊古献闯，未若如是之悖逆也。进贡未已，又加米捐、门牌捐，直令人不聊生，脂膏枯竭。

十一月初八日，遥闻郡中炮声，窃拟郡有各宪协同夷兵局勇防守，自可恃而无恐，讵知次日即知逆已据城。询知张军门守御西城，当逆远在新桥，距城十五里，城上即发大炮遥相轰击。俄传南门已陷，大军遂尔惊溃。军门矢志殉难，踊身堕城，被营弁救去。盖南门系广勇把守，时有法兰西拜佛大轮船，受贿通贼，启门纳之。逆之来也，分作两路：一股从奉化郑公岭过鄞江桥，径入南门；一股从慈南石荡高桥直入西门。所过民多移避，无一人相阻。郡中居民有贫困无力搬徙者，悉禁锢之。赖英国耶稣教牧师禄赐者，日进城中带往江北岸安顿，全活者万有余人。盖逆每得城池，不轻容出入。不特防居人之奔逃，抑亦恐伙伴之潜遁。凡在进出者，都给有路凭，或限十日为满，或以半月为期，填注凭内，过此作废。惟英、法、美三国夷人，既无凭照，任其行走。城内天主堂及耶稣教堂各夷房均不敢毁坏，其余民居蔑如也。

占踞宁城逆首二人：一伪职保天义，名黄呈忠，初称主将，后伪封戴王，逆众称其纯千岁，住道署；又伪职× × ×，名范汝增，逆徒亦称为主将者，住提宪署。又有伪职衡天安，名潘起亮者，即咸丰三年在上海叛逆之绰号小镜子也，当大兵逼剿逃往南京，今贼入寇，

引领来宁，专司官税。改镇海关为天平关，征收商税。又自郡城北门至丈亭，设立巡卡，着贼目管守，查盘各货，恣意苛索，无一定之例。其司丈亭卡者，名程大富，每遇过客，稍涉支吾，辄行杀害。贼命陆心兰为宁郡总制官，管理各县监军，每事咨闻。

宁属五县俱先后沦为贼窟，惟定海远隔大洋，贼虽垂涎，终怀疑虑，不敢行涉。会有就地匪徒王以君者，迎合贼意，任作向导。十二月初间，以君率贼航海，抵六横，六横乡人杀之。贼众遂由柴桥夺舟至定海，乡人先遏流以待，见贼登岸，决水下冲，淹毙无算，余皆陷在淤泥，无一生还。定海镇军袁公，老而勇敢。别驾×公清廉勤慎。拊循百姓，朝夕严备，至是不敢觊觎，亦幸矣哉！

贼本乌台之众，易聚易散，半皆随路捉拉，又多逃亡，人本无几，朽木枯株，尽为害矣。其故意铺张扬厉，夸耀众多，每阴从东道而去，阳从西道而来，诡称昨日添兵若干，今日又添若干，觇之实则就此数队也。吾乡北官路，无日不有往来，皆盈箱累箧，饱欲而归。沿路捉人担负，至黄李鲍乃还。其来也，虽严寒，均敝裾露跣，败絮塞肩；其归也，虽天暖，均重裘硕腹，厚锦缠腰。所过之处，饥则索食，夜则索寝。一见屋舍华好，箱物充牣之家，则如身入宝山，取舍莫决，或数贼均分，或押人取赎。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九止，连降大雪四昼夜，深积三四尺，山鸟绝飞，天地一色，贼徒冒雪冲寒，人踪不灭，鹭行鹤步，贱态堪憎。以今年正月十二日为元旦。先出伪示，晓谕民间：不准仍照旧历，不准缨帽拜祖。呜呼！慢及先灵，此贼之所以为贼也。

宁郡江北岸一带，比年以来，有夷商开设洋行。英、法、美三国，都有领事馆驻扎。夷房接壤，窗户洞明，教友商贾，实繁有徒。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薙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人照常薙发。凡有贼徒过江买物，其安分不强者听之。倘或带刀生衅，即行惩治。或捉剃其发，或扭送其主。而伪主将自顾力不相敌，无不唯唯从命，不敢忤也。于是甬江各行贾客，群集于斯，昔日荒田，皆为廛舍矣。而各大宪亦渐集察伺，与三夷酋会议，先将去年受贿纳贼之法兰西拜佛船主交总领官惩办。其所得贿银，追缴充公。会二月间有夷商赴绍

兴平水镇设立茶庄，偕伴三人，贼欺其寡，尽杀之，夺其赀财。有耶稣教牧师往绍，亦受贼之所创。由是相忤，屡寻其隙。贼亦早自为计，防守严密。特于郡城北门外沿江一带建筑炮台数座，城上排列大炮，尚欲逞螳臂之力，燕幕自安。仍命伪总制陆心兰至法兰西领事官处缓颊，许以纳贿求和。而夷官镇静不发，韬藏不露，无所然诺。

当宁城初陷时，城中文武多官，或往上海，或驻舟山，窥伺动静。至二月间，先后俱集定海。时宁波右营水师游击布，名兴佑，暨伊弟署游府衔良带，率部广勇一千余人亦驻舟定海。每欲蹈瑕候间，以图克复。二月间常驾巨艇三四十号在镇海关睨视。会张军门亦从上海来归，遂共筹军务。

四月初十日，布游击兴佑率兵勇驾艇舢直进镇海关，发炮攻城。何逆初无防御，闻炮声雷动辄不及敌，即开西门慌窜。布军遂登岸，直逼南门。偶有逆徒尚思卵石相敌，不揣分量，希冀幸胜，被戕殆尽，布军随即入城。何逆率众西窜，欲入慈城，慈城贼目周申庸拒弗纳，反戈相向，仍逡巡回至邑东马鞍山之保国寺歇焉。郡城伪主将闻大兵恢复镇海之信，在城上添设大炮，昼夜巡查益加严厉。是时英法二国，已从各海口赶集火轮大兵船十余只，进泊桃花渡，至北门外连络排列。十二日布游击率其弟良带，同道宪率兵驾艇直逼桃花渡，向城轰击，坏及女墙。贼亦以炮相还，弹坠半江，适坏夷船三板小舟。于是轮船转机发炮，四舟齐轰，天地暗色，屋宇震荡，而贼虽已惊惧，尚思负嵎自固，均奔匿北城脚下。自己至未时，炮无停声，城上阒寂无人，未见逃遁。我军及义勇广勇等俱站立江北岸遥观，未敢渡临城下。盖北门外故有夷房，傍城而筑，高过雉堞。贼避匿敌楼，以夷屋为屏障，炮莫之及。大英统领官呿公见内无动静，即令夷兵数十人，由傍城夷屋猱升而上，飞越登城，广勇亦相继跟登。甫经驻足，骤有贼徒百数人飞奔迎来，持械斗击。前队夷兵猝不及防，被伤数人。幸夷令綦严，坚立不却，鼓勇击之。广勇见夷军奋威，亦抵死相持，贼始奔窜。呿公冒以显微镜[1]觇贼匿处，乃轰及夷房，敌楼倾颓，而贼之坠城并压死者无算。又发子母大炮名落地梅花者，一弹遇坚则

[1] 应为望远镜。

分数弹，火球横飞，着即糜烂。于是城上夷兵亦开盐仓门以延我军。贼始惊惶慌乱，即开西门而逃。一城数万众独门而出，拥挤踏毙者百有余人。西门外居民衔恨已久，晨闻炮声已各操戈以俟，思得一泄其忿。至申刻，贼果出奔，遂群起邀截，沿路劫杀，贼尸蔽野，较死于炮者更多。

是役也，虽各大宪率布游击启其端，若非呿总领同法兰西等夷船坚轰不懈，又令夷兵猱升登城，奋不顾身，壮我军心，则能复与否未可论也。虽然，各宪筹运之功亦伟矣哉！

时伪主将范汝增已在数月前移踞余姚。贼首黄呈忠率众西奔，昼夜兼道而驰，十三日午刻抵姚城，范逆斥而不纳，遂屯余姚新城。后队尚在东江沿，自车厩陆家埠而西连络不绝者四十余里，占踞村落，烟焰障天，鸡犬靡遗。是日慈城贼目周逆及各卡之贼均奔西往会，慈城空虚，何文庆遂入据焉。会慈乡杜岙、石步山、金沙岙等处创义起师，纠合壮勇，以白巾裹首，号为白头，乘贼逃亡，随路截杀。何逆侦知，惧孤军罹困，乃于十四侵晨出奔。路遇义师击之，杀其幼子，大创而逃，径至姚西，倚十八局为卫矣。

逆既西奔，郡城遗有被锢之民，惧遭玉石不分，深匿不出。道宪同夷官逐细搜诘，率带至江北岸，给赀薙发，侬以资斧，各自还乡。布游府兴佑日驻城中，夜归艇内守扼江心。贼遗银米，搜查充饷。慈城居人，自旧年十月间出避乡隅，一闻贼退，均狂喜入城以觇庐舍之存否。是时只有北乡义勇百数人在城运取遗赀。十四日贼首周申庸、程大富率众千有余人，复自余姚由丈亭而东，进邑之小西门，城中义勇闻之奔溃。嗟夫！甫经入城之居民尽为所害矣！盖慈城六门，贼塞其四，仅留二门，经贼把守。试思笼乌釜鱼，欲望生全，乌可得哉！是日搜杀居民二千余人，焚屋无算。十六昧爽拔营出城西去，至锺家门头屯歇。沿路焚毁杀人，或捉而舁轿，或扭而担物，较初来时尤酷虐也。慈城尸骸遍地，河水断流，比数日后亲戚入城已无可认。至四月杪，有好义里人敛赀藁葬于宝山。哀哉！有前县丞孙公（孙绍芬）奉道委权理县事，以查奸宄，见城中秽污难居，移寓城外清道观，爰招邀绅富，共筹善后之计。

十七日大英轮船进泊鹳蒲，时有邑东职员邵挺一者，初曾纠勇团

练，交结当道。兹欲因风吹火，创奇勋，爰驾夷板艇借英夷照会，募勇扬旗跟同偕往。外有道宪募勇数百人乘驾小舟，均泊鹳江，离丈亭四十里。西乡之民危居虎口，望救甚急，朝夕引领未见一帆。而贼盘踞南官路，连营四十里，昼则剽劫淫杀，夜则毁屋焚堆，吾村仅隔一江，心胆惊裂。贼每欲渡过江来，诈言买物。时贼目程大富尚守丈亭卡，传语市人云：江南一股凶暴殊甚，非我所能下，慎勿任其过来，急守江口可也。于是市人将渡船深藏引火擎枪轮番防堵、昼夜不辍，贼遂舍之。十八日早晨，哗言贼已拔营，众皆大喜。不期行未三里，反由虞翁渡等处渡江而北，约众万有余人，遍行杀掠，由是南北两路皆由贼掳。吾村相距七八里，惊惶无措，爰兴不得已之极思，特凫耆老至贼营哀求，冀免焚杀，贼颔之。然亦明知贼无诚信，惟冀稍假时日，则可设法搬避耳。缘妇维荏弱不能快奔，急切之时又无船只，心中煎迫莫能名状。十九日闻贼驾八桨船数只顺流东下，沿江邀截行舟，有浮家泛宅者悉被据去。自此水陆皆为棘途，无敢行涉。

余同堂兄湘佩、从孙元辉，商令家眷结伴同往江南，设有不虞，逐步可东。适眷属甫经出门，则数十贼匪执旗携枪已至。胡氏去吾宅二里强，遂急偕堂兄辈奔避村之东山。时将薄暮，贼亦旋归。斯时各家眷属尚在竹江，均仓皇觅渡，各自逃生矣。贼停之处，每日昧爽炮声震天，终日火光遍地。至二十晨倏阒寂无声，窃意日传夷军将临，或贼恐而潜遁，私心自问，不期巳初噪呼贼至渔溪矣。余急涉冈眺望，已焚山后陆家，即仓皇携襆偕佣工负逃，狂奔五里至竹江，适旧曾施惠之小舟在焉，急登共济，甫经解缆而贼已至竹江。幸妻拿等已在先夜雇舟往郡，寄寓江北岸孙婿家。是晨贼分数路而来，四面逼围，直如渔网。当余离宅，贼已及门，相距不半里耳。竹江居人恃先日有具馔之效，以故半未移徙。至是猝不及避，仍屈意供膳，以冀稍存人心。不期贼或餐或否，仍肆焚掠。随捉供役之人，担舁辎重。盖竹江多富贾，贼之酷刑逼索更倍于他。吾村向皆寒素，屋舍敝陋，贼停三日夜，掘阶毁灶，发冢破棺，惨毒极矣。吾族二百余家，焚屋过半，杀死二人。环村十余里，有屋多焚，无村不杀。竹江百余家，渔溪数百家，丈亭千余间，先后被焚，俱为灰烬。

廿一日有十余贼人径入北山桐岭劫掠，居人窥其寡，鸣锣聚众燃

枪击之，毙其数人，余遂纷窜。于是即知会东西茅山及方家冈、郑家潭、陈家岙、半岙并山北之流源戚家大山共七岙，各裹白巾共出击贼。于各岙口建树义旗，齐心戮力，昼夜防御，风雨不辍。而贼侦知，即于廿三日西去。其在渔溪之贼，被义勇团首郑起纲直捣其巢，燃枪击杀十余人，遂各纷逃。而董叶、石步山之得保瓦全者，实仗此一旅耳。

廿四日上午有十八局匪徒百余人，复来凤山近村劫掠，时居人渐集，衔恨次骨，抵死殴击。山岭义勇亦随路邀截，夺其辎重，贼半被戕。下午即有英国火轮兵船一只，带领广艇十余号扬帆直驶姚江。时贼众尚屯九里山，一见夷舟均避入城中。余于是日自江北岸雇小划船同袁婿归家。道有积尸，室无剩物，书箱契券半被焚毁，见之痛心。廿五日邵挺一驾夹板舟泊姚江之竹江港口，欲藉夷威速奏伟绩，觑夷军登陆，遽轰一炮。不期炮裂横迸，反坏己船，兵勇多伤。在城贼徒先经夷创，及见轮船，已各束装，继闻邵船炮炸，均皆踊跃称庆，妄拟数不当绝，遂坚守不移。

廿六日侵晨，贼出姚邑新城，由陆家埠而东，复至南官路大肆焚掠，傍晚即归。时提宪×公暨道宪张公均备兵姚江，北山义勇进驻九里山，间或进击，而贼诱之以财，故常失利。夷官愤官兵之无律，憾邵氏之徒烦，在五月初四日突将轮船退泊丈亭，提宪暨道宪阻之不听，乃均偕退。是日贼复至龙山寺等处杀掳，自此无日不来，无夕不归，自丈亭至余姚四十里复为贼窟，几无噍类矣。西畴农事，或荒而未植，或植而未耘，民间米麦，搜掳靡遗。外来客米价昂倍蓰。贫民采茶杂豆疗饥，人多菜色，忍待至刈获时已饥之欲死。讵知天未厌乱，贼尚鸱张，将收之禾，尽被割去，实挖却心头之肉矣。乡民常奔诉夷官，夷官以兵勇畏敌殃民，官莫能制，愤不经理。张道宪虽恻然怜悯，奈兵勇怠玩，虽令不行，亦束手无策。

六月二十清早，贼猝拥至窑头，距丈亭仅二里许，居民惊窜，争渡不及而自溺者百有余人。比北山义勇追击，贼始纷逃。官兵伺贼远扬，乃涉康山之巅送之以目，而是处居民已空突无烟矣。于是群心日益惴惴，惟冀轮船速攻，尚有一线之生。张道宪乃商诸夷官，爰在宁城雇募壮勇，衣以夷服，律以夷规，着酋长教其枪械。前后有屯，百

步有司，千履一印，众枪一声，军政严肃，不容稍懈。习将匝月始能一辙。即同上海调来华尔兵千人，装入轮船驻守丈亭，以次充补，循序拨载。先是六月初，贼趋姚北浒山等处，恣行搜杀。将及石人山，是处居民奔赴流源，哀七岙义勇以御之。至七月初打仗十余次，十克七八。

七月初五日张道宪协同夷官练兵已娴，逐驾轮船四只并官勇广艇十余舟，官船数百只，于初六日早晨齐驶姚江。而贼先曾在竹山港口钉立木桩，遏我舟师，夷官悉令起去，即发机轮驶泊江桥外。甫下碇，贼徒蜂拥奔来，登玉皇山。以我舟尾枪炮遥轰。盖前轮船乃大英悭婆予，次大法拜佛火轮，又次则大英统兵官呸公之大兵船及大法之蹈倒蒲鞋轮船者也。官勇及广艇泊下陈渡，相隔二三里，遥为声援。时大法拜佛轮船向玉皇山连发数炮，贼奔避山后潜伏不出。有欲逃进城者，城门已闭，遂避匿新城。初七日呸公令前队酋目帅领兵勇从竹山港口登陆，故形怯逡巡不前以诱之。新城之贼果倾队出迎，两军会于竹山桥，悭婆子船转机发炮，惊天动地，毙贼二千余人。老城之贼亦开西门窜逃，官勇、夷军，分道追剿。贼之逃也，亦分数路：何文庆率十八局匪徒屯方桥；范汝增停马渚；黄呈忠自两陇走上虞。吾乡四月间被掳去囚系者不下千人，至是亡归者八九。浙西四明山为吾郡之镇山，涌为二百八十峰，绵亘鄞、奉、慈溪及余姚、上虞、嵊县并台州之宁海，周回八百里，南为往闽之通衢，西为赴豫之捷径。山重水复，村落滋多。其中著名者曰金峨、曰大兰、曰大雷、曰小皎、曰两陇，则皆四明山之支陇，蜿蜒于西者也。贼既滋蔓于浙东，所至无敢与抗。山中居民惧罹其害，恒奋欲有为。会十八局住处有郑宝林者，家素封，胆略过人，耻与贼为邻，欲洗其污。乃倾赀募勇，结山中居民，倚诸暨义军统领包立身为援。在各山要隘防堵，贼至辄杀，贼惮之，无敢深入。七月初，见轮船驶进姚江，均皆踊跃从事。初七日贼徒西奔，郑率义军随路邀截，杀伤甚多。适余姚谢汝璋亦以义勇来归，分屯姚西要隘，共襄剿办。何文庆，范汝增既散处方桥马渚间，距城十余里，常至西门游弋，屡被谢氏所创。缘贼徒众多，旋退旋复，终不远飏。会潮勇横暴，夷官以其殃民也，饬之。遂与夷官牴牾，横目相加，持械寻斗。十七日夷官击之，四散逃亡，有千余人返

戈投贼。十九日黎明，贼分六道再寇新城，夷官诱之以怯，仅以空炮虚轰，自晨至午，未伤一人。侦者报贼，贼益藐之，即倾巢齐来，约万余众。夷官伺其入城，骤发落地梅花大炮，连珠不绝，贼胆惊裂，仓皇乱奔。道宪命夷官帅领壮勇登陆追剿，驾炮于车，两车一队，每队五六十人，计五队。令华尔兵御之，更番轮轰，直追至卅里牌乃止。贼尸填坑满谷，斩获殊众。由是不敢南侵，惟日薄山北。

七月抄至八月初，每夜火光映天。北乡难民逃避山南者，日以千计。谢氏虽暇整得宜，分巡防守，然顾此失彼，终难周御。潮勇既与贼并，继而悔之，复萌航海之志。乃怂恿何贼，假其虐焰，命十八局匪引路，由姚北行道渡湖缘岭，自北而南而东，夜行昼伏，廿四傍晚出锺家门头至渔溪。漏将二下，余欲就枕，忽从孙元晖叩门语余曰：贼至北官路矣，距余村仅二里。错愕不解所自，信疑参半。急遣人探之，道上一如蚁阵，其前队百余人俱乘马疾驰，至三七市焚屋矣。于是惊惶莫措，急挈家眷，幞被，暗奔至竹江争渡而南，坐待其旦，赴童氏姊家暂避。时贼众万余人，潮人为前驱一直望东，沿路焚掠。比黎明已抵慈城，即分由南西二门而入。城中人尚在梦中，仓卒莫避，贼悉锢禁之。典史罗公殉难（罗光履，江西吉水人，上年十月城陷走避，后入城从贼，至是被戕）。晨炊时，余在竹江远眺，望山北山南、江前江后，有村皆火，无处不烟，蔓延四散，逐渐而东，余遂归守家中。

廿六侵晨，贼过太平桥，至黄山等村恣行焚杀，盘折西指，惊骇殊甚。时夷官守在余姚，梯桅冒镜四望，远见火光，即驶轮船一只，晌午至丈亭，询贼所从来，乡人具诉之。遂抚慰居民，自任三日内击退，言已驶郡。日暮有轮船两只自宁直进姚江。廿七日轮船载华尔兵，一停鹳浦，一泊赭山。又一舟由丈亭折东径达内江，停于太平桥，车炮樯巅，向城轰击，旱雷震天，屋舍动摇。贼在沿江剽掠，见轮船黑烟，惊窜而去。据城之贼尽出东门而逃，清道观被焚。又有两轮船带领夹板艇数只，进停丈亭，以防贼之反攻，由是居民相庆更生。午后拜佛轮舩自余姚载得谢氏义勇五百名，驻守慈城。

廿八日贼大队过长溪岭，或由杜岙、相岙纷奔山北。于路被义军邀击，多薙发易装暗行遁去。间有失队流落者，踯躅途中，乡人痛切

剥肤，见之辄杀。潮人志在航海，自廿五日进城后，随路劫掠，腰缠已足，即各觅党羽由松浦、蟹浦等处结伴入海去矣。自此山南丑类，荡尽靡遗。是时嵊县、上虞之贼，乘何文庆寇宁之际，亦侵夺奉化郑公岭。岭山守御者，为南山义军陈兆荣，八月二十间连日接仗，兵少贼众，势渐不支。屡求援于官勇，官勇慢不当先，反肆淫掳。乡民痛恨击之，四散逃之。岭上孤军无援，比贼缘山拥登，陈军遂溃。贼既据岭上，即分数路入寇，奉化复陷。迤逦至北渡，北渡者，奉化之北，鄞之南界也。是处乡人与陈兆荣合军抵御，克其九阵。缘贼徒繁多，终不少却。

闰八月初一日贼至姜山，勒顾宏庆募夫一万人，因宏庆春间曾作伪乡官故也。至是宏庆阳诺之，阴结乡中各社庙按户照丁戮力击贼。乃制旗为号，攻则挥红，息则树白，拒贼于茅山。其西村三里庄石氏，巨族也，亦聚丁壮来会。

初三日清晨至姜山，顾尚偃息，石氏不谙旗色，误执红旗而登。适大雾弥漫，乡人隐见红旗，疑贼已入境，呼噪狂奔，顾军惊溃。贼遂乘雾前进，蔓延四野，而鄞邑东南乡亦沦为贼窟矣。时有贼骑直逼栋社，距宁城南门六七里，并有径至西门外游弋以觑动静。夷官即驾轮船直进奉江，遇贼于方桥，以炮击之，桥断贼奔。缘鄞邑环乡皆崇山阔港，且多巨桥，轮船不能进，炮无所施，故贼得以盘踞。十八日夷官帅领官勇登陆追剿，沿山义军亦出而截杀。贼既饱则飏，便由山僻小路遁往嵊县而去。占据奉化者亦被乡人齐心奋击，俱越岭缘山各自逃遁矣。贼既败窜，散处绍属。绍民疲敝，无所得食，每自相并吞。而何文庆者与贼素不相能，是以如飞蛾赴火，常觑宁郡。九月十四日与谢汝璋战于姚西弟泗门，自顾不敌，遣人诈降以诱谢，谢惑而不察，伏发被伤，义军败绩。赖其下以身翼谢，得脱至宁，创极而死，何贼遂入踞谢宅。由是益无畏忌，长驱直入，姚北诸村皆荡为瓦砾之场。逐渐东行，窥觇流源，流源聚七嚣之众以御之。

十九日昧爽，适大雾四塞，觌面莫睹，贼乘雾潜行至山半，丛篁中各闻人声，互相惊恐呼噪，移时日高雾敛，始各燃枪击斗。义军自上而下易，贼自下而上难，毙贼千余名，贼遂舍而之东。而观海卫、鸣鹤场一带百数里，见屋便焚，见人辄杀，盖报八月底截杀逃贼之恨

也。夷官以北乡河皆有坝，水不通潮，轮船无所施其技，林箐足可藏其奸，乃于十月初旬率领官兵夷勇带备车炮，会乡人导之，从镇邑上河进兵山北，平原接壤，一水相通；又令花绿头等勇以酋长主之，从山南长溪岭或杜罍、方家岗等处分数道入北，一同会剿。贼见之胆裂，惊窜四散，退遁杭、绍、上虞、诸、嵊等处，宁属肃清。是役也，仰圣天子之威恩，及遐方夷官奉其主命，协同各宪筹办同剿。见宁属已平，将欲撤兵回藉，时宁绍台道史公（史致谔）暨前道宪张公（张景渠）愿各捐廉，仍倩夷官统军雇其协助。十一月间道宪帅领夷军克复绍城，随平上虞、诸、嵊。自是贼势日衰，各谋逃遁矣。呜呼，蝎锋螳斧，盗弄潢地，可嗤也夫！生灵遭劫，宁非数耶！

贼初来时，即命伪官在统属乡里查民间积有谷米者，悉行封贮充公，不准粜卖。由是奸民假势鱼肉良善，恣意勒诈，稍拂其欲，即驾害倾家。谷价倍涨，每百斤大钱三千三四百文，而贫民日谋升斗者几难存活。又禁止各乡谷米不准出里，邻村不能通贷。慈城所进之米，存贮永明寺，每月约训千余石；所进之银，每月约计三四万两。熔倾千两大锭堆累满室，诚为没奈何不动尊矣。

贼每出剽掠，前队杂善骑射者数人超乘而前，越人冲跃，是以敌军每却。其所得之银，巨数悉归贼目，以次递上归之贼首，总解金陵。以所获之多寡，以定伪职之高下。间或亦有私蓄者寄藏奸民家，及其败奔，则被人干没，以故奸民暴富者甚多。

慈城贼首，去年十一月间范贼移踞余姚外，有周、有许、有马、有楼等共数十馆，郡城共有一二百馆，每馆或二三百人，或七八十人不等。若辈均禽兽性成，并无同气之情，每遇懦弱，辄便并吞。能狠忍杀人，掳掠货财多者，即可自树一帜。捉来之人，供其驱使。惟是以伙伴每相吞噬，贼首闻之亦不究焉。

贼之初至也，沐猴而冠，学作人样。每欲整制规模，卒至自相矛盾。即如禁止奸淫一事，观其伪示亦井井有条。然每贼馆中无不系有妇女，偶一出外则沿路挨村恣为淫秽。盖其告示之文，乃被掳文人代为设想措辞，或衙中书吏循旧例之虚文，初非贼之本志耳。二月间，姚北烛溪湖等处，乡人恨贼需索无厌，推方桥富室刘大璜之孙刘祝三为首，糈粮皆资于刘，共谋杀贼，故与伪官牴牾。而伪官者，本乃乡

中强暴，至是借贼威，撄锋辄杀，两相痛击，周回二十里几无孑遗。刘屋被焚，血流倾亩，河水尽赤。盖北乡南峙巍山，北滨大海，狭处广仅廿余里；东连镇海，西接余姚，褒延二百余里。其间如鸣鹤场、观海卫皆为巨镇，沈师桥、宓家埭咸多富家。户口繁滋，于乡为最。本可自树一帜，戮力齐心，立功御贼。缘其乡有沈鲁琴者，浼陆心兰介绍为贼之先行。继有范维邦者，亦随何贼占踞镇海。乡中素称壮勇者，俱被收罗。尚有伪乡官亦招健儿于幕下，作自卫计。故所在居人，均弱不堪支。而鸣鹤场、宓家埭贼，利其有分外苛索，毁屋杀人，任其肆虐。此自春至夏，遭其荼毒者数月，痛哉！

慈城房屋峻丽者，俱为贼馆居之，内室完好无恙，若中庭窗棂门壁桌椅悉为爨下之材，焚毁无遗。闻贼每至之处，无不如是。今寇宁数万人中，所称谓老长毛者，实亦无几。大半乃湖北、安徽等处被掳而来。年均二十左右，发长数尺余，随路宣淫，掳来妇女，去而既弃。间有如蜾蠃之虫，豢养他子，以为嗣者。呜呼！不念其家室被贼破亡，骨肉被贼离散，溟漠无知，不思报复，甘自沈沦。大史公谓：荆楚之人，傈勇轻悍，好作乱，信哉！其半乃诸暨、嵊县或从或掳者也。粤西僻处瘴蛮，而贼又多系卑贱下流，遽见两江两浙之风华绮丽，宜其吠日之哗。以女子亵衣围项，裙裤蒙头。何乃就地匪人，一入其中，亦上下不分，秽亵莫辨，真禽兽之不若也。

余二月间赴郡、宁江北岸，每过贼卡，其搜查之酷，如寻针芥。以禁吸洋烟为名，或偶见有烟具，不论件之大小即重加谴责，押系勒赎，实贼队吸食者最多。初并禁吸淡巴菇及戴毡帽，继因匪伴皆然，遂寝而不究。丈亭市镇本为商贾通衢，贼见喧闹，遂于二月初勒各店抽厘，每千五十文，设簿稽查，不容隐漏。市廛苦之，皆去其业，民莫安其处次，徒饱奸宄之欲壑耳。

正月十二日，英夷耶稣教牧师禄赐、教师包约翰，率其徒党某、沈沧洲进郡城，至贼首潘起亮处。潘谦逊殊恭，令其下咸来叩贺，盖贼以是日为元旦也。既曰：近闻外言，贵国欲与我树敌，有诸？曰：否，理固然耳！因思尔辈若为掳而来，则占踞宁波已有数月，百姓被括已空，揆数不下千万，亦宜知止归矣；若欲得兹土地，亦应安抚黎民，赈恤穷困。何乃背天理汨人心，蹈凶暴之恶行耶！且若既知为众

所不容，中外仇忿，自揆能安处兹土乎？潘曰：实徒众之不法，良莠不齐，各国皆然，非尽强暴者。禄曰：诚然，法令固在耳。既如吾西人大法拜佛轮船主，去年受贿纳贼，我国已将解赴上海处分，追贿充公以伸国法。非如尔辈言行相违，荼毒生灵，以剽掠为生活者。民无一日之安，势有群起之攻，奚问为！潘肃起谢之，良久默然。余因教友沈某之介，得识禄赐、包约翰二教师，当叩以英国事，据云：国系女主，因前王无子，立女为嗣，其夫惟服官承命，不预国政。主勤敏勇决，总揽大纲。自与中华和约后，每谕分驻之官云，凡我中土通商马头，中外同归，无分彼此，如有贼寇滋扰，即协兵剿之，切勿膜视，以彰两国一体同仁之至意。近来上谕命我归国，今定三月初上起程，击贼之役自有领事官及水师统兵官任之，可勿忧也。

乡人以贼去年初寇时，不大恶作剧，故玩而不警。虽有先时已避，至是复归。迨其临去，大肆荼毒，欲避则已无及，以致盎无斗储，桁无悬衣，一网打尽，不遗锱铢，此贼欲擒故纵之智耳。又有乡愚，惜衣物之弃捐，顾刍豆之可恋，坚守家中不肯移避。卒使弱息失贞，壮丁被掳，至死不悟，良可哀夫！明哲保身者，总宜见机而作，勿吝团练之赀，勿狃便安之计。金匮曰：行必履正，无怀侥幸。忍之须臾，乃全汝躯。斯得之矣。及其一决莫及，乃委诸天命，毋乃晚矣，悔也谁尤。

吾慈西乡以三七市药王庙为军帅馆，每日贼徒经过，供膳祗候，以免骚扰村坊。以渔溪崇仁观为师帅馆，作其驿站。其费半资董荣巨家，半乃各村纠集。车厩崇德观、陆家埠永镇观都为贼卡，舁佛像于洪流，而设座焉。尝见其来往文书有“开勋九门御林”等称，不特语言鄙俚，即其字亦多杜撰不识者，直如献忠之祭文，令人绝倒，可见古今贼行如出一辙。

县设军帅、旅帅等伪乡官，二十余人，俱就地匪徒供贼之指使掳括民财者也。当时公然设立衙署，排列枷杖，煊赫一时，莫敢撄锋，虽亲故旧交无不侧目而视，不稍假以辞色。不半载而贼败偕奔，则如鸟散兽窜，皇皇莫止。于是顿更面目，摇尾乞怜，丑态堪憎。呜呼！野田草露，富贵安在哉。幸我皇上痌瘝在抱，念切民瘼，宽仁厚泽，圣德汪洋。念恐有挟嫌株累，波及无辜者，乃命各省颁谕誊黄，凡经

从贼者，无论逼胁乐从，除无悖逆实情事实外，概行免究。由是得苟且偷生，延其残喘耳。窃意此后宜其如何感激，改悔自新，发其天良。不期皇上才开一面之网，而若辈便兴千丈之波，依然喋喋人间，恬不知耻。殊不顾祖父饮恨，子孙蒙羞。尚欲恃未褫之衣衿，而施其鬼蜮之伎俩。恐其王章幸免，阴谴难逃，吁！小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也，悲夫！

窃观世之坐享富贵者，莫不积累而成，其来有自：或攻苦以致贵，或俭勤以致富。虽古语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亦喻苟能自立，极其人品，何患长贫贱哉。若今之伪职军帅、旅帅者，半皆市井无藉之徒。朝尚桃源莫问，暮则梓里称雄，富贵逼人，一何至此。其半又悉履丰席厚作养铨选者，平日趾高气扬，傲睨自若，至此亦伛偻承风，甘为驭卒。其逢迎固宠，巧诈肥身，鬼蜮之伎，更进一层。然彼方顾盼自雄，人已唾弃不齿矣。迨夫贼既败奔，或潜身僻壤，易姓更名。或匿迹远乡，埋头敛足。而会民者初临守御，经费无赀，乃揣其中之肥瘠，以济善后之供需，多方采听，驱灵鼓而出之。当斯时也，其摇尾乞怜之状，可嗤可恨。然此中间有被贼逼胁不获脱辞者，意存顾恤，事异趋承，律以春秋诛心之笔，尚当为若辈原之。

余姚第泗门谢守雄者，财雄一乡，豪爽耿直，遇邻有不平事辄攘臂代争，必平乃已，以故每招怨尤，毁誉参半。生二子，长汝璋，性最急，乡人呼为急士，以其刚烈莫犯也。亦效其父所为，不屑以身家利害计，抑强扶弱，虽倾财不惜焉。咸丰八年秋，慈余二邑始亢旱，继霪潦，高下田亩丰啬悬殊。姚乡黄李鲍佃人假名岁歉，创议减租。自度谢氏田最广，其必不允，思有以觇之。乃诱谢戚黄春生先为辞说，窥其意旨，谢果不允。会共酌，春生又要之，时谢已薄醉，语侵春生。盖春生素业儒，家亦中人产，乃忿而归，谓众曰：谢氏之租，吾不敢任，惟我应收，准减其半。于是群佃德黄而仇谢。谢既征租，悍不付，嬲其允减，而后解。谢忿与争，群佃乃纠集两陇等佃，拥众诣县，以黄春生自甘减租为辞，胁县官当堂给示盖印，并颁官称照旧县行十四匁之式，官被佃拥遮，不获已给之。谢亦诣县申诉，官莫能可否，其酿祸自此始矣。吾慈西乡殷富首屈董，次则叶，皆田数千亩。董氏又有义庄田若干亩，以岁所入赡养合族穷困，俾老幼孤寡均

得其所，其任恤敦睦为合郡之冠。先年秋获征租十九都，佃人合众恃强只允半租，凶悍无人理。爰鸣官惩治，案尚未结。会兹姚佃事兴，邑之龙山十九都等佃，遂与黄李鲍并，亦拥众诣县，踵而效之。各立伪局，使人逻察，如有照旧输租者，即毁其家，势颇汹汹，其情叵测。黄李鲍以黄春生为首，两陇以宣士文，姜家渡以倪庆三，均在本处伪设十八局与主树敌，以为恃有官谕莫若较也。是时贼寇两浙，×大宪以经饷不敷，派各县殷富捐输。谢既应报效之诚，奈无丝粟之入，爰禀请上宪置备炮械，倾赀募勇与佃斗争。自戊（戊午一八五八年）秋至己（己未一八五九年）春，常相殴击，未能宁结。谢宅故当市心，周环巨河，垣墉峻固，设机出伏，佃尽披靡，捉捕局首置之极刑。黄春生潜去无踪，其案乃寝。上宪以寇信日逼，浙省戒严，鉴谢御敌有方，暇整合矩，遂令率募勇驻守余姚。十年庚申二月廿七日，省城失守，谢氏进御萧山，三月初三日贼遁，以功奏请蒙恩赏戴五品顶带。由是既膺懋赏，感荷非常，终旦劳神苦形，汲汲唯恐居后。无何寇滋广德、泗安镇，游弋安吉、长兴，屡扰金华、兰溪，抚军防其窜入东来，檄谢驻守上虞以遏之。是时黄春生、宣士文等窃踞大兰小皎山中，招集流亡数千人，侦谢远出，于十一月十一日突入姚城，乘机窃发，声复前仇。姚官飞驰报谢，谢率勇疾驰，不赴姚城，直捣山中贼巢，分屯布置，巡其前后，杀贼甚多，城内之贼闻之，乃均四散逃奔。十一年春，两陇余孽复萌，勾串诸暨乌兰党四出劫掠，谢又克之，遂驻兵于绍城。八月间发逆陷诸暨，时宁海王都堂履谦适回籍，寄家绍乡，遂奉命为浙东大团练总领，驻扎绍城米仓，檄谢守御要道。不期诸暨人随何文庆从贼者已散处各镇，以故蚕食而东，所至无坚垒，九月廿八日绍与亦陷矣。谢氏虽欲有为，事皆掣肘，受制于人，于是遂逐步退回，十月廿二日余姚亦沦为贼窟矣。谢既无可展其力，乃深自韬晦，驻舟于澉浦，寄家倪家路以伺其隙。同治元年七月初七日，官勇克复姚城，谢遂趣归，与当道共筹机务，分屯要隘。贼既踞马渚方桥间，四出剽掠，屡薄余姚西门，谢屡败之，杀贼千计。九月初旬，何文庆侵第泗门，自度不敌，乃遣局匪窃谢佩玉，持玉为信，诡称寇已及家，促急还御。谢受绐不察，至中途贼伏猝发，身被重创，兵勇奔溃，谢翼其下之肘得脱，至宁创剧而死，痛哉！虽其初

行，等于朱家郭解之流，而未能效忠王室，奋不顾身，亦伟矣哉！

癸亥秋仲有乡人自贼中逃回者，询其泗门之役，据云：自先年克复姚城之后，谢即趣归防御，四出巡击，大小数十战无不克捷，贼惮之若虎。九月之败，盖来诱局匪即系乡人，谢性率直，故坠其术中。若谢稍缓须臾，着前队先进，自殿其后，则首尾有应，何逆不敢截杀。谢适只带亲军百数人，行至方桥，逆伏辄发，众寡不敌，力竭遂被杀于方桥上，前记死宁之说，系传闻之讹，故正之。柏亭又识。

吴芳龄者，余姚大兰山人，家饶于赀，倜傥好义，乡人咸威重之。辛酉秋，贼信日逼，集里人为团练计，苦无械，截竹削木以操之。其离居数里有废寺，规模闳敞，墙垣颓圮，老衲主焉。寺外故有池，宵常见光，吴竭水验视，中沉巨炮，形制古朴，虽锈蚀漫污，而机窍皆备，诚大将军也。既又于山拗掘土得刀械，铦利如新，众心大喜，遂益招壮勇，奋欲有为。爰躬诣诸暨结包立身为援，而听命焉。乃与郑宝林、陈兆荣等四人为南山义军首领，分屯要隘，犄角而防，先后数十战皆获大捷。壬戌三月，贼掠鄞南樟村。村离郡城七十里，由小溪登陆，两山陡障一径才通。吴预制锡炮以待，裹以黑漆伏于半途。比闻贼入小溪，辄奔迎敌，至则曳戈佯输，贼追逐之，至炮所，贼转斗以轰，锡熔炮炸，火横横飞，贼众大伤。吴率众返击，追至鄞江桥乃止，贼尸塞道，溪水为红。由是贼恨滋深。四月初一日悉拔精锐分两路入寇，吴又相机克之。初三日伪主将自将万余人从稠岭、黄官岭、鄞江桥数道围攻。吴伏炮于小溪之崖，欲然炮坠溪中，乃趋黄官岭。贼形弱以诱之，追至黄岙市，贼伏猝发，吴殁于阵，呜呼惜哉！是役也，如外有邀截，内有接援，本可覆灭贼军。缘中有嫉吴之功，坐视不发，致罹败衂，其罪攸归，宁非数耶！贼遂大肆焚杀，至初八日止，接连六日，环山村落，鸡犬靡遗。吴妻×氏故勇敢有才，既痛夫之惨亡，又恐众之瓦解，遂辍哀踵领其军，倾赀助饷，申请当道愿复大响，当道韪之，给以军需，驻兵于大兰山。每出助军，颇著成绩，次年贼平乃已。呜呼，石砫军不得专美于前矣！

余姚安山桥，当伪十八局地，故从贼者十家恒七八。其邻郑巷村有郑宝林者，家素封，洁已自好，耻与贼为邻，每咄咄不乐。而伪官利其富，勒索益苛。念四月间宁属丑类荡平，贼悉踞余姚，大宪亦均任事，郑乃振臂而起，呼同志语曰：曷不一洗其污乎？遂共倾赀募

勇，禀请道宪，愿奏厥功，结营南山，与诸义军相依倚。七月初七日克复姚城，郑于路要击，斩获殊众。自是分屯布置，每著劳勋。时慈邑甫平，惊风骇浪日常数起，郑东西巡逻以搜遗孽。会由三七市涉杜岙；遇北乡逆匪范维邦于岭上。范弃贼自首，愿为义勇以赎前愆，亦领众巡山，两适相遇。郑丑诋之，为范所害。郑起于草泽，能翘然卓立，不与众伍，战常陷坚，其志趣胆略高出庸侪万万。若俾展其才力，树业立功，未始非边城之利器。惜乎，阳刚太峻，嫉恶太严，致被小人所害。虽然君子坦而直，小人忍以险，历观古来君子无不由小人而成其名也，复何憾焉！倪文正公党碑文曰：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信然！

包立身者，诸暨包村农家子，性戇朴不苟，人呼为呆子。咸丰十一年夏，偕兄役于田。俄有叟行道上，遽呼立身名，视之无素，诘之。叟曰：吾得道家之秘，数当传汝，盍偕吾去。包即弃锄同行，刺刺与语，兄止之不听。越数日始归，兄咎其妄，笑而不答。自此喜静恶嚣，终日默不笑言。亡何叟至其家，包款洽殊殷，其兄亦似曾相识，同坐陪谯，无异常人。傍晚欲去，仍拉包同行，其兄欲觇其异，乞与俱偕，叟颔之。包村故背山筑室，门临大湖，叟偕二包由山径徐行，纡回曲折，素所未经，亦忘为梓里。约五六里，见茅舍数椽即止焉。命司炊者，具膳供客，肴馔丰隆，都不识为何物，惟鱼肉可辨耳。既昏，各寝一榻。中夜其兄睡醒，仰见星光，暗中摸索，则草蒙茸，露卧野外，惊而呼弟，寂无影响。比曙细认，乃绍城之西角门外，盖离家已一百二十余里矣。越月余，立身归，惟入母房，不与妻寝，此后时来时往，人莫之知。时发逆复寇金华，蚕食而东，绍属戒严，人心惊惶，母问郡邑无恙乎？对曰：邑八月，郡次之，嘱勿泄。至八月，诸暨白马桥防堵首领何文庆反戈投贼，诸城遂陷。九月廿八日陷绍城。至是其言悉验。包村当诸暨之×乡，阖村百余家。立身即聚集村人创起义军，自相团练，自署为义军统领。乃云：贼徒虽多，数当歼灭，设尔遇敌，有我在，无害也。村故面湖，爰沿堤排列稻桶，间插竹梢，围以草绳，每家各备竹刀，无论男妇老幼，俱可执而制胜。村人素神其术，咸信奉之。遇伪官有所需索，辄叱之。于是，贼率众来侵，至则惟见堤上城墙巍峻，雉堞排砌，疑惧不前。俄而风

霾四塞，沙石乱飞，贼首无故自堕，遂尔骇奔。义军执竹刀摇晃噪呼，贼尸蔽野。身惟危坐室中运其神术，生擒贼匪无算。据供当临敌时，只见飞刀如秋水败叶，盘旋空际，看即殒躯，以故死者十九。身又与村人约：凡出击时，不得妄取贼人遗物，不得贪功越绳追杀，违者毋悔。军政严肃，毋敢先后，由是南山各岙义师均依附焉。贼终藐兹乡隅，恃强不服，故屡败屡侵，未尝罢息。自辛冬至壬春，大小百余战，无不大创而逃。其上段之事，十一年八月余客绍城，同寓有包村人言之凿凿。当时以其事涉怪异，不之信，俄而诸暨果陷，余遂归矣。

同治元年壬戌夏贼破包村，其邻近数十里，焚杀几无遗种，立身逃遁不知所终。嗟乎！立身挟其异术以克贼兵，然非王道之师出奇制胜可比，不旋踵而阖村并命罹害最惨者，岂固是乡之劫数，而假手于立身，以结其仇忿，而无孑遗耶。虽然，其行巽，其理正，建功树业，惜乎不终。君子与其进可也。吾为乡人痛之，立身惜之。

广勇者，大抵潮州、潮阳、澄海人。舟形如蚱蜢，呼曰蚱蜢艇。咸丰初即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莫能制。商贾具牒督抚，积案累累，终未一获。时段公光清观察宁绍台，令人传谕，剀陈大义，晓以利害，遂尔投诚。然其人实繁有徒，悍鸷性成。其中有不愿就抚者，仍出没波涛间，跋扈不驯。商旅罹其害者，不知凡几。所劫货物公然进宁售卖，虽经失主认识，亦莫敢谁何。由是南北商船，相戒莫涉。既又舍此莫图，乃不得首已俯首吞声，雇其作护。既定数目，又多变更，既遇阻风逾期，则又按日加派。其贪心日炽，恶念日张，阳则任为拥护，阴则勾党串劫。一遇盗艘即息帆相待，反往来于两间，勒供费如一律。克期取赎不假须臾，赎已则对众瓜分，了无愧心。受雇御盗者若人，通盗勒索者若人，无良至此，鬼蜮不是过也。咸丰十年春，粤东×公提督浙省军务，驻扎宁城。广匪借兹依附，称谓护驾前来，益肆鸱张，入居城中道署前，门列枪骑炮械，喧嚣聚博一无畏忌。时适学使按临宁郡，当道饬其暂敛，索馈三千元，允停五日。时有提宪义子高登，或云其名九清，广人呼九清二字音高登。养诸匪类，倚势肆强，初则设机敲诈，继则无故拉人。或行诸途，见服饰华整者，凭空捏诬，擒去无踪。或入店铺，见货物充牣者，跟伙取钱，囚禁无觅。时余适客郡中，寄寓东渡门内绸肆，每事出门，辄怀忧惧。履康庄若

危崖，临平陆如深渊，每日无着者数十人，六七两月讼牒几尺许，当道亦莫能穷治，惟凂右营布游击代为查察，以银取赎。既又突入绅富家，诡称寻查奸细，升堂入闼，恣意戏侮，偶有拦阻即便拥擒。甚至捏造钱票，劈空硬索。有伧父畏其威，思与结纳，适相遇于酒肆，各询姓氏，卑辞承奉，代酬酒值。次日即登门索夙负，谓若既无负，昨日何以偿酒债耶。而郡人日居水火中，杜门塞窦，謦欬不闻，市廛中被殃尤酷，几难存活。由是各敛赀，募慈北素精武勇者，入城团练，逐段分防，凡遇强暴，鸣钲相警，互相协击，广匪始稍稍敛戢。然其捏诬擒诈，犹如故也。叩吁当道者日无间断，道尊乃禀明提宪，诱高登至署，按之皆确，立即杀之。市民益募壮勇巡逻防察，盖恐其党之肆逆耳。匪寓故在道府署前，架炮东西向，傍列鸟枪，俨与官兵树敌，滋横殊甚，市井沸然。七月××日黎明，壮勇密围其寓，突捣其巢，擒厥渠魁数人杀之。其余或伤或逃，各觅党羽影射护藏，亦不深究。闽人丁家帮素强悍横暴，七月间行舟大洋，广匪劫其资，闽人衔之，默识其貌，以故日在甬江巡察。会宁官雇广匪作勇，八月初二日演技毕，迎回至东门外天后宫侧，闽人认识之。适又忤闽人妬奸一事，遂起衅而斗，互相奋击。广匪奔入东门，杜门而拒，号召徒众千余人，各持火具利器，揭鼓吶喊喧阗。城闉适当余寓之前，各店闭门罢市，势颇汹汹，自巳刻至申时，愈聚愈众。忽广匪开城拥出，一炊时许，旋即奔回，伤者五人，流血呼号扶掖而归，众遂散去。盖闽人久客宁城，熟知路径，潜伏以待，敌至辄伤。两军罢散之后，邑侯出来谕令市人各复其业。甬江本为海舶荟萃之所，自白沙至盐仓门，桅樯林立，中外咸归。是时广艇停盐仓门，闽船停桃花渡，相距里许。次日晌午各以大炮虚轰，互张其威。俄而闽人登陆呼噪以诱之。广匪前迎，闽人反却，追至甬新街，闽伏邀截，大创逃还。连斗两日，死广匪七人。居民日常惴惴，恐酿成大变，爰有官长向两间排解，各馈洋银二千元，始各罢息。其银出自官绅暨南北商家共相凑集者也。既馈之，广匪尚不甘服，遂将城内设肆之闽人捉去，掳其货财；而闽人亦将城外广商捉而为质，两相抵偿，始各放还。闽人丁班官者，积练有才，丁家帮推为巨擘。既与广匪忤，遂禀请当道，会同山北壮勇同为收补。凡途遇窄襟小袖，口操粤音者即行扭擒。由是诸闽人利广匪

之多财，各处冥搜，见则攫物褫衣付诸洪流，乃均缄口易服而逃，或杂宁人队中而去，仍航海为盗矣。十一年冬发逆入寇，宁城诸当道避驻舟山，招募兵勇，遂借此偕进充入队伍。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曰，大宪协同夷兵克复宁城，防守慈余。正当用武之际，无暇绳其前失，以此资斧有余，民财可掳，归者益众。惟其骜骛之性，终难控驭。七月中随官夷守御余姚，恣横残暴，较逆尤甚。夷官规之，反与牴触，反戈从贼。既而悔之，乃耸恿何文庆再行入寇，假其威力乘势窜亡。在八月廿四日由姚北僻径潜行，廿五晨再寇慈城，四散剽掠，慈东诸村无不搜括。至廿七日囊橐已充，义军纷起，遂由淞浦、淹浦等处结伴入海去矣。呜呼！虽侥免于一时，亦终罹于法网也。

何文庆者，本诸暨富家虎而冠者也。咸丰十年二月廿七日，发逆陷我省垣，罗抚军坐失机宜，不知去向。藩宪×公殉难。臬宪段公光清素以廉能称，先一日为催饷调兵赴绍。时城中有福兴勇通贼作内应。比贼入城，官绅罔觉。赖驻防将军瑞公讳昌率鞑营男妇登陴，誓死以守，连日对仗互有伤亡。三月初三日忽传张帅国梁兵至，贼素惮其威，适午餐忽弃箸逃窜。瑞公以追击，贼遂由于潜遁去。时合省震摇，各处团练防堵。而文庆亦乘时起义，煽结乡民千余人，襟带各系莲蓬纽，创为莲蓬党，在本乡团练。会乌兰党起，文庆击散之，大宪秦请蒙恩赏戴五品顶带，仍统众防御。十一年七月贼匪复陷金华、义乌，绍城密迩，人心汹汹。王抚宪讳有龄檄兵守御诸暨之白马桥，文庆亦预焉。亡何其下抢取民物，骄悍横暴，乡民苦之，往诉弗听。时有楼×者亦驻兵桥上，军政严肃。鉴何兵之无肆，恐其下之效尤，会乡民来诉，用笞何兵。文庆以为辱之，遂率所部与楼斗，焚毁市舍，伤及民居。由是各树一帜，日寻衅隙。王抚军传文庆至省，欲律以军法，继因×游击代求得免，仅予褫革，乃留军前效力，以冀其勉励自新。时当寇信日逼，游骑频来，文庆慢不经心，酗酒高卧。贼谍者揣其意向，诱以利禄，遂丧心病狂，率所部反戈从贼，作为向导。于是轻车熟路，底蕴尽呈，而诸暨沦为贼窟矣。九月廿二日至菱浦。廿四日至兰山，廿五日至柯桥，廿七日薄绍兴之西偏门。时诸人之从贼者已潜伏城中，廿八日城陷。由是贼胆益肆，觊觎宁城。会慈人匪徒陆心兰者，与文庆通。逾约期接应，并纠合邑匪沈鲁琴，至日结同范维

邦先行入城，惊散居民。十月廿六日，文庆自余姚率其丑类暨黄李鲍十八局佃匪，由旱道九里山、渔溪、三七市直入慈城。即出伪示，禁止剃发，勒令进贡，其署伪职志天燕。次日有佃匪局首倪庆三，初缘漏网未获，至是出而从贼，乃制旗为号，勒令龙山、渔溪等处农民改换贼装，各授器械会于慈城。而农人之不及避匿者，畏其威胁，不得已勉从之，以此其党益众。继有贼目沈××、周申庸领众数千来争慈城。何逆遂率所部同沈鲁琴等东行，十一月初一日陷镇海，以范维邦为先行，遂窃踞焉。其所新罗皆台、绍亡命，每自相残杀，莫能制之，逆党咸鄙之，各不相能，无与往还。时宁波右营水师游击布名兴佑，与其弟署游府衔良带，均驻定海，志图克复，屡觑机宜。乃于四月初十日驾巨艇直进镇海关，水陆夹攻，炮声雷动，克之。贼尽出西门亡去，至慈城。踞慈贼首周申庸拒弗纳，乃返屯邑东骠骑山之保国寺。十二日官夷克复郡城，宁慈贼众尽逃，何逆遂据慈城。次日北山各岙俱起义师，或守或击，声势颇震。逆乃自分铩羽孤军，惧为所困，即于十四日侵早西窜。至庙山桥适遇义师邀截，杀伤数百，歼其幼子，遂奔黄李鲍，倚十八局为巢穴。缘素与姚城贼首龃龉，故孤立不并。五月间屡寇山北，有伪官为其内应，积尸盈陌，河水断流。七月初六日，官夷克复姚城，何逆移踞方桥。八月间信广匪之唆，乃同各贼于廿三夕衔枚疾驰避击姚城，行道越岭潜行，廿四晚抵渔溪。廿五晨再寇慈城，大肆焚杀，停午遂掠南乡半浦。廿七日被官勇夷兵所攻，即由山北遁去。时〔第〕泗门义军统领谢汝璋守北山之要隘，贼每受其创，惮而益忿。爰在九月初旬率众万余人与谢氏持于第泗门。密遣局匪窃玉作信，以绐谢。谢惑之偕往，至中途被伤，义军败衂。逆队入据谢宅，此九月廿四日事也。既被官夷师勇追剿，水陆断塞，四围环攻，伤贼无算。时黄李鲍房屋已焚毁殆尽，破巢失穴无可容身，乃逃往百官，如孤魂游墟莽，东西莫定耳。嗟乎！何逆以草创起义，提师御寇，已邀圣眷，亦幸矣哉！继乃营党庇私，不逞其欲，辄尔反戈。弃恩荣若敝履，罹法网若荠甘。且其长子亦身列胶庠，潜身逆幕，不知几谏，甘自沉沦。卒致灭族倾家，覆宗斩嗣，果何为哉！

被掳纪略

刀口余生

编者按：本文为未刊稿本。据原收藏人赵韵琴先生称："我的爷爷赵雨村，自一八六一年起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军失败后回家隐蔽，着有《太平纪略》，因避清朝的迫害，改为'被掳'字样，记事立场亦加以变更。惟于当时太平军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杀敌各史实，则照实记述。"按所记仅为一八六一年夏至一八六二年春间，在安徽太平军中的一些见闻，内有污蔑歪曲之处，惟很多系其它记载所未载者。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七月廿四日，有白雀园彭姓，差人送信来我家，云有长毛贼至光山，势向东走，可早躲避。闻者觉得承平已久，人皆不信，外省虽乱，吾邑未经过也。

细询亦无的信，遂将家眷送往蛟龙寨麓。至夜半，又无动静。天将明时候，跑反者，如山崩水涌，人哭牛鸣，不堪言状。转瞬间，果然大队马队步队红黑旗，由余门首经过。余出门东走，即遇贼捞住。晚间行至钟铺街打馆，各行店饭店，饭皆煮未吃。夜间贼内皆用酒洗脚，见一人甚文雅，亦洗足，不用酒。他即与我曰："你怎么不早跑？这是大劫，不怕当今皇帝，遇着也是无法。"未到半夜，贼又煮饭吃，猪皆剥皮，同鸡鸭合煮而食。吃饭时，颇有规矩。饭熟叫我吃，真是吃不进。贼云："尔不吃，尔想变妖。"贼吃饭后，即将新掳之人，用一大竹筒，将节打通，发辫接一长绳，贯入竹筒，抵到发辫根，手足皆捆绑，蚊声如雷，真是生来未受之罪。老河口进士亦自安顿睡处，遂与我言曰，伊姓戴名鹤龄，号松乔，伊因出京到四川至湖南被天朝所掳。并云："这里规矩要知道，不要着急，急死亦是无益。"

我问戴先生这往何处去，答云："此因安徽被妖（妖即官兵）围困，甚是紧急，英王陈调小左队马大人名融和、亶天义王宗名陈玉龙、亮天义蓝得功，三人一守德安府，一守枣阳，一守随州，俱退出，奔救安徽，三队共两万余人。"

我问戴先生："英王是何人？"遂大为惊讶："这样人尔犹不知道？尔亦知湖北省会、安徽省会、浙江江苏省会谁破乎？皆系此人。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个好脚色。"

次日至金冈台脚下住宿。走得足跛腿疼，真是不能受。戴先生再三慰劝。贼内与戴先生结交甚多，俱是贼首好号的。

行至杨桃岭见新掳之人不能走，杀者甚众。予自默曰："不久必为刀下之鬼矣。"日日见杀人，总是百余之谱。

至麻埠，观其河水细流，竹树密茂，即在街上打馆。各行店饭皆煮熟未吃，贼来皆跑了。沿路衣包挑担，遍地皆是，妇女过多，有呼曰："年幼娘们，即在大路边坐着，万不要紧。"贼内规矩，大队不敢行奸，凡犯奸皆是边队。未经过者，何从得知。在麻埠将晚，见馆内五十余人，皆有惊惶之色，不知何事。忽头目曹大人贼内称大人不准称老爷。与戴先生咬耳片刻，予问戴何事，小声答云："有土匪。"贼云土匪，即清朝之团练也。

曹大人每晚到马王蓝三位大人处听令，回馆呼听差云："尔赶紧吩咐众弟兄，精队扯出街，牌尾（老弱残兵曰牌尾）不出街。若遇土匪来，东头为诱兵，不许对敌（长毛用兵即此小事亦知颇有道理），南边埋伏，西北两面抄，切切勿违。"

至夜半炮声震天，喊声遍地，过一时只闻"杀呀！"天明传云，八大会败了。

次日牌尾前行，大队俱在后。自此日夜戒严。至舒城县（县内贼已安官多年）南，见有营垒三个，贼离半里许，忽叫勿走听令，云："大人有令，我们走此，妖不放枪，不必烦他；若放枪竖旗，定将营盘，搓了他。"贼云："此系张得胜[1]部下，何足算也。"（带兵是要有先声夺人。）

至营外，果然放枪。牌尾皆撤在东，而大队齐至，不动声色，转瞬三营被围，严密不漏。只听营内放枪，人亦不净，相持两个时辰之谱。营内忽放连珠枪三次，贼之大队一喊，至营濠沟外埂伏之。又放一排枪，贼即大喊到营垛，连放火蛋，将营烧毁，杀人大半，余皆被

[1] 张得胜为清军总兵，时隶多隆阿部。

裹。闻贼内骂云："妖魔鬼，敢与老子抗衡！全不知兵，他亦说他是带家；妖朝之败，皆由于此。"又云："若多妖头（多隆阿）鲍妖头（鲍超）真是令人佩服；胜小孩（即呼胜宫保（胜保）名色）亦此类也。"

行至三河，各乡董办差，各庄村安排甚有条理。贼众皆守规矩，绝不乱事。土人与贼云："现有毕成天已投妖了，手下有人五万余，所以他也不来接大人驾。"

是夕贼目二十余人，皆到馆内，长嘘短叹。闻云安徽失守，虽无明文，信总不假，只好在此候信。何也，英王文书叫到三河听信。

诸头目走后，交半夜，忽闻喊声连天，愈闻愈近，馆内人皆越墙而走。余由门出，只见长锚，向余数十杆，云"杀！杀！杀！"身被刀伤贰拾叁处，锚伤十六处，刀伤皆见骨，昏死不知人事。隐隐闻人云："尔着土匪砍了，再要回马枪，即无尔命了。"余睁目仰视，一女老人家，左手携筐，右手拄杖，立于面前云："快起！与我一路。"忽见遍身皆血，也不觉疼。随女老人家匍匐而行，至一小路，二面皆有豆科，走尽，水中一土墩，苇草甚深。女老人家用仗指曰："尔就在此，可以不死。"

予昏沈一睡，次日醒来，日已过午。闻贼到处寻人，云："有一新家伙，全无踪迹。"有人云："总是杀了滚到围沟去了。"又有云："围沟亦该漂出。"说着就有数人来至苇墩，见余受伤，只是摇头，云："尔想变妖，他杀尔呵！起来，我送尔回去。"一人扯余走，一人执刀后跟。遇曹大人倚马而立，云："尔就是会杀这样的人，那土匪尔怎不杀？可恶。"转即与我云："尔也是好人家子弟，看伤畜得好否？伤如不好，也是命定了；如能养好，岂不是一条性命。"

戴先生见我受伤，叹曰："斯文同骨肉。我屡次劝尔自家保重，自古及今，几见大器，不受磨折，如不能受，皆弃材也。"言罢与曹大人云："此人若死，可惜可惜。"遂将我负至馆内。一死四日，仅有游气。戴君加意调养，即至亲骨肉，不是过也。

一日英王调队往桐城青草隔驻扎。曹大人戴先生与我曰："尔伤虽有半月，未知好歹如何。我们大队一走，尔可往买卖街上去，有人问尔伤，尔即云土匪偷营斫的，必有人收留你，因队内正要用读书人。"与我行李一床，叫我背着。我思伤如不好，再无地安置，生不

如死。大队拔后，即往买卖街。值下微雨，坐在石磴上，忽见骑马八人，扬鞭疾行，一人在马上指我曰："尔是读书的否?"答云：然。回头与众人曰："叫他到我馆内去。"不移时出城回来，叫我与他一路，至一公馆，见官衔条书"顺天福黄公馆"。

予到公馆，人见遍身血痕，腥臭不堪，个个皆云："大人那找这个死家伙来。"正在说着，有三个妇人亦出来看，甚是妖娆。一望我形骸，即詈云："活活的地下夹坏了，赶紧送出去。"有人云："此系大人叫来的。"命送在马棚内。问此三妇何人，云皆是黄大人真人。

向晚黄大人回馆，门口报到"朱大人拜会"。顷见朱大人声势烜赫，跟随十余人。黄大人迎至院中，笑曰："病家伙有救了。"客厅坐片时，有人来呼我曰："大人叫尔。"遇马夫名小立，与我曰："朱大人是妖朝道台，医道绝高，在天朝一派行好，尔好好求求他，尔伤不患不好。"至客厅，黄大人说："就是这个。"朱大人问其籍贯，一一告知。转而叹曰："商城系河南绝好地方，文风甚好。尔何一砍至此?"随看手股伤云："怕不能好，骨头皆砍碎了。"黄大人云："好在年幼，朱大人行番好罢。"

朱大人即令烧水一锅，用细茶泡透，半温，将衣脱去，伤处皆洗，先将烂肉洗净，以出血为度。予始知痛，痛则几死。洗过将包内药瓶取出，约有廿余瓶，随即按伤上药，药已上完，伤犹有未上到者。临行云："尔要该好，药上即发痒；否则难治。"药上后，过一时果然痒甚。

第三日朱大人复来，一见伤痕喜曰"可以不死矣。"又带药数十瓶，遂与予曰："尔若不遇我，烂也烂死了。我这药皆是各省会上好药铺拣选出来，加以炮制，真是万金难买。只要有命，无不起死回生。"又将受伤处皆上药，药之香气，合公馆皆闻之，虽马粪堆积亦不闻其臭矣。

朱大人一日与黄大人云："尔武馆子全不知敬重读书的人，尔那个受伤的，何能甘居人下，尔又无人伺候，不如叫到我馆内，与他调治好了，也是救一性命。好了，再送与你。"黄大人大喜过望，命予到朱馆内。随将衣服都换，寻一剃头梳辫，终日未梳开，发为血结，发内又受有伤，到底不能梳好。每念及此，不知如何也活了。

朱大人起居不凡，心境与众不同。一日与余曰，他系江苏吴县人，亦是世家。廿一岁点翰林，放两任学使，一任主考。后放广西浔州府知府，任满，即过班道，请假回籍修墓，被掳。一家杀三十余口，弟兄三人，仅余他一人未杀，下辈皆无人。叹曰："做官本宜尽忠，至于血食俱断，未免伤心，故留身以待。"劝予曰："尔记我的话，人生一世，功名富贵，皆属身外；穷通寿夭，亦有分定。有君子，有小人。若是君子，不怕他穷困无聊，须以君子待之；若是小人，不怕他是公侯将相，须以小人待之。然此又宜皮里春秋，处之不宜，又易招祸，人总宜无亏心，（第一要把利看开）生死不必问。我的话，虽迂阔，改朝换地，不能易也。"余觇其品学心术，待我之高厚，真再生之父母也。

每日伤处上药，又熬膏药一料，帖于患处。至十月初旬，黄大人调往庐州府，叫我与他同行。斯时伤已大愈，仅有腿上矛伤数处，扎之过深，未愈。临别，予跪谢。云："不必不必，此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并云："我的相法甚高，看尔亦不在劫中，万不至玉石俱焚，乘机应变可也。"

随黄大人至丙子铺，云英王到庐州府，见大队直过七日，始见英王到。河内炮船塞河，上下十里许，如履平地；陆路数十里跪道。见英王骑一白马，遍身皆黄。万马营中，余一见问众曰："彼骑马是何人？"众答云："英王。"始知英雄自有真也。晚问黄大人："英王带有多少人？"答云："一百廿四万，未算新掳之数。"随云："破湖北，破九江，破江西各府州县，破江苏、安徽，合计州县一百五十余处。生平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

黄大人一日自庐州回馆，与我云："今日有英殿工部尚书（凡封王皆有六部）汪大人，托我荐掌书令（办笔墨称掌书令），我已荐尔到他馆内。他那文馆子，比我这武馆子强之百倍。"

一日随黄大人到汪馆内。见其金壁辉煌，堂上一呼，堂下百诺，颇有势利气。走至第四层，明三暗五，字画摆列，甚是不俗。坐片刻，有人大声："大人下来了。"一见举止颇儒雅，问我系何处人，何日进营，从何到黄大人馆内，一一告知。与黄大人曰："不死有天幸焉。"正谈间，忽来一老先生，鹤发童颜，贸然问曰："尔系商城人

么？尔商城我到过，我与黄秋江友善，黄秋江坐商城，我去看他，好地方。你怎么着这些妻孙龟种裹来了？”汪大人云：“老先生请进去！”他也不听，总是说他的，并云他是李钦差鹤人[1]奏折师爷，“李钦差被擒，我亦裹来了。你不晓得长发者，一寸头发一寸金，尔新来不怕是王孙公子，他都欺尔。尔在这馆，有我不怕的。”说完方进去。

朱大人送黄大人走后，即喊当差，将我安置与老先生同屋。窃思老先生慷慨直爽，其人必可观可近。一谈言语投机，性情契合，诸事照应，无微不至。

见架上各营册结，始知成此大事，良非易易，虽云天意，亦由人事之能尽。天朝称太平天国。官衔正途，由天燕升天侯，由天侯升天遇［豫］，天遇升天福，天福升天安，天安升天义[2]，天义升朝将，朝将升天将，天将封王。凡王位皆有六部、九卿、同检、指挥、检点、丞相、圣粮，各典司。

英王官衔：钦命文衡正总裁天朝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禄千岁陈玉成，统带一百廿四万。

英王自带中队中，十万，中队左、中队右、中队前、中队后，各队五万，皆系上将管带。

前营八大队，后营八大队，左营八大队，右营八大队，中营八大队，无一不立功者。前营护将，后营护将，左营护将，右营护将，中营护将，中队，前队，后队，左队，右队，每队无日不操练，无一不精壮。最可惧者，英王自带中队中，长龙队壹千，先五人一排，退十人一排，退十五人一排，退二十人一排，有进无退，必至一千而止。打仗时，将此长龙队，伏在后面，俟要收兵时，方套上长龙队，焉得不胜。宜其得城，势如破竹，活擒大钦差四位。

---

[1] 据《清史稿》卷四百六、同治《浔州府志》卷十九：李孟群字鹤人，河南光州人，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任广西桂平知县、南宁同知、泗城知府、浔州知府、平乐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所经各地，一贯与太平军为敌。咸丰八年七月，以安徽布政使暂摄安徽巡抚，不十日，因战败褫职留军，咸丰九年二月十六日（1859年3月20日）在庐州西官亭被太平军俘获。

[2] 大平天国后期官制，六等爵之次序，据洪仁玕《英杰归真》等记载，均为义、安、福、燕、豫、侯。按此处所记则为义、安、福、豫、侯、燕，疑所记有误。

后多帅鲍帅，全不与他敌面，总是由后抄，或左右横冲，方有转机。此亦天心厌乱，多鲍诚清朝之柱石也。

李钦差鹤人，虽云被擒，贼内无人不佩服，即英王亦常称赞云："忠肝义胆，不易才也。惜用人未免疏忽耳。"

贼内称胜宫保，名"小孩"，盖以带兵为儿戏。最怪者，与英王见一仗，败一仗，共见四十余仗，皆败北。英王之猖獗由此，清朝之挫锐气亦由此。朝廷用人，非易易矣。

老先生姓葛，名能达，号仙舟，原籍绍兴，寄居北徐州。每回提起李钦差，潸然泪下。云："钦差待人，厚道已极。先前本是看不起胜宫保，自安徽失守，胜宫保权势日盛，钦差之带兵官，若李益全等，多不认真。钦差被困时，鸡毛文与胜宫保九道，相隔不远，绝不救援。英王大队到时，如泰山压卵，花旗队营官先投，其余皆投。仅有钦差自带一营，先令献枪炮，次献长矛短刀，再献旗帜号衣，献毕，大呼云：'钦差自走可也。'钦差骑在马上，出营门，又大呼曰：'不必他往，与我们一路。'钦差即一路，至贼营，英王始终未面。有庐州府佐将，官衔功天安，姓陈名得材，系英王之叔，英王令此人劝钦差降。钦差答云：'胜败军家之常，势已至此，夫复何言！上是青天，下是黄土，中间是良心，务必要说实话。譬如我若将英王活擒，能甘心降我乎？彼能甘心降我，我即降他，万不宜作违心之论。'功天安回英王如此，英王拍案曰：'从此不要劝他了。'贼内供给，周到已极，先云：'我已被擒，我有胞弟孟平，务必送归。'英王即查送回固始。钦差作绝命词一百首，传出仅数首耳。英王至南京见天王，（原批，凡述贼党官爵宜加一伪字，著书体裁应如是。）天王云，李钦差有用之才。英王回奏云：'忠臣也，亦节士也，宜全其节。'于是天王下诏正法。诏到，有仆射捧诏到钦差前云：'听诏旨！'问谁诏旨，云：'天王诏旨。'遂乃大骂，骂毕云：'何事？'曰：'请钦差归天。'大笑曰：'好极。'犹吸鸦片烟三口，吸罢，命舀水来洗脸。未洗脸，先穿袜复穿大衫，方洗脸。洗毕，大声曰：'走！'出门四人大轿预备停当，不坐；信步缓行。观者十余万人。行至庐州得胜门内，就是毕命之处。问那是北方，向北方叩头三个；又云那是西方，向西方叩头四个。叩毕，坐在地呼云：'快些！'完节毕，功天安买一绝好棺木，并

将首级联缀一堆，后棺亦到固始。”此系葛老先生目见实事，毫不诬也。

冬月十一日，工部尚书汪文炳，奉英王札饬到天京（即南京），与干王算交代，汪令我与同行。由和州过江，全是水路，到南京，虽经蹂躏之后，而光景亦有可观。至南京工部尚书晋城，我们驻在水西门外。有时进城看看，惟天王府奢侈靡丽，无以复加，其余亦有可观。后皆为灰烬，天道恶盈，信然。工部尚书过五日即出京，由太平府回庐州。及抵庐州，多帅已将庐州围得水泄不通。

闻英王救安徽时，大兵云集，尚有九十余万。一日着人送信与多帅云：“人各有母，太皇后数年未面，如有人心，能令我母子一面否?”送此信者，因多帅营盘从江中扎起，是要穿营，方抵城墙。多帅回云：“大丈夫绝不暗地伤人。”英王遂坐只炮船，径穿营而过。多帅并令将旗免挂。英王至城，守安徽系叶云莱，开口问太皇后安否。叶在城墙上痛哭曰：“英王怎么开恩来了。多妖头屡次诈空，装扮英王，未中其计。太皇后皮箱已煮吃完矣，草根亦无有了。”英王大放恨声，回头即开船。至七星关，坐中军帐大叫曰：“今日无论文臣武将都要前进，安徽要定了。”那知多帅看得来势凶猛，着弱兵诱之，而劲旅锐意攻城。英王正在进兵，而省会失矣。后闻亦是无口，活埋数万，加之瘟疫大作，死者十有八九。又加与清兵开仗，有败无胜。贼内诸人云：“英王走运时，想怎样就怎样；倒运时，想一着错一着。”

王筱亭，浙江钱塘人，甚有才。其父号礼亭，坐池州府知府，伊到池省亲，城即攻破，伊父尽节，遂被掳。天朝之事，无一不通。与我闲谭云：“此次庐州府，真是一大观也。清朝翰林亦算稀物，庐州翰林，一百四十余人。”我不信，他即云某人“系尔熟人，再来，尔细细问他，看是真伪。”一问果然不错，遂指若某若某皆是。

多帅围至同治元年二月，愈来愈紧。英王着人往东乡调徽戏二班进城，对台角胜。王小亭云：“尔看此戏一唱，多妖头必要退地扎营。”继而果然。即问何故，他云：“英王诡计多端，令人不测。多妖头恐有别故，遂退扎以观动静。”

三月，大兵不到，城内柴草不给，人心惶惶。粮食吃得二年，火药足极，“七件事”柴居其一，有由来也。

王小亭、缪植甫、阎海山、程鹏云等闲谈云：英王自带兵以来一帆风顺，大张旗鼓，所到之处，不破则降。最失机者，二狼河之战。彼时孙魁新、张罗刑（张洛行）、龚瞎子（龚得树）、苗沛霖、三老万、二老万、黄麾、黑麾、牛老洪诸位捻头，皆投英王。英王皆奏明天王刻印封王，合计人数约有五百余万。

多帅鲍帅杜帅三军，扎在二狼河，共五十五营。英王骄气过甚，直期将营踏平。抑知三军皆节制之师，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先出令，着孙魁新先锋，的是能打，战未一时，败下来了。又命张罗刑之侄张小阎王迎敌，一战亦败了。要之无论怎样精锐，全不能当此三军。英王怒发冲冠，自带中队中出队，进兵颇有道理，战有三个时辰，队全站不住了。鲍帅见英王坐在高处，命准头枪二百杆对英王直打，包中皆烧，未有打着。其不死者，有天幸焉。于是鸣金收兵。二更时，令各营点名清数，共少人七十余万〔?〕，杀伤炮击死者居多，投降者亦不少。英王从此短气矣。苗沛霖官衔兵部正夏僚顶天扶朝纲扫北奏王，系英王送印亲封。苗沛霖奉敬英王，百般周到；及看英王势退，安徽省失守，未一月退出十余州县，仅落一庐州府，则又投胜保。

多帅围至四月初旬，北门一条生路，又扎二营；将扎成，英王着精兵全行挖平，各营皆戒严矣。

苗沛霖着一乞丐执竹杖，节皆打通，下留二节，用黄缎一方上皆蝇头小楷，其谄谀英王之话，至极无以复加。内求英王到寿州，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云孤城蜀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苗来此信，恰合心思。遂请左辅施大人、右弼殷大人，二人皆奇才，商议此事。并云："苗雨三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殷燮卿答曰："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英王沈吟半时，云再谈。

次日又请六部及各同检商议到寿州，皆云不相宜。户部孙大人云："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英王大声曰："本总裁自用兵一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于是绝不复议。

四月十三日定更时，英王有令，出北门，衔枚疾走，至多帅所扎新营，攻破二座，亦未多伤人。王小亭私与余曰："怕英王有去志，今日所以破营者，正为他日地步也。"

十四日二更时果然退城，出北门。余与葛老先生、王小亭、范云阶，皆骑马北走。至北门，小亭叫下马，见人拥挤，固结不解。有人见骑马者，即拿刀将马斫倒，从马身翻向前去。余云万不宜动，一动即是踊死。三人坐有一时，见人马踊死者，堆积皆是。小亭云不走亦是不了，遂挤至城门。进门洞内，脚下人马热气，腾如火烧，余脚又入睡马嘴中咬住，疼不可忍。前有大辫人，抓住他辫，将余带出。见王葛二人已在门外，皆云又死一回。

四顾各营盘炮声不绝，只谓英王又出兵破营，绝不从退城上想。此时大队已走二十余里矣。

予三人随尾队走四五里许，见路上杀长毛，衣皆剥尽，肤白如银，都是无头。此皆乡下百姓所杀。

前走遇有数十人，大呼站住，忽放连枪，子从耳旁过，如鸟飞疾声。有人云："尔也不打先锋了，尔也不烧房屋了，尔也不掳妇女了。日丫头的，杀了他罢！"小亭云："尔等所说，一点不错。但说是长毛，有几等的长毛，譬如尔此处之人，被长毛所掳，读书的替他写字，长毛未杀，土匪未杀，官兵未杀，皆被百姓杀了，死者固属在劫，而家内生者闻之，伤心否乎？"又有人云："把他剥了他，等后来人杀他。"如是者数十次。脚脚踊的，都是死人，都是热身。哀哉痛哉，人已至此，不如蝼蚁。

走有十余里，回望火光照地如白昼，知是庐州府放火。人声呼号，如天崩地裂。

至四十里铺，见濠沟内，男女淹死，不计其数。有人捞妇人至水边石上，斫手取金镯。世道至此，人犹为利，可叹可叹。

行至寨门一大厂，官兵追贼，皆荡马。步兵大叫云："三个贼不要走。"老先生云："咱是着贼裹来的。咱保举知府，蓝顶花翎，被这些妻孙龟种剥着光个定。"官兵云："老贼犹敢骂人。"一兵向前执箭搭弓，对余身射。旁有人云："系老贼说的。"遂射数箭，一箭射在肚上，一上一下，又用火枪打两枪，死矣。最惨者，射箭时，老先生呼

余曰："尔若能活，可烧点纸与我。"

一人云："尔的箭也射了，枪也放了，我可把我这快刀尝尝血。"遂将予辫子揪住，手已举刀，予曰："尔杀我也可，尔们是打行营的，若至商城西乡，尔云赵某，被尔杀了，免得家内悬望。"忽寨门出来一人，戴大帽红顶花翎，指曰："此人不能杀。昨日雷钦差有信与我，退城之贼，十六岁以上，概不准杀，此人未必有十六岁。"又问我姓名，又望砍我之官兵腰牌，并云："后查无此人，惟尔营官是问。"真是人不该死终有救。

寨主姓谢名福池，地方素有威望。观我通身赤条，叫人拿一黑布裤、黑绸小衫，皆是半湿；给我名片，叫拿到买卖街剃头。正在剃头，本地胡姓孙姓在官兵营内当勇，见予大惊，遂安置药铺居住，当给钱陆百。患难中乡谊有此，总算厚道。

胡姓系带忠字七营曹大人名克忠[1]之戈什，回营与曹大人云我被掳。曹大人即令进营，问话。走至营门外，见众人飞走凶勇，拉二人，头方新剃，出营门外数步，俱杀了。我想我这此去必亦不免。走见曹大人坐一马垫在地，二面站班，整齐已极，皆云："见老大人，如何不跪？"我终不跪。曹大人即问曰："尔何时着贼裹来的？尔身如何多伤？"皆告知。又问："尔在商城西乡，离九丈石梅府不远。尔是东赵家湾？西赵家湾？"予云："东赵家湾。"乃云："尔们家是好人家，尔府上我到过。"我才放心不至于死了。移时又云："梅枫亭太荒唐。我与他招费，叫他招勇，全无音信。无奈我与他父亲交情过厚。"曹克忠不得志时，会扎竿子，梅府好接武朋友，他在梅府住年余，亦到我家住过。遂细问英王到往何处，予云："往寿州苗沛霖处。"曹大人云："多将军派我前敌追贼，此路各寨与英王皆通声气，故不敢唐突。"又问："我们围城时，他在城内如何布置，如何屡屡见仗。我们虽是得胜之兵，而与英王处处不能不加以小心。"即着勇飞马回多帅云："已得的信，英王定往寿州，走五显庙，一路跟追。"

曹大人叫当差的与我买衣服鞋袜，并云还要与我一路追贼。饮食起居，即与曹大人一处。有胡延龄保举总兵，先祖时雇他兴菜园，他

[1] 曹克忠，清副将，时从多隆阿围攻庐州。（《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六）

闻信即来，请我到他营内，并谢曹大人收留不杀之恩，每天必送供给，无不周到。曹大人着人对说，大可不必，亦是多情之人。曹大人有马师爷告假，与余商在营；胡君知之，一意劝我回家读书。

随曹大人至庄梦桥，闻英王到寿州，苗天庆将所带之人安在城外驻扎。出庐州十余万人，至寿州仅二千余人。请英王进城，英王所居宫殿，华丽已极。苗沛霖未敢与面，至晚候饭换第三酌面时，苗天庆戴着蓝顶花翎出来行礼，跪禀英王云："叔父看清朝洪福过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福。"英王即将酌子扯了，指云："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颗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所带仆射及六部各丞相皆欲动手，英王云："可以不必。"

第三日，苗将英王送与胜保。宫保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凡带兵营官皆要站班，耀武扬威。升坐，叫英王陈玉成上来。英王上去，左右叫跪，大骂云（指着胜保）："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塌尔贰拾伍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骂罢铺垫而坐。此系英王口供单，传于曹大人，送与多帅。多帅当云："胜克斋真是无讲究，平白受霉，亦是自取。若是我们处此，绝不见面，以宾礼待之，听圣旨分解。"

胜宫保奏明活擒英王，上谕沿途妥为照料，解送京都。行至河南延津县，僧王作主正法，将头级解进京，僧王奏称有"果解到京，必然大伤国体"等语。人服僧王识见之高。英王十五岁破武昌省，死时廿八岁。人身体不高，面黄白色，声音出林，两眼下各长一紫痣，故号四眼狗。曾文正奏折有云："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曹大人叫我在营住下，俟事已定夺，送我回籍。上谕多帅往陕西打回匪。曹大人与胡总兵共送川资五十两，肩舆至商城，真是九死一生。

长发起事，规条甚好。攻城略地，凡安民后，深加体恤，所以江南半壁全为所有。自与捻匪合队，生灵涂炭，不堪言状，故又有此一败。

贼内诸友闲谈云，凡攻破城池，硬打开者十无一二。或闻风而逃，或到城下即降。至于捻匪起手，多系州县所逼；至逼已成功，却又全无主意。古今治乱，多在牧令，督抚之放官，岂易易哉。

霍邱县殷公，黄毛兽破霍邱时，却已活捉，印已拿去。殷公费资颇巨，即命到李家围子去，俟大兵到时，李家围系练总，帮殷公同大兵合击得胜，开复原官，后至巡抚，此实录也。

余到贼内，观其古董字画、珠宝玉器、金银货物，真是见所未见。始知功名富贵梦幻也，时而人时而鬼，血流成河，骨堆如山，丝毫不假。细思孰非名利客乎？人生在世，只要于心无愧，诸事不必认真。

闻破城时，抚帅及牧令，有求生摇尾乞怜丑态百出者，不一而足。遇有节义者，亦加深赞羡慕，惜乎百不得一。遇有卑污苟活者，笑后，并骂不绝口，足见天地正气，不能没也。

捻头张龙，妻刘氏，名张虎，共辖贼十二万人。胜宫保着人劝降，已许投降，总是不来。又着人催问，张虎云："与我们同甘共苦者十二万，宫保只准投两万人，其余大众，叫我怎样开销？"回禀宫保，宫保云："叫张虎亲来见我，自然有法。"一日张虎来见宫保，升中军帐。张虎廿望岁，打扮甚是俏丽，梳一圆头，上穿黄缎紧身，下束红缎裙，就是武小旦的样子。见宫保一安，旁设一坐，宫保大加奖励，夸一回，请一回安，总请十余回。惟营官黄开榜大骂云："娘卖马屄的，甚么臊婆娘，宫保竟升中军帐见他！"宫保赐张虎珠宝多多，后果降。黄开榜又将张龙杀了。即此一杀，各捻头发指眦裂，与大清誓不两立。汪洋大劫，良为浩叹。大人先生，举止何可不慎。

佚名日记（节录）

佚　名

说明：此日记选自《黄氏一家杂著》第三十四册，稿本，共八页。无撰人，由其内容知为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所记。

本文和"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两件资料，可以看出石达开所部

在贵州、四川一带的活动及石达开失败和被清军屠杀的一些情况。

（卞孝萱）

初四日，接滇探，东川发逆即前搜获伪宰辅掀天燕李福猷信内称，中旗一股，现经东川击败，折回郡东。此股实在长发仅止千人，号数万众，并裹胁亦不过七、八千人。滇中景东厅失守，普洱府戒严，岑（岑毓英）、马（马如龙）赴临安，不听约束，现扎江川，不能前进。

建昌道鄂惠督防各属要隘。自宁达入雅州，道路有三；赴嘉定，道路有一。盖由小相岭、越嶲厅城，至大树堡过河，抵青溪县之富林营，是为大路。由冕宁县境，经越嶲厅属之松林地，土千户管辖夷地，铁□□、梯子岩，至要要沟，顺流数十里，渡河抵青溪属之关家营，是为小路。又由冕宁城北，行夷地，经打箭炉属磨西、面湾东等处，在炉定桥下游，浅深而达进炉大道之飞越岭，是为僻路。其由西昌县属竹黑沙骂等处，经凉山夷地，至山营属之归化汛过河，直自峨眉县，达嘉定府城，是为捷径。所过多倮夷地，非熟识者不能行。今大路防小相领；小路防铁□□等隘、断梯子岩之路；僻路则阜和协、打箭炉厅，并泰宁营都司，防鹦哥岩、飞越岭诸险，兼饬清溪县及阜和右营都司巡检防沿河各渡，越嘉定之捷径，责成峨边营参将、峨边通判，暨嘉定府、峨眉县相机设防。

初五日，叙马营都司徐步云禀，发逆在横江水过河，取土熬硝，用张窝各号铅斤，镕铸炮子；又于水过河、庙口、双龙场，挖濠筑垒，修木城，造浮桥，为坚守计。俟春水涨发，大河水漫，小河水平，高、鸣两滩，不能为险，乘势而下。虽有炮船，不能为力，铁木拦河，暨两山滚木、垒石，均皆无用。

又桂字水师张参将春祈禀，该逆于江船必由之要，对筑炮堤，中搭浮桥，以通两岸。各军均居东岸；而西岸之玛瑙山、石板寺，及沿河等处，皆属空虚，惟中嘴上岸，有唐镇一军分扎之营。高、明两滩，陡险异常，水师炮船，不能逆击；且河道最曲，愈上愈窄，竟有宽不过四、五丈者，两山对峙，拳石火蛋，容易抛掷，即勉力进攻，不能转舵。所言皆实情。

伪示大略："宰辅李，谕后武卫军军略袁，暨参军黄、陈，吕帅，

刘、曾、谢弟等知悉云云。“誓必渡此金河，凡有能水战者，即到统兵大将处报名。果能得渡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准于每张封条抽取银十两，以赏水师。兵士之有功者，赏军功检点职衔；功高者，赏侯爵预爵”，云云。

批叙州孙守。据禀安边即有唐镇暨杨参将一军，并张参将与宜宾炮船屯扎，谅可无虞；已将留防兵勇，并炮船，概行全撤遣散等语，自系为节省经费起见。第强寇在境，尚未大加惩创；横江西岸，只有唐镇一军，尚须分兵渡江，与东岸诸军会剿，其兼顾安边，虽与熊镇联络，而安边上至平夷司，相距二百里，节节宜防。现在贼踪较前虽远，观其搭造浮桥，俾横江东岸贼巢与西岸之水过河诸贼相通，诚恐东岸进攻，该逆窜归西岸；而玛瑙山、马鞍石一带，均可横截中嘴，直达安边，彼时唐镇一军，扼于两河之间，岂能兼顾。况所获伪示，有得渡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均有厚赏，是该逆之欲由水过河，窥渡安边一带大江，已可概见。该署守须合诸军，详揣贼情，通盘筹划。不得以现在贼匪有久聚横江之意，爱惜小费，撤船散勇，裁减江防。且恐屏山以上各团防，一闻此信，以为贼不渡江，均萌懈志，所关非浅。仰即再为详筹禀复。

昭通练目杨玉衡，向在边境击贼，现有众二万（会理之信，言有数千人）……

初八日，移湖北，调取李员外云麟率所部来蜀（李字雨苍，汉军籍，有将才，寡嗜欲）。

大宁之鸡心岭，东界楚竹溪、竹山、房山之径可通，西北界陕之平利砖坪，由砖坪而西，则太平城口为入川大道，再西则绥定属之通江、南江、巴州，路路可通。

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

黄彭年

说明：选自《黄氏一家杂著》第七册，草稿，共十六页，涂抹处很多。原稿无上下衔款，但由其内容和笔迹可看出是黄彭年代刘蓉起

草致骆秉章的禀稿。骆秉章时任四川总督，刘蓉为四川布政使，黄彭年在刘蓉幕中。彭年字子寿，为黄辅辰之子。

（卞孝萱）

敬禀者：窃本司于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奉宪台札开云云，等因。奉此，本司遵即于二十九日起程。行至雅州途次，复奉宪札云云，当即驰抵富林营，接见文武员弁及各该土司，询悉前后战守及诱擒石逆情形，并连日办理善后事宜，一律完竣，谨详悉缕陈宪鉴。

查本年二月，粤逆石达开中旗伪宰辅赖裕心即赖剥皮，在越嶲地面，被倮夷击毙，其贼目唐姓率众狂奔，迭经派兵追击，余党窜入陕境。旋据建昌镇、宁远府李守禀称，石逆二月二十六日窜至宁远府白果湾一带，迭经该镇、府派员带勇剿击。复据雅州府知府蔡钟禀称，三月十四、十五等日，石逆由花园津窜至德昌或西昌县属之马道子。当蒙宪台派振武军川东镇唐友耕驰抵大渡河，并札饬蔡守招募练勇，调集团练土兵。本司复派盐源县陆德培随同布置，扼守河岸。查北岸自哇哇营至黑老哇渡口，上下绵长一百余里。唐镇一军，分扎哇哇营、青冈湾、火厂坝、大冲、八牌、下坝等处；蔡守一军，分扎八牌以上宰羊溪、苏邦坝、棉巴湾、下车户、安庆坝等处。两军联络，上下兼顾。其下车户以上，至泰宁营所属之扁螺冈、猛虎冈等隘，系土司地界，亦经檄调沈边、冷边土司防守。并调湘果左军胡中和扼守泸定桥，防其窜往打箭炉之路。南岸则参将衔土千户王应元及副将衔护理宣抚司岭承恩所属地界，先经本司檄委候补知县阮恩涛解银一千两，前往分赏各该土司，激以大义。并论以破贼之后，所有赀财，悉听收取。该逆前窜西昌境内，王应元即身带土练一百名，防堵菩萨冈。

该逆于四月初□日，由冕宁小路，直趋紫打地，其前队径扑河岸，我军已有防备，该逆既不得渡，即踞紫打地为老巢。该处地势洼下，后阻马鞍山，业经用越岭营扼其归路；左则索桥小水，距王应元衙署不远；右则凉桥，通岭夷地界。王应元闻警，即将索桥折断，调集夷、汉兵勇千八百名，分布防守、犒赏。唐镇、蔡守复派候补府经压□樽、大邑县典史姜由范、千总刘殿华前往激劝该土司。岭承恩于初五日，亲统落西洼黑夷三千余名，上官、六格各夷兵二千余名，会同马日横汛弁唐正品，及马石冈、大田坝团练进剿。初六日，至竹马，适宁越营都司庆

吉到防，同该土司等于初七日进扎洗马宫夺据马鞍山。先后经投诚之邱文礼等供称。探闻该逆造大船三四十只，决计抢渡。唐镇等严饬沿河将弁，加意梭巡。该逆间用木牌，前扎草人，经我军施放枪炮、火箭焚烧。我军居高临下；该逆大队深入，三面被围，一面阻水，势已穷蹙。射书王应元营中，许给银两、马匹，经王应元斥回。复向岭承恩买路，亦未应允。连日河水陡长至二三丈，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赢为食，犹思拼死冲突，为困兽之斗。廿三日，诈出二百余人，顺河直下，口称投诚。我军见其形迹可疑，开炮轰击，毙贼数十名。该逆大队，水陆并进，船筏二十余只，每船约载七八十人，水急冲覆五只，其余均被沿河兵勇轰击，贼匪纷纷落水。至沿岸贼匪，缘岩行走，经岭承恩及千总雷显发由马鞍山直抄紫打地老巢，各山上夷人及汉土兵勇，滚木擂石，并下如雨，北岸沿河开放枪炮，施放火弹、火箭，轰毙及坠岩、扑河死者，不计其数。都司刘宇德督队追至山猫渡河，生擒长发老贼饶建美等十一名。王应元、陈大平带领汉、夷兵勇，将紫打地老巢，概行焚毁。千总周高发、典史方友贤督队由平嘴过河，截尾追杀，毙贼数十。生擒伪检校一名。该逆仅剩七八千人，夺路奔至老鸦漩住扎。所有赀财、骡马，悉被倮夷搜掳。又向山顶夷兵求路，该处夷人尚知大义，均未允许。该逆逃生无路。适管带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防，该镇府饬令。情愿亲赴贼巢，诱降石逆。唐镇等即饬唐正品、雷显发刘殿华、万成福等同往，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即有李、刘二逆，奔赴小水河乞降，先后招出伪宰辅曾仕合、黄再忠及老贼胡天才等六十一名。伪宰辅邹姓先送家属为质，约为内应，立功赎罪。王松林复亲至石逆营内，反复开导，令其率众来归。石令即传令薙发将所造船筏打碎，枪炮、刀矛概弃河内，约有二千余人，徒手而来。当时，都司庆吉向前受降，山上夷人突出，砍杀该逆五百余人。唐镇等恐该逆意存疑虑，派令从九品郑席珍与王松林密商，将该逆退扎大坝。是日招出伪宰辅曾仕合等四十余人。是夜三鼓，王松林派勇，押同伪尚书金兴元，至唐镇营禀称，石逆人数过众，谕令分起送营，每起止许百人，放过小水。二十五日，石逆率众概行投诚。王松林遽令薙发，挑选精壮三千人，给与南字号片，分立六营，禀奉宪檄饬本司查办。

查石逆倡乱十余年之久，拥众数十万，蹂躏十数省，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即上年窥伺川东以后，环绕川南、川西，锐意入蜀，狡焉思逞。此次分遣伪宰辅李福猷窜踞滇黔之交，时窥叙、綦一带，希图分我兵力。伪宰辅赖裕心率中旗自建郡，乘虚先入，该逆大队继进，设谋实为诡悍。不意赖裕心先已伏诛，我军布置严密，该逆自投绝地。又值河伯献灵，夷人效顺，势穷事迫，是以率众来归。始行投诚，并非真心反正之归顺。但是否确系石逆，去年曾奉廷旨垂询，本司亦虑稍有含糊，转使正贼漏网。因于荣经途次，遇唐镇亲解石逆上省时，即将该逆提讯，据供自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决非他贼所能假冒。并据逆子石□□及降贼等供认相符。询足伸天讨而快人心。至投降之众，皆系迫于无奈，亦非真有投诚反正之心，自应遵照檄饬，悉予骈诛。都司王松林擅留三千人，编立六营，诚属荒唐喜事。本司当经属令唐镇，另派妥员，押解石逆及伪宰辅等入省。该镇即便折回，随同办理善后。本司甫抵河岸，接据蔡守禀称，该逆余党约二千余人，派队押令过河者七百余人，均已分别解散歼除。此外，尚有一千余人，住对河街上，内中除老弱带病约三百余人，其余均属凶狡。都司唐大有，会同参将张福胜土千户岭承高等，督带汉、夷兵勇，会合乡团，于初五夜四更，分头兜捕，除老弱外，均皆歼除净尽。扑河淹毙者甚多。业经该府驰禀，仰慰宪廑。

查王松林少年喜事，所称留三千人，亦非确数。但此次兜擒渠魁，非唐镇、蔡守布置合宜，调度有方，则该逆抢过河岸，即虞蔓延；非土司等夺勇出力，则该逆必至旁窜；非王松林身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是王松林功罪两不相掩。现在所招余党，经唐大有等扫除，永绝后患。两岸居民，均已照常安业，地方一律肃清。本司犒师颁赏后，即饬蔡守将所募勇丁，妥为遣散。唐镇亦将振武全军撤回，住扎近省地方，听候宪檄遵办。所调各协营官兵，一并凯撤归营。其余招集流亡、弹压土匪各事，宜饬令蔡守转饬地方文武，会同绅、团，妥为经理。本司即于十□日由富林营起程回省。所有遵札查办事件及善后事宜各缘由，理合禀明，仰候裁夺，伏希宪鉴。

代刘蓉函稿三件

黄彭年

说明：刘蓉函稿三通，是从《黄氏一家杂著》第九、十、二十二册中选出的。都是黄彭年所起草。

从刘蓉函稿和下面的《汉中日记序及家书》、《石泉知县禀帖》这几件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太平天国衰败时期，陈玉成旧部（端王、曾王、齐王、福王等）和石达开余部，仍不屈服的在四川陕西一带进行武装斗争，以及其它革命力量（蓝大顺、张第才、曹灿章、郭刀刀、唐矮子等）与太平军配合作战的一些情况；也可看出清政府地方官僚军队间的种种矛盾。

（卞孝萱）

一

径启者：叙南一路自玉皇楼小挫之后军务，尚未得手。川北虽有周镇之捷，而汉郡军溃，防不胜防。正筹遣兵入秦，靖邻氛以固吾圉，昨城口忽报，郧西之贼，经湖北多帅厄击，复由竹溪窜扑平利。查边境毗连，地方犬牙相错，均只两省相连。惟陕之平利，楚之竹溪，与川之大宁，为三省交错。郧志称，旧有三十三隘，最为险要。嘉庆年间，教匪窜入，官兵剿办八年之久，而后平定。今端、曾、齐三伪王攻扑平利，伪福王尚据竹溪，是三县之隘，发逆已据其二。自竹溪之丰溪，平利之镇坪，皆可直达大宁。大宁之鸡心岭、徐家坝，皆极要隘之地。城口大平山径，亦处处可通。一经拦入川境，则夔属可虞。而川省出入之路皆阻，盐货不能通销，所入益少，而增兵、增饷，所出益多。大局所关，防患未萌，当局必有远虑。所幸者，贼号四王，未必相下，如连鸡不能高飞，尚易制耳。昨宫保札饬向导，护军两营，开绥定，探贼踪，所向迎头截击。但向导必不能疾趋，此番到绥，已觉迁延。而护军亦恐其退后。则竟折回绵州，护军奉札亦未必即进。若仅以向导孤军前进，尤未足恃。护军一营，用以剿贼虽不足，用以镇定则有

余，不如调回省城，以桂字营往，令向导守城口。而以曾岚生所部果毅千人，就近留夔，以防大宁。果后营一军，则以刘鹤林五百人往益之。置武字营一军，作雕剿之兵，并以备城口、大宁之急。不知卓见以为然否？现在兵力萃于川南而东北空虚，不能不借资民力。但借资民力，全仗好官。绥、夔两守及大宁令，当此吃紧之时，似不可恃。即有碍难更易之处，亦宜于守牧中迅选得力干济之员，前往激励民团，相机布置。平利于上月廿九日被围，川中此时筹办，已恐缓不济急。所有遣将、择吏，阁下明日壹期，宜与宫保即行商定，幸勿稍延为要。

二

渭臣[1]仁兄大人麾下：罗春福至，接奉惠书，并承代募勇丁九十名，均已收录、训练，费心之处，感谢不尽。前准大咨，言伪启王已至褒城，与中旗合股；又闻我军十九之挫，系褒、沔之贼由新集路抄进所致。昨据汉中府扬守禀称，汉中贼匪，将沔县之贼，全数撤回，分驻黄沙驿、城固等处。是褒、沔之贼，已与汉中之贼，合而为一矣。而前此窜陷略阳股匪，闻又窜白水江，近闻又窜甘肃阶文一带。是否中旗与发匪合而复分？抑系窜甘境后，仍折回褒、沔，同归汉中？现据沔县丁令禀报收复，是沔县已无贼踪。未知略阳以西，仍有股匪否？褒城亦尚有贼据否？此间相距较远，探信太迟，务祈飞函见示。查由蜀入陕三路，一由广元，一由南通，一由城太。以川中现在兵力，即使整顿一新，而贼众我寡，可以击而走，断难聚而歼。若由南通进兵，李雨苍京堂又自郧而来，贼无去路，必皆西走甘肃，又无可掠食，仍为川境之忧。惟改由广元出扼褒、沔，以图进取，我巴南通、城太一带，但须严防，则贼必解而东趋，然后扼之山中，可期尽殪。但不知褒、沔残破之后，尚有粮可采买否？广元大路，较南通转运，当觉稍易，尚易设法否？若中旗之贼，尚在略阳、阶文一带，则我军进至褒、沔，新挫之余，腹背受敌，且恐饷道不继，亦当深虑。麾下驻节已久，地利贼情，均所深悉。又复熟谙戎机，敢祈代为筹

[1] 谓臣，据后文知为周达武，时为清军护理提督。

划，飞速详示，不胜感荷之至。

三

芗圃尊兄大人阁下：十月朔日，载奉畲章，知井灶盐厘，已蒙饬派孙守就富、荣等处，体察情形，设法筹办。具见公忠在抱，宏济时艰，于万分掣肘之中，犹冀另开生面，俾裕饷项，以赡饥军。楚岸现虽滞销，长才必有调剂之术，不独营中士马，借资饱腾，川陕生灵，实感嘉惠。各军锅、帐、枪、炮，陆续解到，已分饬委员转解各军。前承饬解两月饷银及魏琴堂所解之五万两，现在分起匀拨饬领，另牍奉达冰案。果后九营陆续行抵保、宁一带，弟拟即拔营前进。至进剿之路，从前原议三路，一由西乡，一由南通，一由宁、沔。乃鄂援不至，我军独出青石关，地利挫败。旋闻现值军声未振，贼势鸱张，议剿必先筹防，固川乃能图陕。月余以来，延访绅耆，遍遣侦探，佥谓青石关地宽不过二、三里，可资控扼，难驻大营。关内天池子至回军坝，地颇高广；西河口人户稍稠，然地近铁厂，树木砍伐已空，不独山径窄狭，米运维艰，即柴薪等项，亦难觅取。从前师出青石，不过取道经过；今顿重兵，论形势则只可自守，论馈运则必至困穷。于是，有谓宜取道沙河子，出营黄瓜岭者；有谓宜取道通、太，出滚龙坡，营西乡者；有谓宜取道广元，出营宁羌者。查黄瓜岭即黄官岭，地不甚险，而东通红庙塘、牟家坝，南通塘子口，西通广元，北通新集，村寨较青石稍大。昔年办三省教匪，尝有重兵驻防。但其地距青石不过五十里，越山阻水，几于无路可通，孤军驻此，时防抄袭，附近村寨，存米无多，运道亦属不易。至于进驻西乡，即须先图洋县。蓝逆之强，不□〔及〕发逆，结党之意，亦不其坚，先攻其弱，败不相救，我军得胜，声势渐张。虽堰口之失，贼踞西乡，而我出滚龙坡，地利可凭，又与李京堂一军会合，足以制胜。但川省转运，愈觉迂远。且贼匪既难聚歼，势必旁窜，不入陕西腹地，定窥川北边疆。为两省计，均不宜出于此途。惟有暂驻宁羌，或出铁索关趋黄官岭，或出五丁关趋大安驯，形势在我，运道较宽，节节扫荡而前，虽见功稍迟，可以立于不败，图陕固川，策无逾此。通览贼势，西自褒、沔，东至西乡，踞三、四城，延数百里，川疆密迩，处处宜防。若只

由宁羌进兵，城太、南通尤恐乘虚而入。查城太一带，旧派振武军，宫太保复檄唐总戎增募，合三千人，足可控御。南通一带，除桂字、向导酌量裁撤外，湘、果两军，仍留驻扎青石。弟抽调果毅副前营、英字营、彝字营，合果后九营，统率驻扎宁羌，川匪足可无虞。兴安梁观瞀一军，调回郧阳，防堵苗逆。幸李京堂一军，已至白河，所剿张逆，窜入宁陕厅四亩田界，已咨令移缓就急，驻扎兴安。将来，弟由宁、沔进，湘、果两军由青石关进，李军由兴安、石泉进，仍符从前三路进剿之谋。贼匪之势一□，我军之气百倍，即不能尽殪群丑，亦可逼之东趋，收复汉城，然后徐规进取。考之舆图，参之众论，又复□〔函〕询周渭臣镇军，反复千虑，决策如斯。未审〔下缺〕为然否？尚乞详示得失，〔下缺〕岂惟区〔下缺〕同感德于无既矣。

汉中日记序及家书（选录）

黄彭年

说明：《汉中日记》在《黄氏一家杂著》第二十七册，稿本，仅存十页，系黄彭年于1863年（清同治二年）随从刘蓉（时刘调任陕西巡抚）到陕西时，沿途所记。日记残存自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二日，所记均为自川入陕沿途一些零星见闻，今未选，仅录其序言一篇。从序文中可以看出太平军陈玉成部四王之入陕，及川陕甘各省汉回各民族起义的大概经过。

黄彭年家书两通，第一通选自《黄氏一家杂著》第三十五册，第二通选自第一册。均系1863年黄入陕同时，写致其父黄辅辰者。

（卞孝萱）

汉中日记序

同治元年三月，川匪谢华摇余党邓逆，自宁羌州之阳平关，犯汉中；陈玉成余党伪四王，自商洛分窜山阳、孝义。是为秦乱之始。四月，窜孝义者，扑西安城，陷华阴，从松子峪出；而山阳之贼，遁还

郧西，复与之合。冯元佐者，渭南大侠也，从杨生花为乱，生花诛而元佐逸，至是复纠乡人御贼，得巡抚檄，颇树功。元佐出，而回民裕祥以伐竹故起衅，焚其寨。元佐返，复焚回寨。由是，汉回之斗日急。回强而汉弱，焚掠偏西、同、凤三郡，延及甘肃。抚陕者，遂无暇及汉中矣。朝廷以荆州将军多隆阿剿回匪，而汉中责之布政使毛震寿。震寿师久无功。未几，而蓝大顺、张第才、曹灿章、郭刀刀、唐矮子诸贼自蜀入，伪齐王等四王复自楚入，皆聚于汉中。发逆围郡城，唐矮子据沔县，蓝大顺踞洋县；虽郭刀刀已伏诛于蜀之仪陇，张第才窜镇安，曹灿章窜盩厔，而汉郡之围且日急。于是朝廷有三省会剿之议，湖北以李云麟率健锐五营往；四川以张由庚率向导营、朱桂秋率桂字营往，以萧嵘率英字营，隶向导营，以刘鹤龄率果毅副前营，隶桂字营。朝命擢李云麟为京堂，统川、楚援陕之众。疆臣、统帅有言云麟不任为帅者，乃命四川布政使刘蓉代之。旋褫陕西巡抚瑛棨职，而授蓉巡抚。蓉既受命，言于朝，请督师先解汉中之围，次第扫荡群匪，然后入西安，专治回乱。彭年与之偕行，将为日记，而识其缘起于此。同治二年八月，黄彭年叙。

黄彭年家书

一

男彭年跪禀：发捷字二号家信后，初五，果健全军至。中丞（刘蓉）传令亲兵出队，果后接应，汹汹之势，几欲抢占山梁，经英字营夺据，果健始扎住。其百长八人来营，晓喻再三，乃得其中冒顶、曾新麒于河清，召至辕下，晓以利害，二人者去，遂各收队，定以初六呈缴。至次早，陆续交有一半，忽有数百人过河，向通江路口而去。闻其党有倡为通江防堵空虚，可以引贼之说者，幸虎威军是日过巴不留，竟赴通江，其谋遂沮。中丞一面遣员招回，一面发令督诸军围寨剿捕，如此一逼，始悉数过河，缴械就范。初六，资遣一营。初七，资遣三营。今日，可以散毕。此起勇丁，或两年余，或年余，最少者亦十三、四个月。长夫欠饷，尚积至每人四十余两之多，何论勇丁，何论百十长，其心之不平，亦何待言。闻委员在教场排队散放时，有

号泣者，有诟骂者，即亲兵果后勇丁，亦有同类相恤之意。操纵之间，稍不如法，必成事端。中丞处置此事，可谓虑患深而操心危者，乡城惊骇，市为之罢，事定乃当劝开耳。贼伏油房街不动，而蓝逆扰石泉甚急，知县陆堃百方御之。但无援师，恐不能守，则兴安危矣。湘果桂字禀，伪启王炮伤，不知是何军所伤。桂字谓是十月十九之战，是日实无贼至，桂字亦未尝出队也。各军禀诉艰食之苦，米运难继，此间派买，苦于无银可发。钟观瞥不知何时可到。银价日低，米价日昂，若不改道宁羌，恐未见贼军已坐困。陕饷无出，惟望井灶捐输，及山陕捐借，乃日日翘盼，讫无佳耗。筹开事例，值此艰窘，时事可知，酒帘高悬，恐亦无人过问。不若仍照旧章派捐。绥保龙系川省业已免捐者，若于此中设法，委员办捐，如苍溪、南部、渠□等邑，亦必略有可观。明知不可充饥，仍复时时画饼，旁观者谅必讥笑，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也。所幸宫太保鉴此孤忠耳……余俟拔营有期，再行禀闻。男彭年跪禀。十一月初八日，巴州捷字第三号。

二

男彭年跪禀父亲大人膝下：廿一日奉到十八日所发廿九号谕帖，知男到广元后所发十二、三两号禀，尚未呈阅。十二号系十四所发，不知何以排单迟滞也。钟观瞥到后，连日筹商，其顺、保两属所办米，已承认二万有零，由水程起运，径送朝天关，再由朝天陆运至黄坝驿，各营遣长夫，自赴黄坝领取，此现办大略章程也。由顺庆至保宁，上水三百六十里，由保宁至广元，上水五百八十里，由广元至朝天，上水一百一十里。昨据保宁府禀称，由府至广元，运脚每石六百文（按里算）。以此类推，保宁以下，河道较宽，尚可少减。广元以上，滩多船小，尚须略增。惟广安、合州等处，须转大江，上水则价尚难预计耳。朝天设局，现委前神宣驯驿丞程含文赶办，其人尚能干，于地方亦熟悉。男与中丞，本议欲用长夫短运，十里一站，每夫来回，日限四次，计算夫子可省数百名。惟中途督率无人，则恐延搁，稽察无人，则恐偷盗。又由朝天局发米，须得黄坝局收管，方为妥协。短站太多，收管难取，种种碍难，是以仍定长夫自朝天径送黄坝。以每营日需米四石，约计现须米日八十石。一夫背负二斗，八十

石须四百名，两日不能来回，须三班方得周转，共用长夫千二百名，就近雇觅，钟观詧许以每名月给工食二千七百文，未知能雇得出否。十长即在长夫之内，不过工食略加，五十长二十余人，及三班总头三人。局员之外，用绅士、书役，帮同经理，薪水役食，从省减酌给。黄坝局用委员盘收，会各营自派帮办，在彼经理，由委员分给各营帮办后，各营遣长夫自运，立法尚为简便。但将来中旗打开后，朝天撤局，改设阳平。由朝天至阳平，定武营旧章，每石加水程脚价三百五十文，可省陆运一站之费。若由宁羌进剿，兵日进则程日远，运脚日增，此时难以核计。据钟观詧云，现在水陆合计，每石尚在六千之内也。骡马驮运，较竟夫颇省，一时难觅。又米船骤到，骡子不敷，或遇空闲，喂养不易。将来酌定如何可省，仍当变通。大军既进，粮米必须宽为筹备，诚恐水程阻风，陆程阻雨，及意外之虞。故中丞属钟公，头一月必须运足五千石，以后每月运足三千石。广元宁羌米价，在一千四五百文，而顺保米价七两零。将来米有赢余，变价归还，即运脚均可弥补。若使营中缺乏，或仅足敷用，一有延误，便致饥哗，非善策也。至买米责成州县，转运亦应责成州县。缘州县事权所属，雇夫、雇船均较便宜。但由督办之人，核实酌发运脚，予以限制，自易举办。顺庆之南充，保宁之阆中，已经办有规模，各属自可一体照办。（自顺至广，水程千余里，不敌朝天九十里之价。）若剑州岳池，以水程之脚价，作陆程计算，自系州县任听劣绅、奸商，或欲从中渔利。钟观詧钩稽最精，无论如何繁杂之数，举手便已剖析，此种伎俩，瞒彼不过也。若委员督运，则州县卸责，恐迤滞在途，委员无如之何。且委员亦断不敷委用，添派委员，不过徒添薪水，而委员未必尽得力也。州县苦于委员之需索马夫、船价，而催趱仍不得不借州县之力，又不如其自运也。米价由月饷划出，运脚亦随时应付，州县自能周转办理。若米价、运脚，不能兑挪开销，委员亦坐视而已。昨见宫太保咨送札钟道一件，内有此两层。中丞及钟观詧深以为虑，一恐采运不能宽余，一恐州县借口卸责，故敢详悉陈之。

又钟观詧谈及，沿江而上，蜀米入楚者甚多。今年米价陡长，盖半由此。现在川北米石，闻尚趋赴川东，似宜急檄夔关，严禁蜀米出境。彼奸商趋利，不得出售于鄂，则将转而售于蜀军，米价自可稍

落。匪惟济军，亦有关于民食之计也。曾帅增蜀盐之厘税，意在淮盐畅销。若蜀中奏明增厘，（于本境或井灶）以济蜀军，而请免下游加增之税，廷议必允。此虽非天下一家之义，然彼既规规于利，则亦各利其国。东南之祸将息，而西北之祸方始，所恃以平西北之难者，根本在蜀，岂可使利权为人攘夺也。陕饷无出，中丞不得已奏请开例，拟一面具奏，一面举行。山西设局，李小箱、武访畴而外，实难其人。四川湖北，更难求，父亲同吟樵、子恒酌之。此系开设铺面，听买者自至，与川中劝捐无涉，亦两不相妨。田子澄章程最清楚，非其人不可创始，然其在滇局，声名颇不佳，不知究可用否？均求酌定。

曾传道须新春方能开招，又开销经费过多，中丞已严饬之，令其节省经费，二月底能到营，即统率前来，否则不必招。戴招一千，亦饬裁五百。约计新正准可到营者，只刘糈、杨占魁之千二百人，及戴招之五百而已。宫太保饬成潘，潘所招系作何布置，若能聚之汉南，拼力一战，当较有把握。桂字左右两营，总哨太不得人，已易之。中营王九龄，亦系帽顶，驭之得法，尚可打仗。前营萧祥盛，则健将也。小浦病退，以李百魁代领其众，其人于英字营之破坏不堪，尚能整顿，此军或可次第汰补。此时未可操之太骤，一月以后，将士相洽，可成一枝劲旅。好在前人贪利，继之者能捐利，故众心易得也。驻防之军，定武远逊于武字，不独强弱相悬，安靖骚扰，亦相去甚远。即如办米一事，武字设盐卡，以易宁羌之米；定武则动率数十人，与团争斗，其为占买无疑。昨有与宁羌互揭之案，中丞已并饬责矣。渭臣已调队打中旗。果后到宁羌后，可进军夹击。了办中旗，则后路无虞。或先攻新集，或先图褒沔，只好相机办理。从前中丞原拟三路进兵。近来廷旨责雨苍，谓汉南群盗如毛，岂区区兵力所能剿办，令其穷追蓝逆，是东路靠不住矣。从前不及北路者，因多帅军威方壮，贼必不入腹地也。近廷旨促多帅入甘肃，是北路又空虚极矣。中丞以万余众，当二、三十倍之贼，节节扫荡而前，但求立于不败则尚易，急于见功则甚难。所恃者，贼众则粮易竭，我军可源源转运，而贼或无处可掠，相持既久，必解而旁窜耳。然川中筹饷，日见艰难，盐岸滞销，税厘必减，纵有捐输，难资接济，不惟军饷协拨无出，更恐运费稍有不继，其难一也。即有运费，而夏令水长，挽运更

艰，军食不充，士心必懈，其难二也。贼据数城，其势甚张，我军据宁羌，足与相抗，进剿之后，则以万余人置于数百里平衍之区，我军弱于贼矣，其难三也。汉郡城坚不可破，地道又不可掘，其难四也。三月以后，民田不能下种，过此不能收复，则明年陕事断难起色。中丞所以焦心劳思，头风为之加剧者，虑三月以前，不能奏功，无以对秦中父老，即无以对朝廷。故慨然发愤，以谓届时师久无功，则自劾请为塞外之行耳。男窃谓，自劾非难，而维持大局为难。汉南关系大局，人所共知，进剿之师，或有折挫，大局岂堪设想。先受其害者，必蜀也。兵法有先声而后实者，昨见沔县文生陈景虞自贼中投出禀函，言贼闻多帅将自凤翔进发，心胆俱丧，手足无措。后闻仍回凤翔，则互相惊疑。正与前探城固之贼敛聚入保情形相符。盖由在皖屡为多军所败，又多军入秦后更壮耳。若使多军果自留坝而来，中丞必易得手。发逆只须一、二败仗，必弃城而奔。今庙谟先令援甘，若以汉南委之中丞一人，即可不办者。不知中丞非不能办，然不必其遂了也。

以贼势而论，发逆不过标病，而回逆则是本病。以地势而论，甘肃不过支体，而汉南则是腹心。论部位，则腹心为先；论病情，则治标为急。多帅专办甘肃，非经年不能了，若先会剿汉南，则不过数月之事耳。中丞强毅任事，不欲以难自诿，不肯昌言于朝，男移书李午山，使为陈说于多帅，亦恐多帅不敢违命而南。窃计公忠体国，老成重望，言而见信于上者，无如宫太保，似可请令多帅先行会剿汉南（期以二月内抵汉境），以全大局。汉南一定，即蜀中亦可无事，民力亦可稍纾。男愚昧之见如此，不知是否？十二月二十三日，男彭年在广元敬禀。

廷寄曾有责令多帅派队来汉南之语，又有令中丞随时知照多军夹击之语，但系带说，意思专注在甘。

石泉县禀帖

陆　堃

编者按：此文在《黄氏一家杂著》第三十七册，系原件，共十四

页。卞孝萱先生抄录。陆堃自清咸丰九年起任陕西石泉县知县，同治二、三年间太平军入陕时，陆曾“设防募勇”，“训练民团”以进行抗拒。后因内部倾轧，为京堂李云麟参劾，此为其被参时致刘蓉自辩之禀帖。因内容记述太平军在陕情况，故选录。刘蓉奏折中有《查明张集馨被参各款据实覆奏疏》、《附查覆陆堃禀讦龙常各情疏》（刘中丞奏议》卷十三），即言此事，可参看。

升用同知直隶州、前兴安府石泉县知县陆堃，谨将卑职迭次办防请援，及龙守备（龙常）到防退缩，互揭各情，经李京堂（李云麟）奏参，复先后札调随营劝捐，并出省催饷各原委，查案分晰，缕呈宪鉴。窃卑职于咸丰九年六月，补授石泉县，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同治元年五月，川匪攻陷西乡洋县二邑，均与石泉犬牙相错，处处可通。山内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当经卑职禀请设防募勇，修城挖壕，并劝修山砦，力行坚壁清野，训练民团，会合毛总统所派保安镇东各军，击剿出境。冬月，发逆大股由湖北窜陷兴安，时虑下窜，请援未至，而风声鹤唳，商贾歇业。二年正月十七日黎明，发逆突至城下，当派管带猎勇萧禄，率勇迎击，抢获贼马三匹。该逆大股继至，即行收队，乃仓卒闭城，关外铺民货物及人民牲畜，均被贼掠。该逆扎营城下，四面围攻，守城兵勇，枪毙贼匪甚夥，致贼绕城大呼，不破此城，誓不甘心。二十四日，在城北暗挖地道，卑职派绅于城内搜选木料，预修木城，并悬重赏，鼓励军心。果于二月初一日黎明，北城地雷轰发，崩倒城身八、九丈，计坍十余垛。其时，城内哭声振地，卑职亲督缺口，手刃退缩兵勇三名。忽见城北大炮，不火自燃，将扑城发逆，轰毙无数，我勇乘势杀出，一面抢填城缺，不日而成。复于初三日，密遣水勇，烧贼浮桥，暗劫贼营，该逆自相戕杀，疑有神助，渐往西窜。至初八日，始全股出境。

六月初，蓝二逆下窜围城。卑职激励绅团，督勇迎敌，旬日之间，九战皆捷，斩擒伪官贼目多名，夺获旗帜百余件，剿急东窜。又复派长子嘉孙，同萧守备率团，助援汉阴，战于涧池铺。均经通禀，呈验贼旗在案。此皆卑职在石防剿之情形也。

八月，汉中城固郡县，相继失守。九月，马逆率众万余，下窜西乡茶镇，赖湖北水师固守有全，会督西石民团炮划，力扼汉江南岸，

使贼不敢北渡。然卑职素闻马逆骁悍，石泉为兴郡门户，是以迭次禀恳李京堂援军早至。讵料陇军龙守备，至十月十三日到境，扎营半日，即退池河。该弁知与卑职意见不合，势必禀揭，故任意捏陷。嗣见伊咨本府文内，有贡贼各重情，案关合城名节，当即按款分剖，于十一月初一日，禀请京堂暨本府委员，逐款查办，如实甘坐……迨三年正月，发逆大股下窜饶峰，距石四十里。二十二日，京堂各营全退汉阴，只留杨游击桂芳一营在石。彼时人心皇皇，县城危在旦夕，卑职虽经交卸，然目击情形，何敢畏难坐视。乃亲集民团，出城会合守险，并密令各团，设伏堵剿，枪毙探马贼目多名，遂北窜五郎，未逼城下。自问居心，惟知激励民团，力固郡城门户，始终未敢贻误。三月初，境内肃清……将龙弁原禀各情，逐款申诉附陈，伏乞察核施行。再李京堂奏参卑职各款，未奉行知，不敢妄诉，合并声明。

一　龙守备原禀，不独长夫买菜，不准入城，即敝府上城，亦坚言不可等语。查龙弁十月十三日下午到县，卑职亲接入城，留署夜饭，有周守作陪。当嘱各哨官上城察看地势，并谕各铺户照常买卖，勇丁出入城门，直至三更，并未拦阻，合城皆知……

一　所云收敛乡民柴草，堆积城内，坚请购买不允一层。查春间守城，柴草几缺，故饬四乡运送进城，以备急用。该营到时，即索桌椅、木床、稻草，并木柴一百四十捆，均如数照付，人所共知，有在城约保经手可查。

一　所禀城外遍贴“顺”字，城上尽插“顺”字旗号，欺君罔上，捏故要功一层。查春间发逆扑城，索贡未遂，致贼轰开地洞，县城几至失陷。当地雷轰倒城身时，幸北门大炮，不火自燃，击毙扑城贼众，卑职督勇抢补城缺，转危为安，众目共睹。城内如果顺贼，发逆何必开挖地道，城内又何用预修木城，悬赏为御敌之计！况绅民现存索贡伪文，有“抗拒王师，开炮伤我弟兄，亦无贡物”等语，早经抄呈抚宪行营，暨兴安府在案。至城上所插白旗，概书“勇”字，向交城守营经管。其五色旗，系太极图式样。发逆围城两旬，文武绅民，有目共睹，现有守城原旗在县可验。请饬后任确查，如果甘心顺贼，捏故要功，愿甘坐罪……

一　所云竟欲以一孤军，置数十万贼锋之内，是诚何心，其故陷

防军显然，况陆令心怀叵测，惟恐堕其术中，不能不早计万全等语。查周守于八月初，率炮船到石，勇不过二百名。其时茶镇上游，无兵扼守，因会商进驻上游南岸。九月，周守督勇攻复茶镇，击退马逆，不敢北渡，卑职通禀请奖在案。十月，龙守备到县，水师尚驻茶镇南岸，距石九十里，卑县城居北岸，该逆势难飞渡，龙守备既以军卑，不愿与水师会扎，商驻十里之古堰滩，西关之药王庙，或扎牛马墙内，悉听自定。不料该守备性傲偏执，不论贼踪之远近，非城中不住，直欲以民卫勇，与卑职请援之意相背……况发逆盘踞西乡南岸，中隔汉江上游九十里，又有炮船，节节扼守。该营即扎古堰滩等处，尚在北岸，离贼百余里。乃闻风生畏，虑而又虑，是胸中止知有退，而不知有进。卑职因虑四厅县团勇效尤，难期用命，不得不据实通禀，以肃军务，而定民心。

一　所禀卑县招勇数百，捏招千余名勇粮，捏报银数两一层。查石邑设防募勇，迭经通禀有案，并按月报销，只有四百数十名。兹有据可查者，该守备尚任意妄捏，意图巧饰已非，情可概见。仍恳吊军需局二年秋季月报勇数口粮清册查核，皂白立分。

附呈京堂委札批示，并伪谕抄折二扣。

清美政府勾结的几个文件

朱士嘉　辑

编者按：以下几通奕䜣与蒲安臣等来往文件，可以看出清政府勾结美国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罪行的片断情况。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录自美国国立档案馆，系朱士嘉先生辑录。今将文件前后款衔均略去，原件奕䜣全衔为“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蒲安臣全衔为“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理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卫廉士全衔为“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

奕䜣照会蒲安臣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年三月十五日准江苏巡抚咨称：“风闻发逆令奸商私赴美国购

买轮船枪炮，有汇银五十万两之说。适美国蒲大臣来沪，询据答称：‘此事亦有所闻，先经致函本国查询，现当谆嘱禁阻。’其意甚为诚挚。管带常军之华尔，亦力请蒲大臣速即发信严禁。”等因前来。本爵查发逆令奸商私赴贵国购买船炮，一经贵大臣风闻，即发信禁阻；随经薛大臣面询，又荷贵大臣加函谆嘱，足征贵大臣笃念友邦之至意。惟逆匪诡诈百出，商人贪其厚利，恐防范稍疏，即不免暗堕贼计。相应照会贵大臣再行函致贵国随时严加查访，勿使逆匪得售其术，寔为至要。

蒲安臣照覆奕䜣同治元年九月初三日

照得本大臣接到八月二十七日、又闰八月十九日公文二件，内开：本国人购买轮船枪炮一段，贵亲王疑为本国背约事情等因。本大臣于去年十一月在香港同按察司谈，闻外国人罗孝由南京出来，称说长发欲到美国购船，亦有汇银五十万两等语。自闻此说之后，本大臣即致书回国，报与本国知。后奉回旨谕，称各港口查无此事等语。本大臣面见罗孝，其时已离南京不在矣。欲买轮船，因无银罢了。本大臣估所风闻，即此故也。但长江各口有官船，及外国兵船，断不容其出入者，此后亦报本国知，以便阻禁其事。至买枪炮一段公文诉称：本大人自到中华至今一向禁阻其事。前在宁波上海等处，美国领事官曾将此等违禁之人拿获军器，所以本国文武员弁会同中国员弁或可商议，阻其犯禁之事；倘中外奸商图利，即至诚忠厚之商人，亦怨恨之。但二次来文，并无指实何名何姓购买，凭空追论，难复核办。至恃枪炮之利，伤毙副将华尔，此亦不解所论于何人也。本大人在上海查有入口之例，凡船到口或有枪炮军器等物，定必报明关口，官给执照，乃起于岸，能售于官；若无官售，乃贮于栈；而贮栈之际，是不能阻禁其暗中有无走漏者也。其次本国领事欲获军器之物，若有官照，该领事视此执照，亦不能阻禁而获之也。（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

蒲安臣照覆奕䜣壬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昨准贵亲王照会内称：“十月初三日，金陵观音门江面有花旗火

轮船一只驶入口内，不听拦阻。”等因前来。本大臣接阅之下，因该船不听约束，情殊可恶，本大臣甚为愤恨。可惜不知该船名号，本大臣到底要确切查明，将该船按律惩办。嗣后如有本国人不守规矩，致犯禁令者，尚希贵亲王随时照会，本大臣自当佐助贵国惩治不法之人，所以安分之商人，亦不致连累也。（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

蒲安臣照会奕䜣癸亥年正月二十三日

壬戌年十二月初七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称，三品顶戴白齐文一案，今本大臣接到上海诸信，并白齐文自诉言语及许多见证保状，俱用贵国语翻出，与贵亲王阅看。本大臣将诸信等件详细查阅，据本大臣看来，此事实在情形，与李鸿章所言大相悬绝。本大臣颇不谓然者，因为贵亲王听信李鸿章一面之词，不俟各信来齐，即疾速行文与李鸿章，拿白齐文治罪。本大臣思白齐文为人，从华尔死后，伊操演长胜军甚为得力，将长胜军添益一千余名，又为中国打仗多次，受伤多次。似此为人，何以将其即速治罪，不俟伊之供词。因思本大臣系贵国良友，亦极想长胜军兴旺。本大臣素闻白齐文勇敢有为，办事可靠，故本大臣将其举荐。况贵国由英国将来之火轮船是英国人管理，故本大臣想将长胜军命一美国有才之人统带，因为英国与本国相好，故两国皆想贵国兴旺也。且英国水师提督和伯亦曾举荐白齐文。英国卜大臣告本大臣云：和伯举荐白齐文实属不谬。本大臣心中甚为忧虑，因闹出此事，将本大臣等盼望之事均已耽误。现阅上海来信，白齐文不管长胜军之后，长胜军在太仓州与贼交战，长胜军为贼所败，伤亡颇多，诚为可惜。本大臣虽未敢代出主意，谓贵国应如何办理，究竟想奉劝仍用白齐文，想贵亲王必不见怪。因为本大臣实在闻人云：白齐文勇敢有材干，为人亦甚正直。据本大臣看来，除白齐文打杨坊，系白齐文不是，其余白齐文毫无错处。讲到此款兵饷，彼时寔为要紧，若非将此饷分散与众兵，长胜军必然造反，杀官劫民，长胜军从此亦散。又从前有一不安本分之美国人，私卖犯禁军器，被白齐文拿住，其军器约值一万二千金，全交付中国，本大臣闻之，甚以白齐文为是。又李鸿章欲用中国之例办白齐文，本大臣详细查看条约，因白齐文系美国人，查知除却美国领事官不能治白齐文之罪；除却美

国之律，别国之律不能治白齐文之罪。如果白齐文犯何等罪，本国领事官必然加以处治，请贵亲王详细查看。若按照李鸿章之语，凡外国人仕于中国者，不论带兵及税务司等，俱不肯替中国出力，以致本国与贵国不能互相帮助矣。外送上白齐文折子一函，希为转奏。又白齐文自诉言语，并长胜军诸官证见保状，白齐文与本大臣信，杨坊与白齐文信，共九条，粘成一册，俱希青鉴可也。

奕䜣照覆蒲安臣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本月十八日接准贵大臣来文内称："白齐文与杨坊为难之处，寔系杨坊给发饷银以后，不赴金陵，非白齐文之过；至于殴杨坊，实系其过，伊欲认错，且将赔罪。请开复白齐文原官，仍令等统带长胜军。再闻英俄两国大臣俱愿白齐文仍领长胜军，本大臣可保白齐文心愿，将所有之难处，均办理平和。白齐文之心又愿帮助李巡抚协力同心，将长发贼之祸乱尽行剿灭"等因，照会前来。本爵查白齐文一案，前准贵大臣照会声称："素闻白齐文勇敢有为，办事可靠，故将其保荐。"又称："英国水师提督和伯亦曾举荐白齐文，寔属不谬"各等语。当经本爵详细照复，诚以白齐文殴打杨道，此等行为，若系中国之人，早即拿问严惩，断无姑容之理。江苏巡抚念其为外国之人，不谙体制，是以仅奏请将其革职查办。况吴杨两道皆因保举白齐文不实，立即褫革，并罚缴所失银两；在保举之员，身被重殴，尚且严加处分，况白齐文自罹其咎，岂能安然无事。乃不候江苏巡抚查办，遽行来京，不惟是非曲直无从悬断，揆之情理，亦属不合。惟阅贵大臣来文，以长胜军系中国之兵，应听中国号令。贵大臣可保白齐文，伊心愿将所有之难处，均办理平和；且云白齐文情愿陪罪。是白齐文自知悔过，而贵大臣又加以力保，似白齐文不致再蹈前辙；第李巡抚身膺疆寄，总统全军，该省官弁赏罚，悉由李巡抚作主。白齐文回至上海，果能悔过自陈，日后事事听候巡抚节制，必不致再有非理之处，谅李巡抚定可变通办理。至开复一节，查中国官弁遇有革职处分，志图报效，必须奋勉出力，立有奇功，方能免其究治，开复原官；倘白齐文于录用后，果能实力剿贼，收复城池多处，自可开复原官；否则不能为白齐文遽废中国之法，致中国将弁退有后言，且相率效尤也。

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

奕䜣照会蒲安臣癸亥年二月二十七日

准江苏巡抚咨：据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呈称："现在长江一带，常有偷漏及私自沿途装货卸货之事，多系挂外国旗之华船所为。该船本华人之船，嘱托外国不正之商人作为己船，在领事官处领出外国旗号，前往长江及有违背之处。本关请领事罚办，领事又复不从，因此该商等遂敢在长江沿途装货卸货，接济贼匪，以觅厚利。此等外国人本系无所不为，一月以前曾有挂法国旗号华船一只，在长江沿途私装，经镇江关扦手上船查问，该外国人辄用枪击打扦手，几乎毙命。可见此等华船船主，均系无赖之徒。现在金陵等处逆贼凡所食用之物，皆是此等挂外国旗之华船装去，刻下欲行禁止，只有一法，必先立定吨数，凡不及所定吨数者不准入江贸易。查外国火轮夹板等船，均系殷实正道商人自置，非此等挂外国旗号之华船可比，而且火轮夹板等船该商即不甚公正，亦不屑作此小买卖。现拟立定一法，凡洋商请准入江之船，无论何样船只，倘不到二百吨者，概不准入长江。呈请照会各国驻京大臣饬知各该领事官遵办。"等因前来。本爵查去年十一月间接通商大臣薛咨称：驻防观音门将官禀报："十月初三日有花旗洋人轮船驶入口内，显系违约，接济贼匪。"等情。当经本爵照会贵大臣查明系何项轮船，以后不准驶往有贼处所，以符条约。旋接贵大臣照复，允为确切查明，将该船按律惩办，并有"嗣后如有本国人不守规矩，致犯禁令者，尚希随时照会，以便惩治"等语，足见贵大臣克敦和谊，毫无回护，本爵实为欣慰。乃近日外国商人在长江装运各货，接济贼匪之案，层见迭出。昨又据两江总督曾、江苏巡抚李咨报：金陵城内有洋商先后运米数万石偷行卖给贼匪之事，若不严行惩办，何以示儆将来。惟各领事官遇有此等事件，一经知照，不肯罚办，直似长江通商专为济匪而设。今费税务司以欲杜弊端，先将入江贸易船只，立定吨数，凡不及二百吨者不得入长江，以示限制，办理极为妥善。相应抄录江苏巡抚原文照会贵大臣，迅即行文各口领事官遵照，晓喻各商，凡船只不及二百吨者，一概不准入江贸易，俾无赖商人不能作弊，庶接济贼匪之风，亦可少戢，则军务与通商两有裨

益，即希贵大臣查照办理可也。

奕䜣照会蒲安臣癸亥年三月初六日

三月初三日准署通商大臣江苏巡抚咨称："据管带水师守备孙善成禀称：在浦江巡哨至虹口高庙地方，见有中国小船一只，载有洋人，行驶可疑，过船盘问，查见洋人四名，并洋枪洋药等件；复在洋人身上搜出贼首殷姓伪凭，解请核办。当经苏松太道亲提该外国人研讯。据供：一名卫立哈迪，一名他末士亨生，一名分你个为特，一名桥主水而由四，均系英国人。船内洋枪等物，及船只，都是埃凡行内之物，由该道抄录伪凭供单，同卫立哈迪等照送英领事严办，并令将埃凡行主一并严拿究办；其船户施在龙等押讯详办。旋据英领事函复：以卫立哈迪系英国人，自应讯办；至他末士亨生系丹麻国人，分你个为特、桥主水而由四，系布路斯人，已知照各领事办理。嗣复据英领事照会：讯据被告埃凡行有见证二名供称：埃凡行自置三船，系由美国宝隆行借去，有簿可证，该船借出后并不知其何用，请将驳船发还。该道以驳船既属载运军火，无论系何人之船，均应入官。至宝隆行私售军火，供证确凿，且据莅审委员应牧具禀："该行前曾贩私货，经英领事罚银监禁有案，是其积惯济匪，更有明证，亦经照会美国领事按约严办，现尚未据照复。总之，美国领事于洋人私贩军火，往往预存护短之见，曲为开脱。"等因前来。本爵查条约第十四款内载："大合众国民人船只，其有走私漏税，或携带各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自行办理治罪，大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等语。条约何等森严，商民自当恪遵。况长江通商章程复载有严禁接济贼匪明文。且自去年以来，遇有济匪情事，均经本爵照会贵大臣饬禁在案。又因外国轮船驶入观音门一案，曾准贵大臣复称："该船不听约束，情殊可恶，本大臣定当确切查明，将该船按律惩办，嗣后如有本国人不守规矩，致犯禁令，尚希随时照会。本大臣佐助贵国惩治不法之人，使安本分之商人，不致连累"等因。是通商禁约，本爵暨贵大臣不啻三令五申，讵意该宝隆行竟敢视同具文，故意违犯。前次贩私破案，经英领事罚银监禁，尚复不知悛改，此次竟敢以军火多件接济贼匪，是其怙恶不悛，断难再事姑容。既经该道抄录伪凭及供单照

会贵国领事官，自应按照条约，将该船主迅速交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不得稍有袒护。况此案供证确凿，已属毫无疑义，何以该领事延不照复？此案本应照约由中国惩办，今该道先行照会领事官查办，可谓情理兼尽；若该领事仍复故意迟延，意图开脱，则中国地方官惟有执定条约自行办理矣。贵大臣深以此等贩私为可恶，亦必亟欲惩治，以儆将来也。即希转饬该领事速行按约严办，不得再有徇纵，以致此案延宕不结，再有效尤。除由本衙门行文江苏巡抚按约惩办外，为此照会。

奕䜣照会蒲安臣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前因白齐文劫饷殴官，照例应行拿办，经贵大臣详递照会，力陈白齐文悔过自新之意，并抄录常胜军诸官保状前来。本爵以白齐文既知悔过，又经贵大臣寔力作保，谅无虚言，当经予以自新之路，令其仍回上海，听候江苏巡抚核办。兹据江苏巡抚来文咨称：白齐文自去冬造衅之后，中外目为恶人，一闻其将复回沪，欲管带常胜军，中外骇然。而白齐文回沪复与前次撤换诸小兵头造作谣言，不可禁止，众情愈加惶惑。迭据督带常胜军合营将弁禀称：现正料理出队，一闻白齐文又欲管带常胜军，中外兵官，各怀疑虑，观望不前，实于剿务有碍。缘白齐文复用与否，寔为大局利害所关，等情，具禀请为核办前来。本爵查白齐文罪犯甚重，在中国兵官，断无不按律严办之理。本爵前次所以暂宽白齐文准令回沪者，寔以贵大臣力保之故。今据江苏巡抚来咨所称中外兵官不服情形，则贵大臣前此送来各兵官保状，皆属虚词，其为白齐文自行唆使捏造，以便开脱罪名，希图复用，可想而知。且闻其前次来京，系因在沪捏报欠项，所开款项太巨，上海未经照付，所欲不遂，故尔自行在京妄诉；其贪利无厌之心，尤属行同无赖。贵大臣前次误听其言，故为力保。今因此事致令中外怀疑，是贵大臣为白齐文所误，本爵又为贵大臣所误。现闻白齐文到津，不领执照，又欲来京，似此来去自由，目无法纪，允为无理之至。本爵现已行文三口通商大臣即由天津将白齐文严行拿解，照中国例惩办；如越过天津，私行来京，即希贵大臣拿送总理衙门，以凭惩办。此等寔足有玷贵国声名，谅贵大臣必不肯再为姑息矣。

蒲安臣照会奕䜣癸亥年四月十六日

照得白齐文一案，虽然据本大臣观之，贵国若待白齐文极其公道，必须将伊起用，因为伊代贵国出力数年；然用伊与否，究竟本大臣不能勉强，本大臣素常无相强之心，以后亦无相强之意。惟现有诬参白齐文数款，按本大臣职分，不能不代为昭雪，免令他人害彼之声名。大凡美国人自视其声名较性命尤重，今白齐文被参之款，第一，诬其抢劫军饷；第二，诬其假造保状；第三，诬其虚报欠项；第四，诬其无理不遵号令。因为此四事，谓其为有，凭据毫无；谓其为无，转觉确有凭据。所以本大臣恭敬相告。现今主意断然已定，即希贵亲王将白齐文被参四事从公文中改正可也。

蒲安臣照覆奕䜣癸亥年五月初一日

接准贵亲王照会内称：接据贵大臣照会云：中国待白齐文极其公道等因。本大臣发去照会内云：贵国若待白齐文极其公道，必须将伊起用，并无中国待伊至为公道之语，想系贵亲王误看。今据照会所言，本大臣观之，与本大臣心意大相悬殊。因思此案彼此往反业已费尽言词，总理衙门大臣复亲许本大臣云：以后只须不复勉强用白齐文，其被诬参款，自当全与改正。又贵国与本国如此交好，不料送来之照会，与本大臣之意如此不合。此案本大臣再不多讲，惟希贵亲王于两日内按照本大臣上次之意，将白齐文被诬数款一同改正，致一照会前来，如两日内照会不到，本大臣即知贵国一准不肯改正，则将来本大臣自想应如何办理，即如何办理矣。

奕䜣照会蒲安臣癸亥年六月初八日

案准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咨：以金陵贼匪经水陆官兵于五月十五等日奋力痛剿，业将九洑洲、七里洲、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一律攻克，官兵现已近逼金陵城下，长江一律肃清；若能断贼接济，金陵指日可复。惟外国商船常在金陵城外停泊，查有接济贼匪情事。现已派拨师船专在江面巡查，如有外国船只仍在金陵一带水面停泊，定即关［开］炮轰击。咨请备文照会各国大臣，转饬洋商船只，于金

陵未复以前，毋得在金陵城外一带停泊等因。本爵查金陵地方，乃中国有贼之地，外国商人船货，自应遵照和约，不得前往，曾经本爵照会贵大臣谕禁在案。今曾中堂查有商船接济贼匪情事，恐不为无因。现既专派师船巡查，如外国商船仍前任意停泊接济匪粮军火，势必用炮轰击，其咎寔由该商船自取。相应照会贵大臣转谕洋商知悉，凡有外国商船无论上江下江，均不得在金陵水面停泊；并一面谕禁该商等毋得接济贼匪，以全友睦之谊。仍望见复。

奕欣照会蒲安臣同治二年七月初六日

昨据江苏巡抚李文称："白齐文回沪，闻有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偷往，并有代购外洋枪炮情事。现已札行美国领事西华访拿解办，并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等因前来。本爵查前因辨论白齐文之事，曾据贵大臣称：白齐文决不通贼；如或通贼，必为严办。兹白齐文竟投入贼中，甘心从逆，不特得罪中国，亦且大玷贵国声名，自应访拿正法。如敢私行来往贼境，或被官兵枪炮击毙，均属罪有应得。相应照会贵大臣转饬领事官一体知照可也。

蒲安臣照会奕䜣甲子年五月二十日

照得前者上海西总领事勒令白齐文回国，于其扬帆后，申详前来。本大臣据此，即于三月二十八日照知贵亲王查照在案。讵意本月十八日接到上海该总领事于初十日来文，内开："白齐文不守本国法律，私自逃回，寔属胆大可恶；现要查明设法严拿审办。"等因前来。本大臣查该前文，曾经扬帆别离中土，兹仍私自逃回，寔无忌惮。现本日行文上海领事，饬令设法拘拿严办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

卫廉士照覆奕䜣乙丑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月二十三日接到贵亲王来文："以白齐文欲往漳州投贼，被司端里瞥见，报信于巴税司，正派帮手密巡，将白齐文等拿解提督郭营中，解送至闽浙总督左行辕，就地办理，请将白齐文照议正法。"等因照会前来。本大臣查白齐文一案，去年五月二十四日准贵亲王照会

内称："行知各该地方官，设法一体严拿"等因。此后并无其人信息，至今来文初知拿获其事，该白齐文一犯捉获。本大臣查条约第十一款内载：应归领事官惩办。惟思白齐文屡次藐视中美两国律法，寔属怙恶不悛，罪所难免，是以本大臣请将此人归在贵国拘留监内，谨饬地方官不得凌虐，羁留数月。一俟本大臣将白齐文始末原由，先非美国所用之人，既经投贼已失体面；今私自逃回，美国不应庇护，可否归在中国严办等情，奏本恭请国政训示该如何办理此异常之案，再为照知，庶笃条约而慎刑名。（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

卫廉士照覆奕䜣乙丑年七月十五日

昨接来文内开："闰五月初四日白齐文等被风翻船于汇头滩毙命，其棺柩现在兰溪县地方，是否应由中国就地掩埋，抑领回埋葬之处。"等因前来。本大臣据此，白齐文虽是怙恶不悛，仍属美国之人。兹蒙兰溪县捞尸妥为棺敛，斯诚厚意，可将棺柩送回宁波美国领事收葬可也。（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记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稿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近代史資料

专刊

《近代史資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資料的总称。

《近代史資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資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資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資料专刊》二十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資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656-8
9 787513 016568 >
ISBN 978-7-5130-1656-8/K · 150
(4513) 定价：45.00元